

薛天異（大刺客故事）

司馬紫烟著

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這是形容秦王宮的雄勢……

亡秦劉楚，滅秦者胡，楚人一炬，可
土。這是世人都知道秦王暴政的終結……
很少人知道韓國有一對夫婦行刺秦王
可泣的慘烈故事……



1019

編者話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一九七九年元旦假期已輕鬆愉快地渡過了。我們又得繼續積極無間地去準備大量迎春佳作，屆時如期鑑湧推出，以娛讀者們在春節假日裡，得到至高無尚之消閑閱讀享受！同人等在這裡，並衷心謹向本刋同文友好，海外名家預期紛紛給予我們佳作之供應安排，鼎力協助，深表謝忱！同時也得到過去一貫支持愛護我們的讀者們，時加鼓勵，熱烈捧場，不吝賜教，是以我們不敢稍懈，再接再厲，向前更邁進一步，做到以不負讀者們愛戴雅意，繼續努力！

**　　**　　**

巨型小說今期選刋一篇以歷史性作背景的大刺客故事：「薛天異」，文中內容充滿激昂壯志，可歌可泣氣氛，情節哀感動人。蕩氣廻腸。慘烈場面，深感肺腑，閱讀之下，大有溫故知新之感，本文由名作家司馬紫烟執筆撰述，敬請萬勿錯過。

下期裡，除了刋出龍乘風君之雪刀浪子故事：「鐵騎十七雄」外，馮嘉先生之司馬洛故事集「黃金鬼島」亦同期推出，還有醉仙樓主的精采短篇、馬雲的雌虎狂龍故事……琳瑯滿目，不勝枚擧。

武俠世界

第1019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72.00
	一年港幣	$143.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77.00
	一年港幣	$15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90.00
	一年港幣	$1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每册港幣三元・

H.K.$3.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大刺客傳奇故事

薛天異

司馬紫烟·文
子　成·圖

國破家何在

秦王嬴政以其風捲殘雲之勢，次第的併吞了六國，甚至把僅具象徵性的周室也推翻了，結束了周室八百餘年的天下，也結束了春秋戰國二百五十九年諸侯紛爭逐鹿的亂世，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帝國。

在秦以前，自黃帝以後，也有着唐、虞、夏、商、周等幾個世紀的帝國，但那祇是一個名詞而已，帝王的權利是有限制的，僅是一個共主而已，天下仍然分由許多諸侯所領轄的小國統治着，秦王政一統天下後，才是一個眞正集權於中央的帝國，沒有了封建的諸侯，也沒有了領主，除了秦國的皇宗獨尊之外，也沒有了貴族與平民的區分了。

亡命走渤海

秦王自號始皇帝，正式地出現了歷史上第一個年號，集天下的財富於秦都咸陽，建設了史無前例最奢華的皇宮於驪山之麓，名曰「阿房宮」，這座宏偉的宮殿，因爲毀於楚霸王項羽的一把火，已成歷史上的陳跡，但唐人杜牧的阿房宮賦中曾有句云：「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

在兩千餘年前，這偉大的規模，無異是獨步世界，放之今日，能與其比擬的建築物不多見。

爲了永保江山，秦始皇更將天下的兵器集中起來，鑄成十二金人，焚全國之書，坑儒士五千餘人，以期達到愚民的目的，這種種的暴政，終於激起了民怒，把所有的怨恨，都集中在秦始皇一人的身上。

尤其是六國的遺臣，他們身遭亡國毀家之恨，更是千方百計的想刺殺他，以求達到復仇的目的。

六國中最先被滅的是韓國，最先遭受到亡國的悲痛的也是韓國的貴族，而受影響最大的是張氏一族。

張氏世居韓之留城，即今之江蘇彰城縣，自張開地爲韓的侯相後，宣惠王，襄哀王，其子張平又爲韓釐王，悼惠王的丞相，二世相五君，是韓國最顯赫的世家。

張平死於悼惠王二十三年，死後二十年，韓國被秦所滅，中止了張氏一族的貴族生命，也結束他們這一族政治上的生命，破韓之日，張氏仍有家僮三百人，財資千萬，張平的兒子張良，字子房，是個很有爲的青年，如果韓國不滅，他應該可以繼承先人的事業而繼續在韓國從政的，可是韓國亡了，他的希望也幻滅了。

張良以一顆年青激烈的心，懷着滿腔的熱血，心心念念，只有一個復仇的願望，刺殺秦王，來報答他祖先五世相韓的恩德，因此他忍住了悲憤，決心把悲哀化爲力量，可惜他是個文人，雖然粗解技擊，但逞勇一擊，在千百侍衛的簇護下，想刺殺一個暴君是不可能的事！

他祇有遺散家奴，變賣家財以求一個肯爲他賣命的刺客，就在他從事復仇行動的時候，又有一件悲慘的事故發生在他身上，他最鍾愛的幼弟被秦人殺死了，那是因爲他們毀家買刺客以圖不利秦王的消息被洩漏了出去。

這時的秦王還沒有一統天下，却已有了一統天下的企圖，而且有了這種趨勢，因此他最重視自己的生命，也最關心他仇家的行動，滅韓之後，張氏是個大族，張家的行動自然也是他所最密切注意的，張良變賣家財，訪求劍客力士的消息自然更是他最關心的！

秦王政是從困危中歷練出來的，他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抱定一個不變原則，懂得先發制人，從小登上秦國的君位，有很多人想不利於他，但都比他慢了一步，知道了張氏子弟的意向後，他自然不會再給他們機會的！

密遣甲兵，圍困張宅，張良的運氣好，恰巧沒在家，甲士們捉到了張氏的幼子，一個十幾歲不懂事的孩子，但秦王把握了一個原則——消滅敵人必須澈底，連一條根苗都不要放過，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

韓國的宗室已經全部消滅了，進一步就是掃蕩這些世族大家，多年的教訓使秦王政得到了一個行事的準則，要想無敵於天下，不能光靠勇力與權勢，必須澈底地消滅敵人，才能眞正地沒有敵人，對無敵二字，他的定義是看重在那個「無」字上面，所以他下令殺死了這個幼子，暴屍於市。

暴屍的目的一則爲示威韓人，二則是爲了張良，秦王政不以爲張良能成功，因爲他對自己的安全作了最嚴密的布置，但他還是不願冒千分之一的險，放過這個敵



人。

他的侍臣獻議說張良最友愛這個手足胞弟，暴屍於市可以使張良出來收屍，進一步抓住張良。

這是針對着人的血性而布下的一個釣餌，祇是估錯了對象，張良是個文人不是暴虎憑河的勇士！

勇士在激憤中會不顧自己的生死，但文人則不同了，他們的悲哀能藏在心裏，他們的復仇重於策略而不在行動。

如果秦王羈留那孩子作爲人質，或許還有可能把張良逼來自首，但殺死了這個孩子，除了增加張良的仇念外，別無任何作用，張良不會傻得拿自己的生命去換一具屍體的，張良像別的人一樣，每天經過那具暴露屍體，看看他弟弟的遺骸發臭，腐爛，慢慢變成一堆枯骨，却沒有任何激動的表示，他已穿上了平民的衣服，住在朋友的家裏，神情冷漠，除了幾個眞正認識他的人，沒有人知道他就是張良，就這樣過了幾個月！

屍體化爲白骨上已沒有一點皮肉了，張良仍然一無消息，秦王對這件事也放棄了，他認爲張良是個沒有血性的人，是一個貪生怕死的人，這樣的一個人，是不足爲懼的，因此，才下令將骸骨火焚，揚灰郊野。

韓地的人對張良的畏縮也感到失望了，貴族之異於平民，除了顯赫的家世與教養外，最重要的是一種高貴的氣質，那才使貴族變爲可敬，弟死不葬，聽任暴屍於市，以至挫骨揚灰於市郊，使人們對張良的人格評價大大地降低。

那時正當亂紀，先後出現了許多可歌可泣的烈士，如刺王僚的專諸，刺趙襄子的豫讓，尤其是韓國本地，出了一個聶政，刺殺韓相傀，以及他的姊姊聶榮捨身以揚弟名，這些人，都是家傳戶喻的英雄烈士。

相形比較下，張良的表現太卑下了！就是那些張良的知己朋友，也對張良的怯懦而感到不齒，他們雖不至於出賣張良，但也對他不再尊敬了。

在這種情形下，張良的境遇是很悲慘的，縱有千金，却不再有人相信他，自然也不會有人肯爲他賣命了。

於是張良在韓地也沒有再居留的必要了，人家不了解他的苦心，不同情他的隱忍。這些都沒有關係，不再信任他，却使他陷入了困境，刺殺秦王是他的願望，但必須假手他人以行之，韓國再也沒有一個像聶政那樣的勇士，就是有，也不再會爲他所用，他不得不另謀發展了。

把他的財產變成了便於攜帶的珠寶，悄悄地離開了韓國，他的心情是悲憤的，迷茫的！

放眼天下，竟沒有可走的地方，秦勢正盛，其他各國都爲了自危，唯恐獲罪於強秦，誰也不敢收容他。

唯一的去處是渤海關外，那兒的倉海君曾與他的先人有舊，幼年時曾經去遊歷過一次，東夷遠處絕寒之地，與中原諸國不通往來，雖非棲身之佳處，但却是秦國勢力達不到的地方，至少那兒是安全的！

那正是隆冬季節，絕邊奇寒，滴水成冰，張良一人一騎，艱苦地在崎嶇的山道

上行走着，雪花像鵝毛一般，紛紛地飄落，在地下積了厚厚的一層，馬蹄踏下去，就深深地陷了進去，身上冷腹中飢，他只想快點翻過這道山，找到一個宿頭，出身貴冑的他從沒有受過這種苦，他已經心力交瘁，疲累不堪了，幸好這匹馬是百金購得的良駒，在這種艱困的境況下，還是能撑下去！

走着，走着！前程已被雪層所蓋，白茫茫的一片，看不見有一點人烟，更不知還有多遠才能到宿頭。

天色是灰暗的，下雪的天一直是如此，也在漸漸地暗了下去，那表示夜晚快要來臨了！

風吹得更急，直飄的雪花變爲橫飛了，張良的心中更爲焦急，因爲天一黑，在雪地中雖然有積雪的反映，不會暗到那裏，但找一個人家就更難了，這絕塞苦寒之地，本就人烟稀少，再加上暴客橫行，就算到了宿處，深更半夜，也沒人敢開門接待的了！

因此他急得連拍那馬匹的頸項道：「好伙計，好朋友，你拚點勁趕一程，到了宿頭，我叫人用泡酒的豆子餵你！」

他並沒有指望馬會聽懂他的話，只是心中的焦急加上孤獨的寂寞，使他把這頭畜生當成了伙伴！

但馬似乎眞能解意，鼻子裏呼着氣，長嘶了一聲，將前蹄揚了一揚，像飛似的向前奔去。

乍然加快了速度，使張良幾乎從馬背上摔下來，連忙抓緊鞍上的扶手，穩住了身形，由着牠馳去了。

他不認識路，積滿雪的山野間也看不出路了，但張良很放心，他知道一匹解語的良駒是自己會找到路的！

奔馳一陣，遠遠的山坡上閃爍着一點燈火，在平坡的山坡上豎起了一塊，即使有雪蓋住，也知道是一戶人家！

張良的精神一振，這家人既然點着燈，想必還沒有睡，一定可以收容他這個雪夜孤客的！

於是他扭轉韁繩，要往燈火處而去，那知道這匹馬竟跟他鬧上彆扭了，拚命地扭着頭，不肯聽他的指使。

張良急了道：「好朋友，你既能解語，一定也通人性，那兒有燈火，就一定有人家，加快幾步就能跑到了……」

不管他怎麼說，怎麼解勸，那匹馬仍是不聽他了，而且要往相反的方向奔馳，張良也氣了，怒道：「畜生究竟是畜生，冤枉我化了這麼高的身價將你買來！」

口中說着話，手下也使了勁，勒緊了轡頭，馬匹在負痛之下，一聲長嘶，人立而起，將他摔了下來。

張良雖是文士，但出身世家，到底也練過幾天武功，何況地上舖着厚厚的積雪，這一摔跌得雖重，却沒有傷到那裏，恨恨地爬了起來，腦子裏有點昏，口中在嘟嚷地咀咒着，却放棄了追馬的打算，因爲這一剎間馬已跑遠了。

踏着沉重的步子，他向燈火處行走，走了沒多久，後面有沙沙的聲音，回頭一看，那匹馬竟又跑了回來！

張良心中是高興的，口中却故意責道：「你又回來幹嗎？」

那匹馬走近他身邊時，用嘴咬住他的衣服，將他往後拉着，阻止他前進，張良不禁奇怪了，忍不住道：「你爲什麼不讓我上那兒去呢？難道你嫌那兒太小……」

馬也許聽得懂他的話，却苦於無法回答他的話，只是扯着他的衣服，不讓他前進，而且掉轉了身子，好像要叫他再騎上去的意思，張良先是一怔，隨即明白了，笑了一下道：「好東西，我知道你嬌生慣養，上好的口料吃慣了，怕那個地方沒有你中意的口料，所以不願意去，這也怪不得你，因爲你雖然通靈，畢竟是頭畜生，不肯受一點委屈的，但你今天將就一夜不行嗎？口料雖然難以下咽，却能救命，如果找不到別的宿頭，你我都會凍斃在這山裏了。」

馬仍然催促他快點上去，而且十分焦灼，張良嘆了一口氣道：「好吧！我也是爲了愛惜你，因爲你已經走了一整天的路了，你既然不在乎，我還在乎嗎？」

扳着扶手，他正想跨上去，忽而馬匹長嘶一聲，再度振蹄長嘶，身形帶動，沒等他坐穩就衝前幾步，把他又摔一交，張良再度爬了起來，忍不住怒聲咆哮道：「混帳東西，我已經依着你了，你又作什麼怪？」

可是這次那匹馬沒有停伏下來，在雪地上連連長嘶，前蹄不住地揚舞，頸上的長鬃也豎了起來，神情十分緊張，而且牠轉動身子時，後股上一片殷紅，滴下鮮血來。

「原來牠受了傷，好好的怎會受傷的呢？」

張良惑然自問，回頭看了一下，神情不禁也呆住了，背後不知何時，潛來了幾團灰影，灰白的身子，灰白的毛，只有兩隻眼睛是暗紅色的，一張嘴中的舌頭是鮮紅色的！

每一團灰影都有幼駒大小，排成一個半弧形，靜靜地踞在身後，那是狼，是關東雪原上的魔王——雪狼！

張良在入山之前，就聽人講過了，當地人叫牠們爲雪老爺，是雪原上最可怖的猛獸，生性殘狠，動作敏捷，而且成羣聚居，成羣出擊，行旅人遇上牠們，必無倖者！

馬股上那一片血跡是牠們造成的，幸而是頭良駒，感應敏捷，被利爪攫了一下就跳開了，如果被牠們尖銳而強勁的牙齒咬上那就糟了，據說就是用兵刀砍斷牠的頭顱，牠們也不肯鬆口的，每一個鄉民，都證實這種說法！

張良是世家子弟出身，遊獵是必修的功課，如果有弓箭在手，他連虎豹都不懼，遺憾的是此刻手上沒有弓箭，但腰間還有一枝長劍！看看只有四頭雪狼，張良的膽子又壯了，錚然拔劍在手笑道：「難怪你不肯過去，原來你早知道有狼，不過才四頭而已，你怕什麼呢？」

那匹馬仍是奮蹄長嘶，像在對面前的雪狼示威，但不敢撲前進擊，而那四頭雪狼也怪，盤踞而坐，十分從容，除了目光烱烱，舌紅猖猖，一動也不動！

張良倒是愛惜那匹馬起來，過去拉住牠的轡繩，將牠安頓了下來道：「好朋友，我們相處沒多久，難得你如此忠心，明

知有危險，仍然不捨得單獨離去，冒着險回來接應我，爲了你這片耿耿忠心，我以後一定要好好地對待你，你別怕，這四頭畜生奈何不了我的，瞧我殺給你看！」

望着他手中的長劍以及他充滿信心的神態，那匹馬似乎安下心來，靜靜地站着，但沒有放鬆了戒備。

張良却充滿了自信地執劍衝過去，刺向最大的一頭，在韓國爲公子時，他獵過狐，也獵過鹿，甚至獵過比狼更大的虎豹，在經驗中，他知道對付猛獸，必須採取主動，而且出手要快，要狠要準，一擊而殪，不能讓牠受傷。

受了傷的獸會負隅頑鬪，即使是溫馴的麋鹿也會變成危險的動物，更何況是這種兇殘的雪狼呢？

所以張良這一劍刺出很急，直取前胸要害之處，那是萬無一失的，但他輕估了雪狼！這雪原之王可不像中原的那些野獸，牠們身經百戰，在求生的考驗中養成了豐富的經驗，而且智慧極高，竟懂得搏擊的技巧！

張良那一劍眼看要刺中時，灰影一閃，竟從劍鋒下避了開去，而牠身畔的同伴却配合了攻勢，左右兩團灰影分撲了上來，疾若電閃，張良還來不及抽劍自衛，肩頭已被一股巨力一扯，身子倒了下來，那是雪狼的利爪劃中了他的肩膀，幸好是在寒冬，身上穿着重裘，狼爪上撕裂了他的衣服，沒有傷到他的肌膚，但雪狼的動作很快。

張良還來不及翻身縱起，兩隻有力的前爪按住他的身子，一張血盆大口朝他的咽喉處咬下來，急迫間，張良只看見白森森的尖齒以及帶着腥味的熱氣呼到臉上，臨危時人都有求生的本能，也不知從那兒來的力氣。

張良忽地揮起左手，一拳擊上，打在狼的鼻子上，將牠打得一縮頸子，右手的長劍急揮而出，掃向那頭雪狼的腹間，力沉勁猛，劍鋒又利，居然將那頭雪狼攔腰掃成兩截，翻身坐起，又瞥見三團灰影撲來。

張良心中一沉，暗道這下完了，一枝劍怎麼也抵不了三方面的攻勢，何況又是坐在地下，動作不便。

萬般無奈下，他只好挺劍刺向正面撲來的那一頭，雙方勢子都急，劍直刺進那頭雪狼的心窩，可是雪狼撲來的身子仍然將他壓倒了下來，跟着左右兩邊都感到劇疼，是另外兩頭雪狼的利齒，咬住他的雙肩！

張良努力掙扎，始終掙不脫，耳邊聽得一聲馬嘶，跟着右肩一鬆，他騰出右手，將劍砍過去，劍砍在狼頭上，堅硬的頭骨竟然將他的劍彈了開來，但那頭雪狼負痛，也放開了咬住的肩頭，痛嗥着退過一邊去。

張良連忙跳了起來，但見地下橫着三具狼屍，一頭腰斬，一頭穿心，都是他長劍的成績，另一頭則頭殼破碎，顯然是他的馬用蹄子擊碎的，張良吁了一口氣，望着身邊不遠處的駿馬道：「好伙計，多虧你的，要不是你適時助上這一蹄，我的劍騰不出空來，一定會喪生雪狼口了！」

他說得很輕適，目視前方，顯出萬分緊張的樣子，張良笑道：「你還怕什麼，四頭狼，我們殺了三頭，還有一頭負了傷，奈何不了我們的！」

馬仍然搶鬃聳耳，鼻子不住噏動，身子開始顫抖，眼睛瞪着那頭負傷的雪狼，而這頭狼也怪，雖然受了傷，却不躲避，站在不遠處凝視着他們，張良一笑道：「你還在怕牠，不要緊，我去把牠結果，安了你的心如何。」

他肩頭微微發痛，那是被狼咬的，雖然隔着重裘，仍擋不住巨狼的利齒，但張良不在乎，他充滿了豪情，執着劍，從容地走向那一頭頭上流血的灰狼！

來到身前七八步處，那頭狼雙足按地，將頭低了下去，張良以爲牠要撲上來的，連忙作了個姿勢。

可是那頭雪狼却沒有撲擊之意，仰頭向天發出了一聲慘嗥！這聲音凄厲之至，尤其在寂靜的山野中，竟像是厲鬼夜哭，張良雖然身遭國破家亡，親人死散的悲痛，却從沒有聽過如此悲慘的聲音，不禁怔住了。

那頭雪狼發出一聲慘嗥後，又回復原來的姿勢，張良忽聽背後輕響，回頭一看，他的那匹坐馬正屈了前腿跪了下去，身子不住地顫抖，目中滿是悲懼之色，張良忍不住道：「老朋友，你是怎麼啦，莫不是受了傷？」

他憐惜地轉身，托起馬身，幫助牠站了起來，馬仍是在瑟瑟地抖着，張良前後看了一遍，見牠除了後股上一處抓傷之外，再也沒有別的傷痕，再加上渾身戰慄，顯見得是恐懼過度，張良忍不住罵道：「沒出息的東西，你的軀體比他們還大上兩倍，竟嚇成這個樣子！」

一邊罵一邊用手指了一下，自己也呆住了，因爲他發現了一大片的灰影，如同螞蟻一般，向這邊移動，都是大大小小的雪狼，爲數總在千百，耳邊也聽得沙沙如蠶食之聲，那是狼羣踏着雪地的聲音！

一剎間，張良忘記了恐懼，直到狼羣採取了包圍的隊形，將他們圍了起來，慢慢地開始逼近，他才意識到情況的危急，不禁長嘆一聲，道：「罷了！我張良此番休矣！」

無數對逼人的眼睛，無數張飢餓的口都對着他們，張良忘了恐懼，心中祇有一片絕望，同時也了解到馬匹的恐懼，而對着這麼一大羣餓狼，誰也無法倖免了，這時他才了解到死亡的恐怖，也才相信鄉人對雪狼的畏懼，若非親眼看見，他怎麼也不相信，狼羣的數目會如此多！

由於絕望，使他的感覺麻木了，握緊手中的劍，他居然主動地衝向狼羣，這時在他的心中已沒有任何思想，只是一種出乎本能的衝動，在撕成碎片膏狼吻之前，他祇想到一件事——殺！殺得了多少是多少！

狼羣的排列很有次序，最接近的是一圈健壯的雄狼，動作敏捷，爪牙銳利，行動也很靈捷！

張良衝過去的時候，牠們稍稍退開了一下，隨即採取了更接近的包圍，也展開更劇烈的搏鬪！

雪上的反光映着劍上的寒芒掃進了灰白色狼羣中，劍光過處，就是一片血光，

張良已經近瘋狂了，他不知道殺死了幾頭，也不知道殺傷了多少，祇是毫無目的地衝殺，過去朝狼羣多的地方過，直到有一頭狼狠咬中了他執劍的手腕，劇痛中使他丟下了劍，隨即被五六頭巨狼撲倒了下來，他才意識到生命已屆盡頭，放棄了掙扎的企圖。

這一刹那間，他變得十分冷靜，在等待着被撕咬成碎片前，他居然能平靜地體驗着死亡的滋味！

那滋味似乎並不難受，除了腿上有一兩下劇痛外，好像並沒有更大的痛苦，而且連身上的壓迫感覺也消失了。

他不知道靈魂是否已經脫離了軀體，但如若此刻只是靈魂在活動，他覺得靈魂與軀體並沒有多大差別！一樣有感覺，有聽覺，有視覺，能行動自如！

他感覺到自己坐在地下，也感覺到雪地的冰寒，看得見灰白狼羣的波動，聽得見牠們的嘶吼！

一切都是那麼混亂，又那麼清晰！甚至他還能摸到脚下的劍，握着站起來，準備繼續從事戰鬥，把視綫拉得更遠時，他反而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他看見了兩團影子，也是灰白色的，像狼的毛皮一般，但這兩團灰影又不像是狼，他們是直立的！

每一團灰影都舞着一根黝黑的長棍，慢慢地看清楚了，那是兩股鐵叉，是獵人打獵用的獵叉！

那是兩個人，兩個披着狼皮的人！

這兩個人十分驍勇，他們的獵叉不是在刺擊，而是在敲擊，也不能說是敲擊，那是兩股旋風，所經之處，狼羣就紛紛地散開來，倒下來，像風吹進了捲雲，只是倒下的狼羣不再起來攻擊，有的寂然不動，有的抽搐痙攣。

也不知經過了多久，他看見遍地的狼屍與一片殷紅，那是血，由狼身上流出的鮮血染紅了雪地，也看見十幾條灰影帶着悲慘的嘶鳴，向空曠的雪地上逃竄出去。

一個獵人還想揮叉追上去，另一個人却出聲攔阻道：「天垢！好了！別去追牠們了，看看那個人去！」

兩條人影一起捲到他的面前，張良才知道自己沒有葬身狼腹，被這兩個獵人殺退了狼羣，救了出來！

面對着死亡時，他忘却了恐懼，知悉重獲生機時，他驟然感到一陣空虛，一陣劇疼，眼前金星飛舞與一陣暈眩！

當他醒來時，發現自己在一個人的懷抱中，那人有着一張頗爲姣好的臉，圓圓的眼睛，長長的眉毛以及一彎烏黑的彎髮，這分明是個年青的女孩子，他掙扎了一下，那女孩子開口了，露出一排潔白的牙齒，聲音是低沉的，有點沙啞却仍具有少女的磁性，笑着道：「你醒了！別動，你身上受了很多傷，血流得很多！」

張良感覺到在走動，是被那個女孩子抱着在走，這使他很不習慣，連忙道：「姑娘！我能走！妳放我下來好了！」

那女孩子頓了一頓，臉上微呈紅暈，似乎也感到抱着這麼一個陌生的年青男子不太習慣，把他放了下來！

張良兩腿落地後，感到很軟弱，身子一斜，又要倒下來，那女孩子伸手扶住了他道：「不要勉强，你眞的能走嗎？還是讓我托着你走吧，你的傷很不輕！」

張良已經算得上是個軒昂的偉丈夫了，但他發現這女孩子至少比他還高出半個頭，他掙了一下，看見這女孩子身上不但背着兩股純鋼的鐵叉，還揹負着他的行囊，他的馬鞍以及他的長劍，這麼多的東西，在她的身上却似十分輕鬆，好像根本沒有負担似的。張良定定神才道：「謝謝姑娘，我能走，妳已經帶了那麼多的東西，讓我自己走好了！」

那女孩子笑了，笑得十分嫵媚，但又帶着幾分稚氣，使人忘記了她的高大，她笑着道：「這點東西算什麼，我已經抱着你走了半天了，你眞的能走嗎？」

張良挺挺腰道：「能！我剛才是凍僵了筋脈，現在已經好了，多謝姑娘救了我，咦！還有一位呢？」

「那是家母，她在剝狼皮！」

張良一吁道：「這就好了，我記得看見兩個人的，還以爲另一位受了傷呢！」

女孩子笑起來道：「就憑這些畜牲能傷了我們嗎？我們正嫌來得太少呢，要不是爲了你，剩下的幾十頭狼我也不會放過的，我們住在山上，就是爲了獵狼，只可惜……」她忽而住口。

張良忍不住問道：「可惜什麼？」

女孩子臉上泛起一陣憂色道：「沒什麼，狼皮要整張的才值錢，但那時你在危險下，我們出手只好重一點，狼雖然殺了不少，但完整的狼皮只怕不多。」

張良也想不到是爲了這個理由，怔了一怔道：「那倒是抱歉了，但不知一張狼皮能值幾許！」

女孩子道：「整張的可售八百文到一貫，殘破的祇能用來製靴，連一半的價錢都賣不出來！」

「哦，不要緊，我可以補償你們！」

「這是什麼話，我們不是爲了錢才救你的，怎麼能要你補償呢？」

張良道：「話不是這麼說，如果不是妳們母女相救，我的命早就沒有了，我的行囊中帶着些珠寶……」

女孩子臉色一沉道：「你把我們看成什麼人了？」

張良惶恐地道：「我只是想酬謝救命之德！」

那女孩子道：「不必說了，我看過你的行囊，裏面有價值千金的珠寶，如果眞要有意，就把你殺了，往土裏一埋，把你的珠寶拿走了也沒人知道，何必還要費事救你呢！」

張良倒是不便再開口了，那女孩子又道：「如果你能走，就活動一下也好，雪狼的爪牙都有毒，把血脈活動開了，到了我家治療起來也容易些了！」

張良試着舉步却十分困難，那女孩子看他走了幾步，忍不住托住他的胳臂道：「我扶你走吧！」

張良雖然不想要她扶，但自己的體力確是不行，祇得讓她扶着，這女孩子的力氣很大，托着一個人，健步如飛，張良除了兩脚沾地外，一大半的重量都被那女子担去了，走着倒不覺辛苦，就這樣半拉半扶，他們來到了山腰的房屋中，但見一些粗笨的傢俱外，幾乎全是風乾的獸皮與獵

具，女子把他扶到舖着狼皮的褥子上躺下，立刻開始動作，捧甕積雪進來，放在鐵架上添了幾根乾木，等甕中的積雪化成水後，她又倒了一些藥末在水中，找了一塊布道：「你把衣服脫了，傷口必須立刻清洗，否則狼毒深入肌膚，就會潰爛成瘡，不容易收口了！」

張良見她站在面前，不禁有些忸怩道：「我自己來好了！」

那女孩子道：「有幾處創傷在肩背上，你够不着，這是治傷，你別忸忸捏捏的不像個男人！」

張良遲疑地道：「那……那對姑娘太失禮了！」

女子一笑道：「這是你們讀書人的迂腐，治傷救命，有什麼失禮不失禮的，連我都不在乎了，你還怕什麼羞？」

張良還在猶豫，那女子已經不耐煩了，上前自己動手把他的外衣脫了下來，撕碎了內衣，用沾藥的布，將每一處創傷都用藥水洗擦了一遍，然後敷上藥散，最後用張良撕下的內衣將傷處裹紮好，笑道：「想不到你一個大男人還穿絲綢織的內衣，也幸好如此，否則我們家裏全是粗舊布，裹在你身上恐怕受不了！」

張良訕訕地很不好意思，那女子又遞了一罐酒給他道：「你喝兩口驅驅寒，大概也餓了吧！」

張良的確是餓了，但被人一問，却又不好意思承認，連忙道：「不餓！姑娘請歇着吧！」

女子笑道：「我那有時間歇着，家母在剝製狼皮，如果你不餓，我就去幫家母的忙了！」

張良說出了口，心中已經後悔，但那女子已經走到後面去了，他更不便改口，腹中咕咕地叫着，無可奈何，他只好打開酒罐，那酒倒是很香，也就大大地喝了一口！

像火一般的烈酒，從喉嚨一直流進腹中，使他連連嗆咳不止，餓空的肚子，更是經不住烈酒的衝擊，他只覺得眼前金星亂冒，差一點又要昏過去，連忙扶着桌子，定了半天神，胃空得厲害，頭昏得厲害，五臟六腑，像是有一根棍子在攪，頓了良久，才略略好了一點，撞到門口，抓了兩把雪塞進嘴裏，雖是舒服了一點，但又感到刺骨的寒意，匆匆地回到屋子裏，那女子却坐在屋裏等着，桌上放了一罐熱騰騰的小米粥，一盤熱窩窩頭，香氣撲鼻！

張良的口中直冒唾沫，却又不好意思啓齒，還是那女子笑道：「趁熱吃了吧，我沒見過你這種假道學，寧可餓得去吞冷雪，也不肯說一聲，如果不是我聽見你肚子叫，當眞去幫家母剝狼皮，你不活活餓死才怪！」

張良也不敢客氣了，紅着臉謝了一聲，狼吞虎嚥地喝了起來，足足喝下了大半罐粥，又啃了兩個窩窩頭，饑寒盡去，精神也振奮了起來，那女子才笑道：「這才像男人，你是打前山進來的，足足百餘里沒有人家，自然沒有吃喝的，我不相信你走了一天的路會不感到餓！」

張良祇得訕然地道：「這都是斯文之累！」

女子噗哧一笑道：「斯文可不是假客氣，你的書越讀越閉塞了，讀書爲的是明道，可不是爲了造就僞君子的，人貴乎天眞誠樸，尤其是出門行旅的，更要待人以誠……」

張良道：「姑娘見教極是！敝人深自感愧！」

那女子又道：「我在行囊裏看見有幾本書，都是題着子房兩字，那是你的名字嗎？」

張良道：「是的！敝人姓張名良，字子房，世居韓城。」

女子哦了一聲道：「韓國，我家的祖籍也是韓城，韓地的留城張氏是一個大族，曾經五人爲相……」

張良道：「正是敝族，這麼說來我們是同鄉了，姑娘認識敝族的人嗎？」

女子道：「不認識，先祖薛撫曾任韓國的將軍，因事忤觸韓侯遣戍移家遠來此間，已經有多年不通問聞了！」

張良肅容道：「原來姑娘是薛將軍後人，先祖諱開地，與薛將軍是知交，這麼說來我們還是世交！」

女子慘然苦笑道：「你是相府公子，我們是罪臣之後，兩相懸殊，那裏敢當世交之稱！」

張良嘆了一聲道：「薛姑娘言重了，張良的境遇比姑娘更爲不堪，韓已見滅於强秦，國破家亡，我連個棲身之地都沒有了，這次是逃亡東來的！」

那女子神色一變道：「怎麼？韓國已經滅亡了！」

張良黯然地點點頭，那女子長嘆一聲道：「我們流浪異域，不知國事，本來還有機會能回去的，現在……」

張良道：「我是獲罪秦王，有家難歸，姑娘還是可以！……」

女子搖搖頭道：「河山易手，回去也是異國了，又何必回去呢，還是在這兒躭着吧！」

張良心中一動道：「薛姑娘就是母女兩人嗎？」

女子頓了一頓道：「現在可以說是母女兩人了，我叫天垢，還有一個兄長天異，前兩個月爲了與人爭鬪，失手打死了人，被囚禁在監中，明年就要秋決了！」

張良哦了一聲道：「有沒有挽救的辦法呢？」

薛天垢搖搖頭，黯然道：「沒有！除非家母肯改變心意！」

張良一怔道：「這話是怎麼說呢？」

薛天垢道：「我兄長力大無窮，假如不是家母壓着他伏法認罪，他脫獄逃出是輕而易擧的事，但家母……」

她不再說下去，張良不禁肅然起敬道：「伯母大人深明大義，是極爲可敬的一位賢母！」

薛天垢忍不住流下了眼淚道：「話雖如此，但我們薛家就是這一條根，今後恐怕要絕嗣了！」

張良沉思片刻道：「我幼年時曾隨家父來過一次，那東夷的倉海君世子與我頗爲投契，我就去找他說說情看！」

薛天垢神色一振道：「眞的嗎？故君已薨，現在是世子即君位，張公子既然與他有交誼！就請去跟他說一下，赦免我哥哥的死罪，我們母女都會感激你的！」

張良慨然道：「我一定盡力……」

正說到這兒，門被推開了，一個半老婦人，捐了一大綑血淋淋的狠皮進來道：「沒有用的。」

張良連忙起立下拜道：「小姪張子房叩見伯母！」

薛夫人微微一怔，薛天垢道：「他是留城張丞相公子！」

張良再拜道：「先祖與薛老將軍是知交……」

薛夫人把狠皮丟在地下，扶起張良道：「不敢當，張公子，家翁是韓國罪臣，談不上什麼交誼了。」

張良道：「現在已經沒有韓國了，伯母也不必說那些了！」

薛夫人微微一怔，薛天垢道：「聽張公子說，韓國已經被秦國吞滅了，他是逃亡來此的！」

薛夫人也呆了一呆。

少頃，終於嘆道：「這倒是想不到的事，可是對我們也沒多大關係了，老身敎子無方，觸法殺人，薛氏一族到此斬滅，回不回去也無所謂了！」

薛天垢道：「母親，張公子說他與倉海君……」

薛夫人道：「我聽見了，不過沒多大的用處，新君治國很嚴正，殺人當死，張公子去說也沒有用！」

張良道：「小姪覺得不妨一試，倉海君爲世子時，與小姪頗爲投契，那時家父有一對玉馬，世子十分喜愛，這次小姪帶來了，以之爲獻，請他法外施仁……」

薛夫人正色道：「張公子的好意，老身十分感激，但不必費神了，我們現在是倉海郡民，就該遵守國法，小兒殺人，以命償命是罪所應得，公子如果以珍寶賄君而枉法，是導君於不義，那更不是我們所應爲的！」

張良不禁爲之詞結，薛天垢剛要開口，薛夫人用嚴厲的眼色止住她道：「天垢！妳別說了，我平時是怎麼教誨你們的，妳哥哥逃不出來，他要想越獄，千百個人也攔不住他，妳更別忘了是我把他押送前去的，我們薛家雖然已經衰微了，但門中沒有不孝不義的子孫！」

薛天垢低下了頭，張良也不敢再說了，薛夫人頓了一頓又道：「把狠皮整理一下，用鹽醃好，過兩天送到郡城去賣了，買點酒食送給妳哥哥去，我們爲他能盡的心，祇有這一點了，誰叫他犯了法呢！」

薛天垢目中垂淚，低頭答應了，薛夫人這才問張良道：「張公子的傷不太嚴重吧！」

張良忙道：「多謝伯母救命之恩，小姪還好！」

薛夫人道：「患難相助是應該的，何況我們又是故人，可惜你的馬被狠咬死，這兒離郡城還有兩百里山路，你一個是走不去的，將養兩天，由小女送你去吧！」

張良連連稱謝，薛夫人替他安排好臥處，一共才兩間房子，一間是作厨房用的，臥房讓給了張良，她們母女祇好擠到厨房裏，張良自然推辭不允，薛夫人道：「公子不必客氣了，你是受了傷的人，一定要靜養，何況你睡在厨房裏，我們工作也不方便，這是我們的破屋，簡陋得很，招待你這位貴公子，已經够委屈了！」

她臉上總有一股悚然不可侵犯的神氣，使得張良不敢多說，只得唯唯答應了，眼看着她們母女把狠皮搬到後面，他祇好躺在矮榻上，默默地想着心事！

他雖然是逃亡到倉海郡來，但復仇之意未消，他還是想找到一個勇士去狙擊秦王，鬼使神差地來到此地，看見了薛氏母子屠狠的身手，應該是最理想的人選了！

但是他也領略到薛夫人的守正不阿，現在他們以倉海之民自居，請她們去做刺客，恐怕是很不容易，祇有慢慢地想法子以國仇來打動她。

經過一整天的困頓，已歷經一場生死的搏爭，他的體力實在透支得很多，沒多久就睡着了！

第二天，薛天垢又替他換過了藥，端了早餐給他吃過後，張良覺得好多了，開口問道：「伯母呢？」

「母親出去獵狐了，狐裘比較值錢！祇是那批雪狠流竄到附近後，一些小獸都被嚇得躲了起來，狩獵較難，她必須走得遠一點，留下我來照顧你！」

張良道：「我不需要照顧！」

薛天垢笑道：「咋天那批狠沒有殺盡，牠們是很會記仇的，很可能會再來，你應付得了嗎？」

張良感到慚愧，低下頭來，道：「妳們母女眞了不起！」

薛天垢輕嘆道：「我們是武將之後，天生的力氣大，但在這個地方，除了狩獵之外，還有什麼生計呢！這兒的野獸比較少，前山才是好的獵場，但那兒的獵戶也比較多，容易起衝突，我大哥就是爲了與人爭鬥，才失手打死人，我們祇好躲到這個荒僻的地方來！」

張良心中一動，忙問道：「令兄的武藝一定很高强吧！」

薛天垢道：「我們只是天賦力大而已，却沒有學過武藝，否則大哥也不會打死人了，練過武藝的人，出手知道輕重就不會闖禍了，張公子，你練過武吧！」

張良苦笑道：「練過，但我的天賦太差！」

薛天垢嘆道：「我大哥要是練過武就好了，他天生就是塊練武的材料，祇可惜沒有名師加以指點，他使一柄大鐵椎，重一百二十斤，拿在他手中，就像燈草一樣的輕！」

張良道：「像令兄這樣蓋世奇才，爲一個匹夫抵命，實在太可惜了，薛姑娘！妳以爲如何！」

薛天垢想想道：「有什麼辦法呢，母親是個很固執的人，大哥又是個孝子，我幾次勸他越獄，沒有母親的命令，他不敢行動，張公子，你勸勸我母親好嗎？」

張良道：「伯母大人守義不阿，我想是勸不動的，只有我們自己想辦法，去找倉海君說情！」

薛天垢道：「母親不會答應的！」

張良道：「我們可以不讓她知道！」

薛天垢搖頭道：「那可不行！」

張良道：「我們先做了，等倉海君將令兄釋放出來，伯母也不會堅持了，她老人家只是不願枉法而行而已……」

薛天垢道：「這個問題關係實在太大

，我不敢草率而行！」

張良道：「妳不同意我也要這麼做，我受妳們救命之恩，祇有用這個方法來報答妳們！」

薛天垢沉思片刻才道：「張公子，我不能答應你，但我不反對你去進行，如果成功了，我會很感激你！」

張良道：「不要談感激，這是我應該做的，薛姑娘，這事情要快，我們明天就上郡城去好嗎？」

薛天垢道：「爲什麼要這麼急呢，你的傷還沒有完全好！」

張良一嘆道：「我這點傷算什麼，令兄在監中受罪，自然讓他早日脫離囹圄爲要！」

薛天垢想想道：「恐怕不行，我們的狠皮還沒有製好！」

張良道：「不必管它，我有銀子！」

薛天垢道：「那是你的，張公子，我們雖然窮，却是一介不輕取的，這一點必須分清楚！」

張良道：「算是我酬答妳們救命之恩的行嗎？」

薛天垢臉色一莊道：「生命是無價的，如果爲酬命之德，你有多少錢財也不够，張公子，你如果能替我哥哥說項一下，我會很感激你，但千萬別談到報酬……」

張良急急道：「那就算我買妳們的皮革好了！」

薛天垢道：「這倒可以，但我們的皮革還沒有製好！」

張良道：「沒關係，我不急着取，寄存在妳們這裏，等以後再來拿，銀子我先付給妳們！」

薛天垢道：「我不能作主，要等母親回來再決定！」

張良道：「伯母什麼時候能回來？」

薛天垢道：「那很難說，如果收穫好，一兩天就回來了，否則要等上四五天也不一定！」

張良道：「怎麼要那麼久？」

薛天垢苦笑道：「雪下得這麼大，再過幾天就要封山了，必須要趁這幾天多作點收穫，這不但是我哥哥在獄中的化用，也是我們一年的生計……」

張良道：「我可不能等這麼久，我見到倉海君還另有急事，否則我昨天也不會怱怱地冒雪趕路了！」

「你還有什麼事？」

張良並沒有事情，他祇是想快點把事解決，好進行他的復仇大計，但他不能把自己的心事說出來，祇得道：「請妳原諒，這是我的私事，不便告訴妳！」

薛天垢皺眉道：「沒有取得母親的同意，我不能作主！」

張良道：「我們先上路，留封信給伯母好了！」

調情勝手　語含玄機

薛天垢着實地爲難了很久，感到難以決定，一邊是嚴母的訓誡，另一邊却是胞兄的生死，她該怎麼好呢！

沉思了良久。最後她還是搖搖頭道：「張公子，不行的，母親的爲人很嚴正，如果不告而行，她絕不會諒解的！」

張良不禁吁了一口氣，心中充滿了失望，他知道薛母的爲人，也知道薛家的子女對母親的尊重，薛天異是奉了母命去投案，則沒有母親的命令，縱然能取得倉海君的赦免，薛天異也不肯爲自己所用的。

所以他必須要薛天垢同去，利用她使自己與薛天異先取得接觸，再設法說服他，取得他的信任，所以薛天垢不肯陪他去，計劃就行不通了，何況到郡城還有百餘里的小路，爲冰雪所封凍，其間有獸羣盤踞出沒，薛天垢不同行，他一個人也無法通過，因此他祇好留下來等待了！

薛天垢拒絕了張良的要求，心中似乎感到很抱歉，不住地爲他做些小事來討好他，一會兒問他餓不餓，冷不冷，傷口疼不疼要不要換藥，但張良滿懷愁緒，心裏直在盤算，如何去進行自己的計劃，始終打不起精神去應付她。

就這樣過了一天，到了晚上，雪停了，却更冷了，這一所茅屋實在擋不住澈骨的寒氣，屋中的爐火也滅了，寒意更重，張良睡在狠皮的褥子上，凍得格格直抖，牙齒對碰着，發出得得的聲響，終於忍不住哼了出聲，沒多久，薛天垢來了問道：「張公子，你是怎麼了，是不是病了！」

張良戰抖着道：「沒有！我冷……冷得厲害！」

薛天垢笑了，在獸脂的燈炬黃光映照下，她的笑竟平添幾分嫵媚，她笑着道：「你沒有在雪地過夜的經驗，雪停的時候會冷得多，你偏又使爐火熄滅了！」

說着蹲下去，用手揑碎了幾塊乾柴，在油炬上點着後，開始重新爲他生火，她直像是剛從睡舖中怱促起身，只披了一件寬大的舊衣，繫了一根腰帶，當她蹲下時，衣角掀了起來，露出了修長而潔潤的腿。

那使張良看得呆了，他自幼出身膏粱世家，自然免不了少年風流，家中也蓄有姣好美姬，却從未見過健壯而自然的美，何況薛天垢只是長得高大，却並不醜。

她的眉目粗濃而帶着俊秀，面貌端莊而有秀氣，她的身材並不臃腫，雖然她的腰肢不够細，她的腿比尋常的女子要粗上一倍，但並不減細膩，其潔白正如她的名字，天垢，像一塊天然的羊脂白玉，潔凈而無一點瑕疵。何況以她高大的身材作爲比例，她的腰、她的腿反而更顯得婀娜娉婷！

這是一種自然而沒有造作的美，在看慣了嬌揉做作、惺惺作態的張良的眼中竟是別具一股風韻！

憑他在脂粉叢中豐富的獵艷經驗，可以很容易地征服她，幫助自己去實行計劃了。

張良是深深了解這一點的，雖然他爲自己的卑劣心思感到有點慚愧，但爲了復仇，他顧不得這麼多了！

何況他還有一點可告自慰的，薛家是韓國武將的後人，爲故主復仇，他們也有責任的！

因此他伸出一隻手，只能够到薛天垢的腿間，隔着衣服，輕輕地揑了一下，指下是堅實而富有彈性的感覺，使他的心又爲之一盪。薛天垢沒有動，微笑道：「你是不是奇怪我的衣服穿得這麼少？」

張良道：「是的！妳不冷嗎？」

薛天垢道：「不冷，我們習慣了，再冷的天，我都是穿這麼多，只有出外時，才加一件狼皮外套……」

張良深深吁了一口氣，道：「我眞佩服妳，我冷得要命！」

說到冷，他又打起戰來了，這是裝出來的，但他裝得很像，牙齒得得地又發出了聲響！

薛天垢皺起眉頭，道：「生了火你還冷？」

張良顫着聲音道：「火有什麼用，屋子四處都是通風的，冷氣鑽進來，我冷得受不了！」

薛天垢歉然地道：「那可沒辦法了，這是我們的獵屋，沒有打算招待外人的，而我們自己都不怕冷，所以也沒有認眞地把屋子整頓一下，我用狼皮把四面掛起來，也許會好一點，此外實在沒有別的法子了！」

說着正要離開，張良忙抓住她的手道：「垢姑！別走，妳在這兒陪我談談話，也許能使我忘了寒冷！」

薛天垢的臉上微微一紅，但看見他祈求的神色，終於不忍心地坐了下來道：「好吧，我倒不知道談話可以驅寒！」

張良道：「有用的！妳想想冷靜兩個字何以常會連在一起用，靜才會冷，口中談着話，神有所屬，就會忘了寒冷，現在我就好得多了，垢姑！妳的手怎麼那麼暖呢！」

薛天垢一笑道：「因為我根本就不冷啊！」

忽然她想起張良把她的稱呼改了，乃問道：「你怎麼叫我垢姑了呢，那是什麼意思？」

張良道：「姑是對未出嫁女子的尊稱，但也含着比較親近的意思，我們既是世交，又蒙妳在危難中相救，大家已不再陌生了，為什麼還要那麼生分呢？」

薛天垢將垢姑兩個字輕唸了幾遍，笑道：「聽起來怪舒服的，那麼我該如何稱呼你呢！」

張良想想道：「一般對年青的男子，都是在姓氏下面加個郎字，但昨天我從狼口餘生，聽見這個字就胆寒，我們是世交，何妨兄妹相稱，妳不會比我大吧：我二十一！」

薛天垢道：「我十九了，比你小兩歲，叫你張大哥吧！」

張良道：「好！這樣似乎又接近一點，妳已經十九了嗎，如果是在故國，女子十四五就出嫁，十九歲已經有兩三個孩子了，可惜妳住在這窮荒之地！妳許了人沒有？」

薛天垢有點幽怨地道：「我們在這兒，始終被目為異邦之人，我哥哥性子又燥烈，常與人爭吵，人家見了我們就害怕，那裏還談到這些事呢，偏偏我又長得這麼高……」

張良笑道：「高有高的好處，我就恨自己長得太矮，缺少一種雄糾糾的男人氣概，祇是沒辦法，我一家都是矮子，我曾經發誓，一定要娶個高大的妻子，改高一下我家的遺傳，使我的子孫能高一點！」

薛天垢道：「可是女兒家太高就不像話了！」

張良忙道：「誰說的！我就覺得妳別具一格，如果妳能回到故國，不知道有多少年青兒郎來爭逐呢！我的朋友中很多人具有我同樣的想法，希望能找到一個卓然不羣，俯視羣倫的對象，只可惜韓地的女兒都是嬌小的多……」

薛天垢也微覺心動地試探的道：「這麼說，你也沒有成家？」

張良一嘆道：「談何容易，庸俗脂粉我所不取，要找妳這麼高的對象可實在太難了！」

薛天垢的臉上泛起紅暈道：「我不信！你們留城張氏是大族，二世五相，量珠以聘也是予取予求，難道會找不到！」

張良笑道：「身材高的女孩子不是沒有，孫將軍的女兒比妳還高半個頭，但我去相過一次親卻倒盡胃口，那位姑娘不但高而且壯比妳祖上一倍，又黑又麻！遠隔兩丈，就可以聞到她身上的腥味。」

薛天垢笑道：「你別糟塌人，人身上怎麼會有腥味的？」

張良道：「是眞的，那是夏天，氣味發自她的腋下，是狐臭，聽說她每天用兩個饅頭挾在腋下吸收這股怪味，經她用過的饅頭，連狗都不敢聞！」

薛天垢聽他說得有趣，忍不住格格嬌笑，身子前仆後仰，一個沒坐穩，倒在了他的身邊。

張良就勢攬住她的肩頭，薛天垢的臉上紅暈更深，掙扎着要起來，張良却低聲道：「垢姑！別起來，讓我靠着妳，妳身上眞太溫暖，跟妳在一起的時候，我一點都不感到冷了！」

他的聲音中充滿了柔情，使得那高大健壯的女郎溶化了，虛掙了一下，就柔順地靠着他，張良更以夢囈一般的聲音道：「眞奇怪，妳整天打獵，暴露在風雪之中，怎麼肌膚會這樣的細嫩，妳剝了一天的獸皮，沾了一身的血腥，怎麼會帶着一股芬芳的體香！」

薛天垢低聲道：「是嗎？聽你說到腥味，我眞怕身上的腥氣會薰得你受不了呢，怎麼會香呢！」

張良道：「是眞的！妳身上有一股醉人的甜香，我相信妳不會用香料，這股芬芳是天賦的，在相格上說，這是大貴之相，姑娘！妳將來一定會大富大貴的！」

薛天垢低聲道：「我出生之日就有這股香味了，先父也是這麼說，可是後來有一個方士說我的命中沒有富貴相，我該是修道的命，說我成仙有望！」

張良呆了一呆道：「那也許是對的，人間富貴，怎抵得上神仙逍遙，那是貴人中的貴人，垢姑！至少我對妳的讚美不是阿諛之詞吧，妳天生的異賦確是與人不同的！」

薛天垢輕扭了一下頭道：「不過是說話吧了，我是不信命的，像我這樣一輩子埋處荒山，與世隔絕，什麼都談不上！」

張良道：「不！將來的事誰都不能預料，何況神仙都是在僻靜無人處修成的，但願將來妳得道之後別忘了故人，也提拔我一把，讓我做妳的道侶……」

薛天垢道：「我會的！張大哥！那個方士曾經對我的將來作過一番預言，他說我會遇見一個道侶，先結塵緣，再證仙業，當我在狼口中將你救下時，我就認為你是我將來的道侶了，所以我才不避男女之嫌，為你裹傷……」

張良不覺心動，伸手從她的舊衣中探進去，觸手柔滑，薛天垢却冷靜地道：「我裏面沒有穿衣服，你可別以為我是淫賤，在這兒的人無論男女，不分冬夏，都是裸眠的，因為聽見你在呻吟，我匆匆披上一件衣服就來了……」

這幾句話說得坦爽無邪，張良心中不禁一凜，他知道此刻可以佔有她，但不能激起她的熱情，因為她是在宿命的信仰支配下獻身，張良自己亦不信這一套，可是了解這種信仰的拘束力量，如果天垢只是為了註定的命運而獻身，那祇是一種責任，一種聽任命運的安排。

在這種情形下，他只能得到一個女孩子的身體，擷取她的貞操，却無助於他的計劃，他必須更進一步地去激起她的情慾，掀起她心中的狂潮，那樣他才能完全地控制她，利用她去實現自己的計劃！

好在張良在聲色場中混久了，是個調情的能手，他知道如何來駕馭一頭無鞍的野馬而套上轡頭的！

所以他不急着去達到目的，也不能以昔日遊戲風塵的手段來對付這個雪山的女神，他必須在情慾兼顧的狀況下來使得她心動情熱，然後才能掌握她。

因此他以更溫柔的聲音道：「垢姑！妳知道我為什麼特別心折於身材高大的女子嗎？我有個最幼稚的思想，因為我從小就沒有了母親，一直在乳媼與侍僕的照顧下長大，我沒有領略到母愛的溫情，而我一直想有個母親！」

薛天垢輕輕一笑道：「高大的女子能代替你的母親嗎？」

張良道：「也許不能，但祇有躺在高大的懷抱中，便能使我有被母親抱着的感覺。垢姑！抱抱我，像母親一樣地抱抱我，這是我夢想多年的願望！」

他說得那麼誠懇，那麼地引人憐惜，任何一個女子都無法不為之心動，何況是天性淳厚的薛天垢呢！

因此她遲疑片刻，終於伸出雙臂，攬住了張良。

張良知道時機快要成熟了，也幸喜着自己的計劃成功了，如果不是先激發起她的先天的母愛，他是無法征服這一尊壯健的女神的，只要一步走錯，那怕是出於無意，她天賦的神力，也可以把張良毀得粉碎！

終於薛天垢推開了他，張良看見了她眼眶中含着兩顆晶瑩的淚珠，不禁惶然道：「垢姑！妳怎麼了？」

薛天垢用手擦去了淚珠，撩人地一笑道：「沒什麼，我只是為失去的少女時代感到有點惆悵，今後我是個婦人了，成為一個婦人，沒想到是這個滋味！」

她的語氣很淡漠，張良急急道：「垢姑！我是情不自禁，不過妳放心，我絕不負妳……」

薛天垢又婉媚地笑了，笑中又有一種撩人的媚態，低聲道：「我不怪你，相反地還很感激你，你使我領略到一個女子生命中眞正的意義，難怪有人說，只羨鴛鴦不羨仙，確是有道理的，張大哥！你要不要我！」

張良忙道：「這是什麼話，我怎麼會不要妳！」

薛天垢道：「你要我，天涯海角，我都會跟着你去，你不要我，我就從此遁入深山，找那個方士去……」

張良道：「要！一定要！我在客中，家破國亡，我不能像以前那樣擇吉迎娶，但我們可以簡單地舉行一個儀式，確定我們夫婦的名份後，我們就生活在一起。」

薛天垢道：「好！等母親回來，我們稟明她老人家之後，我就跟你走，跟你到任何地方去！」

張良道：「伯母會答應嗎？」

「會的！母親最重節操，女子從一而終，我已經把身子給你了，她再也不會叫我另事的！」

張良沉吟片刻道：「這不太好吧，伯母是很注重禮儀的人，她對我這輕薄的行為會諒解嗎？」

薛天垢道：「會的！他對我的終身從不予干涉，幾年前她就說過了只要我能找到歸宿，就可以自己作主，她自己也是個修道的人，需要找她自己的歸宿，完全是我跟哥哥把她拖住了，否則她早就遠避人世了！」

張良像記起什麼似的一拍頭道：「對了！垢姑，現在我們是一家人了，對你家的事我更該盡心，我們該快點去把妳哥哥救出來，他現在也是我的哥哥了！」

薛天垢道：「這一定要等母親回來才行……」

話才說完，宅後有人冷冷地接口道：「我已經回來了。」

那是薛夫人的聲音，兩個人都嚇了一跳，薛夫人的聲音又道：「天垢！穿好衣服，到後面來！」

薛天垢匆匆地披上衣服，到後面去了，張良也匆忙地穿好衣服，心裏却像十五個吊桶在打水，七上八下，不知如何是好，等他穿上了衣服，薛夫人進來了，臉上却沒有愠色，也沒有怒色，只是冷板板地沒有表情……

張良十分惶恐地跪了下去道：「小姪該死！」

薛夫人伸手將他扶了起來道：「不必如此，這是孽，也是緣，我只知會有此日，才出去給你們一個機會，祇是我忘了關照你一句話，誤了天垢的道基！你過來！靠着火，此刻你可受不得風寒，別凍壞了身子！」

語氣中充滿了慈愛與關切，張良只覺得一陣慚愧，不敢望她的臉，只是低頭下拜道：「小姪絕不負垢姑，只望您老人家答應我們，立刻成禮正名！」

薛夫人輕輕一嘆道：「不必！張郎！你們今日之緣早有天定，無須拘於形式，雖然你誤了她的仙業，但那是她的命，怪不得誰，你是富貴中人，將來仍有一番遇合與不世的事業，可是天垢却不能幫你什麼忙，她與塵世無緣，張郎，如果你有心，別貪戀富貴，功成身退，四十年後，仍有相見之日，否則，你是你，她是她，權作春夢一場，各證各的緣，在這四十年中，你可以娶妻生子，不必把天垢放在心上

，你們的緣份，要在四十年後！」

張良忙道：「伯母！小姪誓不他娶！要……」

薛夫人忙叱道：「胡說！那就更增天垢的罪過了，張氏門中僅剩你一支，生兒傳宗，她是無能為力的，天下沒有不忠不孝的神仙，你不能害她！」

張良一怔道：「伯母的玄機太深，小姪不明白！」

薛夫人一嘆道：「你不會明白的，天垢生具道骨，仙業有望，只是必須經過一次合體之緣，消去魔刼，她生來就冷漠，不容易動心，雖與人合體，只要不動心，不壞元貞，反能助其元貞穩固，沒想到你竟能使她動了心！」

這些道家的法語，張良聽來祇有一知半解，但薛夫人也不多作解釋，只是道：「你的根骨也是吾道中人，只是你的煞氣太重，必須在紅塵中歷練一番，才能使道心堅定，但願你不忘根本，將來仍有重聚之日，現在你休息一下明日一早就叫天垢送你上路，我有一封信交給你帶去，見到天異，把信交給他，他就會跟你走了！」

張良喜出望外，脫口道：「伯母都知道了！」

說完又覺得不安，因為要利用薛天異做刺客去行刺秦王的事，只是他心中的一個計劃，並沒有對誰說過！

但薛夫人那一雙明澈的眸子，却似看穿了他的心中的思想，微微一笑道：「我當然知道，你到東夷的目的，你的計劃，沒一樁能瞞得過我，那天你在雪地中為羣狼所困，我本待不理聽任你葬身狼腹，或許會改變一切，但天垢忍不住衝出了去，可見人力是無法逆天的！」

張良為之一懍，沒想到心裏的事，被人一覽無遺，看來這個老婦人確有神通，忍不住又拜道：「請伯母指示迷津，小姪的計劃是否行得通！」

薛夫人道：「秦王暴虐，必無善終，強秦必亡，但尚非其時，對未來的事，我只有用句預言，你記住了，將來如有應驗，你就知道對自己的取捨了；亡秦劉楚，滅秦者胡，楚人一炬，可憐焦土，記住這十六個字，你可能會明白世上沒有不朽的霸業，沒有百世的富貴，庶幾來歸！」

張良愕然道：「小姪問的是眼前的計劃！」

薛夫人笑道：「這個計劃祇問該不該行，不必問它是否會成功，成功不是一天造成的，必須一點一滴累積起來的，百丈高樓，雖然加上最後一尺才算完功，但沒有以前的九十九尺，那一尺仍是一尺，你該明白了嗎？」

張良愕然道：「小侄愚昧，小侄不明白！」

薛夫人一嘆道：「天機不可洩漏，我也不能說得太多，反正我交出一個兒子向你換回一個女兒，沒有虧待你！」

張良更不懂了，還想開口，薛夫人却擺手道：「不必問了，明天要上路，你早點安歇吧！」

說完起身到後面去了，沒有多久薛天垢又來到他的塌前，一言不發，脫去外衣，把一個潔淨光潤的胴體投入他的懷抱，張良不禁愕然低聲道：「妳怎麼又來了，伯母她老人家知道了不會責怪嗎？」

薛天垢輕聲說道：「是母親叫我來的啊！」

張良又是一怔，薛天垢道：「母親並不是不通情理，她知道我們這一別，將有四十年不能見面，合少離多，讓我們多親近一會兒，我現在給得你多一點，在以後的日子裏，你也會想念我多一點，將來還會回到我身邊來！」

張良情動於中，忍不住道：「垢姑！我不信這些，也不以為我們必須要分別這麼久，我等事情一了，就會來看妳，把妳接到中原去，我們永遠在一起！」

薛天垢泫然淚下道：「別多說了，抱着我，多愛我一會兒，天亮了，我們就要分手了！」

張良道：「分手，妳不是還要陪我上郡城去嗎？」

「是的！但我們不能像這樣親近！」

張良還想開口的，但薛天垢熱烈地抱着他，他吻着，那樣一個豐滿的胴體，那樣一種撩人的情景，使他忘了語言，忘了一切，兩個人又沉浸在愛的歡愉中了。

天亮得很早，對這兩個沉浸在歡娛中的年青人來說，尤覺良宵苦短，但薛夫人早就起身了，為他們把早餐都準備好了，也準備好一切要帶的東西！

薛天垢靦然地起床，張良也有點不好意思，但薛夫人却十分平常，只遞了一封信給張良道：「你此去見到倉海君，剛好可以趕上一瑒熱鬧，釋放天異的事毫無困難，這封信是叫他以後聽你的話，行動受你的拘束，他的性情很爆烈，希望你能多担待他一點！」

張良忙躬身道：「小侄一定像自己的兄長一般地尊敬他！」

薛夫人苦笑道：「那倒不必，天異這孩子別無可取，就是天性純孝，有了我這封信，你把他當作奴僕，他也不敢違抗你的，我對公子只有一個要求！」

張良忙恭身道：「伯母但請吩咐！」

薛夫人道：「到了中原，你設法替他物色一房妻室，等到他的媳婦有了身孕之後，你們再進行你們的活動，這樣縱有不測，也可以替我們薛家留條根。」

張良忙道：「這是應該的，小侄一定盡力！」

薛夫人一嘆道：「你別看得容易，這孩子的性情蹩扭得很，性子又很粗野，一般的女子他看不上眼，他看中的人，未必肯嫁給他，你恐怕要費一番心思呢！」

張良道：「小侄自會盡心設法的！」

薛夫人笑笑道：「我知道你行才託付你，天垢那樣一個冰冷的人，你都能使她動心，我實在很佩服你！」

一句話說得張良耳根紅了起來，幸好薛夫人也沒有多說下去，便促使他們出門了。

薛天垢準備了一副雪車，把張良的行囊放在上面，叫張良也坐上去，用皮裘將他裹好了，她自己則在前面，用一根粗繩拖着，洒開大步，向前飛奔……

張良實在不過意，連忙道：「垢姑！這怎麼行！」

薛天垢回頭笑道：「這是唯一的法子，你的馬失去了，如果不這樣走，兩天也

到不了郡城！」

張良跳下雪車，想跟她一起步行，可是積雪深可及膝，一腳踩下去，費了好大的力氣才能拔出來，走不到百十步，張良已累得直喘氣！

薛天垢笑着把他抱了起來按在雪車上道：「別逞能了，這些地方可不是講究男子氣概的時候！」

張良皺皺眉，問道：「垢姑！幹嗎要帶這麼多東西呢？」

薛天垢道：「那些皮貨是帶到郡城去賣的！」

張良道：「留着吧，我囊中有金箔，垢姑！我們現在是夫婦了，還分什麼妳我，我的錢就是妳的錢！」

薛天垢想想道：「可是已經帶出來了，總不能送回去。」

張良道：「擱在這兒，回頭再來取，連車子都放下，我相信不會有人搶去的，就算丟了也沒有關係！」

薛天垢道：「把車子也留下，你怎麼走？」

張良涎着臉道：「沒人的時候，妳抱着我走，有人的地方，我下來走，這樣也輕快一點！」

薛天垢臉一紅道：「你眞好意思，大白天也要我抱你！」

張良笑道：「垢姑！如果我抱得動妳，我一定抱着妳走，假如眞覺得要很久才能再見，我多親近妳一下也是好的，別忘了我們是新婚的夫婦！」

薛天垢的臉更紅了，但也却不過他的柔情蜜意，一把抱了他起來道：「我是要離開你，否則會被你纏得丟不開了！」

張良就勢吻着她，兩個人就這麼纏綿着，粘着，在無垠的雪地上留下一行足跡，慢慢地步向前方而去。

謀畧得售　相繼入彀

張良與薛天垢終於來到了郡城，在逆旅中又作了一夕纏綿，留下了薛天垢，次日清晨張良整頓衣容，前去拜詣東夷的倉海君。這是再度前來，他難免有許多感慨，前一次來，他貴為韓國的貴公子，車騎扈從，備受禮遇。這一次却是以流浪者的身份，相去何啻天壤雲泥，而昔日故人今日已貴為郡君，身分顯赫，是否還念及昔日友誼呢？

當他投入名刺，在等候接見的那一刹那，心中的確充滿了忐忑與不安，等待了一會兒，忽然宮中號角齊鳴，來往的人一個個都充滿了喜色，互相恭賀。

張良不禁深感詫然，正想打聽一下是為了什麼，忽而宮門大開，儀仗隊伴隨着鼓樂聲，鱗次而列，然後他見到了昔日的知己舊友倉海君滿臉喜氣地迎了出來。

未遑寒暄，倉海君已握着他的手道：「子房！你眞是福星，因為你的蒞臨，為敝郡帶來了莫大的喜欣！」

張良有點莫名其妙，倉海君已經握着他的手，將他邀到宮殿中，分賓主坐定後，又再度致謝道：「那位國師的預言眞靈，他算準了今日必有貴客蒞臨以化凶為吉，愚兄正在懷疑，倉海地處僻遠何得有貴人光降，却想不到會是賢弟你，那眞是太好了！太好了！」

張良這時才問道：「亡國之臣，遠道來投，承蒙王兄不以落魄而見棄，盛禮相迎，良以深感辱寵，不知王兄此言何指，良深感困惑，乞道其詳！」

倉海君笑道：「賢弟名刺投入之際，愚兄正在焦愁萬分，但，就在接到賢弟的名刺時，否極泰來，荊人適產一雄！」

張良這才明白是怎麼回事，避席相賀道：「這眞是喜事，應該為王兄大大的慶幸一番！恭喜！恭喜！」

倉海君笑道：「那裏，那裏，該是賢弟的福佑！」

張良一怔，倉海君繼續解釋下去，原來郡夫人懷胎已逾十二月，遲遲未產，四天前陣痛發作，却一直不能順利生產，倉海君焦急萬分，因為按照東夷舊例，新君登基後十年內未能有世子，便當遜位而以旁支為替！倉海君接位已九年餘，好容易才盼得郡夫人有了身孕，却遲遲未育，限期將屆，如果不能順利生育，或者生個女兒的話，他的君位就祇有兩三個月了，在這段時期內，無論如何是來不及再生個兒子的！倉海君接位後，施行仁政崇尚法治，政和民安，極得民心，全國上下都捨不得他遜位，但格於傳統又必須遵守祖上的遺規，所以全國上下，都寄望於郡夫人的臨盆，那知好事多磨，郡夫人遲遲不褥，又遇上了難產！

四天的陣痛折磨，郡夫人已奄奄一息，遍請全國名醫俱束手，唯有求告於方士，終於有一位得道的隱士前來視診後說，郡夫人懷孕時冒犯了默神，因而作祟，又預言說今日可望有福星蒞臨，可解危厄，否則就難說了，不僅產婦命將不保，國祚亦將根絕。

倉海君原來不信這一套的，可是那位隱士德高望重，極受國人信仰，他也祇好姑妄信之。

東夷倉海地處偏遠，又是極寒冰凍之際，外來之路為冰雪所封，他怎麼也想不到會有貴人光臨。

那知道就在郡夫人垂危之際，張良的名帖投到了，倉海君正在產房外蹀躞不安，心力交瘁，接到名帖後，還沒看清上面的字，裏面一陣騷動，郡夫人順利地產下一位世子，啼聲洪亮，頭角峥嶸，更有異香滿室，母子均安！

這是個天大的喜訊，所以倉海君在稍事安慰夫人一番後，立刻就出來接待張良了！張良是個很聰明的人，得知原委後，立刻有了一個主意，事情發生得這麼巧，却是個對他絕對有利的機會，必須立刻抓住它，所以他立即取出預為贄禮的玉馬奉上道：「這都是王兄洪福齊天，弟不過適逢其會，世子來日必當大貴，故命中有此刦難，聖人之出必有魔難，以見天命之所注，必將成於困厄，小弟忽促而來，身無長物，這一對玉馬雕琢尚稱精細，就作為世子的賀禮，希望勿嫌菲薄。」

這對玉馬倉海君在幼年已見過，也十分喜愛，此時被作為禮物送來，尤其有意義，喜出望外，不加推辭就收了下來道：「賢弟是敝郡的救星，這一對玉馬將是小兒的福符，愚兄愧領了，今後將珍為鎮國之寶。」

張良見他收下了，心中很高興，於是開始寒暄，同時談起自己的近況，倉海君聽說他國破家亡，自是十分同情，唏噓道：「賢弟的不幸，愚兄十分同情，祇憾無能爲力，但賢弟放心好了，倉海距中原甚遙，秦王的勢力達不到此地，賢弟大可在此安居，而且愚兄對賢弟的大才亦有借重之處。」

張良苦笑道：「良雖國破家亡，但韓國頗有忠義之士，小弟要求個安身之處，尚不乏收容之人，至於兄王這兒，小弟入境後就聞得兄王就政以來，國泰民安，極得擁戴，小弟可效力之處實無多，小弟此來，實別有所求。」

倉海君皺眉道：「賢弟如有復國之擧，愚兄自當盡力爲助，祇是倉海地小民弱，甲兵不逾萬人，自保尚且不足，僅仗天險隔壤而圖苟安，以此微力，不堪強秦一擊！」

張良道：「兄王誤會弟意，小弟所求非此，強秦勢盛，韓以數十萬之衆，尚爲之殄滅，弟何敢累兄王於災危！」

倉海君道：「是則賢弟又有何求？」

張良想了一下道：「以弟之力，擊秦自不能假之於兵，所求得勇士一人，狙殺暴君而速其亂而已，縱或不成，亦見弟忠君之心，非圖偷生之輩……」

倉海君笑道：「賢弟壯志可嘉，愚兄當爲促成，敝國地處荒野，適應生存，國中不頗乏勇武之士，當爲吾弟物色之！」

張良忙道：「這個人選，弟已經物色到了！」

倉海君道：「那就更好了，是不是他不答應，這沒關係，愚兄可以召來而命他前去助賢弟成事，雖然這是一件極危險的事，但愚兄相信可以作得了主。」

張良笑道：「那倒不必，這個人兄弟可以說動他，祇是他身犯殺人之罪，在獄中待決……」

於是他說出了薛天異的事，倉海君不禁皺了眉頭道：「這個人愚兄知道，他本是韓地人，寄居在此，力大無窮，行爲暴戾，毆傷國人，敝國之民畏之如虎，所以他殺了人後，全國上下，一致請處以極刑，本來連抓他都很困難，尙幸此人事母至孝，而乃母亦深明大義，親自縛子入獄以服法，賢弟欲縱此人，愚兄對國人實難交代……」

張良眼珠一轉道：「兄王！弟並不要求兄王枉法以縱囚，現在兄王要殺他也不可能！」

倉海君道：「是的，他要越獄的話很容易，愚兄的軍卒也抓不住他，賢弟如能叫他越獄，愚兄可以暫緩追捕，等你們離開了再做作一番，庶幾兩便！」

張良道：「這不行的，薛夫人是個守法的人，她如有縱子之心，就不會送子入獄了……」

倉海君苦笑道：「說的是呀，但要愚兄枉法而縱囚，實在很難，愚兄輕易不處極刑，這人的罪行昭著，已爲全國所周知，愚兄實愛莫能助，萬望賢弟鑒諒！」

張良道：「兄王現在倒有個最好的理由赦免他，而且全國人民，不但不會怨兄王枉法，且會歌頌兄王之仁政！」

倉海君一時還不明他的語意，但在旁侍候的內侍中有一個老年人趨近去附耳低語片時，他才笑道：「對！我怎麼忘記了，想必賢弟已經想到了！」

張良笑道：「兄王新得世子，乃擧國的大喜事，循例應大赦天下，盡釋所囚，這是個最好的理由！」

倉海君道：「是的，幸得有此機巧，使愚兄得循法如所請，否則，愚兄眞感到太爲難了，賢弟有恩於愚兄，拒絕賢弟的要求，於情不合，答應了賢弟，於法又難行……」

張良連忙拱手道：「多謝兄王，就請兄王立下詔書……」

倉海君道：「何必要如此倉卒呢？賢弟遠來，又兼小兒出世，理應在此多盤桓些時日，歡聚一陣。」

張良道：「兄王，小弟國破家亡，復仇之心如箭，那有心情歡聚呢，再者這也是爲兄王計，薛天異祖籍韓人，小弟才選中了他，以免拖累兄王，如果小弟在此公開現身多日，異日擧事之後，成固可喜，萬一失敗了，追究到責任，兄王就難辭其咎了，而秦王又是個氣量很窄的人！」

倉海君沉思片刻，終於也想到其中的利害，默然地招招手，侍臣爲他送來了節板與刻刀，他在上面刻下了自己的璽號，把那方鐫銘的節符交給張良道：「賢弟！愚兄不是怕事，但必須爲宗廟國人計，不能率性而行，你拿了這方符令，就可以到獄中將薛天異釋出，你急着辦事，愚兄也不多留你了，拿酒來！」

那名內侍立刻捧上一個盤子，內有兩尊金爵，都斟滿了酒，倉海君取了一尊，等張良也取了另一尊後，他才擧爵道：「賢弟！這一爵謝你給小兒帶來福祚，更祝你此去成功，一擧而名揚天下，乾杯！」

張良道謝着飮下了那一爵酒，倉海君親自送他到宮門前執手激動地道：「賢弟，別過了，如果你此擧未成，也不要灰心！自古暴政必敗，獨夫必無善終，珍重此身必有揚名之日，如若無地容身時，倉海之門，永遠爲你而開。」

這是一番肺腑之言，也是張良在國破家亡之後，在朋友間所受到最溫暖的友情，尤其是出自倉海君之口，更令他感動，因爲他知道倉海君的這一個承諾，担了多大的風險！

張良懷着倉海君赦罪的節符，興沖沖的趕回逆旅中，沿途看見市民百姓都在歡欣鼓樂，喜動顏色。倉海君獲得世子的消息，已由宮中傳到了民間，引起了擧國的歡騰，但他們都沒有張良心中的歡愉！

故人得子固然値得慶幸，但眞正値得高興的是他的計劃得以實施了，機緣的巧合使他能順理成章地救出薛天異，雖然薛夫人已有表示，允許薛天異爲他效力，但總比沒有合情合法地援救他出來更使得大家都高興。

想起前夜薛夫人的預言，說自己到宮中去會趕上一場熱鬧，釋放天異將毫無困難等等，他不得不佩服這位老夫人的先知了，看來神仙參悟天道，預知休咎的學問，畢竟有點道理，郡妃久姙不育的事固然是很久了。

但薛夫人能在迢迢百里之外，預知自己一到，就能適逢其會，趕上這份熱鬧，而且把話說在前面，這的確是一種令人驚奇的神通，修道參悟之說，竟是眞有這回事的！

薛夫人是道中人，薛天垢是道中人，將來自己也會是道中人，這將是多麼離奇的一種命運呢？

可是張良此刻耿耿於心的不是將來，而是目前，他想把這個好消息去告訴薛天垢，然後很快地去接出薛天異！

然而當他興沖沖地趕到逆旅中，却已鳳去室空。

薛天垢走了，不聲不響地走了，留給他的是絹帕一方，帕上斑斑血跡，是這個多情的女郎嚙血留書！

「子房吾君，妾行矣！非妾薄情而背君，蓋人生聚合皆有定數，留今日未盡之緣正爲異日相見之餘數也，君妾之緣份僅此短短片刻而已，貪今日之歡而緣盡，則相見無日矣，爲圖後聚故，忍心不辭而別矣！

君之來爲數定，妾之去亦爲數之必然，妾不敢逆天而負己累君也，萬祈諒之，郡君添嗣，擧國同慶，兄之罪，亦可因國慶而蒙赦，此亦數定，君不來，兄無死日，君來，則兄死矣，然此亦數耳，無可怨君者，所盼者，唯望切記母託，爲兄覓得一偶，庶幾留薛氏之祚，則母與妾俱感同身受矣，君其珍重，四十年中，君當另有機遇，可創不世之勳業，留萬古之英名。

妾所望者，則盼君勿墮慧根，勿戀富貴，四十年光陰，彈指即過，四十年後，雲山相見，則爲永聚之日矣！彪業勿忘家承，富貴中當另新佳耦，萬勿以妾之故，嬌情而貽妾之罪孽，而爲張氏門中不肖之子婦也，垢娘留！」

字跡娟秀，到末後時才有點潦草，可見她留書之時，心情還是相當激動的，絹帕上還留着微微的香澤，然而張良却忍不住淚眼模糊，他知道這個雪山中的女神已經離開他很遙遠了，今後留給他的將是永遠的相思！

道家能辟穀長生，駐顏不老，仙家的四十年或許祇是彈指光陰，但在人間却是漫長的一段歷程。

「這四十年我祇能在夢中去回憶她的影子了，四十年後才相見，垢姑，妳或許還容貌如昔，我已是個白髮老翁了，才一夕纏綿，才一日歡聚，妳就忍心地離我而去嗎？」

喃喃地囈語良久，淚水爬癢了他的面頰，滴地叮叮有聲，原來已在絕頂的酷寒中，凝成了一粒粒的冰珠。

良久之後，張良在在迷茫中覺醒過來，輕吁了一聲，又強自振作道：「這樣也好，我有許多的事要做，不能長在柔情中羈縻的，垢姑，雖然我是在有計劃的情形下得到了妳，但在妳的懷抱中，我却忘懷了一切，付出了我全部的感情，垢姑，如果妳仍在我身邊，我眞會抛下一切的！」

整整衣襟，他開始準備了，出重金託店家選購了兩匹好馬，又買了兩罐酒，幾包熟菜，奔監獄的去路，騎了一匹馬，牽着一匹馬，去接薛天異出獄了！

雖然薛天垢已經留了血書而別，他還是想再見到那美麗高大健壯的倩影一次，所以他要快，要爭取時間，接到薛天異後，立刻啓程入山，一則爲了秘密行踪，再則也爲了想趁薛氏母女未離之前，再看到她們。

郡城並不大，沒有多久就走到監獄門前了，張良拴好了馬，他精於世故，不動聲色摸了一片金葉，悄悄地塞給了守門的獄卒，由於他衣着的華貴，氣度的軒昂，以及出手的豪闊，使得獄卒十分惶恐，接下賞賜後，立刻阿諛地問道：「貴人有什麼吩咐？」

張良一笑道：「想見一見薛天異！」

獄卒先是一怔，看了他手中的酒菜，隨即陪笑道：「貴人是給他送酒菜來的嗎？那眞好極了，這位大爺在牢裏可眞難侍候，每天要酒要菜，送得慢一點就是拳打脚踢，他家裏雖然隔時送點錢來，那够他用的，爲了圖個平安，都是小的拿自己的錢給貼補着……」

張良笑道：「只有看牢的向囚犯刮酒水，囚犯向牢卒伸手倒是奇聞，貴官眞是好心腸！」

獄卒苦笑道：「貴人說笑話了，幹小人這一行可苦着呢，待決的囚犯是牢裏的祖宗，他反正頂多不過一死，可以什麼都不在乎，可是他死在牢裏，那是我們的干係，說不得祇好倒過來侍候他，尤其是這位大爺，那更別說了，再粗的鍊子經不起他一掙，動手就打人，假如他的家裏再不送錢來，小的漣褲子都得賣掉了！」

張良又抛給他一塊金箔道：「費心，費心，不會打擾你很久，能否找個清靜的地方讓我會他！」

獄卒看在金子，眉開眼笑地道：「有，有，這位大爺住的地方就十分清靜，誰也不敢靠近他！」

他躬着腰在前帶路，通過一排石砌的囚室，最後指着一間門戶大開的石室道：「就在這裏，貴人自己過去吧！」

張良笑道：「貴地眞是有古劃地爲牢的遺風，死囚房的門都不閉的，倒眞是難得！」

獄卒苦笑道：「貴人說那裏的話，再厚的門也關不住這位大爺，門是他自己要開的，他怕熱！」

張良一怔道：「這種天會怕熱！」

獄卒道：「可不是嗎？人家凍得成冰條了，偏偏他還嫌熱，但也眞有他的，光脊樑躺在石板上還冒汗！」

張良心中一喜，因爲他要的就是這種奇人。

獄卒又道：「小的可不敢過去了，貴人多半是爲着好奇看看他，送酒菜的時候沒有關係，可別等他喝完就得趕緊走，否則他酒興不足，動手又再揍人的！」

張良笑着擺擺手，自己走了過去，還沒到門口，就聽裏面悶雷似地叫道：「劉二袴子，你這王八旦又來討揍了，五刑中可沒有餓刑，你敢尅扣老子的酒飯。」

張良含笑跨進石室，不由得一怔，雖然心中已有一個印象，知道他是個巨無霸，但也不想魁偉若此！

他平躺在光赤赤的石板上，足足有一丈多高，比他的妹妹還高出一個頭來，薛天垢白得像玉，他却黑得像炭，堅實的肌肉顯出一條條鮮明的輪廓。

這不是一個人，是一尊天神。

他閉着眼，好像根本不大想瞧瞧來的人是誰，掀了鼻子道：「劉二袴子，你這球囊眞是不打不舒服，早上叫你送酒來，你說沒錢，這又是那兒變來的，而且一提就是兩罐，還帶了這麼多菜，看在你孝心的份上，今天不揍你了，把東西放下就滾吧，免得你看着心疼！」

張良心中一動，覺得薛天異除了天賦勇力超人外，更還有一股敏銳的感覺，他仰天而臥，頭都沒偏一下，眼睛也沒睜開，都能知道自己提了兩罐酒來，這是一個再理想不過的刺客人選了，因爲刺客不僅要勇力過人，還必須具備這種敏銳的感覺，才能在千軍萬馬中一擊而得手！

掩不住心中的狂喜，他放下酒菜一拱手道：「薛大兄，小弟張良拜見，並携來薄儀，望祈笑納！」

薛天異翻身坐了起來，睜開亮光烱烱的眼睛，望了張良一眼道：「不認識，非親非故，你來幹嗎？」

望着他鐵塔似的身體，張良再度拱手道：「慕名來訪！」

薛天異吼了一聲道：「拿着你的臭東西，給我滾遠點，老子可不是供你們這些公子哥兒消遣的，你拿了兩罐酒一點菜，就想來開開老子的玩笑，你把老子當什麼？是街上要的狗熊，我吃劉二袴子的，是因爲我家裏還給他，老子雖然窮，可還沒窮得要人施捨！」

張良笑道：「大兄誤會了！」

薛天異叫道：「誤會個屁，你慕名來訪，慕的什麼名，老子是待決的囚犯，這種醜名有什麼可慕的，小子，你趁早滾遠點，要不是瞧你經不起老子一拳，老子就揍扁你！」

一揮斗大的拳頭，直逼上前，張良却坦然不動道：「大兄，小弟是令妹的新婿，特來拜謁的！」

薛天異不禁一怔，仔細打量了張良一下，突地大笑道：「什麼？我妹子會嫁給你，小子，我看你是昏了頭了，你別以爲這是佔便宜，我妹子兩個指頭也能把你捏死！」

張良沒辦法了，只得取出薛夫人的手書道：「大兄如果不信，有岳母大人的手書在此！」

那是一卷羊皮，用炭條在上面刻寫的，噴上水後，又在火上烘乾，所以炭屑不會脫落，是當時最流行而簡便的通信辦法，薛天異見羊皮上果是母親的筆跡，倒是怔住了，恭恭敬敬地接過來，看過一遍後問道：「我妹子呢？」

張良答道：「她隨小弟一起前來，却先回去了！」

薛天異點點頭又道：「剛才很對不起，不過，我妹子怎麼會委身給你的，家母又怎麼同意的呢？她說要學道，終身不嫁的，何況你站起來，比妹子還矮上一大截呢？」

說到這兒他竟忍不住笑了起來，笑着又道：「家母的書信上說妹子已是你的人了，但結合之期尙遠，看來我們這親戚是不會假的，我也稱你一聲老弟吧，老弟你這麼份斯文樣兒，怎麼會想到娶我妹子的，你們不相稱呀！」

張良祇得道：「小弟蒙令妹相救於雪地狠口……」

「原來你是感恩而圖報，這種方式可太勉強了。」

張良忙道：「令妹潔凝冰雪，健逾山嶽，在感激之外，尙有仰慕之情，承蒙不棄乃得高攀！」

薛天異大笑道：「你的確是高攀了，而且攀得很高，既然你是眞心誠意，我也不說什麼了，我不怕妹子會受委屈，倒是你得小心點，她發起性子來，你可消受不了！」

張良紅着臉訕訕道：「小弟非常尊敬她！」

薛天異大笑道：「好，你肯娶我妹子，我總是感激而高興的，妹妹爲了我，受了不少累，能得事終身於兄弟這樣一個人，我還有什麼不願意的呢，來，來，我們喝酒！」

他抓起酒罐一仰頸子，咕嘟幾聲，就把五斤來重的酒罐兒喝得乾乾淨淨，然後就大口地吃菜，打開第二罐酒時，才向張良邀喝。張良道：「小弟量窄，還是大哥你請吧！」

薛天異也不客氣地道：「好！那就不客氣了，自從進到這囚房裏後，我還沒有痛快地喝過，你反正出去有得喝的，兄弟！娘在柬中叫我一切聽你的，你要我做什麼呢？」

張良道：「等出去再說吧？」

薛天異一怔道：「出去，兄弟，你不是開玩笑吧，別忘了我是待決的死囚，這牢房雖然關不住我，但國法可把我給囚住了，怎麼出得去呢？」

張良道：「小弟來接大兄出去，連馬匹都準備好了，這點酒是給大兄打尖的，我們立刻就上路！」

薛天異正色道：「我不想在這兒受拘束的，娘義正詞嚴把我送了來，我不怪她老人家，現在娘可能後悔了，自己不好意思，才叫你來，那很抱歉，我會敬娘，就因爲她老人家行事端正，雖然她叫我聽你的，這可不能從命！」

張良故意不先說出他已受赦的消息，就是想測試一下薛天異的品德，看看他是否能受託此一重任，如果他是個偸生之徒，則運用上就得要點計謀，才能說動他去涉險，現在知道他是個守正不阿的君子，心中就安定了，這種人一諾千金，祇要他一點頭，就不必担心他反覆了。

因此莊容一拱手道：「小弟將爲大兄恭賀，大兄的罪已爲郡君所赦免，岳母大人是個巾幗賢母，斷不致有亂命，小弟更不敢要大兄作違法之行！」

薛天異道：「那怎麼可能，倉海君雖有生殺之權，但是他是個賢君，斷不至發出這種命令？」

張良笑道：「倉海君是小弟昔年知交，小弟前往爲大兄請命之際，恰値他新得世子，擧國共慶喜瑞，依例可大赦天下，盡釋所囚，小弟已請得符命在此！」

說着把倉海君的符令取了出來，薛天異過目後，才相信了道：「那倒是好消息，我並不惜一死，因爲我死有應得，我是爲倉海君高興，他是個難得的賢君，有了世子，就可以繼續執掌政權造福斯民，這是眞正的喜事，來！我們爲這件事好好

賀一下，喝酒！」

張良飲了一小口，把酒罐遞給了薛天異，他一口都灌下了大半罐，然後道：「郡君有慶，我也沾了點喜氣，可以不死了，兄弟，現在我可以聽你的了，咱們幹什麼去？」

張良道：「慈母思兒心切，我們快趕去安慰她老人家！」

薛天異笑道：「娘是不會想我的，她知道我除了砍下腦袋，絕不會有其他毛病的，別是你捨不得離開妹子，想急着去看她吧，兄弟！那也不急着一時呀！」

張良紅着臉道：「天垢對大兄的思念尤殷，我答應儘快陪着兄長回到家中，兄長，我們這就走吧！」

薛天異將餘酒一口喝光道：「好吧，今天的酒喝得很痛快，我打心裏都在冒火，也想出去吹吹涼風！」

這話倒不假，兩罐烈酒下肚，他的黑臉上泛起了紅光，汗水淋淋，與張良瑟縮畏寒之態一比，益發顯得精神！

兩人跨步走出囚室，外面恰好也掀起一片歡呼，原來倉海君也是個很細心的人，他怕張良懷了令符前來釋放薛天異時，不易取信，又會起衝突，再者單單釋放薛天異一人也難以服衆，緊跟着派了一名內侍，前來頒旨釋放獄中所有的囚犯，他祇比張良稍慢一步而已。

因此張良與薛天異出來時，獄卒正在開釋其他的犯人，見張良出來，那內侍忙施禮道：「貴人也來了！」

張良拱手道：「貴侍既然前來頒示赦令，就免得我多費口舌了，這是貴郡上的符令，請貴侍帶回去，並請轉告貴上，就說我不再去辭行就走了？」

那內侍取出一個小錦盒道：「此中有白珊瑚一株，及海國特產珍玩，主公特命侍者轉致，以爲報公子之厚惠，所持府符也請帶着，異日公子重來敝國，毋論主公是否仍在主政，公子都可以憑此爲敝國之貴賓！」

張良知道這是一項很隆重的贈與，却不便推辭，道謝了一番，就跟薛天異走出了囚獄，在外面找到了馬匹，張良要薛天異上馬趕路，他却笑道：「兄弟，你自管乘騎好了，我是勞碌慣了，騎上它反而有點累贅。」

於是薛天異牽着張良的馬，大聲笑着，酒開大步直往城外行去。

出了城外之後，又進入了山道，只見淺淺的兩行脚印，薛天異道：「這是我妹子的脚，別的人不會這麼大，她好像是剛走了沒多久，奇怪了，她爲什麼不多等一下，跟我們一起走呢？」

張良不便說出薛天垢血書上的詞意，只得道：「小弟入官請命時，她就走了，可能她不知道這麼快，以爲還有幾天躭擱，所以先趕回去侍奉岳母了！」

薛天異看看地下的脚印道：「這是她回去的脚印，那是你們來的脚印，奇怪怎麼來去的深淺不同，而且看不見你兄弟的，難道是她抱着你走來的。」

張良紅着臉道：「小弟不善於雪行，馬匹又爲雪狠所食，爲了趕路，只得被她背着小弟而行！」

薛天異笑道：「妹妹的脚程我很清楚，別說是揹着你這麼個人，就是再加上兩倍的重量，也不會使脚印加深，兄弟！別否認了，一定是她抱着你走來的！」

張良滿臉通紅地道：「兄長何以肯定不是背負而行呢？難道從脚印上就可以看得出來嗎？」

薛天異大笑道：「當然了，我是個獵人，六歲就開始在山中狩獵，辨認脚印是獵人最基本的常識！」

張良仍自强辯道：「獸跡與人行不同麼？」

薛天異笑道：「當然每種東西都不同，好的獵人一看脚印就知道是什麼東西留下的，以及行走的狀況，所以我敢斷定她是抱着你走來的！」

張良心中十分佩服但又羞於承認，乃訕然道：「大兄是根據什麼而作的判斷，能否解釋一下以開茅塞！」

薛天異道：「如果是背負而急行，脚印不會這麼深，而且行走與奔跑時，步幅遠近也差了一半，你看看來去的兩行脚印就知道了，兄弟！祇有她抱着妳，兩個人情話綿綿，使她沒有專心運氣，才會有這個現象！」

張良只得訕笑道：「兄長眞是個觀察入微！」

薛天異大笑道：「難怪你要急着去看她，原來你們的感情已這麼好，我不躭誤你，我們快走吧！」

說着酒開大步，向前快奔而去，張良連忙催馬趕上，可是四條腿還不如兩條腿輕快，馬蹄陷入雪中約有一尺，怎麼都跑不快，十幾步路後，馬已疲累不堪，薛天異又兜了回來道：「這麼走幾時才到，我着托你走吧？」

他雙手托在馬腹下將張良連人帶馬擧了起來，邁步如飛，在雪上只留下淺淺的一行足印而已！

不過是近午時分，薛天異已把他們帶到了棲身的茅屋，但是已不見人跡了，只有薛天異用的大鐵椎掛在門口，以及薛夫人留在雪上的一行字：「移孝作忠，莫忘淵源，凡事聽張君之安排，而成人世之壯擧，博浪沙頭雲霧裏，獨夫喪胆之日，即我母子重晤之期也。」

張良怔住了，薛天異也怔住了，半晌之後，薛天異才道：「娘這是什麼意思，她到底要我幹什麼？」

張良苦笑道：「岳母大人早悟道機，語多玄妙，前文雖多指示，小弟也是滿頭霧水，莫名其妙，但知道她老人家的預測都是對的，她要我們去完成一件驚天動地的壯擧，兄長我們屋裏去談吧！」

在草屋裏的景象依舊，只是人踪已渺，這兩個人，一個緬懷慈容，一個追思麗影，置酒對爐，張良才說出了他刺秦王的計劃！

將門之女　落草爲寇

薛天異只是一口口地喝酒，在張良敍述狙擊的計劃時，他一句都不岔口，也不多問，張良却很起勁，不住地在桌上以手指沾了酒，畫下圖形，說明秦宮的位置，以及由何處下手，可以直搗寢宮，一擧而得逞！

等他說完了之後，才興沖沖地問道：大兄，這個計劃小弟構思已很久了，但還恐有疏漏之處，你意下如何？」

薛天異這才淡淡道：「什麼計劃？」

張良愕然道：「就是小弟剛才說的計劃？」

薛天異道：「我根本就沒有聽！」

張良大急道：「大兄你怎麼可以不聽呢？」

薛天異道：「跟我沒關係的事，我聽它幹嗎？」

張良更急道：「怎麼與大兄無關呢？這全仗大兄去執行，大兄放心好了，小弟對秦宮的形勢早已作過詳細調查。」

薛天異搖搖頭道：「我不去！」

張良整個地呆了，薛天異道：「我也是韓國人，爲復國仇，我自然不推搪，何況娘也有吩咐，我不辭一死……」

張良道：「那大兄爲何不肯前去？」

薛天異道：「地方不對，我一聽你的計劃是在秦都咸陽，就不想再聽下去了，那不是我要去的地方！」

張良道：「不到那裏，怎麼刺得到秦王呢？」

薛天異道：「娘的留字中已經指明了，博浪沙頭雲霧裏，那才是我們動手的地方？」

張良怔住了道：「博浪沙頭雲霧裏，才是下手的地點？」

薛天異道：「是的！娘這麼指示，一定有她的道理，中原是否有這個地名？假如沒有的話，也可能是另有所指！」

張良想了一下道：「博浪沙，這個地方倒是有的，但那是三晉舊地，屬陽武縣治，秦王不會在那裏呀？」

薛天異道：「只要有這個地方，就一定是那裏，兄弟，我相信娘的預言，她的指示不會錯，也不會騙你，如何下手行動，我一定聽你的，但下手的地點，一定要聽娘的！」

張良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他與薛天異交往的時間只有一天，但已經知道這個壯漢的脾氣，當他決定了一件事後，就無法改變了，除非是不要他前去，但看過薛天異的勇力與身手後，要想計劃得逞，再也找不到適當的人了。

沉思良久，張良祇得把一切都寄托在薛夫人的預言上了，她的留字上說：「博浪沙頭雲霧裏，獨夫喪胆之日，即母子重晤之期。」想來不是無的放矢，因爲博浪沙只是一個極小的地方，名不見經傳，更非一個遠離故國數十年的女子所能知，她獨獨指出這裏，必然是有道理的。

獨夫自然是指秦王而言，博浪沙是他喪胆畢命之地，薛夫人既然作此預言，想必事情一定可以成功的。

不信怪力亂神的儒生張良，由於出關以後，種種神奇的遭遇，以及見到薛氏一家超凡的表現後，不得不對往日的觀念重作一番估計，賦予深深的信任了。

因此張良一笑道：「岳母悟道已列仙班了，她老人家的指示必不會錯，我們就這麼決定吧，什麼時候動身呢？」

薛天異笑道：「這個自然聽你的，我急着回來，固然爲看母親一面，也想讓你跟妹子多聚聚，但看情形她們已經先離開了，大概是目前尚不宜見面，我已經無所留戀，隨時都可以走的，你說什麼時候動身，我拔腿就走！」

張良道：「今日天色已晚，我們明白就啓程吧！」

薛天異道：「我是不累的，幾個月的牢獄坐下來，我整天都在睡覺，全身都發癢，眞想好好活動一下，但你是貴公子，一定經不起勞頓，就依你休息一夜吧！」

張良陪他喝了一下酒，擺好床褥，要請他休息，薛天異笑道：「你自己睡吧，我在外面躺躺就行了？」

張良一愣道：「那怎麼行？外面全是冰雪！」

薛天異大笑道：「兄弟，你在牢房裏看過我睡的地方，那裏雖然沒有冰雪，但冰冷的石頭比雪還涼，躺在上面還直冒汗，你想我會怕冷嗎，你去睡吧，不要管我了！」

張良實在也睏了，便不再客氣，自顧到褥子上躺下了，薛天異一個人還在喝酒，沒多久工夫，張良已經睡着了。

第二天清晨，張良在酷寒中醒來，睜開眼睛，只看見灰濛濛的雲天，不由吃了一驚，因爲他記得昨夜睡在茅屋裏的，怎麼一下子換了地方呢？

再移目旁顧，但見四下的冰雪不住地後退，分明是在行進中，可是身子又沒有移動的感覺，連忙坐起身子，才看見他的馬被四蹄綑住，平放在一台雪車上，用一根索子在自己的脚頭，自己也臥在一台雪車上飛速地前進着。

趕緊再掉頭回顧，但見薛天異的肩上抗着一柄大鐵椎。

鐵椎的頭上繫着粗索，拉着自己臥身的雪車，走得非常穩，卻又非常迅速，悚異之下，連忙叫道：「薛大兄，這是怎麼回事，你什麼時候動身的？」

薛天異停了下來笑道：「走了老半天了，我看你睡得正濃，不想吵醒你，又閑得無聊，乾脆帶着你上路了。」

張良掙扎要下車道：「這樣太勞累大兄！」

薛天異搖手道：「你別下來，這是最快的走法，如果讓你騎了馬慢慢地挨，到天黑也出不了山！」

張良道：「那也沒關係，我們不急在這一刻！」

薛天異笑道：「你不急我急，老實告訴你，我不怕冷，也不怕累，可就是餓不起，更不能斷酒，此去兩百里才能有人家，我可以一口氣趕了去，但是要等你，可能就會把我給餓扁了，還是這樣子走吧，到了鎮上，你好好請我吃一頓就行了，兄弟，不怕你笑話，我可是一名不文？」

張良笑道：「那還有問題？小弟應供養的！」

薛天異正色道：「兄弟，親誼歸親誼，交情歸交情，這錢財上卻必須分得清楚，我不能白吃你的，只好爲你盡點力，算是交換我的酒食所需！」

張良道「大兄說這種話就見外了！」

薛天異道：「不，這是我們薛家的家訓，一絲不可苟取，你以一對玉馬救活我一命，我以一命來報答你，但那是在舉事刺秦之時，現在我仍然要以勞力來養活自

己！」

張良知道他們一家生活耿介，也不便多作爭辯，只是笑笑道：「大兄，進了渤海關，人烟稠密，我們就不能這樣子走路，那時又該怎辦呢？」

薛天異怔了一怔，道：「是啊，那時你可以騎馬了，用不着我再拖着你走，我該用什麼辦法來爲你出力才好呢？」

說着坐了下來，搔首苦思，張良笑道：「大兄，別再爲這個問題苦自己了，你我還分什麼？」

薛天異道：「不！一定要分清楚，我必須想出賺錢的法子，否則寧可餓死在這裏。」

張良一嘆道：「大兄，我眞沒見到過像你這麼固執的人！」

薛天異道：「你娶了我的妹妹，就該知道我們一家是怎麼樣的人了，如果我們不堅守這個自食其力的遺訓，何必要靠狩獵爲生呢，以我們的體能，求生是很容易的！」

張良靈機一動道：「大兄，你這一說我倒想起來了，至少在半年之內，你的生活費已經預付給我了！」

薛天異不信道：「胡說，我幾時給過你的銀錢了？」

張良一笑道：「不是你，是天垢給我的！」

「她也沒有銀子，我們家根本就沒有銀子。」

張良道：「不是銀子，是皮革，大兄本來要在今年秋天處決，岳母與天垢拚命狩獵，獲取了無數的皮革，就是爲大兄到今秋的酒食所需，已經賣給我了！」

薛天異倒是相信了，但又問道：「皮革呢？」

張良道：「天垢本來帶着它們上郡城去求售的，但我爲求趕時間，把它們全部買下來，貯放在一個雪洞裏了！」

薛天異一怔道：「那怎麼行，等雪一化，那些皮革就會爛了！」

張良笑道：「那也沒什麼，爛了也是我的東西，我付出了代價，就有權處置它，這筆銀子該付給你們的，大兄現在拿去，還是留存在小弟這兒？」

薛天異想想道：「總值有多少？」

張良道：「沒有確實估價，但足夠供大兄半年酒食所需，大概有五十両金子吧，大兄如果現在拿去，以後我們各付各的，但如留在小弟這兒，入關之後，我們可以用來做點買賣，以利求利，大概可以混這一輩子的溫飽了！」

薛天異又沉思了片刻道：「兄弟！我們都不是生意人，刺秦之學，也不知在那一天，或許到不了半年，金子放在你那裏，隨你怎麼辦好了，假如用完了，我自然不作其他要求，如果我在離世之前還有剩的，就請你拿剩下來的金子買一個無主的孤兒，承繼在我薛氏門下就好了！」

張良一征道：「大哥何出斯言？」

薛天異豪邁地一笑道：「人生壽夭自有定數，娘早已勘透了，她算準我活不過三十歲，所以我犯罪失手殺人，她堅持要我前去伏法領罪，現在兄弟你把我救了出來，只不過是拿我這條命作更有意義的犧牲而已，卻難挽我一死！」

張良不信道：「岳母留書上說，刺秦之舉必可成功的！」

薛天異搖搖頭道：「娘送我入獄之時就說過，下次重逢之日，就是我畢命之日，刺秦之舉成功與否我不知道，但知道再見母親之日，也就是我們母子永訣之時，我唯一感遺憾的是未能給祖上遺下一根枝苗……」

張良想起薛夫人的囑咐，心中不覺惻然，連忙道：「大兄！岳母已有指示，薛氏根苗必不會斷絕，而且還不必求諸異姓，大兄命中尚有子嗣之分！」

薛天異大笑道：「我不相信這是母親的指示，她縱有再大的神通，也不能叫公鷄生蛋，又怎麼能够使我生兒子呢！」

張良只是笑笑，又再次上路，進了渤海關後，已漸入中原，爲了配合薛夫人的預言指示，他們一逕向陽武進發，以便到博浪沙去等候機會，但是因爲薛天異的長相太驚人了，肩上抗着那具大鐵椎，到處都惹人注目！

這時的秦國勢力更大了，任用張儀的連橫之策，遠交近攻，破壞了六國連盟，次年又滅了趙國，正在興兵伐燕，但他對舊日亡國的遺臣搜捕之令並沒有鬆懈，張良仍是在通緝的名單上，那些弱國之君雖不滿強秦的跋扈，卻也不敢抗逆，自然也不敢包庇張良。所以張良的處境還是很危險的，他祇好易裝化名，可是帶着一個巨無霸似的薛天異，又太惹人注目了！

無可奈何之下，只好晝伏而夜行，這種走法倒是很合薛天異的胃口，一則他的食量大，每餐無酒不飽，走到小地方，很難供他一醉，白天總是在大城鎮歇足，他可以放量大飲大啖，吃飽喝足，便倒頭一睡。

再則天候已迎春，天氣漸暖，薛天異耐冷不耐熱，夜涼似水，他走起路來也顯得精神些！張良已經騎馬代步了，他仍是安步當車，行走如風，經常還跑在前面。

陽武爲三晉舊郡，此刻在魏國境內，秦王滅趙之後，本來想就近攻魏的，但因爲燕太子丹遣刺客荊軻刺秦王未果，移師伐燕，魏國才暫時喘了一口氣，然已岌岌自危，君權不振，禍亂自生，盜賊蠭起。

博浪沙是一片荒蕪的丘陵地帶，也成了亡命之徒藏身的巢穴，商旅裹足，行人視爲畏途。

張良與薛天異一路行來，也曾遇過幾起翦徑的毛賊，但他們都在薛天異的大鐵椎下紛紛望風披靡！

張良打聽清楚了，他們既然選此地作爲刺擊秦王的地點，就必須作一個詳盡的計劃，張良是個學過兵法的人，他勘察了地形之後，開始覺得薛夫人的預言確有道理了！

博浪沙是一片荒野，卻是由秦至魏城的必經之地，丘陵起伏，便於藏身，如果秦王想移師伐趙，這是一個最理想的伏擊之地，他們祇要等候機會的來臨。

但首先他們必須在博浪沙安頓下來，而此刻的博浪沙卻爲一股流賊所盤踞，這一股流賊人數不多，卻十分驃悍，據說爲首的是一個女子，叫晏紅葉，本來是魏國一個武將之女，魏侯昏庸，聽信讒言，殺害了她的家人，她才帶了一部份家將在此

落草為寇，武藝高強，力大無窮！

張良聽見這些消息後，心中已經開始盤算了，要想在博浪沙舉事，就必須先在博浪沙找個立足的所在，那就必須先把這批人驅逐離去，或者跟他們打成一伙。

但是又聽說晏紅葉的手下都是她舊日的家將，不容許外人入伙，合伙之舉恐怕不易，唯有取而代之！

可是他知道薛天異的性情，雖然力大技高，却不肯輕易傷人，尤其是在東夷國傷人而獲罪後，更變得仁慈了，路上幾次遇盜，他祗是嚇退對方了事，要想他對這一股山賊大開殺戒，必須先激他一激，所以他對薛天異道：「大兄！看來我們舉事的地盤要更易了！」

「為什麼，難道你不信娘的預言？」

「不！岳母的指示極為正確，博浪沙為由秦入魏必經之地，而且形勢險要，極宜伏擊，秦王如有入魏之舉，這是最理想的地點了，可是博浪沙現在為一股流賊所盤踞，我們無法在那兒活動，狙擊者必須預先藏身該地一段很長的時間，才能守株待兔，等候那一刻時機的來臨……」

薛天異淡淡地道：「那還不容易麼，把他們趕走好了！」

張良笑道：「這一股流賊不比尋常，他們是有組織的，為首的是一個女子，聽說是一個將門之後，武藝高強！」

薛天異被激動了，道：「兄弟看我連個女子都不如了嗎！」

張良忙道：「大兄神武，天下無敵，自然不會輸在一個女子的手中，但是却有一點顧慮，因為大兄生性仁慈，不忍下殺手，而這批流賊在山中已建立基業，一旦被辱，自然不會甘心的，趕走了又來，終日不勝其擾，光是應付這批亡命之徒，你我就疲於奔命了，那還有心思去計議大局呢！」

薛天異明白了他的意思道：「兄弟！你不必多說了，我不是沒殺過人，都是因為慈訓在耳，叫我要善體天心，少造殺孽，所以我不願多事傷人，但也要看輕重，博浪沙是我們議定行事之地，自然不能容人盤踞，開始時我們不妨示之以威，把他們趕走就算了，如果他們糾纏不已，我自然不會客氣，給他們來個澈底解決！」

張良聽他這樣一說，心中大喜，連忙道：「大兄說得是，這批山賊擄掠為生，對他們不能客氣，除惡即為揚善，這是一個俠客的本份！」

薛天異肅容道：「兄弟！我是個刺客，不是俠客，行俠不是件容易的事，誅惡固為揚善，但天下並沒有眞正的惡人，也沒有天生就願意做惡人的，就以這批兇賊來說，他們的首領是一個將門之女，淪為賊寇，她必有不得已的苦衷，否則誰肯棄豪門千金不為而來做盜賊的呢？」

張良紅了臉，無以為答，薛天異又一嘆道：「我少年時也曾想做一個俠客，但被母親嚴詞訓誡了一頓，她老人家說得很有道理，她說俠士路見不平，引刀逞一快，只是為了出名而已，不是眞正的行俠，一個俠士不僅要具有勇力武功，更要有崇高的品德修為，必須將自己的行為陶冶得超凡入聖的境界，沒有一點過失，才够資格來替天行道，殺死一個人時，才能問心無愧，娘問我做不做得到這一點，我自問沒有這份修養，只好放棄了行俠的念頭，老老實實地做一個獵人！」

張良訕訕然道：「大兄！那我們是否放過那些賊人呢？」

薛天異搖頭道：「不必！他們既然是我們行事的阻碍，必須加以驅逐，但這是為了自私，不能以行俠為藉口！」

張良只得道：「大兄說的是，我們去吧！」

於是他策馬向前走去，漸漸走入山區，他開始有點胆怯了，不住地回頭望着，薛天異却十分沉穩，肩抗着大鐵椎，用一個青布的套子罩着，看去只像一把雨傘，除了他的身材大得驚人外，看不出有何特殊之處。

入山漸深，兩邊都是蔓延起伏的峯巒，只有一條山道蜿蜒，望去深無盡頭，好像隨時都有兇險。

張良忍不住問道：「怎麼沒見人影的呢？」

薛天異笑道：「怎麼沒有，我們已越過五個人的埋伏了，他們躲在大石頭後面，不現身而已！」

張良一怔道：「大兄怎麼知道的？」

薛天異道：「我是獵人，獵人的鼻子特別靈敏，他們藏得再好，也躲不過我的鼻子，一聞就知道了！」

張良道：「那他們為什麼不採取行動呢？」

薛天異笑道：「兄弟！他們不是普通的毛賊，是學過行軍佈陣的戰士，你不妨猜猜他們的目的何在？」

張良向前望望道：「前面有一處懸岩，正是狙擊的最佳地點，後面的人埋伏不出，是截斷我們的退路！」

薛天異一笑道：「你究竟是學過兵法的，懂得用兵之道，你的判斷很正確，但在我獵人的看法中又不一樣了！」

張良連忙接問道：「大兄的見解又如何呢？」

薛天異笑道：「如果以我們獵人的方法更簡單了，在後頭一堵，前面挖下陷坑，再在後面用強弓勁箭迫逼，我們必須向前衝，落下陷阱，豈不更方便！」

張良急急道：「假如眞是如此，我們豈不慘了！」

薛天異笑道：「你放心！他們不是狩獵的，也許不懂得這個方法，即使他們採用這一着，有我這個老獵手在，也不會吃虧的，你安心前進就是了！」

張良徐徐策馬前行，心裏却是十五個呆桶在打水，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前進了數十丈，快到懸岩下面，驀地轟隆隆一聲巨響，從山上滾下一塊巨石，像是一座小屋子，對準張良砸下來，變起非常，張良整個人嚇呆了！

薛天異却縱步上前，拋去手中的鐵椎，雙手上舉，托住了那塊大石，奮起神威，拋出四五丈遠，轟隆一聲，砸在山道上，震得四野皆動，張良的坐騎驚得舉蹄長嘶，把張良摔落下來，山上發出一聲呼喝道：「漢子！好手勁！」

聲音尖利，似出女子之口，張良驚魂才定，顫搖着爬了起來，拔出長劍，準備迎敵，薛天異從容拾起大鐵椎，扯去布套

，抬頭向山上叫道：「暗箭傷人的鼠輩，滾下來！」

岩壁上探出一個女子的上身，朝下笑道：「漢子，看在你這一身好手勁的份上，姑娘就放過你們，快過去吧！」

薛天異抬頭道：「你可是叫做晏紅葉的賊頭兒！」

那女子沉聲叱道：「狂徒好大胆，居然敢直呼姑娘之名！」

薛天異大笑道：「薛爺是專誠來找妳的！」

女子哦了一聲道：「找我幹嗎？漢子！雖然你有幾斤蠻力，但我們的人手已足，不再招人入伙了！」

薛天異笑道：「妳別做夢了，薛爺是要你們滾出這個地方！」

那女子怒叱一聲，然後只看見人影一幌，在數十丈的岩壁上直飄而下，落地之後，兩個人都是一怔。

因為那女子的身材，居然與薛天異不相上下，只是比他顯得苗條些，青布束髮，身披皮甲，足登長靴，別具一股剛健之氣，但面目却頗為姣好！

可是她手中執的一對銅鎚，看起來不會比薛天異的大鐵椎輕多少，兩人對視片刻，還是薛天異大笑道：「有意思，我只道我妹子是天下最高的女子，想不到居然還有比她更高的，晏紅葉，妳這對銅鎚有多重？」

晏紅葉也為薛天異的魁偉身材震得怔住了，頓了一頓才道：「每柄五十五斤共重一百一十斤！」

薛天異笑笑道：「不錯！够重了，但合起來比我這柄鐵椎還輕十斤，妳到底要差一點！」

晏紅葉怒聲道：「兵器不以重量比高下的！」

薛天異笑道：「不錯！但也不是拿着唬人的，妳掄得動嗎？能揮幾下？不妨說出來聽聽，看看是否能跟我一較！」

晏紅葉冷冷地道：「不多，一兩下就够了！」

薛天異笑道：「只能揮一兩下，妳就不該使這麼重的兵器，臨陣交鋒，可不能只靠一兩手！」

晏紅葉沉聲道：「漢子，我不須要會得太多，因為在我手下，從沒有超過一合的對手！」

薛天異笑道：「那是妳沒遇上好手而已！」

晏紅葉一言不發，走到薛天異剛才拋下的那塊大石前面，猛地舉鎚一擊，但聽得咚的一聲，巨石登時一分為二。

張良駭然變色，晏紅葉這才得意地一笑道：「你的腦袋比這塊石頭如何？能挨得起我一擊嗎？」

薛天異神色如恆笑道：「血肉之軀，怎能與大石爭堅，我挨不起，但是我的腦袋長在我的身上，下面有兩條腿活動着，不讓妳的銅鎚碰上就不足為慮了！」

晏紅葉沉聲道：「漢子，我不跟你要貧嘴，我有個規矩，凡是能跟我在手勁上一較高低的，我才跟他交手比武，能支持過二十四合不敗的，我就饒他不死，你要想活命，最好來擊一下這塊石頭，看看你是否有動手的資格！」

薛天異道：「假如我擊不碎呢？」

晏紅葉笑道：「那我不屑為敵，自然有別的方法對付你，你不妨回頭看看！」

薛天異回頭一看，但見兩邊的石壁上，排列着二十多名壯漢，有的手執銅矛，有的手執長弓，鋼箭扣絃待射，作好要投擲的姿勢，乃哂然一笑道：「就是這些人了嗎？」

晏紅葉道：「是的！這些人都是我的手下，箭有百步穿楊之能，矛能十丈內有貫穿牛腹之威！」

薛天異哈哈大笑道：「對我說來，不過是雕虫小技，我並不怕他們，只是我很想鬪鬪妳這一對銅鎚，少不得要遵照妳的條件，拿那塊石頭來試試手好了！」

說着大步向前走，走到那兩個裂石之前，道：「不過這不能算公平，妳已把它敲成兩片了，我不是佔了便宜嗎？」

晏紅葉道：「少廢話，你能擊破其中一塊就算合格了！」

薛天異笑笑道：「我是個男子漢，豈能佔你一個婦人的便宜，我們另換個方式，每人一方，重新較力！」

說着舉起大鐵椎橫撩而出，噹的一激響，但見碎石飛舞，那一方巨石已碎成十七八塊滾散開來。

晏紅葉臉色微變，薛天異笑道：「只要妳也能辦到這一手，我就甘心認輸，束手聽妳發落！」

晏紅葉一言不發，舉起雙鎚就朝薛天異砸來。薛天異連忙挺椎架住了，噹然聲中，三般兵器交接，但張良覺得地動山搖，只有山上埋伏的大漢轟然發出了一聲：

「好！」

這是他們第一次眞正的鬪力，兩個人似乎都退了一步，不分上下，薛天異笑道：「够勁！我自從鑄成這柄鐵椎之後，還沒有遇上一個能相匹敵的對手，今天倒是很難得，希望妳的耐戰工夫能長一點，讓我們戰個三百回合！」

晏紅葉冷笑一聲道：「用得着三百回合嗎，你能拖過十合就算命長了，少說廢話吧，留着點精神保全你的性命！」

薛天異笑道：「姑娘，剛才那一擊雖然沒分高下，但妳是兩隻手使兩般兵器，我祇有一隻手，算起來妳已輸了！」

晏紅葉哼了一聲道：「漢子，光靠力大是沒有用的，我已經看出來了，你不過只是力大而已，却不善招式，也沒有學過搏擊之術，我定下十回合之限已經够多的了！」

這番話激發了薛天異的豪情，他大喝一聲道：「賊婆娘，我看妳雖是女流之輩，却還可堪一擊，才對妳如此客氣，妳倒狂起來了，難道我還會怕你不成！」

不待對方發話，這次他搶先出手，舉椎橫撩，這一男一女，兩個巨無霸，立刻殺成一團！

兩邊的山壁上人影飄落，是晏紅葉手下的盜衆紛紛跳了下來，他們顯然也為這一場難得一見的搏鬪所吸引了！

張良也被激戰所吸引，忘記了身處險境，聚精會神地觀戰着，但見他們椎來鎚往，打得激烈異常，叮噹之聲，不絕於耳，震得人的耳鼓幾乎聾了！

一路行來時，他們也曾接觸過幾次小

陣仗，那都是一些挺而走險的小毛賊而已，薛天異的大鐵椎從未眞正發揮過威力，有時張良憑手中的一枝劍也可以應付了！

現在才是一場眞正的硬仗，由於對手也是個力士，薛天異出手時無須顧忌，呼呼風生，發椎如雨。

以招式而言，薛天異確是差了一點，因此大部份的攻勢都是操在晏紅葉的手裏，但是他天賦勇猛，似較晏紅葉高出一籌，動作快，反應迅速，所以晏紅葉精招迭出，也未能佔到上風，這一場龍爭虎鬬，煞是精采萬分！

十招過去了，二十招過去了，五十招也過去了，看雙方酣戰正濃，也都沒有疲累的樣子，張良覺得這是從所未有的一場惡鬬，也開始感到有些心焦了。

薛天異的神勇固然是他所未見，而這個女子的勇烈也是他想像不到的，他突然感到戰慄了！

薛天異是他計劃中最主要的一環，斷不能在這個時候作輕易的折損，而這樣纏戰下去，對薛天異是太不利了。

落敗固無倖理，就是勝得這女子，也沒有好處，因爲這兩人旗鼓相當，一方折敗後，另一方也好不到那裏，可是那女子的部屬個個都是驍勇的戰士，能放過薛天異嗎？薛天異在久戰之後，還能應付這些悍盜的猛烈攻擊嗎？

假如應付不了，那後果就不堪想像了，張良倒不是爲自己安危担心，他怕自己的計劃無法實行了！

因此，當二人戰鬬進行到百合之後，張良忍不住張開兩隻手，高聲大叫道：「兩位請停手，聽我說一句話！」

嚐！又是一聲激響後，雙方各自退後了一步，果然如言停止了搏鬬，晏紅葉首先厲聲問道：「你有什麼話說？」

張良定了定神道：「女英雄乃女中丈夫，巾幗英豪，應當言而有信，妳曾說薛大哥能支持過十合便作罷論，現在已經十倍此數，這場戰鬬就沒有繼續下去的必要了！」

晏紅葉略略有點喘息地道：「不錯！我說過這句話，他能支持十合不敗，就放過你們，你放心好了，我絕不食言，如果你們現在要過去，我絕不留難！」

張良道：「大兄，那我們就走吧！」

薛天異卻一搖頭道：「不行！我們還沒有分出勝負來哩！」

張良急了道：「大兄！我們所爭的並不是這些！」

薛天異道：「我知道，我們要爭的是這塊地方，假如不擊敗他們，我們的計劃就無法實行！」

張良道：「我們換個地方好了！」

薛天異連忙道：「那怎麼可以，母親指定是要在這裏！」

張良怔住了，他知道薛天異的固執，很難說得通。晏紅葉一笑道：「原來你們是來爭地盤了，那你們可眞沒長眼睛，博浪沙已經成爲行人畏途了，沒有什麼油水可撈了！」

薛天異道：「我們可不是打算在這兒打家刼舍！」

晏紅葉道：「那你們想幹什麼？這兒連綿百里，都是荒瘠的枯地，既不能耕種，又無法生產？……」

張良忙問道：「既然此地一無可取，女英雄何必戀棧呢？」

晏紅葉道：「但是此處地勢險要，便於藏匿安身，不虞官府的追緝，最適合作亡命之徒的巢穴……」

張良在她頓了一頓即道：「敝人願以千金爲酬，請女英雄率領貴屬遷地爲良，把這裏相讓如何？」

晏紅葉大笑道：「你有這麼多的金子嗎？」

張良道：「有！在我的馬包內有明珠百顆，尙不止千金之數，以此爲贄，作爲女英雄的遷居之資如何？」

晏紅葉頗感興趣地道：「這塊地方值那麼多金子嗎？」

張良道：「對我們而言是値得的。」

晏紅葉道：「對我們而言呢？」

張良道：「那就分文不値了，須知我們並不伎此牟利！」

晏紅葉哈哈一笑道：「對我們而言，更不止此數，因爲我們是當朝的叛逆，離了這兒，就沒有第二個安身之處，縱或有千金巨資，又能作什麼用呢？」

張良語不禁爲之塞，薛天異道：「你們是執意不肯讓了？」

晏紅葉笑道：「當然不讓了，金山銀山，要有性命才能去享受，再多的錢也買不到安全！」

張良道：「女英雄，有了千金之資，你們可以到別國去安身立命，一世衣食無缺，何必要在這兒挺而走險呢？」

晏紅葉臉色一沉道：「我們並不是爲生計所迫而作盜賊的，你應該知道我的家世！……」

張良道：「我聽說了，尊翁是魏國的名將！」

晏紅葉道：「你知道就好，老實說一句，我離家出亡之時，携走的資財也不下萬金，區區百顆明珠，我根本不放在眼裏，我們在這兒，乃是爲報復！」

張良一怔道：「報復？報復誰呢？」

晏紅葉道：「報復那些陷害先父的小人，他們爲了聚斂自肥，而先父爲了不跟他們同流合汚，才遭到陷害的，現在國勢日危，他們又想把貪墨所得，偷偷移送到別國去以圖安身，我守在此地，就是不讓他們帶了錢溜過去！」

張良不禁直了眼，無以爲答，薛天異道：「妳只是爲了一己的私怨，我們卻是爲了天下的安危！」

晏紅葉微異道：「這個地方與天下安危何關？」

薛天異道：「不能告訴妳，但妳必須讓出來！」

晏紅葉道：「假如我不肯讓呢？」

薛天異一舉鐵椎道：「那我就把你們趕走！」

晏紅葉臉色一沉道：「狂徒，我是看重你這份人才勇力，才不忍下殺手，你以爲我眞怕你不成！」

雙鎚一舉，又撲了上來，這次薛天異卻是蓄勢以待，奮力舉椎，猛擊而出，噹然急響中，晏紅葉的一柄銅鎚脫手飛出，身子也被震得跌倒在地，薛天異跨前一步，高舉鐵椎道：「妳敗了，我饒妳一命，

帶着你的人快滾吧！」

晏紅葉坐在地下冷笑道：「不見得，我有跟你力戰百合之能，那會一擊就使兵器脫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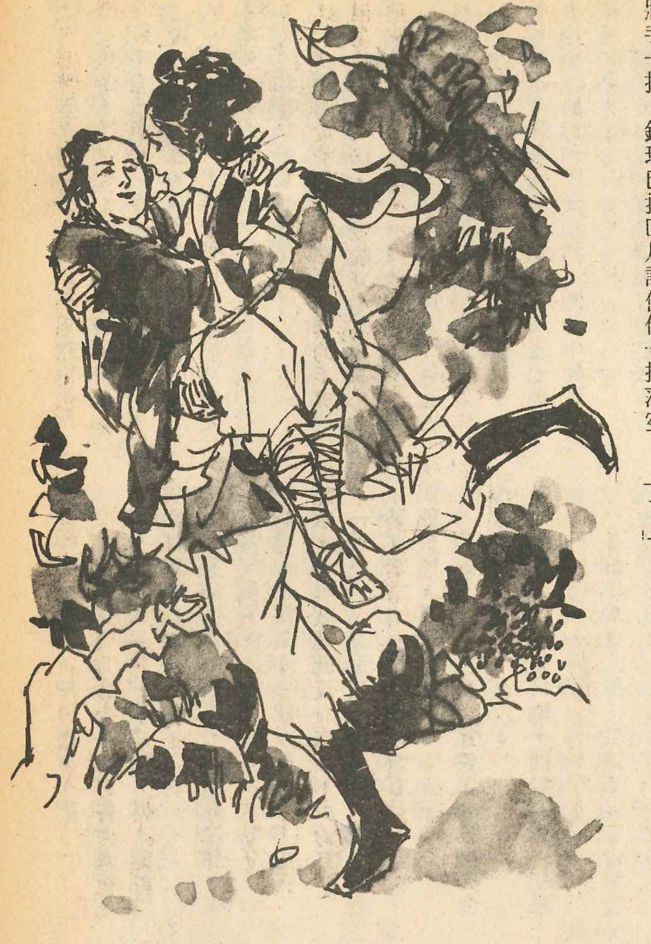
薛天異一愕，道：「那妳是什麼意思呢？」

晏紅葉笑笑道：「我發現以力擒你太費事，不如用智取！」

薛天異還沒有弄淸她語中之意，晏紅葉已將一隻空手在腰間解下一根長索，索端都繫有一枚拳頭大小的銅球，脫手抛出，銅球直擊薛天異的腿骨處。

薛天異哈哈大笑道：「原來是這套把戲！……」

口中說着話，銅球已迎擊而至，薛天異將鐵椎下揮對準銅球擊去，可是晏紅葉將手一抖，銅球已抽回尺許使他一揮落空，然後單手一抖，將銅球再抛出去。



薛天異眼明手快，迅速抽回鐵椎，這下子倒是擊個正着，銅球往旁飛去，晏紅葉趁勢一鬆腕，將握在手中的銅球帶着一根長索對向飛繞，剛好纏在薛天異的身上，銅球連繞幾圈，長索在薛天異的身上也繞了幾道。

薛天異拚力掙扎，想脫出長索的羈絆，那兩枚銅球已迅速地受長索所引，繞回在他的身上，同時敲擊在他的膝蓋上，身子驟失平衡，砰然倒了下來！

這些動作都發生得很快，張良只覺得眼前一花，薛天異已經倒在地下，晏紅葉一跳而起，一腳踏住了薛天異的手臂，使他無法再舉起大鐵椎，一手舉銅鎚，比着薛天異的腦袋，微笑道：「這下子你可服了！」

薛天異虎目圓睜叫道：「服個屁，妳用這種手段取勝，算什麼本事，有種的妳放我起來，憑眞本事再打一場！」

晏紅葉笑道：「套索飛球，是正宗武學，怎麼不算眞本事，現在你祇要認一聲輸，我就饒你不死！」

薛天異呸了一聲道：「你砸碎我的腦袋，我也不認輸！」

晏紅葉臉色一變，手中的銅鎚高高地舉起道：「狂徒，這是你自己找死，可怨不得我了！」

舉鎚便待砸下，忽然一個老年漢子飛身而出，托住她的手道：「紅姑娘等一下！請容老奴一言！」

晏紅葉止手道：「你有什麼話說？」

那老年漢子笑了一下道：「這個漢子能與妳力比百合，實在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老奴想……」

底下的話他湊近晏紅葉的耳根低語，誰都聽不見，等他說完後，晏紅葉居然沉吟良久才道：「行嗎？」老漢道：「老奴閱人無數，覺得再也沒有人更合適了！」

晏紅葉又頓了頓才道：「把他們帶回去再說！」說完移身，拾起另一柄銅鎚走了，這老漢一招手，對其餘的漢子道：「來幾個人，把他綑好抬回去！」

薛天異拚命掙扎，那老漢笑道：「哥兒你不必費事了，這是蛟筋，越掙越緊，別自己找罪受！」上來的幾名漢子也很內行，巧妙地按住薛天異，使他用不上勁，然後把薛天異綑得結結實實！

那老漢卻朝張良走去，張良正待拔劍抵抗，老漢卻擺手笑道：「哥兒！不必動武，你不會比那個漢子行，還是好好地跟我們走吧，我們不會難爲你的！」

薛天異失手遭擒，張良知道憑自己這點本事，絕對無法與對方一搏，因爲他看出晏紅葉的手下都是受過嚴格訓練的武士，迥非一般普通人可比，再者又看出這個老漢的臉上的確沒有惡意，只得放下手來，老漢一面指揮衆人抬起薛天異，一面邀了張良，還叫人牽了張良的馬匹，折向一條小路，往叢嶺深處走去！

誤中副車　全功盡棄

所謂山寨，祇是山凹處一片平坡上的十幾間屋子，然而地形十分隱秘，而且要通過一道陰隘，的確是個藏身的好地方，而且站在險隘上，可以望見博浪沙前後數里，張良觀察一下形勢，覺得晏紅葉不愧是武將之女，深諳用兵之道，才會選擇這麼一個藏身之處。這是一個兵家所謂眞正的險地，易守難攻，一夫當關，萬夫莫敵，難怪晏紅葉以數十人之衆，控制了一條直通魏城的要道，視十萬雄師如無物，祇要有足夠的糧秣，憑幾十個人堅守，可以阻擋任何的攻擊。

張良心中一喜，覺得如果秦王要經過這裏，那麼再也沒有比此處更理想的狙擊地點了，但他的興奮很快就涼了下來，薛天異已經被擒了，他自己也成了俘虜，能否保住性命都很難說，還能談得到其他嗎？他心懷怔忡地來到木架的廳堂中，薛天異與他分開了，不知被送到什麼地方，而張良卻意外地發現對方沒有把他當俘虜看

待，沒有細綁，甚至於連武裝都沒有被解除。他仍然佩着自己的佩劍，但張良知道，這枝劍在此時此地，根本不能算武器，任何一個人都能赤手空拳勝過他。

那個老漢始終跟着他，不！應該說是陪着他，進到廳屋後，還叫人把張良的行囊送了進來，態度非常客氣！

張良幾次想問問對方的用意，但這個老漢似乎沒有開口的意思，他祇好耐心地等待着！

過了一會兒，張良已經喝過了茶也洗過了臉，在粗壯而不細緻的椅子上坐着休息，忽而他眼前一亮，是晏紅葉進來了，她已換上了女裝，未施脂粉，可是已與戰場中所見的形相不大相同，剛健中嫵媚的成分居多！

張良怔住了，直瞪瞪地盯着晏紅葉看着，因為他發現晏紅葉與薛天垢十分相似，不僅是身材高大相同，眉目間也相當宛肖，如果他不是與薛天垢有體膚之親，觀察得比較詳細的話，很可能會把她們當作同一個人！

晏紅葉被他看得有點不安，啓齒一笑道：「張公子……」

張良這才由失神中驚醒過來，却又相當訝異，連忙起立拱手道：「晏姑娘怎麼知道賤姓的？」

晏紅葉赧然一笑道：「很對不起，手下人檢查過公子的行囊，才得知公子是留城世家，三晉貴胄，公子受驚了！」

張良苦笑一聲道：「國破家亡，棲身無地，幾度出死入生，這點小驚嚇已經不算得回事了，何況貴部對敝人十分禮遇，未以階下囚相視，敝人感激不盡！」

晏紅葉笑了一下道：「紅葉身遭家難，嚴父被害，不得已才淪落在此，我們的境遇都差不多！」

她笑的時候，別有一種姣媚之態，也更像煞了薛天垢，使得張良又呆住了，口中喃喃地自語道：「像！像極了！」

晏紅葉微愕道：「公子說什麼？」

張良又意識到自己的失態，忙又整飭心神解釋道：「敝人看姑娘像極一個人，因而失態，萬祈垂諒！」

晏紅葉道：「公子見笑了，還有人會像我！」

張良道：「是眞的，面貌形態一切都像！」

晏紅葉哦了一聲！笑道：「不會有我這麼高吧！」

張良道：「連身材都差不多，否則怎會相像呢，釜與鼎的外形相似，虎與貓也是一樣，却從來沒有會將釜作鼎，認貓為虎的，沒有姑娘的身材，就稱不上像姑娘的容貌了！」

這句話的比喻很恰當，晏紅葉也忍不住笑了，晏紅葉的眉濃眼大，因為配上這天神般的身量，才顯得其美，如果眉目如舊而身材減半，那就是夜叉羅刹了！

她笑着道：「世上眞還有像我一樣高的女子，眞是令人難以相信，那位姑娘是誰？在那裏？」

「是拙荊，現居渤海關外！」

晏紅葉道：「北地的女兒多半高大，但不會有我這樣高吧！」

張良笑道：「絕對矮不了，她是薛大兄的妹妹，姑娘見過薛大兄，就知道他的妹妹不會矮到那裏了！」

晏紅葉神色一動，道：「就是跟我交手的那個漢子麼！」

張良點頭道：「是的！拙荊的氣力也不比姑娘小多少，祇是談到武技，就不如遠甚了！」

晏紅葉的臉上紅了一紅，道：「他的勇力，在我之上，武功也不錯，假如不靠小巧手法，我是勝不了他的！」

張良忙道：「薛大兄雖粗豪，也是將門之後，今天冒犯了姑娘，尚祈姑娘予以寬諒……」

晏紅葉垂下了眼睛，笑了一笑，却問起了薛天異的身世，張良心中又是一動，覺得此一問大有意思，這個女郎似乎對薛天異動了心，想到了薛夫人的囑咐，要自己為他找一房妻室，以薛天異的體形個性，那眞不容易，而晏紅葉却是最理想的對象，因此他忙將薛氏的家世，薛家母子的為人，以及結識他們的經過，詳細地說了一遍，當然還加上了許多的諛詞，儘力地吹噓了一番！

晏紅葉聽得頗為動容道：「這麼說來，他不但是血性漢子，還是個孝子，倒是很不容易！」

張良道：「敝岳母治家謹嚴，深悟道機，分明是神仙一流的高人，她的子女還差到那裏去呢？」

晏紅葉垂着眼皮道：「薛君成家了沒有？」

張良道：「沒有！雖然敝岳母關照過，要我相機為他覓一個對象，但實在太難了，因為薛大兄人很固執，庸俗脂粉，他看不上眼，能被他看中的女子可實在不好找！」

晏紅葉紅了臉，沉吟良久才道：「先前我為一時之憤，帶了一批家將，想對魏廷的佞臣小人施一番報復，幾年下來，我實在感到膩了，何況秦王勢盛，吞韓滅趙伐燕，魏之滅亡，也是早晚的事，那些人遲早會得到報應，用不着我多事了，只是這個局面無法善了！」

張良見機會來了，忙道：「打家刦舍，佔地為寇，終非善局，何況姑娘乃名門之後，長此以往，亦有辱家聲，依愚見還是從速覓一個歸宿的好！」

那老漢在旁接口道：「老奴是晏府家僕，先主蒙難之時，諄諄托孤，老奴只好帶着那些忠心的家將，追隨幼主，落草只是權宜之計，亦知不是了局，只苦在幼主無歸，老奴等不敢言去，而且幼主求歸，那對象也不好找！」

張良知道事情已入港，且喜是他們自動找上來的，忙乘機道：「敝人為姑娘作個冰人吧，薛大兄的英武品德，都是百裏難選其一，家世也相若，不知姑娘意下如何？」

晏紅葉沒有回答，那老漢道：「薛君與幼主交手時，老奴已有此心，只是怕家世不稱，我們落草為寇乃為勢所迫，可不能找一個强梁之徒為匹，但幼主天賦身材，在清白人家中去求匹，實在也不容易，薛君的條件對幼主是太適合了，就請公子大力促成吧！」

張良欣然道：「敝人一定為這段良緣

盡力，我這就跟薛大兄說，不過我有句話先說在前面，薛大兄生性耿介，守身如玉，他們在東海寧可狩獵自贍，也不願污其行節。」

那老漢忙道：「公子的意思老奴明白，我們先前也是不得已，幾年來，都是刦掠那些貪墨之吏，並沒有驚擾商旅居民，以後當然更不能做那些事了！」

張良道：「好！祇要做到這一點，我相信沒問題了！……」

於是那老漢興冲冲地把張良領到一個山洞裏，薛天異手上的細綁都解除了，洞外也沒有人看守，張良感到很奇怪，那老漢道：「這是薛君自己要求的，他說既已失手被擒，絕不會私自脫走，要我們放開他！」

張良笑道：「大兄言出如山，倒是你們能相信他很不容易，貴部有此魄力，的確令人欽佩！」

老漢笑道：「這是幼主吩咐的，也因為薛君重守信諾，解縛後完全沒有反抗的行為，才贏得幼主的尊敬，否則也不會親自靦顏出來相求於公子了！」

張良肅然道：「薛大兄固然信守君子，晏姑娘也是紅粉豪傑，他們兩人都是蓋世奇人，老丈請放心好了，在下一定促成他們的良緣，撮合這一對俠侶！」

老漢拱手道：「全仗公子了，老奴敬候佳音！」

說着自顧離去，張良走進山洞，但見薛天異靠壁而坐，一副無精打采的樣子，見他進來才懶懶地道：「兄弟！你也來了，眞喪氣，我竟敗在一個女子的手中！」

張良笑道：「大兄對晏紅葉的觀感如何？」

薛天異道：「武功胆識都超人一等，雖然擒住我的手法有欠光明，但那是眞本事，我沒話可說，如果她一直綁住我，我倒不服氣，那幾根蛟筋絕不見得眞能困得了我，等我歇口氣，一定能掙斷掉再找她拚一拚，可是她自動把我放開了，我倒是沒了主意，只好由他們擺佈了！」

張良笑道：「他們說是大兄自己要求的！」

薛天異道：「不錯，但我想不到他們肯答應！」

張良道：「這就是惺惺相惜，她看得起大兄是個豪傑，才以勇士之禮相待，換了個人有這份氣魄嗎？」

薛天異一嘆道：「算她厲害，兄弟現在可慘了，我除非能想出一個勝過她那飛索的方法，要求跟她一戰，才能把你救出去，否則祇好在這兒挨下去了！」

張良道：「大兄有辦法嗎？」

薛天異道：「有的！那也是狩獵的手法之一，但我不屑使用，所以未加研究，要脫過她飛索的羈絆，必須把縱跳的身法練得十分靈活，可是在這個鬼洞中，連轉個身子都困難更別說是練功夫了！」

張良笑笑道：「那麼，大兄就打算在這兒窩一輩子了。」

薛天異長長嘆息一聲道：「有什麼辦法呢，誰叫我學藝不精，輸在人家的手裏呢！兄弟！你的事只好抱歉了！」

張良道：「那怎麼行，岳母大人的示諭要大兄協助的！」

薛天異道：「母親的先天術數根本不準，她沒算到我會在這兒栽觔斗，連一個女子都敵不過，還能做什麼呢？」

張良道：「大兄不要輕視晏姑娘，她那一身技藝舉世無匹，除了大兄，再也沒有人能比得過她了！」

薛天異道：「我也比不過，兄弟，你的大事不妨跟她去商量一下，她比我强多了，也許得到她的合作——」

張良笑道：「她自承勇力武功都不如大兄，至於飛索套技，只是小巧手法，我們要圖贏政，可不能仗此得手，奮勇一擊，還是要仗大兄的天賦神勇！」

薛天異道：「我連這個洞都出不去，還談什麼其他呢，兄弟這不怪我，祇怪母親的術數不準！」

張良道：「岳母的術數通神豈有不準的，她在百萬里河山中，偏偏指定了博浪沙自然有道理！」

薛天異一怔道：「有什麼道理？」

張良笑道：「因為這個地方有大兄的一樁姻緣！」

薛天異一下子站了起來，頭頂撞着洞壁震得碎石紛紛下落，他也不覺得痛，眼睛直瞪着張良！

張良這才把晏紅葉求托終身之事對他說了，然後才道：「大兄！岳母指定此地，分明是算準了大兄在此必有一段遇合，大兄的先天異質跟晏姑娘是一樣的，除了你們兩人匹配，你再也找不到合適的對象了……」

薛天異怔了半天才道：「那不行，渴不飲盜泉之水……」

張良道：「兄弟早已言明了，如要成匹，她必須解散所部，改邪歸正，她也答應了！」

薛天異又頓了一頓才道：「那還是不行，就算她不再做强盜了，我且沒能力養活她，而我又不能要她養活我！」

張良皺眉道：「大兄顧慮太多了，兄弟這兒……」

薛天異道：「你的錢是你的，我可不能要你代養老婆！」

張良道：「大兄，別忘了，你還有若干金子存在我這兒！」

薛天異道：「那算是天垢的嫁粧吧，我們薛家雖窮，也不能叫一個女兒空手出嫁，何況那些皮革本是她獵獲的！」

張良道：「大兄！你除了狩獵之外，不知還會幹什麼？」

薛天異道：「什麼都不會，所以我從不作成家的打算！」

張良愁眉無計，洞外忽然有人接口道：「你會使大鐵椎想必也能打鐵吧，這個營生你總幹得了！」

說話的是晏紅葉，說過了話，她自己走了進來，朝薛天異點點頭道：「郎君，我不是存心偷聽你們的談話，只是想到你與張公子都沒有進食，特地給你們送酒食來……」

薛天異倒很坦率，拱拱手道：「多承姑娘厚愛，只是薛某生性古怪，過份矯情，有負姑娘的盛情……」

晏紅葉把手中的一個食盒放在地下道：「不！郎君如此耿介胸懷，益見志向高潔，紅葉十分欽折，我家早世就是冶鐵為

生的，先父雖然顯赫過一時，却未敢忘本，閒時仍以冶鐵之術教家人，妾身也學會了。我們可以在此地設爐冶鐵，山上有現成的煤洞、爐灶，我們的兵器箭簇都是自製的，將來也可以藉此自贍……」

薛天異道：「那是很苦的！」

晏紅葉笑道：「你怕吃苦嗎？」

薛天異道：「我當然不怕，我是獵夫，狩獵跟打鐵比起來，並不見得輕鬆，但妳吃得了這種苦嗎？」

晏紅葉道：「你別以爲我是貴族小姐出身，我五歲時就開始幫家父冶鐵了，雖然不倚此爲生，但操作時一點都不准偷懶，我這兩膀子的氣力，一半是天成，另一半也是由於冶鐵練出來的，因此我比你還能克苦呢！」

薛天異道：「這不是說着玩玩的，眞要以此成家，妳必須遣散所有的下人，一個從人都不留，凡事都要自己動手，因爲我身無長物，養不起一個閒人！」

晏紅葉笑道：「當然，寨中雖然有堆積如山的財富，我都用來作遣散部衆，除了一架爐灶外，一個銅錢都不留下，開張之日，你必須到煤洞裏去挖出第一塊煤來生火！只是有一點，我們必須留下一個人，就是老家人晏忠，因爲他沒有家，無處可歸，再者也發誓跟定了我，叫他走開等於是逼他去死，第三點我們兩個人的外相都太驚世駭俗了，不便出去做買賣，把成品拿出去賣掉，換日常所需回來，都須要有個人，此外我保證不留第二個閒人！」

薛天異看了她一眼，道：「姑娘肯如此受委屈，我若是再說個不字，就不是個人了，請姑娘受我一拜以申謝意！」

他是個天眞無僞的人，說拜就拜，晏紅葉連忙對拜下去，悄聲道：「你是怎麼了，張公子還在旁邊呢，也不怕他笑話，大家相知以誠，心裏明白就成了，何必表諸行動！」

薛天異大笑道：「我就是這樣的人，想到那裏就做到那裏，除了母親，我就拜過妳一個人，而且妳也值得我一拜，張兄弟是自己人，他不會笑話的！」

晏紅葉微微激動地道：「剛才一拜我可以受，但以後你是家中之主，可不能這樣胡鬧了！」

薛天異笑道：「這不是胡鬧，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尊敬，除了母親之外，我以爲不會再有第二個值得尊敬的女子了，誰知道偏給我遇上了一個，這使我太高興了，兄弟，今天我好好敬你兩杯謝謝你這個大媒！」

可是他撈起地上的酒壺，却找不到張良了！

識趣的張良自從他們的談話達成協議後，就悄悄地出去了，而且拉走了等在洞口的晏忠做了很多事，首先佈置了一所新房，然後準備了酒菜，歡宴全寨的弟兄！

精明而忠心的老奴晏忠一切都設想得很周到，他把山中所積存的財物都取了出來，堆置在廣場前的營火之旁！

當這一對新人接受大家祝賀，在簡單的儀式後結成了夫婦，晏紅葉沒有食言，當衆宣佈了她的決定，公平地分散了所有的財物，而且還作了一番簡單的訓詞，謝謝大家幾年來對她的幫助，也希望大家從此規規矩矩地作人！

場面是感人的，那些人雖然捨不得離去，但仍然遵從了晏紅葉的命令，取了自己分得的財物，跨上馬離去了。

只是有一個小女孩子青兒不肯去，她是一個孤女，父母死於另一股流賊，十歲時被晏紅葉救了來，也替她報了仇，殺死了那批流賊，青兒爲了感恩圖報，說什麼也不肯離開，她跪在地上求晏紅葉，求薛天異，終於獲得了允許！

偌大的一片山寨，一下子走得空空的，張良覺得旣驚且異，忍不住問青兒道：「他們就這麼走了？」

青兒道：「是的！他們都有家，只是爲了追隨小姐，才拋妻離子跟着小姐，如今小姐有了歸宿，他們自然要走了。」

張良哦了一聲，道：「我以爲他們都是住在這裏的哩！」

青兒道：「他們大部份時間住在這裏，每月有十天時間回去與家人團聚，同時刺探魏城的消息，得知有可以下手的對象時，飛速回來通知小姐，四五年來，一直維持這種情形，對家人們都托言在外經商，幾年下來，他們都攢下了一份家業，再加上這次所分的財物，足夠過一世平安富足的生活了，小姐並不要他們永遠做盜賊，早就有了安排，他們也知道這一天遲早會來的！」

張良哦了一聲才道：「他們所得的有多有少，却沒有一點紛爭，足見他們平時的訓練嚴格！」

青兒笑笑道：「小姐的分配極爲公允，他們自然不會有紛爭了，因爲小姐是依照各人食口的多寡而分的，何況山中的財物積存數，都是他們輪流經管，每個人都知道總存量是多少，小姐自己一點都沒留下，他們更沒話說了！」

張良深受感動地說：「你們小姐實在是個了不起的人！」

青兒一笑道：「是的！我們每個人都敬愛她，也深深爲她的歸宿而担心，幸虧公子帶來了薛爺，與小姐恰好是一對，因此大家都爲小姐慶幸，雖然他們都捨不得放棄這一行營生，但誰也不敢再阻撓小姐的好事呀！」

把一對新人送入了洞房，渡過了花燭良宵，張良因爲夜來酒醉，起身較遲，等他起身後來到外面，但見薛天異已赤着上膊，開始在鍛鐵了，晏紅葉布衣粗服，在一旁指點，晏忠幫忙拉風箱煽火，青兒則着手煮炊，四個人都在忙着，張良訕然道：「大兄！今天還是吉期，你就開始幹活兒了，那似乎太勤勉了一點吧！」

薛天異笑道：「兄弟！我不比你，從今天起，我就要開始養家活口了，不幹行嗎？紅葉的嫁妝只有三天的存糧與幾百斤鐵沙，我靦顏受下來了，可是第一批成品最少也得三天後才能出爐，我閒不起，閒一天就得餓肚子了！」

張良訕然道：「看來祇有我一個閒人了，我能幫什麼忙？」

晏紅葉道：「張……現在我也該稱你兄弟了，昨天夜裏，我跟天異談過你的計劃，天異是韓國遺民，自然也有爲故國復仇的責任，況又有慈母之命，我絕對贊成，只是你昨天沒說明，我又把家將都遣散了，否則他們倒是好幫手！」

薛天異忙道：「我反對，刺秦之舉，祇能逞一擊之功，靠這點力量是無法擊潰秦國的大軍的，得手之後，我們還須要力戰而突圍，走不走得掉還很難說，絕不能拖累人！」

張良道：「我也反對，但是我的理由却不同，秦王最近又受了燕國刺客荊軻的一次暴襲，差一點就喪命，警覺心已經提高了，假如他要經過此地，一定十分謹愼，如果聚集的人太多，他警衛更嚴，連下手的機會都沒有了，因此我們必須消聲匿跡，出其不意，才有得手的機會！」

晏紅葉道：「那到時候祇有我協助天異行事了！」

張良笑道：「其實有大兄一人足矣，但有嫂子爲助，自然更萬無一失，祇是再也不能增添人了！」

晏紅葉道：「我們必須謀定而動，最主要的就是消息靈通，這裏的苦日子兄弟過不慣，不如由兄弟在隣城開設一家鐵舖，出售我們的製品，一面打聽消息，一面跟我們連絡，這樣也可以使我們的行跡隱密，不受人注意！」

張良想想這倒是個好辦法，如果讓晏忠持鐵器出外兜售，日久總不免會惹人啓疑，如果自己開設鐵舖，就可以免去這些顧慮了，也可以使這兩夫婦，不與外界接觸！

商量定當後，在晏忠的協助下，他們終於把鐵器舖子開設了起來，而且還找了一個晏紅葉的部屬帮忙，他的家一向住在郡城裏，門路人頭俱熟，倒是很順利！

晏紅葉的冶鍛技藝出自家傳，他們夫婦又是一對大力士，力足勁猛火候深，打出來的刀劍犂鋤等物品質絕佳，鐵舖的生意很興隆，所以收入也很好！

張良經常到山上去探視他們兩夫婦，發現他們伉儷之情極篤，晏紅葉並不是個嬌弱的女子，但粗豪的薛天異對她十分體貼，不讓她做粗重的工作，夫婦倆閒暇之餘，則互相研究狙擊的技巧，最主要的，是練習狙擊的手法！

狙擊的地點也選好了，是懸岩下的一處山徑，路倒是很寬，可容數騎並行，但根據一向的資料，秦王政人物猥瑣，鷄胸而佝背，以乘輦的時間居多！

薛天異躲在懸壁的一個淺洞中，外覆亂草，懸壁上可一望無遺，不會引起行伍的注意，另一邊則由晏紅葉狙伏，秦王出行時多半是雙車並進，一輛是自己的輦車，另一則是副車，兩車都是一樣的形式，由兩名健漢推行，輦車兩側是執戈佩劍的衞士，前後都有弓弩手。

行事時必須兩車俱毀，才能沒有錯失，而且也必須一擊得手，否則就沒有第二次下手的機會了。

所以他們夫婦的一柄鐵椎，兩枝銅鎚，專事練習凌空下擊，到那一天時，還叫青兒埋伏路間，路上預先掩好陷坑，上覆浮板，人走過時沒有知覺，等輦車過來時，扯動繩索，拉開浮板，陷住輦車，以利下擊。

計劃得很周詳，練習得也很嫻熟，到了後來，幾乎閉着眼睛也可以擊中輦車了，張良自然非常滿意。

就這樣悠悠地過了一年，秦國的勢力更強了，已經北滅燕國，形將伐魏，假如率軍東行，則原爲鄭地的博浪沙是必經之地，張良的心情很激奮，連忙到山中來告知這個消息，可是他怔住了，因爲他看見晏紅葉大腹便便。

薛天異倒是很高興，拖着他飲酒，同時告訴他道：「兄弟！你有兩個多月沒來了，沒想到有這麼大的變化吧？你嫂子早就有身孕了，可是她自己不知道，依然操作如舊，直到最近，肚子才大起來，晏忠接了一個認識的大夫來一瞧，你知道怎麼樣，她的身孕已經有七個月了，再過兩三個月就要分娩了，那大夫說這一定是個男丁，兄弟，以前我還想請你替我買個孤兒來承繼宗祠的，現在用不着了，我自己有兒子了，我們薛家後繼有人了！」

張良只得打起精神來向他道喜，却按下了心中的憂慮，喝了幾杯悶酒，告辭回去，過了幾天，薛天異却在一個夜裏悄悄來找到他，張良一見，驚道：「大兄怎麼來了？」

薛天異緊緊地盯了他半天才道：「兄弟！我們相知不是一日了，你認爲我這個人如何？」

張良愕然道：「大兄是蓋世無雙的奇士！」

薛天異道：「好！祇要你認爲我這個兄長還是個男子漢，我就不再說什麼了，秦王政什麼時候會到？」

張良道：「秦軍雖已逼近魏境，但還早得很！」

薛天異笑笑道：「你的消息還沒有我靈通呢，魏君庸弱，士無鬥志，已有意乞降求保，秦王揮軍前來，根本不必費事，所以他這次出伐，已更名爲東巡，早就視魏爲屬地了，還會有什麼阻礙嗎？他要不了幾天，就會來到了！」

張良一驚道：「大兄聽誰說的？」

薛天異道：「你嫂子，我們雖然僻處荒山，但她舊日的部屬還很忠心，前天有個舊部携眷去探訪她，那個部屬在縣城很得志，知道了這個消息，勸我們從速遷離，以免爲秦軍經過時碰上……」

張良驚道：「兄弟確是不知道……」

薛天異笑道：「這種秘密的消息你可能不知道，但秦軍過境，你不會不曉得，爲什麼上次來不說呢？」

張良訕然道：「兄弟見大兄正在高興頭上，不便說出這種掃興的事，何況兄弟以爲還沒到時候……」

薛天異道：「兄弟！你這就不對了，我這條命應該死於東海死囚獄中，既蒙你救了出來，就屬於你的，別以爲我有了家室，就會忘了對你的諾言，大哥是那種人嗎？」

張良忙道：「大兄誤會了！」

薛天異道：「是不是誤會不說了，反正我告訴你，我答應你的事不會改變，現在你跟我回去守在垢山上，秦王的軍旅要過來時，我們老遠就可以看得見，那時我們夫婦倆不管在什麼情況下都會帮你此一擊，祇要有一個人皺皺眉頭，你就拔劍殺了我們！」

張良大驚道：「大兄何出斯言，兄弟絕對信得過大兄的，大嫂臨盆在即，我們

可以等一下的！」

薛天異笑道：「不能等，機會祇有一次，秦王來時從博浪沙經過，回程時未必就回原路，母親指示動手的地方在博浪沙，現在證明她老人家的預言無誤，就不能更異了！」

張良還待分說，薛天異道：「再說你就不是我的兄弟了，你知道我最怕欠人的債，爲了你這樁事，我日夜不安，早點了結，也好圖個安穩，走吧！」

說着握住張良的胳臂，不由他分說，就把他拉出了門，連馬都不騎，挾在腋下，就把張良帶到了山上！

晏紅葉的肚子圓得像西瓜，依然行動如常，見了張良笑道：「你大哥太莽撞了，叫他去請你來，他就把你挾來了，兄弟受驚了吧！」

薛天異笑道：「受驚倒未必，受委屈了是眞的，要我妹妹抱着他在雪地裏行走，他就高興了！」

張良憶起年前與薛天垢在東海綺旎的情狀，心中不覺悵然，晏紅葉一笑道：「常聽你大哥說起垢妹，我眞是懸念得緊，不知道是否有機會能見她一面！」

薛天異道：「只要不死，總會見得着的！」

晏紅葉看了丈夫一眼，笑笑道：「天異，別老是把死字掛在口上，那會使兄弟感到不安的，雖然我們都不辭一死，但那我們應該做的，也是我們欠兄弟的，聽你說來，倒變成兄弟在逼我們似的！」

張良口吃無語，晏紅葉又笑道：「別說了，兄弟，這年來，我們很少相聚，所以我叫大哥把你請來，大家好好聚兩天，這兩天我們準備停工不幹活兒了！」

張良訕然道：「其實兄嫂是該休息幾天了，一年來，店中的生產所剩，足够逍遙幾年了！」

晏紅葉一嘆道：「以前我掠人以生，雖說沒有擾及良民，所刦的都貪官墨吏的搜刮所得，但到底於心不安，自從嫁了你大哥後，自食其力，我覺得這一年才是我最幸福的日子，有了這一年，我也不虛此生了，兄弟！那都要謝謝你了，一切都是你帶來的，包括你大哥也在內！」

張良忙道：「兄嫂佳耦天成，兄弟何敢居功！」

晏紅葉笑了道：「我們不幹活兒，倒不是爲了休息，因爲在山上生爐擧火，免不了要有烟霧，被人看見了就不方便了，我已經把山口封了起來，而且準備了十天的吃食，在十天之內，我們晝不擧烟，夜不燃燭，誰也不會曉得山上有人住着，我們安安靜靜地過十天世外生活！」

她口中不提狙擊之事，但一切都爲此作準備，張良聽了心中暗暗感動，口裏也不說什麼了。暴風雨來前必有一番出奇的平靜，在張良、薛天異與晏紅葉之間，表現的就是這種平靜，他們都沒有談如何出擊的事，那已經計劃周詳，無須討論了，等待的祇是那一刻的行動而已，誰也不知道以後將是如何結果，因此他們也避免談論這件事，祇有晏忠與靑兒，每天總有一人在岩峯上輪流瞭望着，以便看見塵霧起時，立刻通知他們準備。

過程早已演練純熟，所謂準備者，祇是立刻就位而已！

因此他們就在這種等待的心情下過了兩天近乎痲木的平靜日子，每餐都有酒，都有晏紅葉精心所作的菜肴，但可惜都是冷的，因爲他們不能擧火！

終於在第三天的午後，守值的靑兒匆匆地過來道：「郎君！十里外塵霧揚起，是他們來了！」

薛天異神色十分平靜，伸手拿起倚在門邊的大鐵椎道：「來了就好，紅葉，你還可以行動吧？」

晏紅葉道：「不妨事，靑兒！把酒拿來！」

薛天異愕然道：「紅葉！現在還有時間喝酒！」

晏紅葉道：「怎麼沒時間，還早呢！枯等無聊，借這個機會喝點酒，也好使大家定定心！」

薛天異道：「可是我們要先去埋伏定當！」

晏紅葉笑道：「現在不能前去，塵頭大起，這祇是先頭的開路部隊，秦王是乘輦的，還在後面呢！」

薛天異道：「可是現在不去埋伏，回頭就容易被人發現了，那批先頭的開路部隊，一定都是好手！」

晏紅葉道：「博浪沙是一處險地，秦王又是驚弓之鳥，他開路的先行部隊必然是好手無疑，正唯如此，我們才能出去，聽我的沒錯，絕對誤不了你的事！」

薛天異顯得很暴躁不安，晏紅葉道：「你不信，我們把酒帶到那兒去喝，我的判斷絕不會錯！」

她叫靑兒取着酒，一起到山凹的缺口處，剛好可以看見山下的情形，可是那些駿馬的影子更近了，日光照着他們的甲冑兵器，耀眼生光，蹄聲如雷漸漸移近了。

薛天異道：「現在連埋伏的機會都沒有了！」

晏紅葉十分平靜地道：「會是的，郎君，你耐下性子等着好了，即使沒機會到預定的地方，這裏也可以下手，以你的身手，凌空下擊，想不會失手吧！」

薛天異閉口不言，那一隊驍騎約莫有百餘衆，每個人不但手執長戈而且還身背長弓，腰懸鐵劍，證明這批人都是武技精湛的好手，來到谷口時，爲首的兩名軍官將手一揮，全隊停了下來，那兩個人抬頭瞭望，目光始終不離岩壁，尤其是薛天異與晏紅葉預定藏身的地方，更是十分注意，過了片刻，那兩名軍官揮揮手，騎馬的甲士立刻卸下長弓，搭上了一枝金僕姑長箭。

然後看他們在一聲令下，矢聲颼颼，分別射向兩邊掩住洞口的亂草，既勁且準，約莫有四十枝長箭，分別射向兩邊，沒有一枝箭落空，而且每枝箭都深陷進石裏，可見這批箭手的勁力之强。

幸好洞裏並沒有人，那兩名軍官似乎滿意了，揮手下令，一行人才又重新策騎疾駛而去。

晏紅葉笑道：「天異，如果你沉不住氣，先去埋伏了，此刻不是喪身在亂箭之下了嗎？」

薛天異紅着臉道：「娘子卓見，多虧妳了！」

晏紅葉莊重的道：「現在我們各盡一爵，就可以出動了！」

靑兒與晏忠上前，滿斟了五爵酒，大家在沉默中喝了下去，晏紅葉提銅鎚，才一擧步，忽地眉頭一皺，薛天異見狀忙問道：「娘子，妳怎麼樣？」

晏紅葉咬牙道：「不要緊，走吧！」

說着話，額上豆大的汗珠滾滾下落，薛天異見狀忙道：「娘子莫不是腹中發作了，這可不能開玩笑！」

晏紅葉道：「不管，無論如何，也不能誤了兄弟的事！」

她勉强地移前幾步，可是靑色的衣裙上已滲出一片殷紅，才向地上一坐，已聽得一聲兒啼！

張良連忙背過臉去，晏忠與靑兒搶步上前，解開她的衣裙，靑兒捧起一個小身子道：「恭喜郎君，是位公子！」

薛天異道：「給我抱一抱！」

他接過一身是血的嬰兒，在臉上親了一親，又親了晏紅葉的手道：「娘子，謝謝妳，我去了！」

晏紅葉道：「郎君！眞不巧，我不能帮你的忙了，但是不要緊，晏忠也可以替手的，張良弟留下照顧我，靑兒去……」

張良忙道：「還是讓靑兒留下吧，我去……」

晏紅葉道：「那怎麼行，預算中就沒你的份，爲了垢妹，我們也不打算讓你冒險的！」

張良激動地道：「嫂子，如果你們把我置身事外，我就不是個人了，說什麼我也要去的！」

薛天異道：「這也是，山上並不安全，我們得手之後秦王的部屬一定會搜上來的，兄弟並不能自保，原來是讓晏忠保護他的，現在也不行了，倒不如跟我們安全點，至少我跟晏忠還能照顧他，還是讓靑兒留下吧！」

晏紅葉道：「好吧，我們會在預定的壁洞中藏身，等待事成之後，可以到那兒來找我們！」

薛天異回過頭去看看，遠遠塵霧又起，一列人馬如同長蛇般地蜿蜒而至，連忙道：「快點，再遲可眞來不及了！」

他挾起張良，一縱落地，扒開預先掩好的地洞，叫張良躲了進去，洞中有一根繩子，還有兩個小孔，開在外面的遮壁上，吩咐他道：「看見輦車經過眼前，就拉動繩子，動作要快，才能陷住兩座輦車，這個工作由靑兒來担任，可能比你强得多，換你就差一點了！」

張良不禁微慍，道：「大兄怎麼看兄弟比一個女孩子都不如了，你放心，我絕誤不了事！」

薛天異笑笑道：「不是我看不起你，兄弟，你的才華是在行軍佈陣，運籌帷幄，掌握軍機，設置韜略，另外非你所長，靑兒能擧動我的鐵椎，你行嗎？」

張良一怔道：「她有這麼大力氣！」

薛天異笑道：「說了你也不會相信，以後你可以一試！」

說完替他掩好木板，敲了一下，以示道別，張良跪在地洞中，眼睛從小孔中望出去，只能看見很小的一點範圍，他的心却在激烈地跳動着，熱血沸騰洶湧着！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張生

混沌書生

張生佚其名，蜀人也，美豐姿，善技擊，嘗挾矢控騎，射獵深山中，一日，逐鹿迷道，捷行數十里，但見怪峯插天，奇石當路，生亦不懼，仍策馬前行，漸覺道途平廣林木蓊翳，時參橫月落，星光四照，生乃愛其淸幽，下馬步行，忽見一偉丈夫，直前欲捽之，生拔劍迎拒，未三合，劍斷身仆，遂被執，即挾生行，造嶺越谷，捷若飛燕，未幾抵一處，宮闕連雲，若王者居，牽生入室，少頃，但聞弓鞋細碎聲，一女郎亭亭自內出，年可十八九，花容玉貌麗絕塵寰，生覩之，疑雲頓起，默念深山窮谷，那得有此玉人，正驚訝問，女曰，覩子狀貌，頗似溫文爾雅，深夜入此，意欲何爲，幸速見告，生長揖曰，他迷失道耳，女視生良久，嫣然一笑曰，然則驚貴公子矣，呼婢設筵，與生洗塵，且命歌女舞觴，管絃集陳，生大樂，席中詢女身世，曰避仇至此，倏已數年，又問其姓名，則笑而不答，自是生日與女並轡齊出，遨遊山水，狂歌長嘯，歡洽既久，不及於亂，女善劍術，生師事之，不數月，盡得其法，女曰，今而後可出以應世矣，遂送生行，及抵家，閉戶讀書，不聞世外事，後抵燕京，逢女於逆旅，謂大仇已復，可償夙願，乃相偕入山，成伉儷焉。

慢慢地，馬蹄聲，腳步聲移近了，張良可以看見一對對的腳移過去，牛皮的戰靴蔽在沙土上，閣閣之聲，就像是敲擊在他的心上，汗水直流，淌進了他的眼睛，將他的視綫遮模糊了，張良心中一驚，這個時候，可不能出一點岔子，他連忙舉起袖子，將眼睛擦了一擦。

等他把眼睛再度湊近小孔時，仍然祇看見一列列的脚，一排排的靴子，他不禁焦急了，秦王的衞隊怎麼這樣多，走了半天，輦車還沒有來，正在焦灼之際，忽然聽得外面一聲暴喝，一如電般的暴擊，接着人聲大亂。

薛天異開始了嗎？輦車還沒有到，怎麼就開始了！他再忍不住，掀開木板，跳了出去！

但見亂成一片，無數的甲兵，圍着薛天異在拚殺，一座輦車被擊得粉碎，倒在一邊，晏忠手舞銅鎚，拚命攻向另一座輦車，有幾個人朝他攻了過去，薛天異大喝一聲，擺動鐵椎，跟他會合在一起。

張良也抽出長劍，帮忙抵敵，同時問道：「得手了嗎？」

薛天異道：「不曉得，你爲什麼不拉繩子呢？輦車已經過去了，我忍不住飛身下擊，總算擊中了一座，但晏忠却慢了一步，不知道是否還有機會！」

張良心中大爲失悔，想不到就這麼擦眼睛刹那，竟放過了輦車，事情怎麼會這樣巧呢，薛天異神勇如天神下凡，一柄鐵椎既要保護張良，又要揮擊敵兵，但敵人太多了，一批批的湧過來，腳前堆滿了屍體，却仍是無法移動一步。

另一邊的晏忠却奮起神威，衝了過去，舉鎚朝那座完好的輦車擊去時，忽地錦帘一掀，一枝長矛刺出將他透心穿過，雙鎚也脫手丟開了，輦中的人站了起來，發出一聲如豺狼般的笑聲，一聽那笑聲，張良心中就是一涼！

秦王政其聲如豺，這是大家都知道的，薛天異雷霆一擊，想不到只中了副車，更想不到秦王本人也有超絕的技擊功夫，挺戈一刺，將逼近輦前的晏忠殺死了！

薛天異仍然問道：「兄弟！那人是秦王嗎？」

張良一嘆道：「是的！大兄，別管我，你過去再試一次，祇要殺得那獨夫，我就死也無憾了！」

薛天異大吼一聲，奮力前衝，衝到秦王面前，舉起鐵椎，還沒來得及落下，寒光一揮，斗大的頭顱巳滾了開去！秦王政是個很高明的劍手，持的又是一柄寶劍，就這麼輕輕一揮，粉碎了張良全部希望！

他祇覺得眼前一花，胸中熱血上湧，握劍正想上前拚死一搏，忽而平地起了一陣旋風，捲起了飛沙走石，耳中只聽得秦王如豹狠的呼叫聲：「孤王軍威所至，天下披靡，何懼乎妖魔鬼怪，殺！一定要殺了這刺客……」

可是張良祇覺得他的身子被一股無形的力量托了起來，翻翻滾滾，神智也昏了過去！

等他醒來時，却發現身子在一間屋子裏，一個女孩子在他的旁邊侍奉着，那是青兒，張良一坐而起，忙問道：「青兒，這是什麼地方？我怎麼到這兒來了？」

青兒目中垂淚道：「這是下邳！」

張良愕然道：「下邳，我怎麼會到這兒來的？」

青兒道：「老夫人在博浪沙施展神通，遣六個神兵在困危中將公子救了出來，送到了此地！」

張良忙道：「薛大兄呢，大嫂呢？」

青兒低聲道：「郎君死了，那是數中所定，夫人被老夫人接走了，小公子也被接去了！」

張良呆了一呆才道：「老夫人既然如此神通爲什麼不把薛大兄也救了出來，爲什麼不把那獨夫殺了。」

青兒道：「老夫人說數有前定，她不能逆天行事，公子命不該絕，尚有一番作爲，否則她也救不了你！」

張良不信的道：「我就不信，她分明說我們會成功的！」

青兒嘆道：「老夫人只說博浪沙一擊，可使獨夫喪胆，可沒有說他會死，公子與郎君在博浪沙一擧，的確使秦王獨夫嚇破了胆，他巳經認出了公子，現在正行文天下，張掛圖形，要捕捉公子，所以公子今後要更改名字了！」

張良呆了一呆，回憶起薛夫人所留的那兩句話，的確一點都不錯，博浪沙中，獨夫喪胆之日，即母子重逢之時，薛天異也說過母親有過指示，母子重逢之日，亦即死別之時，一切都應驗了，只是應驗得太慘了！

青兒見他垂頭無語，忙道：「老夫人勸公子不必灰心，强秦必亡，復仇有日，要我侍奉公子在這兒耐心等待着，不久另有機緣，可以造就公子蓋世的事業，她也帶來了垢姑的另一句話，四十年後，勿忘雲山相見！」

張良祇有嘆息了一聲，什麼話都說不出來了。

× × ×

張良在下邳圯橋之下，爲一老翁納履，三次相約，終於得到了一卷太公兵法，靠着這部奇書，他帮着漢高祖劉邦，滅秦拒楚，造成了不世的勳業，功成之日，恰好是四十年，在這四十年中，他娶了青兒，生子育兒盡了人世的責任後，終於拋棄一切，遠隱入山，找到了薛天垢，去修他的仙業了，他是留城人，被漢高祖封爲留侯，這也是他聰明的地方，因爲劉邦得天下之後，疑忌日重，與張良同時建有殊勳的蕭何與韓信都未有善終，張氏子孫得在漢室享受榮華富貴，幸虧他功成身退，但這一切又何嘗不是薛天垢給他的恩惠呢！

秦王終於併吞六國，稱始皇帝，集天下大權於一身，但他因爲張良在博浪沙中悄然失踪，在千萬軍馬中全身而退，使他相信了神仙之說，故而晚年宮中滿是方士，想尋求長生不老之術，可是最後竟爲他的世子胡亥連同了奸臣李斯趙高所弑，而胡亥居帝爲秦二世後，沒多久也爲漢帝劉邦與楚王項羽所滅！「亡秦者胡，滅秦劉楚，楚人一炬，可憐焦土。」項王入關後，火焚阿房宮，結束了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王朝，薛夫人的預言完全應驗了，這也是促使張良棄富貴而就道的原因，但薛天異暴死無傳，後人祇知道博浪沙中的大鐵椎了。

（全文完）

精選短篇俠義故事

楊威．文
子成．圖

義薄雲天

小兒女　比武爭強

天后廟是一座很普通的廟。尤其是金陵這座充滿着富豪氣象的通都大邑，天后廟却是一般苦哈哈的好去處，三教九流，江湖豪傑以及升斗小民，都可以自由自在到這兒溜躂溜躂。

王二麻子的戲法變得好，神乎其技，觀衆最多，所以他的百寶萬應丹生意也做得很得意。

王二麻子有一個西洋鏡，更令人嘖嘖稱奇，好遠好遠的地方，在那鏡子下，看得清楚明白，大人別說它，小孩子可就羨慕得緊，恨不得拿回去，慢慢的玩。

還有許多其它稀奇古怪的東西，件件都新奇，每一樣都令人大開眼界，歎爲觀止。

拜坐地大哥，久走江湖，跑碼頭的人，當然懂；王二麻子一到金陵，就先到大神呂宗奇處拜過山，然後才敢到天后廟前擺攤子，十天半月下來，果然太平無事，二麻子心內暗暗高興。

俗話說，人怕出名，豬怕肥，王二麻子戲法引人入勝，巳經令行家討厭，再加上百寶萬應丹生意滔滔，更令人心動，因此之故，他的麻煩就避不了啦！

掌聲一樣的熱烈，觀衆一樣的多，百寶萬應丹銷量像往日一樣好。

王二麻子心內高興，呼喝聲越發响亮，臉上一顆顆麻子燦然生光。

銅錢落地聲，叮叮噹噹，聽起來異樣的悅耳。

王二麻子俯身拾銅錢，心內暗暗計算，今天的收入，似乎比昨日還好。

突然，一雙脚站在前面，王二麻子抬頭望時，一名壯漢站在面前，顯然有意找麻煩。

「這位大哥，」王二麻子趕緊陪笑道：「兄弟初來金陵，如有失禮之處，請多多包涵。」

「嘿嘿……」壯漢只是一陣冷笑。

「沒別的說，燕子樓上酒菜還過得去，今晚兄弟借花獻佛，敬大哥一杯，請賞個臉如何？」王二麻子打拱作揖，只差着沒有跪下。

「哼！」壯漢從鼻子內透出股冷氣，依然是冷冰冰的，毫無轉圜樣子。

王二麻子滿頭大汗，他雖然跑慣碼頭，見過三山五岳人馬，像今天這樣，也令他束手無策，不知如何辦好；而且是極其棘手的麻煩事！

觀衆也看出王二麻子今天要倒楣，大家雖然心內憤憤不平，但誰肯惹事呢？空氣顯得異樣的沉悶，令人有股窒息的感覺。

王二麻子直搓着手，顯然束手無策。

突然，有名十二三歲的小女孩，踏前一步，指着壯漢怒喝道：「喂，你這人太豈有此理，站在此處，到底有何目的，阻住人家玩把戲，簡直混帳透頂！」

王二麻子及所有觀衆，深感怪異，一名十來歲的女孩子，竟然有此大胆，豈非

怪事，看她渾身錦繡，顯然是有錢人家孩子，可能是嬌生慣養，家內大人呵護慣了，所以對任何人都是不怕，但這流氓地痞，可不是好玩的呢，衆人不禁暗自為女孩子担心。

場中壯漢似乎也感到奇怪，細細打量，這女孩子神態更兇，睜看一雙烏溜溜的大眼睛，毫無畏色與壯漢對望，旁人又奇怪又好笑。

王二痲子心內一轉，立即不响，靜觀甚變。

「小丫頭，你家內大人呢，今天只一個人到此麼？」壯漢這次開了金口。

「混帳，本小姐在此，你竟敢無禮藐視，等會要你好看，給我滾到一邊去，可以饒你一條狗命！」少女叉起腰，神態益發兇了！

「嘿嘿！」壯漢一聲冷笑，緩步上前，顯然想動手對付小女孩。

許多人開始為女孩担心，但是，担心歸担心，一般人也只有力不從心，以愛莫能助的心情看着。

這時候，女孩子反而冷靜下來，不聲不响，緊閉小口，雙眼盯着壯漢，絲毫未現怯色。

壯漢緩步上前，堪堪走到距女孩只有五尺光景，右手揮去想給女孩子一巴掌。

女孩子絲毫不動，似乎駭傻了，只望着對方，連眼皮都未撩一下，別說閃避什麼的！

壯漢蒲扇般的巴掌，看看就要擊中女孩臉部之際，突然，前面多了一名矮瘦老頭，他的出現，可說是非常突然，驟然間，似乎由空中多出一個人，不知他從何處來，但壯漢一巴掌，却結結實實打中他。

「吧！」的聲响，很清楚，遠近都聽得分明。

突然，衆人眼睛一花，又失去矮瘦老者身影，像他來時一樣，消失得令人莫測高深。

壯漢似乎也大感意外，一下子有點不信自己的眼睛，但手掌仍然有感覺，並非幻覺！

女孩子仍然若無其事，站在原地，絲毫未現異色，不知是她未看清楚，還是另有原故！

王二痲子心內暗暗高興，他知道有了轉機，只要有人插手，自己可以逃脫一難，說不定還有甚麼好處！

「你是誰？」壯漢呆了半响，突然問了一句。

女孩子下巴微揚，驕傲得很，只從鼻子冷哼了一聲，根本懶得回答。

壯漢問了幾句，女孩神色傲慢，不由又引起兇性，暗道，看來只不過是騙人的玩意兒，否則，會如此好說話，自己別給人唬了回去，那才是大大笑話呢，想到此處，立即胆氣一壯，喝道：「死丫頭，看大爺收拾你！」

女孩一聽，眼中怒火更甚，喝道：「打！」

壯漢這次出手更辣，飛起一脚，兜胸踢去，存心要人性命！

「吧！」壯漢臉上着了一巴掌，根本未看清楚動手的人，半邊牙齒已經全部打掉。

場中仍然靜蕩蕩的，所有的觀衆興緻愈高，比起王二痲子所玩的把戲更好，更妙！

這一回，大家全都明白，這女孩不簡單，別說她自己本領如何，剛才兩次現身的人，就是了不得的高手！

這時候，壯漢知道今日碰到石頭上，不敢再嚕囌，趕緊逃開去，滿嘴血和牙齒也來不及吐，人已逃去。

王二痲子又驚又喜，趕緊上前陪笑道：「多謝小姐帮忙，小的沒有別的，這西洋鏡送給你，略表心意如何！」

那小姑娘平時什麼東西都有，只有這西洋鏡，却是從未見過，即使有錢，也不容易買到，所以毫不客氣，伸手接過。

王二痲子很高興，他知道這女孩子不簡單，她家裏的人是非常强者，所以一切行動及言態也大異常規，這時還不趁機巴結拱手道：「小的還有幾套把戲，可以變給小姐看！」

「好呀，快變，我最喜歡看！」小姑娘高興道。

「小的立即動手！」王二痲子笑道。

一旁觀衆，也想看把戲，但剛才大漢，顯然是本地黑道人物，他這一走，事情並未了結，只看好戲還在後頭，這小女孩可能惹不起，但王二痲子一個跑碼頭的，只怕性命難保，衆人暗自替他担心！

王二痲子全力施為，幾套戲法果然精彩，衆人由衷的欽佩，叫好喝彩之聲，驚天動地。

小女孩更不用說了，高興得直拍手。又變了幾套，王二痲子才收手，又送了三樣東西給小女孩，她本不想要，但拿在手內，愛在心頭，件件都是叫人愛不釋手，所以吶吶的不知如何說好。

「小姐只管拿去吧，我留在身邊也沒大用！」王二痲子笑道。

「這不大好意思，我看，還是算錢，讓我買來可好。」小女孩道。

「這幾樣小玩意兒，根本值不了幾個錢，小姐今天帮了我的大忙，沒給人家打傷，已經是感激不盡，幾個小玩意兒別再客氣了！」王二痲子鄭重地說，他絲毫不敢輕視對方年紀小！

「好吧，我就不客氣啦！」小姑娘老氣橫秋道。

王二痲子益發高興，只要這女孩子出頭，地方上幾個小流氓，又算得了什麼，只要她高興，日後好處多呢！

正在這時，突然旁邊又有一名小男孩，冷冷道：「帮忙，貪圖人家東西，不要臉！」

這話一說出，衆人都聽得清清楚楚，不由一驚，那家孩子如此大胆，難道不要命了麼！

小女孩霍然轉身，只見一名十來歲男孩，站在圈子旁邊，臉露不屑神色。

「你說什麼！」女孩叫道。

「嘿嘿，我說什麼，你難道未聽清楚麼！」男孩子神態高傲，簡直不屑與之交談一般！

「好啦，敢是不要命了！」小女孩喝道。

「老羞成怒，殺人滅口，嘿嘿，叫你的帮手來呀！」男孩子似乎有意作對。

「本姑娘就可以教訓你這狂徒，來來來，讓你試試本姑娘的手段！」

「巧取豪奪的手段，我已見過了！」男孩子冷冷道。

觀衆暗暗好笑，今天眞個好戲連場，王二痲子的把戲場中，竟然引出許多事故，看來還有許多不知道的變化，這種免費的好戲，自然不會錯過。

「有胆的，給我滾出來！」小女孩怒喝。

「嘿嘿，好男不與女鬥，我才懶得同你們糾纏！」男孩淡淡道。

「狂徒找死！」女孩似乎動了眞怒，身形微微一幌，已縱到男孩前面，伸手抓住衣襟，不知她用什麼手法，男孩已給擲得飛了出去。

「呀！」衆人驚叫起來。

這一擲之勢，極其强勁有力，碰到地上，怕不要撞穿腦袋。

但是，男孩人在空中，突然一弓腰，一個空心觔斗，輕巧的站在地上，滿臉通紅，顯然動了眞怒。

女孩似乎也未想到，男孩有此身手，微一愕間，立即喝道：「小賊還敢口發狂言麼！」

男孩深深吸口氣：「好吧，今日叫你知道厲害，待本少爺教訓教訓你！」

「來吧！」女孩此時已走到場中，叉起腰，一副兇霸霸的神態，叫人看了也好笑。

男孩慢慢踱進場中，若無其事，待走至距女孩約一丈遠近，身形一滑，其快如飛，右手已抓住女孩肩頭，反手一翻處，女孩已給摔了一大跤。

雖說是大意，剛才她自己也來一手，人家這回報復，自然無話可說，但她受此侮辱，心內羞憤難當，怒喝一聲：「拿命來！」

男孩不慌不忙，幾個輕巧手法，已將女孩殺着化去。看情況，他的武功比女孩好得多，而且含勁未吐，力猶未盡，仍然未盡全力！

女孩全力施展殺着，恨不得要了對方性命才好，數十招過去，仍然是奈何不了人家！

突然，女孩雙脚疾蹬，人已凌空躍起，雙掌揮處，一把極小的奪命針，怕沒有數十枝，罩住男孩身上。

衆人大驚，看來兩名小孩身手，必然是武林世家子弟，任何一方有了傷亡，只怕從此多事，還說不定又要牽連到許多人家！

在此千鈞一髮之際，男孩似乎也想不到，但密如驟雨的奪命針已快臨頭，當下往後一滾，竄出三丈，堪堪避過，觀衆已有十幾人受了傷。

女孩打發了性，雙手又揚，這回發出的奪命針更多，男孩只怕難逃性命之憂。

正在此時，一件長衫臨空飛至，恰巧擋在男孩身前，嗤嗤嗤聲不絕於耳，全射到長衫上面，不僅救了男孩一人性命，只怕許多觀衆也得了益處。

男孩兩次逃得性命，虎吼一聲，身形竄出，已來到女孩身旁，右掌擊出，快如閃電，已擊中女孩左胸。

場外有人急叫道：「不可！」

但是，女孩早已受傷，口出鮮血，翻身往後就倒，人事不省。

颼颼颼，三人同時飛入場中，一名老者，渾身黑衫，臉上冷冰冰的，驟眼看去，活脫就是一名殭屍。

另一名中年漢子，看上去沒什麼特別，二人俯身察看女孩傷勢。

男孩這邊，一名十七八歲少年人，低聲不斷埋怨，似乎怪他下手太重。

埋怨了好半天，少年人立即走上前道：「二位想必是這位小姑娘的熟人，他們這次，有點過火，但事已至此，我們這次失手，致令小姑娘受傷，還好我這裏有半顆小還丹，或可對這小姑娘傷勢有助，二位可否接納小可這番心意！」

「啍！」活殭屍只哼了一聲，不置可否。

另外一名像貌平常的中年人，笑着接過小還丹，納入小姑娘口中，然後運掌推住小姑娘背心。

看把戲的人很多受傷，還好暗器上沒有毒，奪命針傷人還不太重。

王二痲子似乎駭得不敢說話，呆呆站在一旁。

片刻後，小姑娘醒了過來，小還丹的確靈效極好，小姑娘蒼白的臉色似乎好看許多。

「小姐，你怎麼啦？」中年人問。

「你們給我打，那小子太可恨了！」小女孩叫道。

「是，待姑娘好了，再要他的命不遲。」中年人柔聲道，似乎在安慰小女孩。

王二痲子待觀衆漸漸散去，場中只剩下老少五人，男孩仍然緊閉嘴唇，不發一言。

小女孩神色漸漸正常，瞧見男孩，立即恨聲道：「問他們的姓名、來歷，到時抓人容易些。」

不待中年人開口，男孩立即大聲道：「我爸是清風俠徐寧，我叫徐小明，你們可以隨時找我。」

「你呢！」小女孩指着那少年問。

「我只是一位工人，風行正。」少年人平靜道。

「嘿嘿嘿！」小女孩冷冷道：「我道是誰，敢在此處逞兇，原來是清風俠的人，好吧，明夜三更，燕子磯上，我等着你們！」

「好，我一定到！」小男孩徐小明答道。

「我們走！」小女孩道。

目送三人走後，少年風行正埋怨道：「惹了他們，只怕從此多事，給你爸爸知道，只怕還有大痲煩。」

「怕什麼，有我呢！」徐小明胆子倒不小。

「事到臨頭，怕又有什麼用，明夜讓我單獨赴約，看他們是什麼三頭六臂的人物！」風行正道。

「不行，禍由我闖的，豈可讓你去冒險！」徐小明道。

「你如果去了，不管事情如何，令尊家仇恨加深，冤冤相報，結果不會好；我呢，所做的事可以個人負責，再說跑起來也方便些！」風行正道。

徐小明本性，決定要去赴約，但給爸

爸知道，在外邊惹事生非，只怕責罵是少不了，所以也就不太堅持。

「事情就這樣決定，我們回去別提了！」風行正說時，即與徐小明回家。

他們的府第距離並不太遠，半晌已走了大半路程。

突然，一陣呼喝聲由前面傳來，二人立即循聲趕去，正是王二痲子，給七八名大漢圍住毒打。

「呔，你們幹什麼！」徐小明怒喝。

「好小子，儘敢管起大爺們的閒事，敢是不要命了，給我打！」其中一名大漢，看來是頭兒，喝令手下動手。

由於徐小明年紀小，風行正也是少年，看去並沒有什麼驚人之處，所以只有一名大漢，懶洋洋走過來，在他以爲，對付一個小孩，勝之不武。

只有王二痲子知道，徐小明及風行正，武功高强，今天又第二次遇上救星，可說是運氣。

這時，大漢伸手抓去，絲毫未用勁。

徐小明右手迎上去，反未見他們用什麼招式，大漢人已陡地飛了起來，「吧！」地一聲跌在地上。

這一來，才知徐小明有一身很好武功，頓時忙亂起來；暫時不理王二痲子，七八人全部跑過來，圍住徐小明及風行正。

「聰明些，你們還是逃走的好，要鬥狠鬥强，根本是連邊都沾不上！」徐小明淡淡道。

「我就不信邪！」一名大漢疾衝上來，聲勢赫赫，右拳猛搗，想給對方一個下馬威。

徐小明站在大漢面前，矮了大半截，但他屹立不動，沒事人一般，待拳頭快臨近頭頂，右掌才伸出，往前迎上去。

「砰！」同樣兩個拳頭，徐小明的太小，大漢的太大，外表看起來，强弱分明，誰也不敢看好徐小明，但事實上，這一碰，令得那大漢拳骨破裂，慘叫聲震動四野。

風行正立即道：「今天事到此爲止，人家跑碼頭，混一碗飯糊口，你們趕盡殺絕，這事碰到江湖大俠的手上，只怕性命難保，這種作風千萬要不得，今天我們也不爲已甚，再犯在我們手裏，那時別說我們不客氣了！」

「走吧！」徐小明招呼王二痲子，一齊往前走去。

千恩萬謝，作揖叩頭，王二痲子竟自走了，徐小明也回家去。

第二天，風行正囑咐徐小明，別告訴他爸爸，竟自個兒到燕子磯赴會。

說起那小女孩，却是大大有來頭，她父親魯中州，外號震九州，是黑道上大大有名的數一數二大魔頭，小女孩正是他心愛的孫女魯明仙，今天伴她看把戲的有活殭屍李誠及笑面神仙胡宗清，全是一等一的魔頭，風行正知道他們來歷，所以想以一人行動，化解他們彼此間的仇恨。

風行正雖說是名僕人，徐府中人，並未注意，他是由一名武林名宿介紹，來到徐府做工賺錢，其實是報恩，當年清風大俠在塞外曾救了風行正父親一命，如今風行正學成武功，立即趕到徐府報恩。

風行正施施然趕路，時間尚早，所以不用太急，今晚雖無月光，星光燦爛，江山仍然依稀看個大概。

正走間，突然林中竄出十二人，冷靜的站在路當中，一言不發。

「各位是衝着我來麼！」風行正也冷靜道。

「正是來追命的！」當中一名瘦子滿面殺氣道。

「很好，我的命在此，要看諸位的手段。」風行正絲毫不以爲意，面前十二人似乎並未放在心上。

「殺！」瘦子的聲音冷酷無情，顯然是個典型殺手。

右首一名漢子，雁翎刀像一道電光，往風行正頭上劈來，連招呼也未打一個。

風行正右手倏拍，正擊中對方刀把子上，那人把不住勁，往後疾退，風行正不待他站好，右腳彈出，人和雁翎刀全上了半天。

這般人顯然未想到，風行正有這好身手，僅僅數招，已經將一名高手打敗，大家不由愕然。

「上！」瘦小子聲音更冷。

颼颼颼，七人飛身上前，三把單刀，一把寶劍，還有兩人使判官筆，另有一人竟然空手。

風行正夷然不懼，冷靜站在當地，視若無睹。

這般人行動全不顧江湖規矩，羣毆，抽冷子全上了，刀劍齊施下，存心想置人死命。

風行正微一閃避，立即施重手還擊，「砰！」一拳將正面敵人打飛，不待他們站好，右腳橫掃，已將兩名使判官筆的打退，肘子倒捶，身後空手者胸口中了一下，這時候，兩把劍已刺到，風行正身後像有眼睛，滑前三步，對方招式用老，風行正右腳倒踢，兩人又飛了開去。

那名瘦子呆住了，似乎震驚過甚，不知所措之狀。

風行正望望那瘦子半晌，突然動了，這回他下手毫不客氣，手掌一伸，已罩住對方胸口五處大穴，瘦子拚命抗拒，機先已失，那裏能夠逃脫，「托！」中了一下，立即萎頓在地上。

「你們是什麼人！」風行正問道。

瘦子緊閉嘴唇不響。

「我再問一句，你不答應，那時別怪我手下無情，你們是什麼來歷？」風行正冷峻地又問一句。

瘦子依然不響。

風行正踏前一步，手指疾點，搜魂指施出，瘦子如受電殛，渾身亂抖，但他依然緊閉咀唇，拚命忍住，雖然他在地上亂滾，滿面流汗，看情況仍然不想回答。

風行正眉頭一皺，這傢伙雖然武功平常，骨頭倒硬，他能忍到現在不出聲，已經是極端難得，但他們手段毒辣，顯然不是什麼好路數，所以下手也不客氣，當下右手伸出，已經施展出分筋錯骨法。

這一來，瘦子即是鐵鑄的，也受不起，當下伸手亂搖，意思是叫停手。

風行正微微一笑，連踢三脚，已解了瘦子搜魂指及分筋錯骨法。

瘦子直喘氣，半晌仍說不出話來。

風行正冷冷望住他，不怕他能逃上天

去。

「我們是報應會。」瘦子有氣無力地道，說完這話，萎頓在地上直喘氣。

風行正深深吸口氣，他自然知道報應會，是專門爲人報仇雪恨的組織，認錢不認人，那怕是他的親兄弟，只要有人出了錢，他們一樣幹，所以江湖上提起來都是談虎色變，想不到今日竟然碰上了！

「王二痲子侵佔了人家利益，所以有人請我們報復，今天又給你們破壞，所以又第二次請我們出手，想不到你的武功那樣好，我們又失敗一次！」瘦子這時恢復了氣力，所以說得比較清楚。

風行正明白報應會與震九州毫無關係，再說約會時間已到，懶得與他們嚕囌，立即往目的地疾馳而去。

燕子磯上，小姑娘魯明仙已先在，笑面神仙胡宗清及活僵屍李誠已先在，另外有兩名年青人一起。

風行正趕緊抱拳道：「小可有事躭誤，累各位久候，抱歉之至！」

「那小子呢！」小姑娘魯明仙恨恨地道。

「哦，先前的事，是我們錯，姑娘別記在心上，那位小兄弟害怕給父親責罵，心內担憂得不得了，過些時候，便再當面向姑娘負荊請罪。」風行正抱着大事化小態度，一再委曲求全。

「我才不要他賠禮，到時候我也要打得他吐血爲止才行！」小姑娘魯明仙恨恨道。

「以姑娘的聰明，只要下功夫，不出一年，你的武功就可勝過小兄弟，到時我們再刮目相看！」風行正陪笑道。

魯明仙這時候雖然鼓起腮子，比先頭好得多了，一來她的傷，全靠半顆小還丹，小還丹珍貴無比，風行正送出來，已是難能可貴，所以對於風行正的話，她多少會聽得入耳，幾個小心一賠，她已經沒有氣了，雖然口頭上還是一樣硬，事實上已經沒有事了！

風行正暗暗鬆口氣，徐魯兩家，同是武林大豪，眞個硬拚下來，準是兩敗俱傷局面，說不定還要拖多少朋友下水，那後果想都不敢想，如今小姑娘氣消了，兩家的仇恨也就化解了。

不僅是風行正如此想，活殭屍李誠及笑面神仙胡宗清恐怕也會同意，他們雖說不怕任何人，無事生非，以及不必要的仇恨總是避免的好。

「五位，今夜太晚，明日中午，由小可做東，到太白居痛飲，可否賞個臉。」風行正道。

「小兄弟盛情，我們一定去叨擾，但是，我這老眼不花，知道小兄弟身懷絕學，所以想和你們切磋幾招，想來不致拒人千里之外吧！」笑面神仙胡宗清道。

風行正心內暗道：不給你們看手段，只怕瞧不起人，當下點頭道：「既然閣下盛情，小可只有捨命陪君子，討教討教也好。」

「好，就試試拳腳，」笑面神仙胡宗清說時，一面向場中走，他是心急得很。

風行正心內暗自盤算，一面也走向場中。

兩人相距八尺，然後凝立不動，風行正未入江湖，人家自然不知他的底細，但是，笑面神仙胡宗清，爲武林中罕有高手，三十年來橫行天下，未嘗敗蹟，可想而知，他一身武學何等高强！

僵持了半晌，風行正突然先動了，他這次只是試招性質，右掌一伸，七個變化施展開來，但並未打實，剛好給對方看清楚。

「好！」笑面神仙大喝一聲，雙掌倏發，絕招立即施出，「笑面桃花」，「清風明月」，「江水滔滔」，「奈何天」……一連五招，聲勢赫赫，端的非同小可，駭人已極。

風行正又展開身手，與之抗拒。

三十招過去，二人未分勝負，旁邊觀看的幾人心內極端震駭，笑面神仙胡宗清一身武學，豈同得閒，縱橫宇內數十年，鮮逢敵手，今日竟然爲一個十幾歲毛頭小伙子，接下數十招，絲毫未露敗象，這是何等駭人聽聞的事，說出去只怕不容易令人相信。

笑面神仙自己又何嘗不震驚，先頭他還自負神功絕學，只是好玩性質，一試之下，大吃一驚，這少年直到現在爲止，仍然未盡全力，自己竟然莫可奈何，他要是盡力施爲，自己只怕不可樂觀！

颼颼颼，掌風愈來愈强勁，笑面神仙胡宗清想以一身深厚內功，將對方壓下去，但是，風行正一身武功，竟然是因勢成長，你强一分，他也跟着强一分，漸漸發覺，他的內功一樣好，較之毫不遜色。

場中幾人都是大行家，此時也不禁弄糊塗了，內功一途，必須循序而進，絲毫無巧可取，對方年紀青青，練武總不會超過二十年吧，怎會也有此深厚的內功呢！

又過了五十招，笑面神仙胡宗清知道再打下去，也只有自取其辱，當下立即跳出圈子笑道：「小老弟好功夫，我不是對手！」

「小可這點微末之技，根本不登大雅之堂，不說別的，即以前輩臨敵經驗，亦常所不能及，再說我們又不是什麼深仇大敵，前輩愛護之心，所以才如此說。」風行正謙虛回答，事實上對方的確不肯下殺手，風行正再一說明，令得這位笑面神仙，由心底透出喜歡。

俗語說，謙受益，滿招損，風行正只不過幾句話，日後受用可大啦！

活殭屍李誠本來也想出手相試，見風行正態度謙恭，反倒不好意思出口了！

「今日得見當世高賢，亦自獲益不小，明日太白居再行請教！」風行正拱手說道。

「風大哥，明天我和你比賽喝酒，看誰喝得多，輸了的可要懲罰！」小姑娘魯明仙滿面笑容道。

「那一定是我輸，乾脆不用比，認罰就是了！」風行正哈哈笑道。

經此一會，雙方仇恨已經全部消解，這也可以說是風行正的做人處事成功，所以才能做到化干戈爲玉帛，不然的話，徐魯兩大武林世家，拚鬥起來，那種可以想見的血腥後果，令人想想都會害怕！

「老弟，夜深了，今日先行別過，明日再見！」笑面神仙胡宗清說時，招呼一聲，當先領路離去。

報應會　勞師動衆

風行正回到徐府，翻牆入內，回到房內，不由一怔，徐小明說好的在這兒等，怎麼會走，想想覺得有蹊蹺，立即趕去徐小明的臥房，也是空空如也，不見人影。

冷靜一想，可能徐小明趕去燕子磯，風行正不得已，又沿路細細找尋，絲毫不見任何蛛絲馬跡。

風行正滿頭大汗，徐小明若有差錯，如何對得起清風俠徐寧，自己奉父親之命，前來徐府相護，暗中報恩，竟然將他獨生愛子失去，那是如何說好！

坐在路旁想了半天，到底是誰做的手腳？

「嗯，是了，一定是魯府，魯中州領袖黑道，外號震九州，他的愛女竟然給人打得吐血，當然不會算了，燕子磯之約，不過是個幌子，徐小明來了，他們一定會施展雷霆手段，擄人報仇，徐小明不來，他們定然另設奸計，暗中派高手刦人！」

風行正想到此處，霍然跳起來，暗自決心，即是丟了性命，也要到魯府闖一闖，拚了性命也要救回徐小明，以報清風大俠恩典。

心急如焚，風行正下定決心，立即往魯府馳去，這時天已大亮，魯府大門外，已有八名大漢，分別兩旁站好，伴着兩座大石獅子，威風凜凜，震九州的府第，果然不同凡响。

風行正暗自盤算，如何着手進行，一名大漢已經粗聲粗氣喝道：「呔，混小子，鬼頭鬼腦，敢是討打！」

風行正完全不當一回事，淡淡道：「請震九州魯中州出來相見！」

「混帳小子，敢是活得不耐煩了，盟主大人何等身份，他來見你，敢情是討打，快滾！」大漢怒喝。

「既然如此，待我自己去見他吧！」風行正說時，舉步往石階上走去。

壯漢不由大怒，一名毛頭小伙子，在大門口鬼叫，成何體統，震九州在武林中，是何等身份，竟然有人欺上門來，是可忍，孰不可忍，這等存心找麻煩的傢伙，自然不必客氣，壯漢怒火勃勃之下，伸手就打。

風行正神色冷峻，隨勢一帶大漢手腕，左手輕輕一托大漢腰部，這壯漢像頭大水牛，被風行正稍爲用點力，整個人陡地飛了起來，越飛越高，竟然越過三丈高的圍牆，跌到院內去了。

這一來，其餘七名大漢知道風行正武功高強，看來是個找麻煩的人，立即呼喝起來，另派一人往內報告。

其實，壯漢一跌進院子，已經令得整個府第震動，颼颼颼，已有數人出來。

當先一名年青小伙子，身負長劍，英氣勃勃，顯然是位武林高手，他正是震九州魯中州的外甥，小金龍何用，跟在他身旁的一名少女，也是在武林中赫赫有名，素手羅刹魏小芸。

另外兩名滿臉紅光的老者，正是祁連雙霸，這四人一出來，七名大漢立即神氣活現，威風起來，粗聲叫道：「這小子一早就來無理取鬧，逞兇打人！」

「好小子，讓我來試試你的武功！」

小金龍何用緩步上前，抽出肩上寶劍。

「只管出手！」風行正知道，必須先給他們一個厲害，然後才可說話，否則，他們根本不會理。

風行正口氣夠狂，令得小金龍何用暗怒，決心施展殺手，懲戒狂徒。

等了好半天，風行正仍然赤手空拳，小金龍怒道：「你的兵刄呢？」

「需要用兵刄時，自會使用，有多少本領，盡量使出，不用客氣！」風行正淡淡道。

小金龍何用受這侮辱，心內暗動殺機，一言不發，手中劍如風擺柳，看上去無甚威勢，然而一招之間，已將風行正全身大穴罩住。

風行正如要閃避，那就是愈避愈險，最後一樣難逃中劍之厄。

其餘幾人，自然知道小金龍何用之絕招，心內暗自替風行正惋惜。

但是，風行正紋風不動，好像不怕寶劍似的，小金龍暗自一咬牙，長劍直刺，眼見風行正就要刺個透明窟窿，風行正手指突然伸出，中指與食指已將長劍夾住，依理說，長劍不易夾住。

可是小金龍何用心內大驚，用盡全身之力，仍然不能抽出，寶劍好像生了根，分毫動彈不得。

風行正屹立不動，冷靜得像座沒有感情的石人，僵立原處。

小金龍何用三次運用內勁，仍然不能撼動分毫，當下一狠心，立即棄劍，右掌運足十成功力，兜胸直擊下去，想一下子取人性命。

風行正見對方心狠手辣，也就不客氣，右掌迎去，「砰！」的一聲大响，小金龍腕骨直斷，一股暗勁透入，已受了極重內傷。

素心羅刹魏小芸大驚，怒叱一聲，飛身而起，三枝柳葉刀已飛出，跟着一隻欺霜賽雪的玉手已挾着呼呼勁風當頭打到。

風行正往左一跨步，堪堪避開柳葉刀，身形微長，鐵掌迎頭猛擊，素心羅刹魏小芸尚未落地，雙掌一接實，立即往後飛回去，幾個觔斗，人已落在三丈外，不斷透大氣，看來也吃了暗虧，這還是風行正手下只施出五成力，不然，只怕那隻手一樣吃虧。

兩大高手，只不過霎眼時間，經已大敗，祁連雙霸神色一變，準備下場。

「慢來！」一名老者由大門走出。

風行正暗自駭然，這老者不怒自威，隱然流露出懾人銳鋒，不要說明，也知道是位威震四方的武林霸主，當下不敢怠慢，抱拳道：「見過魯盟主！」

「嗯，罷了，你是何人？到此大鬧，究竟爲了什麼事！」震九州魯中州冷峻地問。

「我本來是想見盟主，貴門下一再攔阻，小可只好出手自衞，得罪之處，尚請見諒！」風行正抱拳道。

「好吧，他們吃虧，只怪自己學藝不精，現在見了面，有什麼事可以說？」震九州冷峻道。

「在下小主人失踪，特來詢問。」風行正冷靜地道。

「哈……」震九州魯中州放聲狂笑，笑聲中貫足了內勁，鋪天蓋地般往前捲去，有如金聲玉振，直透霄漢，內力差一點的，已自禁受不住。

震九州的確有他稱霸武林的本領，即此內家氣功，當今宇內就沒有幾個可以與之抗衡。

但是，風行正仍然凝立，神色絲毫未變，連眉毛都未跳一下，以他年紀，已有如此深厚內功，令人更加驚異，要不是親眼看到，誰會相信呢！

笑聲倏停，震九州魯中州定神細細打量，在他面前的少年確有他不凡之處，足足有半盞茶時分，魯老頭才說道：「很好，很好，老夫得見當世英豪，實屬平生快事，小朋友，你剛才所說，小主人失踪，我魯某人尚不屑做這等事，只怕另有其人吧！」

「盟主一言九鼎，小子焉有不信之理，我到此處，也不過是探聽而已，如今確知小主人不在此處，就此告辭，日內再來負荊請罪。」風行正抱拳爲禮告辭後退。

「可要老夫派幾人幫你找找？」魯中州道。

「多謝厚愛，小子自信可以找到，再見！」

震九州魯中州望住風行正的背影，心內生出一股別樣的感覺，他知道這年青人是位難得的少年英傑，未來的武林，是他大展身手的好天地，可以知道，稱雄宇內，領袖羣雄，這年青人有此能力。

他自己是位英雄，所以對於英雄人物的感覺，也特別敏銳。

且說風行正離開魯府，又回到清風俠徐寧家內，徐小明仍然踪跡杳然。

毫無信息，簡直是莫明其妙消失了！

風行正詳細觀察，推敲一番，立即確定，這是報應會玩的把戲，自己決定孤身犯險，上天下地，尋回小主人，也算對得住徐家了！

雖然在天后廟前，與他們的人會過，但並不清楚他們據點，一時間，又那裏去找呢，再說他們額頭又未標明，誰是報應會的人，根本不易分別，更別說找了！

廣場上，王二痲子的戲法沒有變，大概給報應會趕走或打傷，找王二痲子也是一條綫索，茫茫人海中，又那裏去找呢？

風行正暗自焦急，到處亂轉，連影子都未有，遑論找人了！

毫無頭緒，漫無目的，風行正這份焦急眞個可以，無可奈何下，只有到處跑，滿街滿巷走，金陵地方大，豪華的院落，偏僻的荒郊，風行正已跑了好幾遍，仍然是沒有絲毫信息。

最後，風行正來到天后廟前，溜躂溜躂，看看三流九敎的行業，只希望有一兩個報應會的人出現，就可以追踪。

三天過去，風平浪靜，賣狗皮膏藥的、算命看相的，全都相安無事，報應會的人馬，完全失去了踪影。

風行正突然想到，自己明鑼正鼓，報應會可能有顧忌，倒不如暗中尋訪，反而方便些，這一決定，暗中買下乾糧、水袋，趁沒人看到，「颼！」的聲竄到濃密樹林中，舒舒服服躺在樹枝上，細心觀察廣場上。

兩天過去，仍然無消息，風行正幾乎急瘋了，但事實上，急也急不來，可以說一籌莫展，只好守株待兔，躲在樹上，暗中觀察動靜。

晚上，初月東升之際，風行正幾乎睡着了。突然，一陣爭噪聲傳來，要不是他耳朵特別靈敏，眞不容易聽到，有動靜，總比茫無頭緒的好，當下精神大振，掠過幾株大樹，循聲趕去。

荒郊之上，七人圍攻一女子，風行正細心觀察，那女子約莫十七八歲，渾身浴血，武功頗有根底，七人刀法狠辣，刀子全是要命狠着，女子拚命抗拒，雖然吃力，勉强還可擋住。

又過了半响，女子似乎氣力不足，一柄短劍漸漸露出破綻，七人下手更辣。

「噹！」短劍陡地飛上天去，女子大驚，一個踉蹌，跌翻地上。

七把刀如烏雲蓋頂，猛劈下去，眼看一位如花似玉的小姑娘就要被剁成肉醬。

「颼！」一條人影由天而降，砰砰砰，七人翻翻滾滾，全給打了出去。

風行正已威風凜凜，站在女子身前護住。

七人定睛看清楚是風行正，立即哈哈放聲狂笑起來，似乎見了什麼開心的事一般。

風行正被他們笑得莫明其妙，這有什麼好笑，這班混帳莫非瘋了不成！

「小子，你好大的胆，竟敢管我的閒事！」其中一高大身材漢子大聲喝道。

「看來你們七個大男人，定是匪類，黑夜之中，幹這殺人越貨勾當，被我看到，哼哼，可不容你們得手！」風行正冷峻道。

「乳臭未乾小子，不怕閃了舌頭，今晚要你來得去不得，拿命來吧！」大漢說時，手中刀橫劈過來。

風行正藝高人胆大，絲毫不以爲意，正想展開空手入白刄功夫，給這傢伙一個厲害，身後兩把刀襲到，勁道十足，而且方位奇特，顯然是個使刀高手。

風行正大驚，雙足疾蹬，冲天而起，這極險地避開五刀，心內不由大吃一驚，這般人剛才並未使出全力，此時所顯露的刀法，比剛才何止高出十倍，這究竟是何原故。

七把刀，簡直是天羅地網，組成嚴密無比的狙殺網，風行正連連遇險，全力施展，一連使出十二種身法，才漸漸穩定局面。

雙方交換了二百餘招，由於出手太快，所以一瞬間就過去了！

風行正暗自忖道：「這七人武功，剛才爲何要隱瞞，自己一接手，他們即全力施爲，其中顯然有不對勁的地方，莫非這是報應會的陰謀？」

颼颼颼，刀勢愈來愈强勁，七人合擊，當眞有雷霆霹靂之威！

風行正暗自一咬牙，立即施展出不準輕用的師門絕學——「無孔不入」。

這一招曠古絕今的奇技，一施展開來，果然有神鬼莫測之機，砰砰聲响，兩柄刀奪過，風行正像一條游魚，脫出了包圍圈。

「好功夫，了不起！」那名爲首大漢

冷峻道，看來對着這招「無孔不入」，由衷的欽佩，對於風行正的敵意，却有增無減，一場更慘烈的生死決鬥，只怕又立即就要展開。

「你們是報應會的吧？」風行正緩緩道。

「很聰明，你當然也知道，本會成立以來，並不輕易得罪江湖朋友，閣下竟然一再阻擱本會行事，破壞大事，俗語說，光棍不擋財路，閣下這種行徑，大概是自恃武功，可以橫行無忌，不顧江湖道義了吧！」大漢怒道。

「很好，你們是報應會的人，王二麻子是一個跑碼頭的賣藝者，也可以說是一名可憐的苦哈哈，生意好，多賺了文錢，你們或者爲了自己，也可能是受人委托，這種强横霸道手段，實在太過份，非但是我，只要是江湖上稍而正義的人，恐怕也不會任你們猖獗胡爲。」風行正侃侃而談，義正辭嚴，報應會諸人聽了，似乎無話可說。

隔了好半晌，爲首大漢冷峻道：「看來我們雙方，只有訴諸武力了。」

「我想先確定，徐小明的失踪，是否你們做的手脚。」風行正問。

「正是，凡與本會作對的，決不放過。」大漢道。

「恩怨分明，原屬武林人士的本色，但我要鄭重告訴你們一聲，徐小明若有絲毫損傷，我即要殺盡你們報應會的人，這點，希望你們要明白。」風行正說得很認眞，使人不敢懷疑他說話的眞實性！

「本會行事，有一定準則，並不是受人恐嚇，就畏縮逃避，究竟會怎樣發展，那要看彼此的造化了。」爲首大漢也說得很清楚。

「好，報應會果然有本事，今晚我們這一戰，可能是很嚴重的決戰，你們可要小心啦！」風行正語氣很平靜。

爲首大漢也感染了一股凌厲的殺氣，心內莫明其妙的湧起絲絲寒意。

六名大漢神態嚴肅，他們知道這一戰的重要性，風行正年紀雖輕，一身武功，已臻化境，報應會有這名敵人，那將是很大的意料不到。

雙方僵持着，習習晚風，吹得人心發涼。

「颼！」身後一名高瘦子，全力擊出，單刀挾着雷霆萬鈞之勢，電光火石般襲到。

風行正左腿向後倒踢，奇準擊中在刀把子上，他整個人突然平睡浮起，右脚輕點，已在那人胸前敲了一下。

其餘五柄刀凌空劈到，那眞是極端厲害的殺着，有極密切的配合，精奇的刀法與五人步法，組成一道天羅地網，普通高手未必能應付一招，但風行正只往地上一伏，五柄刀頓失敵踪。

五人稍爲一呆，這電光火石的刹那，風行正突然彈起來，手脚並用，不出三十招，五柄刀巳丢了。

這幾人全是一等一的高手，可以說是報應會的精英，他們知道風行正武功精純，所以動用全部武力，誰知風行正武功，仍出他們意料之外，這一全力施爲之下，當眞有神鬼莫測之機，雷霆萬鈞之勢，威不可當。

幾人併力抵擋，但聯手合擊之勢巳破，那裏還能支持下去，颼颼颼，風行正得理不饒人，連環殺手施出，幾名高手全躺下去了！

戰事結束，風行正冷峻望住他們，一言不發。

「有種的，殺了我們！」爲首大漢怒道。

「你們雖然可惡，罪不至死，否則，我下手決不容情，最重要的一點，徐小明在什麼地方，快說出來，稍有延遲的話，我下手殺人，可別怪我心狠手辣了！」風行正記住徐家大恩，所以心內耿耿於懷，記住徐小明的安危。

幾名大漢經過幾次事，他們完全明白風行正說話做事，百分之百眞實，毫無虛假成份，所以他們不敢强硬，只怕一句話不合，報應會精英，就要斷送在此。

幾人你望住我，我望住你，一時拿不住主意。

風行正也不追問，只是冷峻地望住他們，很有耐性的等着。

山風習習，天地間瀰漫着令人沉悶的靜。

突然，那躺在地上的女孩子醒了，口內發出唔唔聲，身體微微蠕動。

風行正趕緊上前，低頭問道：「姑娘，你怎樣了！」

「我足部受傷，其它的倒沒有什麼。」女孩道。

「好，待我與他們了結公事，然後再送姑娘回去。」風行正柔聲道。

「你是找一名小孩麼？」女孩問。

風行正大喜道：「正是，姑娘可知道他在何處。」

「就在報應會的總舵，如今他們高手盡出，我們去很容易救出！」女孩道。

「多謝姑娘，我們就走吧！」風行正大喜過望。

「只是我的腿。」女孩苦着臉道。

風行正眉頭微皺，當下不得巳道：「事不宜遲，由我背着姑娘去好啦！」

「看來也只有這樣了！」女孩說時掙扎着爬起。

風行正趕緊上前攙扶她，心內還很高興。

突然，女孩一側，往右跌去，風行正趕緊去扶，女孩巳抓住風行正手腕。

「哈哈……」報應會幾人突然放聲大笑起來。

風行正不知發生何事，轉頭望去，幾人仍然大笑，顯然開心巳極。

一定有不對的地方，風行正心內暗自警惕。

突然，女孩手指如鐵，正扣在寸關大穴，左手嗤嗤聲響，巳連點十三大穴。

「砰！」風行正跌翻在地，一時仍不知什麼原因。

「唔唔，總舵主果然妙計，擒下這小子，不費吹灰之力，屬下眞個五體投地！」大漢歡欣道。

風行正大驚，這年輕女孩子竟是報應會的總舵主，有誰相信，自己一時不小心，中了奸計，失手被擒，看來徐小明不易救出，對不住徐家。

「把他帶回去！」報應會總舵主冷峻道。

「慢來！」人隨聲現。

風行正大喜，定睛望去，果然不錯，正是清風俠徐寧，震九州魯中州等十數名高手。

奇怪的是，他們的身後還押着名老婦人。

「媽！」報應會總舵主急叫。

「小姑娘，你快放了風老弟，令堂自然無事，至於日後是友是敵，看你們的了，這一回合，我們算是平手。」清風大俠徐寧緩緩道。

「好，算你們本事，換人！」報應會總舵主還眞大方，說罷立即放手。

清風大俠徐寧右手一揮，兩名漢子立即將婦人放開，報應會總舵主奔上前叫道：「媽！」

「孩子，你總不聽我的說話，任性胡爲，以後可要好好改正才是。」老婦人含笑道。

「知道了！」報應會總舵主撒嬌道。

「風大哥。」一名小孩衝出來，抱住風行正，不是別個，正是徐小明。

「我們回去吧！」清風俠徐寧一面走一面解釋，愛子被擄後，立即查明幾日來經過始末，又知會魯中州，試想，這是何等力量，報應會雖有組織，但怎能與這些老江湖抗衡，今日的結果巳是最好的了！

小明的笑聲，令得風行正心內高興。

旭日東昇，霞光萬道，世界又亮了光明，又充滿了歡笑。

（完）

玄機妙算

機智子

焚豬雪寃

操守清廉的陸稼書，治理嘉定縣的時候，有位顧仲梅前去申告，指控他嫂嫂與外人通姦，合力將他哥哥謀殺，事後還放火燒屋，詐稱屍首是被火燒死的，企圖瞞人耳目，因此他來請求陸稼書明察曲直，洗雪寃情。

顧仲梅的嫂嫂被調到庭前問訊時，供稱：「我們夫婦兩人向來感情和好，我怎麼忍心殺死丈夫而後放火滅迹呢，其實這是品行惡劣的小叔要姦污我，姦污不成而故意揑造謊言來誣告我，並且企圖吞佔我的家產！」

雙方各堅持自己的供詞，陸稼書覺得由供詞判斷曲直是非是不容易的，於是對兩人說：「你們不必爭辯了，我有辦法證明死者，究竟是死後投到火窟的，或是生前被火圍困而死的，若是死後燒屍，必定姦殺無疑了。」於是拉了兩隻豬來，一死一活，投到庭院中的柴火堆中，隨即檢查那被焚燒的兩隻豬的嘴巴，原先巳死的那隻豬口中，沒有火灰，而原先活生生的那隻，鼻子嘴巴都有火灰。根據這現象，立即命令檢驗那被火燒過的屍首，檢查結果，口中也沒有火灰。陸稼書大怒，命令手下將淫婦大加拷問，她才把實情供出，並說出奸夫是誰。陸稼書於是將這對淫婦淫夫判處死刑。

李世傑焚糧保帑

清乾隆三十七年間，四川西北邊境金川的土木之變，大學士溫公率師任剿撫之務，李世傑以四川臬司總理登春溝的糧台，担任後方錢糧補給，大軍既然巳集合一處，番人也投降，溫公對大家稍加宣撫，仍集合一處，放心了，不疑有他。

某夜，天色十分黑暗，伸手不見五指，投降的番兵突然起來叛變，溫公不幸殉職，附近的糧台，百無一存。李世傑知道了番人叛變的消息，立刻調集伕役，各自選擇有利的位置，加以防守。這時天色也巳將明，遠遠的看到隔山遠處，賊兵多得難以估計，迅速的往這邊前進，李世傑大略的考慮了一下，知道四周不可能有援兵來到，實在是難與他們對抗，想了想之後，明知道放棄糧食公帑等於資助了賊人，實在是違背了自己的職責，但情況巳是十萬火急，便毅然下令道：「情況巳是這樣危急，如果放棄這地方，無疑的增加賊人的實力，我想糧食應該火焚乾淨，以免落入敵人之手，增加他們的力量，至於錢財之物，你們各自取走，能拿多少就多少，我絕不會處罰你們！」一面寫了一道檄文給通後方唯一交通要道的日隆關的官員，命人快馬加鞭，盡力送達，檄文上草草寫着：「凡是有逃兵入關的，可以暫時集合一處，妥善加以管理照料，並搜查個人所攜的錢財之物，將公家所屬的白銀扣下，按照情形給他們每人一點資賞。」立即引火燒糧，伕役士卒，都拚命的攜帶白銀，逃到內地，所有官家存銀一下子就被拿光了，李世傑則退回去，保護本營，防範得十分嚴密，賊人都被他嚇得不敢稍有進攻。

當那些伕役士卒逃到日隆關時，守關官員按照李世傑的檄文上所寫的辦理，搜檢全部所得之白銀，與在糧台之數相吻合，伕役士卒，一個也沒死，除了糧食外，沒有別的損失。

事後，朝廷論功獎賞，朝廷以他功勞最大，賞戴孔雀翎。自此後，李世傑官晉至總督，世人都佩服他卓見遠識，高出一般人，絕不是因徼倖才獲高位的。



兩期完俠義傳奇故事

龍乘風·文
子成·圖

冰島殲霸戰（上）



五陵山水畫

（一）

十月十五，天晴。

雖未黃昏，已近黃昏，巴魯山下，一片蒼涼。

古道兩旁，楓樹葉紅如火，但路上却是塵土滿天，紅與黃兩種顏色，充斥着整個空間。

道上很靜寂，除了風聲，樹葉飄落黃土的擦沙聲之外，就只有疏落的陣陣蟬聲了。

良久……

蹄聲突然响起，驚起楓林中的一陣歸鴉。

這裏終於有一匹馬經過，而且還是一匹神駿的大宛名駒。

馬身紅如楓葉，而鞍上人却僕僕風塵，一身白衣早已被塵土染成淡黃之色。

天地蒼涼，蹄聲急驟。

來的是個白衣少年，看他的樣子，倒是滿懷心事。

有人說「人到中年萬事憂」。

但年青的人又是否完全無憂無慮？

那當然是否定的。

這個白衣少年的心中就有憂慮。

他在趕路。

他要趕到雲龍鎭。

× × ×

龍鎭並不是個大市鎭，但這個市鎭的存在已很古老。

數百年來，這個市鎭的變化並不大，如果數百年前的人一直能够活到現在，他一定可以發覺這裏的景物，並沒有多大的變化。

唯一變化最大的，也許就只有龍刀莊了。

龍刀莊的莊主是馬迴。

馬迴在江湖上的名氣雖然不算太响亮，但在巴魯山方圓千里之內，他倒算是威鎭一方的武林大豪。

馬迴生性樂善好施，三十六式飛馬神刀使得出神入化，巴魯山附近的幾夥强盜，最少有一半以上是給他砍翻的。

還餘下來的一半，雖然並不是給他砍翻，却也總算是給他嚇跑的。

馬迴的身材相當魁梧，據說他的拳頭可以一下子就把十顆核桃同時擊碎。

他的拳頭硬，但脾氣更硬。

他絕不護短。

十五年前，他唯一的兒子馬飛虹在鎭中盜走一座佛像，却給馬迴抓住，他要親自斬掉他的右手。

馬迴並非裝腔作勢，他的飛馬神刀已出手。

最後，還是馬迴的結拜兄弟把他阻止，只是趕走了馬飛虹了事。

十五年了。

馬飛虹已離鄉別井十五年。

馬迴也在寂寞中渡過了十五年的漫長歲月。

（二）

黃昏。

紅日掩在西山，晚風已帶來陣陣冰寒之意。

馬迴坐在一張已呈霉爛的長椅上，怔怔望着西方在發楞。

他不算太老。

他才五十多歲，怎能算老？

但他覺得自己的心已老了。

一種深入骨髓的空虛，一種連烈酒也無法遣散的寂寞。

是不是人老了，就會變成這副樣子？

馬迴不知道。

但他現在只能希望，只能在幻想。

他忽然覺得自己已累了。

他在懨懨欲睡，眼前的事物，一片矇矓。

但就在這個時候，門外突然出現了一匹駿馬。

馬神駿，人更瀟洒脫俗。

他衣白如雪，神采飛揚，腰間佩着一把青鋒劍。

駿馬、瀟洒的少年、名劍。

這其中任何之一都已足够令人爲之觸目。

白衣少年在莊前，臉上却帶着幾分猶豫之色。

馬迴也許眞的累了，他甚至連這匹馬來到莊門前也好像不醒覺。

就在此際，一聲馬嘶之聲，希聿聿的响起。

馬迴終於醒了。

他好像從夢中被驚醒，又好像是從黑暗不見天日的世界裏重回大地。

「你……你是誰？」

白衣少年咬着嘴唇。

唇角竟已被咬出鮮血。

馬迴的腦海中，倏地浮現出一張熟悉的臉。

那是他兒子的臉！

馬飛虹！

難道眼前這個白衣少年，就是馬飛虹的？

馬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揉了再揉，看了再看。

「你是飛虹？」

白衣少年點頭。

「你回來了，你到底還是回來了。」

馬迴很興奮，他又在懷疑自己是否正在做夢。

這不是夢。

這是事實，活生生的事實。

他的兒子馬飛虹終於回來了。

（三）

雲龍鎭已渡過了三十年平靜的歲月。

這裏本是强盜的窩，但强盜窩現在已變成了安樂窩。

住在這裏的人，都覺得這是一個難得的太平市鎭。

當然，這裏偶然也會有些過路的江湖客，他們也許是强盜，也許是被緝拿的兇犯，也許是專門施展空空妙手絕技的小賊，但這些人對雲龍鎭的太平，基本上並無太大的妨碍。

但這個一向太平的市鎭，忽然就變得有點不太平。

不是「有點不太平」，而是相當不太平。

對於這個寧靜的市鎭來說，這當然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但當不幸的事降臨的時候，又有誰能拋得甩，推得掉呢？

當然，避凶趨吉是最好不過的。

但常言亦有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所以，人生却往往還是活在無可奈何之中的。

× × ×

不幸的事發生在這一年的深秋。

秋夜漸漸顯得更漫長，天地間有一種說不出的肅寂之意。

長街上枯葉飄零，鎭上絕大多數的店舖都已關門。

這裏的晚上，一向都不太熱鬧。

唯一還在繼續營業的，就只有一間小館子，但店內的人客也已寥寥無幾。

至於龍刀莊，仍然和平時一樣，除了輪班當值的守衞之外，大多數的人都已休息。

但馬迴父子沒有睡。

他倆一別十餘年，現在父子團聚，自該好好慶祝一番。

× × ×

夜已深。

馬飛虹已回到寢室睡覺。

但馬迴仍然沒有睡。

人老了，睡眠的時間往往也會相應的減少。

但他現在的精神，看來是比以前好得多了。

在他的臥室中，一燈如豆。

夜寒露重，但他仍然沒有休息。

他坐在一張桃木案旁，手中拿着一幅畫。

這是山水圖，畫中景物很美。

馬迴看了又看，一雙眼睛竟然像着了魔似的，連動都不動。

他的臉色很神秘。

直到一頓飯時光之後，他才把這幅畫藏好。

他收藏這幅畫的時候，就算用「小心翼翼」也不足以形容其愼重的萬一。

這幅畫是古董名畫？還是其中別有隱情呢？

就在這個時候，龍刀莊突然响起了一陣吵耳的吆喝聲。

馬迴一凜。

莊外發生了甚麼事？

× × ×

晚風漸緊。

當馬迴走出臥室門外的時候，他第一句聽到的說話，就是：「馬老兒，快滾出來！」

馬迴眉頭一皺。

這人的聲音亮如洪鐘，又似在半空中忽然响起了一個焦雷。

馬迴沒有「滾出去」。

他急急地，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出去。

嘿嘿！倒很熱鬧，想不到龍刀莊竟然給一羣不明來歷的黑衣人重重包圍了！

（四）

黑衣人！

包圍着龍刀莊的數十人，人人都千篇一律穿上黑衣。

夜行盜匪，每喜穿上黑衣，因爲這樣容易在夜色中掩藏自己。

但這些黑衣人雖然人人都穿黑衣，但却絕無隱藏自己行動之意。

他們不是來偷盜。

偷盜者必須善於隱藏自己。

他們是明刀明槍，燃點着火炬來「一於靠搶」的。

偷盜者雖然可惡，但更可惡的還是這些強盜。

馬迴雖然久經大陣，但這時候也難免給這種形勢弄得一怔。

叫他「滾出來」的，是個巨漢。

這巨漢也許只有用「巨無霸」之類的字眼，才足以形容他身材的魁梧壯大。

他身高幾乎八尺，雖然天氣已頗有寒涼之意，但他仍然敞開胸襟，露出了一身堅硬如鋼鐵的肌肉。

無論是誰忽然碰見這種巨無霸，恐怕都難免被嚇了一跳。

但馬迴沒有。

——他曾經赤手空拳制服過一個更强壯、更高大的巨無霸，他所花費的時間僅是瞬息之間。

所以，身材高大的人未必一定可怕。

尤其是武功，更不能以身材的高矮大小作爲衡量的準則。

馬迴不怕巨無霸。

也不怕對方人多勢衆。

但他却知道，龍刀莊多年來平靜的生活，可能就此結束。

對於馬迴來說，這自然是一件值得遺憾的事。

× × ×

巨無霸的手中有刀。

人是巨無霸，刀也是巨無霸。

這一把刀最少長達四尺，重量最少在五十斤之上。

這種人配上這種刀，無疑更能嚇人。

幸好馬迴的胆子並不小，巨無霸就算能嚇死別人，最少他還是沒有嚇倒馬迴。

馬迴不急不緩，向這個碩大無朋的巨漢走去。

巨無霸又是一聲巨喝。

喝聲如雷，這人的聲音更嚇人。

但馬迴却只是淡淡一笑，道：「尊駕是喉管有點毛病？還是有痰咯不出口？」

巨無霸「哼」一聲。

他的鼻孔好像快要噴烟。

「馬老兒，別裝蒜，快把那東西拿出來，俺可以饒你不死。」

馬迴眉頭一皺：「尊駕好像完全不懂人性，怎麽說話總是有若猩猩一般，毫無禮貌。」

巨無霸哈哈一笑：「你說得好！」

馬迴一呆。

怎麽這還算是「你說得好」？難道這人眞的是隻大猩猩不成？

他心念剛動，那巨無霸已大聲道：「俺姓侯，名中王。」

侯中王！

猴中王？

「俺的外號，就是大力猩猩。」巨無霸裂開血盆大嘴，露出一排野獸般的牙齒：「俺用的刀，也叫猩猩刀！」

馬迴嘆了口氣，半晌才道：「這年頭的怪事眞越來越多，連猩猩也在舞刀弄棒了。」

侯中王「呸」一聲，吼道：「廢話別多說，快把東西拿出來。」

馬迴道：「你想要的是甚麼？一隻香蕉？還是一隻母猩猩？」

侯中王的肺差點給他氣爆。

這人很容易就發脾氣，眞的像隻野猩猩。

但他在盛怒中，居然還能把嗓子突然壓低，沉着聲道：「俺要的是那幅五陵山水！」

「五陵山水？」馬迴想了一會，搖了搖頭道：「五陵山水是甚麼東西？老夫不懂。」

侯中王道：「那是一幅名畫。」

「名畫？」馬迴哈哈一笑，道：「這個老夫更加不懂，這種附庸風雅的事，老夫不懂，想不到猩猩大哥反而很有興趣，這倒有趣的很。」

侯中王手中大刀一揚，哼道：「你的腦袋若給俺一刀削了下來，那倒無趣的很了。」

馬迴道：「老夫近來覺得每件事都很有趣，就算在茅坑上拉矢不出，也覺得很有趣，至於給人砍腦袋，恐怕更有趣極了，看來你倒不會令老夫失望。」

這一來，怔住了的却是侯中王。

他從來都沒有想到，馬迴不但有嚴肅的一面，也有裝瘋扮傻的本領。

彼此一直答對下來，侯中王自然無法佔到任何便宜。

更無法達到任何的目的。

對於侯中王來說，這當然是「可怒也」的事。

但他仍然恃强壓逼馬迴。

他冷冷一笑，道：「馬莊主，你可知道侯某是甚麼門路？」

馬迴道：「老夫看你，倒像是地獄門黃泉路的無主孤魂。」

侯中王的臉色又是一變：「老實說一句，咱們都是蜈蚣門下！」

這一次，臉色一變的人是馬迴。

「蜈蚣門？」

「怕了？」侯中王臉上浮現出得意之色：「以本門的力量，就算十座龍刀莊，也絕不是對手。」

馬迴沒有反駁。

如果侯中王眞的是蜈蚣門的人，那麽他的說話並不能算是太過份。

侯中王的臉色陡地緩和一點，道：「你還是乖乖的把五陵山水獻出，息事寧人最爲上策。」

馬迴輕輕嘆息一聲。

侯中王的臉上，居然還堆上了一種笑容。

可惜他笑的時候，連猩猩都不像，只像一頭專吃死屍的食屍鷹。

「你可以考慮，俺也可以給你一點時間。」

「不必了，」馬迴立卽答道：「侯兄口中所說的五陵山水，根本就不在老夫的手上。」

侯中王怒道：「姓馬的，別敬酒不吃吃罰酒。」

馬迴冷冷一笑。

「老夫既不吃敬酒，也不吃罰酒，只想吃猩猩肉，喝猩猩血！」

侯中王厲聲道：「只怕你的胃口太大，嘴巴却太細小！」

語音甫落，他的人已如巨獸般向馬迴身上撲去！

百變追魂傘

（一）

侯中王這一撲之勢，很有點像餓虎擒羊。

幸好馬迴不是羊。

他若是羊，也絕不敢和侯中王這種巨無霸硬碰。

但侯中王一刀砍過來的時候，他還是閃身避了開去。

鏗！猩猩刀沒有砍中馬迴，却砍在一塊石上。

星火四濺，在黑暗中看來份外刺目，也令人份外覺得可怕。

那塊大石，居然立刻就被擊碎。

侯中王一刀落空，猛然喝道：「馬老兒，你怕了俺的刀？」

馬迴冷笑。他腰間的刀也已出鞘。

侯中王又再發動攻擊。他身高力大，每一刀都有天崩地裂的氣勢。

雖然他的刀法並不太快，但居然攻中有守，而且防守之嚴密，更是罕見。

這一隻猩猩並不笨。

不但不笨，而且厲害的緊。

馬迴的刀法，本也以力道沉雄，勁道威猛稱著，但與對方相比之下，還是不免落了下風。

轉瞬間，兩人已交手數十回合。

侯中王一直都佔着優勢。

倏地，馬迴刀勢急變。他的人忽然就像一隻輕巧的燕子，他的身法竟比峨嵋五鳳的飄零七巧燕身法更爲輕靈。

就連侯中王都想不到，馬迴居然會變得如此輕巧。

他一怔。

就在這一怔的時候，馬迴的刀已向他的腦袋上砍去。

侯中王急閃。

他閃的已不算慢，但肩頭上還是吃了一刀。

馬迴心中先是暗喜，繼而一楞。

這一刀不錯已擊中侯中王，但侯中王暗運眞氣，肩頭肌肉一振，竟然把馬迴的刀鋒彈退開去。

這一手內家氣功，倒也驚人。

侯中王嘿嘿一笑：「馬老兒，你已老了。」

馬迴眼色一變，刀勢突變，轉向侯中王的咽喉刺去。

這是馬迴苦練多年的針刀。

刀如針般尖銳，一擊就已足以制敵於死地。

這是絕對致命的殺着，而且刀勢奇詭絕倫，能閃避這種刀法的高手並不多。

侯中王也沒有閃避。

但他的猩猩刀却竟比馬迴的刀更快。

兩刀相交，馬迴又再落在下風。

侯中王狂笑。

他下手不再留情，連攻十七刀。

這十七刀每一刀都足以把馬迴攔腰劈開兩截，這正是侯中王引以爲傲的斬腰十七刀。

馬迴連接十六刀。

他額上的冷汗漸漸冒出，最後竟然冷汗如醬，一滴緊接一滴的不斷落下。

直到第十七刀，也是斬腰十七刀中最霸道的一刀，馬迴欲勉力支撐，無奈却已力不從心。

但就在這個時候，侯中王的猩猩刀突然被一股强勁的力道所震開。

錚！

侯中王看見了一把劍。

猩猩刀就是給這把劍震開的。

（二）

劍鋒青淡淡的，並不刺目。

但識貨的人，都一定可以看出，這把劍的價值是無可估計的。

侯中王再看看自己的刀。

猩猩刀雖然式樣醜陋，但却已砍斷過不少寶刀利劍。

但這一次，猩猩刀居然給這一把劍弄開了一道缺口。

侯中王的臉色變了。他看見一個「乳臭未乾的黃毛小子」，站在馬迴的身旁。

那是一個衣白如雪的少年。

侯中王怒喝道：「你是誰？」

白衣少年淡淡一笑，道：「你猜我是誰？」

侯中王「呸」一聲：「俺看你甚麼都不像，只像個死人。」

白衣少年又笑了。

「就算在下眞的是個死人，總比死猩猩好看一點。」

侯中王冷冷一笑：「蜈蚣門的事，你居然也敢插手干涉，你若還能活過今夜，倒是他奶奶個熊爆出大大的奇蹟。」

「奇蹟？」白衣少年的臉沉下，他笑容也忽然變得很冷酷：「照我看來，你若能活過一個時辰，也是一個比你姑奶奶個熊更大的奇蹟。」

「好小子！」

「死猩猩！」

「他媽的，你有種！」

「他媽的，可惜你却是個大雜種！」

侯中王楞住了。

他一向嘴舌不饒人，罵人總要罵個痛快淋漓才够過癮，但這一次他的刀崩了一個缺口，他的舌頭也給人打了個結。

他再也忍不下去。

「小子，你可知道觸犯蜈蚣門的法律，只有一條死路？」

白衣少年冷笑，他當然就是馬迴的兒子馬飛虹。

他根本就不知道蜈蚣門是甚麼東西。

他冷冷的對侯中王說道：「你也可曾知道，有心在本莊鬧事，也是只有一條死路。」

侯中王瞪目道：「你憑甚麼說出這句話？」

馬飛虹揮動手中長劍，冷冷道：「不憑甚麼，就憑這個。」

侯中王道：「就憑你這把劍，就敢與本門相爭？」

「爭？」馬飛虹道：「爭甚麼？」

侯中王勃然道：「明人面前不說暗話，你也休再裝蒜！」

這一來，馬飛虹倒是一怔。

他根本就不知道這個巨無霸想得到的是甚麼東西，他只知道這些人夜闖龍刀莊

，一定是不懷好意。

侯中王眼看已可把馬迴放倒，想不到却半途殺出一個程咬金。

直到現在，侯中王還有一個錯誤的見解，他一直都以爲這個白衣少年也是來爭奪五陵山水圖的。

「你究竟是誰？竟敢打這份主意？」

馬飛虹臉色冰寒如霜，冷然道：「這一點你不必知道，你既然已到此，就休想再離開這裏。」

侯中王厲聲叱喝道：「你活的不耐煩了。」

接着，一聲暴喝响起。

他手中猩猩刀又再飛舞，力度之强勁，眞是不可思議。

但馬飛虹一點也不在乎。

就算對方的刀法再兇再狂，他都不在乎。

刷！

一蓬刀光，直向馬飛虹的胸前罩去。

但馬飛虹的人影却突然不見了。

侯中王的刀仍在發揮它的威力。

但他的心已向下沉了下去。

他的刀法已在刹那間變成盲目，而他的人也同樣的盲目。

直到他再次看見馬飛虹的時候，他的咽喉已被長劍刺穿了一個血洞！

（三）

馬飛虹這一劍刺出之後，每個人的臉色都變了。

就連馬迴的臉色都在變化。

在此之前，他根本無法想像得到，自己的兒子竟然擁有如此驚人的身手。

侯中王更不相信這是事實。

但這偏偏是事實。

沒有人能改變他的命運，他的一切已在這一劍之後完全化爲烏有。

噗！

侯中王掙扎了好一會，終着還是倒了下去。

世上又有誰能永遠不敗呢？

× × ×

侯中王倒下去後，龍刀莊的一個暗角裏，响起了一個人冷淡的笑聲。

這種笑聲不但冷淡、無情，而且還蘊藏着一種兇殘如野獸的味道。

冷笑的人，一直都躲在暗角裏。

那是一個年約五旬的漢子。

他身穿一件慘綠長袍，臉上死氣沉沉的，好像一具已經躺在棺材裏的死屍。

但他沒有躺在棺材裏。

躺在棺材裏的，通常都是他的對手。

綠袍漢子一步一步的，從暗角裏走出來。

馬迴目光閃動，冷冷的說出了一個字：「誰？」

綠袍漢子嘿嘿一笑：「馬莊主，久違了。」

馬迴一凜，道：「你認識老夫？」

綠袍漢子又是冷冰冰的一笑：「莫非二十年前馬屛山一戰，馬莊主已忘記的乾乾淨淨？」

此言一出，馬迴的臉色有點發白了。

「是你？你仍然活着？」

綠袍漢子冷冷道：「你到底是沒有忘記我這個老朋友。」

馬迴吸了口氣：「這種老朋友，越少越好，你這種人實在很要命。」

綠袍漢子冷冷一笑，道：「常言有道，大難不死，還有厚福，今夜你既沒有死在猩猩刀之下，看來還是要蕭某親自動手了。」

原來這人，正是昔年名震北五省的劇盜蕭一鶴。

結果，她遇上了馬迴。

當時馬迴的心情很不好。

心情不好的時候，就算一點小事故也足以引起爭執，甚至打架、拚命。

碰巧蕭一鶴的心情也很差，結果他們眞的爲了小事而拚命。

他們決戰的地方，是在一座地勢險峻的山崖上，這就是馬屛山。

決戰的結果，蕭一鶴不敵，被馬迴逼墮進懸崖之下。

馬迴一直都以爲他已死了。

但蕭一鶴居然沒有死，只是受了重傷，經過半年的休息，才能勉强走動。

但現在，已事隔整整二十年，他已成爲蜈蚣門的護法長老。

身爲蜈蚣門護法長老的蕭一鶴，更是氣焰高張，不可一世。

對於整個武林而言，這當然也是一件不幸的事。

（四）

馬迴與蕭一鶴絕不是朋友。

更絕對不是老朋友。

他們之間沒有友情，只有血仇。

蕭一鶴是來報却一箭之仇的。

蕭一鶴目光如刀。

他冷冷的對馬迴道：「這一夜，無論在公在私，蕭某一定要取你的性命，除非你願意乖乖把五陵山水圖獻出。」

馬迴道：「你若殺了老夫，今生也休想把五陵山水圖得到手。」

蕭一鶴狂笑。

「你終於承認那東西的確是在你的手上了？」

馬迴嘆了口氣，半晌才道：「既然連你都已來到本莊，老夫又何必還要矢口否認。」

蕭一鶴盯着他，良久才道：「咱們早已知道你的骨頭很硬，絕不會輕易把五陵山水圖交出來，但那也不打緊，反正我們已知道這幅畫就在龍刀莊中，只要把你宰掉，此畫遲早仍然一樣會落在我們的手上的。」

馬迴冷笑：「好一個如意算盤。」

蕭一鶴道：「算盤若打的不响，又怎能在江湖上混混？」

馬迴不再說話了。

他不說話，是因爲蕭一鶴不再給他說話的機會。

他已向馬迴發動攻擊！

× × ×

蕭一鶴的臉色雖然略帶蒼白，但他的掌心却居然是灰黑色的。

他的指甲也像死人的指甲一樣，青青藍藍的，但却尖銳有如鋼針。

除了他的十指不可不防之外，他用的武器也極爲厲害，那是一把用海底寒鐵鑄成的鐵傘。

這一把鐵傘既可向敵人發出暗器，同

時也可以擋隔別人攻過來的暗器，一收一放，俱極爲實用。

當然，那還得要看這把鐵傘是落在甚麼人的手上。

除此之外，這把鐵傘還可以點穴。

蕭一鶴一出手，就用鐵傘疾點馬迴的要穴。

他的武功，在這二十年來精進甚多，他這一次自然存心雪恥。

但馬迴自從兒子遠離自己之後，已無心在武學上作進一步的進展，相較下來，自是比蕭一鶴苦心潛練較爲吃虧。

尤其是蕭一鶴成爲蜈蚣門一份子之後，不但武功上有所進步，而且，更擅於用毒。

這一來，馬迴的形勢自是未許樂觀。

× × ×

在那邊廂，馬飛虹也並不空閒。

他正在與蜈蚣門的武士展開一場慘烈的斷殺。

蜈蚣門的武士雖然人數衆多，但馬飛虹也絕不孤身作戰。

龍刀莊畢竟是馬迴的地方，馬迴的手下人數也並不少。

一時間斷殺之聲，响徹雲霄。

那是一幕驚心動魄的大斷殺。

馬飛虹劍氣縱橫，每劍所過之處，幾乎例必有人倒在他的劍下。

龍刀莊與蜈蚣門雙方大混戰，馬飛虹等人佔了上風！

但馬迴的形勢却大大不妙。

蕭一鶴憑着一套「百變追魂傘法」，把馬迴逼得透不過氣。

馬迴暗暗嘆了口氣，想不到這些年以來，蕭一鶴的武功竟然精進不少。

雖然馬迴的刀法有一定的威力，無奈對手的功力實在太强，他連招架都已感不易，更遑論施以反擊。

馬飛虹睹狀，心頭一凜。

但他却被蜈蚣門幾個高手苦苦纏着，雖然他們的武功不及馬飛虹，但馬飛虹一時間也未能衝破這數人所組成的陣法。

顯然，他們的用意要困住馬飛虹，好讓蕭一鶴能够對付馬迴。

馬飛虹的額上已開始冒出汗珠。

只見馬迴的形勢已更危險。

馬飛虹劍眉倒豎，目中殺機更濃。

刷！刷！

他連發兩劍，俱是從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方位，突擊包圍着自己的黑衣武士。

這一着果然立奏奇功。

「吔！」

「唷！」

兩聲悶呼之後，兩人相繼仆倒血泊之中。

馬飛虹飛躍，衝出重圍，突然聽到一陣怪異的聲响……

死亡邊緣門

（一）

黑暗中的斷殺，已陷入最兇險、最激烈的階段。

馬飛虹所聽到的怪異音响，原來是蕭一鶴的鐵傘，突然給七道寒光射穿了七個小洞。

那是七枚亮銀飛鏢。

能够把鐵傘射穿七個小洞的暗器，當然絕非尋常的暗器。

能够用暗器把鐵傘射穿七個小洞的人，當然也絕非尋常之輩。

蕭一鶴的臉色在刹那間變得很難看。

他恨不得用鐵傘在那人的腦袋上刺穿七八十個大洞！

但他沒有魯莽行事。

黑暗中，一個錦衣老人緩步從牆角走出。

他兩鬢已灰白，唇上的鬍子却是焦焦黃黃的。

馬迴吸了一口氣，臉上露出了喜悅之色。

這人原來就是馬迴的師兄——天闕刀聖燕崑！

燕崑目注馬迴，忽然長長嘆息一聲：「當今武林，豺狼當道，尤其是甚麼蜈蚣門，更是他媽的混帳之至！」

蕭一鶴强忍怒氣，冷冷道：「你的銀鏢豈非更混帳？」

燕崑悠然道：「老朽的銀鏢並不混帳，混帳的是閣下的土傘子，竟然如此不堪一擊。」

蕭一鶴道：「本門勢力遍及大江南北，老丈年紀已然非輕，這淌渾水你還是別插上一脚，否則……」

燕崑截然道：「不必再對老朽恫嚇，正因老朽已年逾花甲，少活幾年又何妨？多活幾年又有甚麼意思？」

蕭一鶴冷冷笑道：「原來老丈是活的沒有甚麼意思，那倒眞該死？」

燕崑淡淡一笑：「只要蕭朋友能够把老朽這條殘命拿走，燕某絕不皺眉。」

蕭一鶴目光一陣閃動：「你姓燕？」

「老朽燕崑。」

「原來是天闕刀聖，難怪！難怪！」

蕭一鶴沉吟着，忽然又嘿嘿笑道：「看來燕老爺子不但刀法高明，暗器上的功夫更非常人能及。」

「能及」二字剛出口，蕭一鶴的暗器也同時出手。

伏！伏！伏！伏！伏！

傘尖上竟然暗藏毒鋼珠，而且突然就如流星般向燕崑的心窩直射。

這五顆毒鋼珠雖然體積細小，但勁度之强，却是驚人已極。

就算鋼珠上沒有淬毒，單憑這種衝勁，就已足够把任何人的心臟震破。

但燕崑的天闕刀已出鞘。

五顆毒鋼珠，居然給他一刀之內就完全震飛開去。

蕭一鶴怪笑一聲：「果然有兩手。」

燕崑並不答話，但天闕刀舞得潑水不入。

突然用一式「雪花蓋頂」向蕭一鶴的頭上攻去。

「雪花蓋頂」這一招刀法，就像拳法中的「黑虎偸心」，同樣普通，幾乎任何一個練武的人都不會不懂。

但蕭一鶴絕對沒有輕視燕崑這一招刀法。

蕭一鶴也是個高手，他當然明白：相同的招式，在庸手中施展出來，當然不值一哂，但這一招若由高手手中發揮，那種

威力就決不能同日而語。

現在的情況，正是如此。

只見一陣刀光淩空飛擊過來，蕭一鶴唯一可以保住腦袋的方法，就只是擧傘相迎。

他絕不能閃避，因爲燕崑一出手，幾乎就已把他所有的退路完全封死。

蕭一鶴若萌閃避之意，他很可能馬上就要被燕崑一刀把腦袋削去一半。

蕭一鶴並非初出茅廬之輩，其中厲害之處，他早已看出。

既不能退，唯有堅守。

嗆！嗆！嗆！

一連串星火飛濺，在黑暗中看來份外刺目。

蕭一鶴已把體內的眞氣儘量發揮，連地面上的青石板也給他踩碎不少。

燕崑的刀法，忽剛忽柔，招式堪稱詭異絕倫。

蕭一鶴的招數本亦屬於「奇哉怪也」的那一類，每招出手，往往令人感到極度的意外。

這種令人防不勝防的招式，的確厲害。但這一次他總算遇上了一個勁敵。

燕崑的刀法，居然比他的招式更稀奇古怪，明明是一刀劈向蕭一鶴的腦袋，忽然間就變成了劈向他的大腿。

蕭一鶴施展渾身解數，但仍然無法擺脫天闕刀的嚴重威脅。

蕭一鶴近年苦練武功，本意一雪前恥，想不到還是功敗垂成。

馬迴沒有死，完全是因爲燕崑。

蕭一鶴越想越氣，但却又偏偏無可奈何。他眼見情況越來越是不妙，頓萌逃走之意。

他早就想逃。

但燕崑的刀却像一張巨網，把他重重圍困。

結果，蕭一鶴的如意算盤打不響。

非但算盤打不響，連腦袋也保不住。

高手相爭，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燕崑在佔盡上風的情況之下，擊敗了蕭一鶴。

蕭一鶴雖然武功比起昔年大爲精進，可是到頭來還是落得個身首異處的慘淡收場。

蜈蚣門率師侵犯龍刀莊，結果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最興奮的，還是馬迴。

他的兒子回來了，他的師兄燕崑更在最危急的時候，把自己從死亡邊緣挽救過來。

這當然是值得天大慶賀的事！

（二）

深秋。

西風漸漸帶來冰冷的寒意，快將是初冬時候了。

大地一片枯黃。

草是黃的，落葉也是黃的，這種枯黃的顏色，與其說它帶着幾分詩意，毋寧說它帶來人間一片死寂的氣氛。

在雲龍鎭東北三十里的一座山峯上，更是連一點生氣也沒有。

好肅殺的一座山。

這一座山就像個禿子，光禿禿的連一根草也沒有。

這裏地勢險峻，而且是不毛之地，一般人根本就不敢走進去。

峯中有谷。

谷峽長，有如一條巳蜷曲在這裏數千年的巨蟒。

誰也不知道，谷中居然還有一座黑色的莊院。

× × ×

江湖上最著名的莊院，目前是金陵第一莊。

除了第一莊之外，江南金豹莊也負有盛名。

再推算下去，最少要數到第二十名才數到龍刀莊。

但這一座黑色的莊院，却似乎在江湖上毫無名氣。

這是甚麼地方？

× × ×

在這座黑色的莊院門前，有一條用石磚砌成的路。

這些石磚也是黑漆發亮的。

從這條名副其實的「黑路」，可以一直通往莊院內的一座大廳。

這座莊院不但外牆黑漆，連內裏的色調也是以黑色爲主。

很少人知道這裏有這麼一座莊院。

但如果有人知道這是甚麼地方的話，恐怕他們也絕對沒有多大的胆量敢走到這裏來。

因爲這裏就是蜈蚣門兩大莊院之一。

這裏是黑蜈蚣莊！

× × ×

黑蜈蚣莊內，有沒有蜈蚣？

有！

而且是名副其實的黑蜈蚣。

在這一座黑色大廳裏，有一座銅爐。爐火正燃燒，火光熊熊。

銅爐內有一鍋沸水，但這些水竟然是黑色的。

這些水何以會變成黑色？

原因很簡單，因爲銅爐內有一雙黑蜈蚣。

這一雙黑蜈蚣，長逾半尺，通體黑漆如墨。但牠們畢竟是蜈蚣，而且並不是鐵鑄的，所以在沸水之中，牠們早已死去。

銅爐內所發出的氣味，中人欲嘔。

在銅爐旁邊，有一張三分似人，七分似鬼的臉。

這一張臉骨多肉少，臉上一塊瘀紅，一塊灰黑，眞箇又紅又黑，但他的眼睛却白矇矇的，幾乎令人看不清他的眼珠子。所以，曾經有人以爲他是個瞎子。

但他的眼睛沒有瞎，瞎眼的只是那些以爲他是個瞎子的人。

他的年紀最少巳逾六旬，可是他的頭髮却仍然像十八歲的少女一般，漆黑得發亮。然而，他的頭髮並不好看，因爲他的頭髮只長在頭頂的中央，而且亂得就像一蓬草。但最令人吃驚的還是他的一雙手。

他的手竟然只有骨，而沒有肉！

× × ×

人類的手指，是由許多細小的骨塊所組成的。

這人的手指既巳無肉，又怎能把所有的小骨塊連接起來？他的手指又豈能活動自如？

這是不可能的事。

事實上的確不可能。

所以，如果目光銳利的人，不難一眼就看出，他的手是假的。

他的手早巳折斷，但你若小覷這一雙有骨無肉的手，那可是大錯特錯。

（三）

銅爐中的水翻騰不巳。

鬼臉般的人突然把雙手放進爐中。

一陣白烟冒昇，鬼臉般的人突然發出一聲暴喝。

他竟然把那一雙巳煮熟了的黑蜈蚣吞掉！

× × ×

在黑蜈蚣莊另一座大廳裏，二十八個黑袍武士分排七行，昂然直立着。

這二十八個黑袍武士的臉上，都木無表情，只有第五行第三人偶爾發出咳嗽之聲。

他叫木平，本是點蒼派俗家弟子。

但他剛下山出道江湖，就巳結識了幾個「好朋友」。

這幾個「好朋友」，唯一的嗜好，是賭！

木平在點蒼山上練習武藝整整十年，巳十年沒有嚐試過賭博的滋味。

這一次有機會大開賭戒，當然是求之不得的事。

一賭之下，手風大順，半個月之內，竟然贏了差不多一萬兩銀子。

他人正壯年，有了銀子自然更加風流快活。

可是好景不常，他以大贏開始，到後來却輸至頭焦額爛。

他那一萬兩銀子花了三分一，餘下來的統統在賭桌上輸掉。

那還罷了，他非但輸掉贏回來的銀子，而且更弄至債台高築。

一個月後，他欠了唐麻子三千兩、陸大掌櫃五千兩，還有老黑八千兩！

這三個人看來都很慷慨。

最少，在賭場上，他們都好像很相信木平，只要他肯賭，寧可借銀子給他翻老本。

可惜輸急了的人，往往也是最難翻本的。

這就像一個深不見底的泥沼，木平巳整個人掉了下去。

他越想掙扎，結果墮得更快。

當他敗局巳定，同時任何人也看出他絕對無法攤還賭債的時候，唐麻子第一個翻臉。

在翻臉之前，唐麻子的臉孔一向都很和氣，誰也想不到，他脾氣發作起來的時候，就連森林裏的獅虎也得退避三舍。

他給木平三天的時間，限令把賭債清還。

接着，陸大掌櫃也來了。

陸大掌櫃見到了木平之後，甚麼話也沒有說，只是冷冷的說出了兩個字：

「三天！」

陸大掌櫃一向都很少講話，他說話的習慣總是簡短得不能再簡短。

木平並不呆。

他當然知道「三天」就是「限你三天之內還債」的意思。

陸大掌櫃說完這兩個字之後，掉頭就走。

他走出去的時候，屋簷上正有幾隻燕子低飛。

他的手突然輕輕一揮，那幾隻燕子就像石塊般從半空掉了下來。

木平把燕子檢起一看，連胆都險些嚇破了。

這些燕子竟然是被幾片柔嫩的樹葉割破咽喉而死的。

飛花摘葉傷敵的功夫，他總算第一次大開眼界。

過了不久，老黑也來了。

木平這時候巳自知再無生望。

唐麻子和陸大掌櫃都是稱雄一方的土豪惡霸，而這個叫老黑的老頭，看來也絕不是善男信女。

老黑來找自己，當然也是爲了賭債的了。

一時間，木平萬念俱灰，他知道自己居住的地方，巳被唐、陸二人的手下嚴密監視着，他若能逃得出去，那簡直是一個連他自己都難以相信的奇跡。

反正自己的債主巳這麼多，又這麼兇，再多一個老黑亦不外如是。

誰知道老黑並不是來追討賭債的。

他不但不追討賭債，而且還表示可以替他清償欠下別人的一切債務。

木平聽得有點呆了。

他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他的耳朵絕對沒有任何的毛病。

當然，老黑願意替他清還賭債，是有一個條件的。

這條件就是要木平加盟在蜈蚣門下！

× × ×

木平做夢也沒有想到，老黑原來就是蜈蚣門的第三把交椅人物——黑蜈蚣太歲司空追命！

現在，他巳成爲黑蜈蚣莊二十八煞之一。在這幾年來，他最少巳替司空追命做過三件出賣點蒼派的事。

所以，他是點蒼派的叛徒！

叛徒！那是多麼可怕的字眼！

木平能問心無愧嗎？……

二十八黑煞

（一）

棋差一着，滿盤落索。現在的木平，就像一隻被人牽着鼻子的牛。

他的鼻子給人牽着，而他的良心，却被一根無影無形的鞭子，不停的鞭撻着。

他出賣了自己，更出賣了點蒼派。

點蒼派若沒有這一個叛徒，點蒼派十一劍最少還該有一半以上的人仍然活着。

但現在，點蒼十一劍只剩下一人。

蜈蚣門藉着木平所提供的消息，分別在五處不同的地方，把點蒼十一劍殺了十個！點蒼派與蜈蚣門一向水火不相容，那是江湖中人所共知的事。

十年前，蜈蚣門下的五大毒魔，在點蒼山下被殺。

能够把五大毒魔全部了帳的人，當然絕非等閒之輩。

那是點蒼十一劍的傑作。

點蒼十一劍雖然都是出自點蒼派門下

，但他們很少聚集在一起。

這一次能够集合十一人之力，把五大毒魔殺個措手不及，那是大快人心之舉。

蜈蚣門一向橫行無忌，這一次給點蒼派丟盡了臉，當然深深不忿。

他們的報復是必然的。

但倘若沒有木平的「協助」，蜈蚣門要找點蒼十一劍報復，是絕不容易的。

現時點蒼十一劍唯一仍然活着的，就是劍道人。

劍道人以劍爲號，他的劍法也是點蒼十一劍中最高强的一位。

同時，他更是點蒼派的掌門！

× × ×

把黑蜈蚣吞掉的，正是老黑。

老黑，也就是黑蜈蚣莊的莊主——黑蜈蚣太歲司空追命。

而在這一座大廳的二十八個黑袍武士，正是黑蜈蚣莊內最傑出的一組武士。

這一組武士號稱「老黑二十八煞」。

老黑是司空追命，這二十八煞都是司空追命一手訓練出來的。

他們本來就已經有相當不錯的武功，在司空追命的嚴格訓練之下，這二十八人已成爲一支不可輕侮的精兵。

他們雖然已在這裏站立了很久，但他們的身子仍然像鐵槍般筆挺。

他們在等待。

他們等待的，是司空追命給他們的命令。

這個命令可能會令他們發大財，也可能令他們一下子就全部掉進地獄裏。

但他們已別無選擇的餘地。

（二）

等待又等待。

「等待」這兩個字，非但枯燥無味，而且必須要有强大的忍耐力去支持。

就算他們不喜歡等，也一定要等。

司空追命的影子，遲遲沒有出現。

但忽然間，他們每個人的臉色都顯得有點奇怪。

他們聽到了一陣足以令任何正常男人心旌搖蕩的嬌笑聲。

× × ×

女孩子的笑聲，如鶯似燕，又彷似一連串韻調悠揚的鈴聲。

老黑二十八煞並不是小孩子。

他們對於女人這一方面，是都有相當的經驗，同時，他們也絕不是見到漂亮女人就會大驚小怪的老鄉下。

但他們現在眞的有點怔住了。

原因只有一個：

——黑蜈蚣莊雖然沒有文明規定，但這裏從來都只有男人，根本就從未有女人踏足此地半步。

但現在他們聽到的，却是一大羣女人的笑聲。

不是年老的女人，而是年青的女人。

他們不但年青，而且都很漂亮，身材也很窈窕動人。

不多不少，總共恰巧也是二十八個既年青，又漂亮的女人。

× × ×

原本氣氛肅殺的練武大廳，忽然就變得春色無邊。

誰也不知道這二十八個女人是怎樣來到這裏的。

她們不但年輕美麗，而且身上的衣裳，只有薄如蟬翼的紗衣。

天氣已冷了。

但她們却不覺得冷。

當男人看見這些女人之後，當然也不會覺得冷。

但老黑二十八煞仍然沒有任何反應，他們甚至連看都不看她們一眼。

因爲，在這個時候，司空追命也出現了。

× × ×

司空追命的臉上，居然掛着一種柔和的笑容。

這種笑容，對他這一個人來說，是相當難得一見的。

可惜他的尊容實在令人不敢恭維，就算他的笑容再柔和友善百倍，也絕不會令人覺得有甚麼親切友善之感。

司空追命微笑着，巡視着他一手訓練出來的二十八煞。

他感到很滿意。

他臉上的表情，就像漁夫看見網裏一羣活跳跳的鮮魚。

鮮魚能賣錢。

但這二十八人却比鮮魚更有價值，因爲他們賣的是性命！

性命豈非永遠比財富還值錢得多？

但從另一個觀點上看來，二十八煞的性命，也就是司空追命的財富。

一種有血有肉，也有情慾的財富。

他們都是人。

他們都是血氣旺盛的男人。

他知道他們在黑蜈蚣莊裏已憋了很久，他們也和任何正常的男人一樣，必須發洩。

「這些女人都是你們的，由現在開始，你們還有三個時辰。」

——這就是司空追命的第一個命令！

（三）

三個時辰之後，一彎殘月已在黯淡的灰雲中。

老黑二十八煞又再回到那座殺氣陰森的練武大廳中。

他們看來仍然是那副樣子，絕對沒有因爲女人而露出慵倦之色。

司空追命又再一次感到很滿意。

他們非但沒有疲態，而且精神好像更旺盛，臉上也發出了生命的光輝。

只有一個人例外。

他是十九。

「十九」是一個數目字，老黑二十八煞在組織中不用姓名，只有數目字作爲代號。

十九也就是木平。

木平的臉上的神態是木然的，他甚至連司空追命緊盯着他也渾然不覺。

× × ×

「十九！」

司空追命突然冷喝。

木平一楞，這才發覺黑蜈蚣太歲的臉色又突然變得很森冷，殘酷無情。

司空追命本來就是不是個有情的人。

木平應聲：「屬下在！」

司空追命冷冷一笑，忽然道：「杜鵑花好不好？」

木平一呆。他根本就不知道「杜鵑花」是何所指。

司空追命再補充道：「剛才陪伴了你三個時辰的妞兒，就是杜鵑花。」

木平猛然省悟。

其實杜鵑花一早就對他說出了自己的名字，可是他居然完全沒有放在心上。

司空追命忽然嘆了口氣，道：「老夫知道你的心情不大好，因爲你畢竟還是個有良知的人。」

木平啞然。

他不能反駁，雖然他已明知司空追命的話中有刺。

因爲他若否認，那麼他就不啻公開承認，自己是個沒有良知的人。

司空追命的聲音更冰冷：「你一直都爲點蒼十一劍的事而感到後悔，正是既知如此，何必當初？」

木平的臉已僵硬，自始至終除了「屬下在！」這三個字之外，他一直都未發一言。

司空追命冷冷的接着說道：「杜鵑花本是個處女，想不到三個時辰後，她仍然冰清玉潔，未受到半點的玷污。」

木平眼角上的肌肉彷彿跳了跳。

司空追命連這種事都已查得清清楚楚，但他這樣做又有甚麼目的呢？

「十九，你的情緒太差，怎能替本門辦事？」

木平這才訥訥的道：「回稟莊主，屬下願意盡忠本門，死而無憾。」

司空追命冷冷一笑，道：「既然如此，若老夫要你去殺一個人，你是否一定照辦？」

木平應聲道：「一定照辦。」

司空追命點點頭，道：「我要你殺劍道人！」

木平又再應聲道：「屬下遵命！」

司空追命嘿嘿一笑：「好！」

「好」字才出口，他的人突然有如殭屍般跳到木平面前，一雙白骨手直插木平咽喉。

木平一驚，他急向後退。

但他的身子剛向後移動，二十號的劍已從後貫穿過他的咽喉。

二十號也是名門弟子，但他也和木平一樣，淪爲蜈蚣門的爪牙。

司空追命的身子停下，對二十號道：「殺得好，這種連師父都敢去殺的人，留在世間又有何用？」

直到現在衆人才明白，一直站在十九號背後的二十號黑衫武士，早已與司空追命有了默契，只要十九號一動，二十號的劍就會立刻把他置諸死地！

老黑二十八煞雖然只剩下二十七人，但這二十七人都已無瘕疵。

最少，在司空追命的眼中，看來是如此。

他們又將會有甚麼行動呢？

（四）

這是一個肅殺的晚上。

龍刀莊內，戒備森嚴。

蜈蚣門初次來犯大大失利，他們當然不會就此罷手。

他們必然會採取報復行動。

報復終於來了。

那是司空追命，和他一手訓練出來的老黑二十七煞。

司空追命與蕭一鶴交情頗深，他現在是來替蕭一鶴報仇的。

二十七煞用火攻。

可是，他們還未縱火，忽然就遇到了一羣老叫化子。

老叫化子的人數不多不少，恰巧也和二十七煞一樣。

二十七個老叫化的手中，都有一根枯竹，而這些枯竹，却是點穴刺殺敵人的厲害武器。

司空追命大怒。

想不到丐帮也插上一手了。

他以爲丐帮也是爲了五陵山水圖而來，却不知道這羣老叫化是自動來到龍刀莊的。

能够令到這二十七個老叫化親自出手的事，絕不會是小事。

因爲他們都是丐帮中，身份極高的七袋、八袋的高手。

這羣老叫化臉上的表情，有些一本正經，有些漫不經心，有些嘻嘻哈哈，也有些愁眉苦臉，有些……形狀之怪異，難以一一詳述。

但有一點絕對相同的，就是他們全都出盡全力殺敵。

無論是他們臉上的表情如何迴異，他們殺敵的時候，都傾力搏殺，絕不留手。

司空追命眉頭一皺。

老黑二十七煞雖然是一支精兵，但這羣老叫化的確不易對付。

司空追命一聲怪嘯，暗角處忽然又殺出四個紅袍劍士。

這四個紅袍劍士的劍法極快，也是司空追命向龍刀莊大興問罪之師的另一套本錢。

果然，這四個紅袍劍士沒有讓司空追命失望。

他們一出手，就把二十七個老叫化殺死了六七個。

二十七煞的氣勢立刻大盛，老叫化們却反而節節敗退。

司空追命冷冷一笑，對那些老叫化大聲道：「丐帮勢力遍及大江南北，本門偏偏不怕，看你們這些臭要飯的還能兇得了多久！」

四個紅袍劍士加緊壓力，丐帮七袋、八袋的高手，竟然無法抵禦。

驀地裏，一蓬刀光凌空飛舞，映目生寒。

四把長劍的氣燄同時被壓了下去。

那是燕崑的刀！

× × ×

燕崑又來了。

司空追命看見了燕崑的時候，他的目光陡地變得比平時更陰森百倍。

「天闕刀聖燕崑？」

燕崑朗聲一笑：「正是燕某。」

笑聲中，四個紅袍劍士已有一人被削去右腕。

四劍士的攻勢更疲弱。

燕崑刀法詭異絕倫，這四個紅袍劍士雖然劍法相當厲害，但仍然無法抵禦這一把天闕刀。

（以下轉入第一壹三頁）

雌虎狂龍傳奇故事

馬雲·文
子成·圖

碟仙（上）

問鬼神　命案接連生

「你們在玩什麼？」

「碟仙啊！」

「什麼碟仙？」

「你過來看看就明白了。」

「這又是什麼？」問話的人問，「嘿！簡直就是鬼畫符。」

答話的總共有三個人，其中一個說：「你不相信的，最還好是走你的吧。」

另一個說：「是的，信不信由你啊！我們玩這玩意，眞是萬試萬靈。」

第三個人說：「別理會他，我們玩我們的。」

那個旁觀者不敢問下去了，他只有在旁細看。

然而那三個人却要趕他走。

玩遊戲的人總共有三個，其中一個人說：「有人旁觀，碟仙不會出現的。」

這三個全是女性——大約十九至二十一歲之間的工廠女工。

那旁觀者却是個男性——二十餘歲，工廠裏面的一名管工。

不過，當時已是下班時候，所以那管工也管不了他們。

其實，即使不是下班的時候，他也不想過份管束她們。

爲什麼？

他怕她們反感。

因爲眼前這三個女工，都長相漂亮，而那男管工還是個王老五。

男管工叫許賢，他刹那之間變了「不受歡迎的人物」、立即被驅逐離開現場。

三個女工於是開始玩她們的碟仙遊戲了。

那是一種民間流傳下來的遊戲，十分神秘，據說也非常靈驗。

玩的人需要虔誠禀告，然後以一隻中指放在一醬油碟子之上。那碟子是覆轉過來的。

桌上則平舖一張丁方約二方尺的紙，紙上分別寫了許多字。

那一張紙很平滑，以方便讓碟子在上面滑動。

那些字都分別代表了一些意思，例如時間、地方、人物、方向、物件……等等。

那隻碟子覆過來之後，需要在底部繪上一個鬼怪的人物，再加上一支箭咀，目的就是要令到求問的人獲得更加明顯的指示。

意思是說，那箭咀所指住的字，才是「顯靈者」所指示的。

玩這遊戲的人又需要焚香請來一位「鬼魂」，例如自己的祖先或者是四方遊魂亦可以。

據說，被「請」來的鬼魂生前爲人越爽快，他的指示越早來臨。

至於「求問的人」，由兩個、三個或四個都可以，必須誠心禱告。

這種民間流傳了頗久的「問事」方式，即使今時今日的都市，仍有許多人玩；

尤其是三五成羣的女孩子們。

現在這三個工廠女工到底要問一些什麼事？只有她們三個才知道，連剛才那名男管工許賢也不知道其中內情。

也因此，許賢才充滿了好奇心地，佯作退却下去。其實他却悄悄躲到那邊梯間去，偷窺她們。反正開工的時限還未到。

這是中午飯的時間。

廠內大部份的工人還未由外面回來，他們是到外面去吃飯的。

只有這三名女工，她們帶備了飯盒回來，匆匆吃過了，趁着休息的時間玩這遊戲。

她們爲什麼要在這裏玩？

原來她們是爲了要追查一宗案子；那宗命案就是在這裏發生的。

命案的死者叫胡安琪。

胡安琪的年紀也跟她們差不多，而且長相比起她們更加美艷。

在這家工廠裏面有許多年青女工，其中有四個別具姿色的，人家便統稱她們爲「四大美人」。

如今「四大美人」已經死了一個胡安琪，所以就只淨下這三個——這三個就是正在利用「碟仙遊戲」查眞相的何秀珠、范玲和勞佩玉。

連日以來，警探不斷出現在這裏，令到她們不勝其煩。

許多人也希望警方早日找到兇手，緝拿他們歸案，爲死者報仇。

但是，警方連兇器也無法找到，試問又如何可以破案呢？

勞佩玉她們爲了女同事沉寃得雪，也爲了避免警探一天到晚跑到這裏來左查右問，更加爲了試一試「碟仙」是否眞的如此靈驗。

因此，她們幾經商量之後，終於決定就地一試，希望死者胡安琪的鬼魂可以有所指示。

她們焚香禱告，喃喃而語，無非祈求胡安琪的寃魂能及時來到這現場之上。

三個少女的中指，分別放在小碟子的邊緣，在香霧瀰漫中，那碟子果然慢慢地移動起來。

的確是不可思議。

那小碟子在旋動中停止下來。

三名少女定神一看，那小碟子旁邊的箭咀，指住一個「東」字。

在這幅「字圖」之上，分別在四個不同方向，寫上了「東、南、西、北」四個字。

「對了，兇手就在東面！」不知誰叫出了一聲！

立刻又有個人用手一指：「就是那邊啊。」

東面也就是梯間那邊。

管工許賢也就躲在梯間那邊偷窺她們，所以他也不由自主地吃了一驚！急忙把身子縮了回來，以免被三名女工見到。

其實，三名女工並未有發覺他躲在那裏。

她們又繼續讓碟子轉動。

這一次，小碟子移到「字圖」上的另一角，指住了一個「梯」字便停了下來。

「梯？」脫口驚呼的是范玲，她又大驚小怪地說：「一定是樓梯啊！」

這一來可把正躲在梯間偷窺她們的許賢嚇壞了。他急忙往上面跑。

然而，三名女工却沒有追過去，甚至還沒有發覺他躲在那裏。

碟子又轉動了。

箭咀指住一個「渠」字。

「水渠！」何秀珠的視綫緊隨着聲音，望向梯間那邊。

然而，那邊並無水渠。

碟子又在三個字旁邊停下來，那是「我走」，「謝」等三個字。

這三個字似乎比較明顯，那就是胡安琪的鬼魂告訴她們：「我走了」，以及「謝謝你們」，差在沒有說「爲我伸寃」而已。

× × ×

三個少女在商議剛才的「收穫」。

她們首先走到梯間去，那是通上四樓的樓梯。

她們分頭在梯間四周附近展開了搜索。包括樓梯底下，以及通往二樓下面和四樓上面的梯間彎角處等地方。

然而，她們什麼可疑的物品也找不到一點。

其實，這些地方，警探早已天翻地覆的，搜索過了。

反而是躲上四樓辦公室去的許賢，這時才施施然下來。

他很大方地問：「怎麼啦，你們有了什麼鬼靈精的收穫？」

勞佩玉瞥了他一眼，說：「關你什麼事？」

許賢嬉皮笑臉地說：「你們一定獲得了碟仙的指示，每人都在爲自己找對象。對了麼？」

范玲道：「你猜錯了，我們只是不過爲……」

「范玲，不要說。」何秀珠立刻止住了她，「這種事情越少人知道越好。」

於是三個少女不再說什麼，也沒有理會許賢了。

× × ×

又是上班時間。

各女工已返回她們自己的工作崗位，開始做她們日常的工作。

由現在起，許賢又可以管她們了。包括了何秀珠、范玲和勞佩玉三人在內。

許賢借故走近范玲的身邊。

三個女孩子之中只有范玲最心直口快，所以許賢先向她下手。

許賢是管工，當然最了解她們每一個人的弱點。

許賢道：「范玲，你不是要求調到驗收組去麼？」

「是的。」范玲道，「那兒工作既舒服，又有較高的收入。有機會麼？」

「我知道有一個空缺，但是——」許賢故作神秘，「是否有機會，那就要看你了。」

「怎麼？要黑錢？」范玲瞪了他一眼，「我眞想不到你原來是這種人。」

「不！你誤會了。」許賢忙着低聲向范玲解釋，「現在有了廉政公署，那裏有人敢討黑錢，我不過想請你看一場電影。肯賞面麼？」

「什麼時候？」

「今天晚上，可以麼?」

「好吧！如果你眞有辦法的話，我就陪你看一場電影。」

「好，一言爲定。」許賢說，「下班時，我在打咭處等你吧。」

許賢走了。

范玲滿心歡喜，因爲驗收組的工作不但舒服，入息也高。

許賢只有自己心裏明白，原來他對范玲是懷有另一種目的的。

× × ×

下班了。

許賢果然呆立在門外，等候着范玲出來。

范玲雖然不大願意，但爲了獲得一份較好的入息的職位，也勉爲其難。

男女同事看一場電影本來十分平常，但是，許賢在衆人心目中却是個不大正派的男人。

因此，即使范玲答允了他，也得在心理上作好一切準備。

范玲將計時工咭打好了，出到門口，許賢就一邊陪着她走一邊問：「今天，你們玩的碟仙遊戲，到底問些什麼?」

「找兇手啊！」范玲一向就是這麼口直心更直。

「找兇手?」許賢怔了一怔：「是不是殺死胡安琪的兇手?」

「不錯。」

「那麼，找到了沒有?」

「還沒有。」

許賢又問：「那麼，你們問碟仙，碟仙有些什麼指示?」

「碟仙說，東面梯間的水渠，但是梯間並無水渠啊！我想，那可能是指兇器。不過，我們搜查過了，並無什麼兇器。」

「到底碟仙說過了一些什麼?」

「碟仙只指示了幾個字：東、梯、渠、我走、謝……其實最重要的，只有三個。就是開頭那三個：東、梯、渠。」

「那是什麼意思?」

「東面，梯間，水渠。」

「但是，正如你們所說，東面梯間並無什麼水渠啊。」許賢忽然若有所思地，怔了一怔，又說：「嗯——我忘記了一點東西，你在這裏等我一等，讓我去拿了才一齊走吧。」

范玲不疑有詐，果然又呆在那裏等着他。

× × ×

許賢回到工廠附近。他並沒有入內，只跑到工廠的後面去。

他仰首往上望，尤其注意那些水渠。水渠十分接近太平梯附近。至此，許賢已是心中有數。

他又匆匆再去會范玲。

范玲並未想到許賢別有用心。

許賢只走了兩步，就對她說：「眞對不起，我忽然想起了一些十分重要的事情還未做，改天再陪你去看電影好嗎?」

范玲正是求之不得。只是她却爲自己那一份「優差」而担心。

因此她問：「我那一份工作，怎麼樣了?」

「放心吧！我一定替你注意。」

「怎麼?注意?你……你不是已經……」范玲話也未曾說完，對方已經回頭就走。

許賢到底要去那裏?

范玲不知道。

不過，范玲心裏都明白：許賢介紹她調職的事，十九告吹了。

× × ×

許賢重返工廠之內。

他是管工，根本沒有人懷疑他。

這幢工廠大厦的三樓，就是午間那三女工玩碟仙遊戲的地方。

許賢發覺這裏的人都走光了。

他悄悄由梯間一個窗口爬了出去，但是，突然之間有人把他叫住。

那是一名看更人員。

每天當工人們紛紛下班的時候，也就是看更人員開始上班的時候。

看更人員問許賢幹什麼，許賢佯稱檢查窗外那道太平梯，還說這是上級的指示，以免一旦有事發生時，不適應用。

看更也知道他就是管工許賢，自然也相信下來。

許賢爬到太平梯之上，伸手可以摸觸到一條屋外的水渠。

水渠頗舊式，是逐段接駁上去的。因此，在那兒有一處盈吋的罅縫。

現在許賢就伸到手那兒罅縫去，似乎要找尋一些什麼東西。

但是他一無所獲，而且天色亦開始變得灰黑了。

他怕屋外的過路人懷疑，只好匆匆撤了回來。

× × ×

「唏！玲玲，怎麼這樣好，又回來探我們。」

「是的，我剛陪朋友到這裏來，想不到剛好下班，眞好極了。」

最先說話的是勞佩玉，答話的却是姜玲玲。

姜玲玲以前也是這裏一名女工，在這班女工之中她很有人緣，因此當她出現之後，這班人便開始哄動起來，七咀八舌的說個不休。

「玲玲，好嗎?很久不見你了。」

「很好啊！謝謝你們。大家都好吧?」姜玲玲說。

「那有你這麼好?我們還要捱啊，可是你就不必再捱了，而且，我看你也快要派帖啦。」

女工們又是一陣哄笑。

范玲口快舌快的問：「你是不是陪着那位探員男朋友而來?」

姜玲玲點點頭道「是的，他被派來調查胡安琪的命案。」

這班女工都知道姜玲玲有個探員男朋友叫石勇的，經常與玲玲在一起。

何秀珠道：「有什麼進展?」

姜玲玲道：「沒有。最重要的東西還沒有找到呢。」

「兇器?」何秀珠儼然一名女偵探，很快就提出了反問。

「對了，就是殺人兇器，至今還未找到。」姜玲玲又說：「不過，過去許多案子都是先找到了兇手，然後才迫兇手供出兇器之所在的。」

姜玲玲說話的時候，范玲一直想打岔

。但總是給何秀珠搶先一步。

現在她再也不會放過機會，立即問道：「玲玲，你可知道我們曾爲你男朋友盡過一點努力?」

「怎麼啦?」姜玲玲問。

范玲道：「我們曾問過碟仙。」

「碟仙?你們玩那遊戲麼?」姜玲玲的語氣顯然是認爲太過無聊。

范玲道：「是的，十分靈驗。」

「對了。」何秀珠道，「讓我們告訴你，對你男朋友可能有些帮助。」

「這是我們在那一次遊戲中求得的五個字。給你看看。」

范玲說着，把一張字條遞到姜玲玲的手上去。

姜玲玲打開一看，裏面其實是五組字，其中包括了六個字。

那是：——

「東、梯、渠、我走、謝。」

然而姜玲玲還是看不明白。

最後還是由何秀珠說道：「東是指東面，梯是樓梯，渠是水渠。至於最後三個字，似乎沒有什麼意思吧?」

勞佩玉却說：「可是，我們整條樓梯都找過了，什麼也找不到。」

姜玲玲的視綫不由自主地望向那邊梯間。

何秀珠明白她的意思，帶她到梯間那邊去，范玲與勞佩玉二人也跟了過來。

姜玲玲四處望了一遍，這裏的確沒有什麼水渠。

何秀珠忽然靈機一觸，對姜玲玲道：「窗口似乎就是太平梯。」

姜玲玲伸首窗外，果然見到一條鐵製的垂直太平梯。

梯旁有水渠，那是一條鐵製的舊式水渠。中間曾分爲兩截，接口處露出了一條頗大的罅縫，那兒的下半截亦較爲闊大，成一個漏斗型。

姜玲玲懸身於太平梯之旁，伸手過去，探進漏斗型的部份。

那兒雖有罅縫，但亦僅可讓玲玲的手放進一半而已。她打撈了一會，仍然一無所獲。

何秀珠和范玲等人分別站立於窗口，瞪住姜玲玲的每一個動作。

她們都希望玲玲有所獲，找到殺人的兇器，爲死者胡安琪報仇。

但是，玲玲在那兒逗留了好一會兒，仍無所獲。

最後她只好由窗口爬了回來。

各人難免都感到有些失望。

石勇由那邊過來，看見各人議論紛紛，便向姜玲玲查問。

當他聽了姜玲玲的「碟仙的指示」之後，幾乎忍不住大笑起來。

他說：「如果碟仙眞的這麼靈驗，我們警署之內根本就無須養那麼多警探。」

石勇也知道玲玲已經摸索過那些水渠，所以他更沒有爬出太平梯去作進一步檢驗。

這時候，窗下有人叫了上來：「石探目，你是不是在上面?」

石勇聞聲探首窗外，往下俯視，原來是他的拍檔——探員陳九。

石勇問下去：「發生了什麼事?」

陳九在下面仰首道：「請你下來看看，這兒發現了一些東西。」

石勇感到奇怪。

他由太平梯下去。各女工和姜玲玲在窗口俯視。

× × ×

太平梯附近，陳九找到了一枚塑膠衫鈕。

陳九問石勇：「這有用麼?」

石勇點頭道：「先檢回去，也許有用的。」

× × ×

這上面，范玲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這女孩子一向心直口快，她對各人說：「許賢會不會就是兇手?」

勞佩玉道：「你怎麼會懷疑是他?」

「你們還記得麼?」范玲道，「那天，我們問碟仙時，他剛好在這兒梯間偷窺我們。這兒不但是東面，也是梯間。」

「就憑這點，未免太武斷了。」勞佩玉道，「那只不過是偶然的巧合。事實上，當時我們問的只是兇器，碟仙未必指示出兇手是誰。」

何秀珠道：「那又未必啊！我們並未指明要找兇器，可能就是兇手。」

范玲道：「我忽然又記起一件事，他曾問我關於碟仙遊戲的事。」

何秀珠立即問道：「你有沒有告訴他啊?」

「有，就是有。」范玲又說：「我以爲他眞的介紹我一份新的職位，所以我據實告訴了他。可是——」

「嘿！我明白了！」勞佩玉道，「人家介紹你新工作，所以你什麼不該說的都說了。但是，當人家不介紹你時，你却含恨在心。」

「不！」范玲道，「你們別以爲我因爲得不到工作而含恨於心，事實上我是有根據的，他問過了關於碟仙的事之後，便借故折返這兒來。當時我還未起疑問，直至聽到看更林伯……」

於是范玲開始說出林伯問起她的情形來。

那是許賢約會范玲的翌日。

早上，林伯還見過許多上早班的女工，只是他最喜歡跟范玲搭訕，也許因爲范玲爲人口快心直的緣故吧。

林伯對范玲道：「你昨晚跟許管工拍拖，是不?嘻嘻，我見到你們，你相信不信相?」

范玲道：「林伯，別開玩笑了，我知道你要在此看更，怎麼會見呢?」

林伯這時才一派正經地說：「范玲，許賢昨天下班之後曾一再折返回這兒來，他到底跟你說過一些什麼?」

范玲也曉得林伯言出必有因，道：「他折返工廠這兒來?」

「是的。」林伯道，「許賢表現得十分鬼祟，所以我很注意他。但我又知道他下班時，曾約同你一齊離去。爲什麼他後來又獨自回來?」

「我怎麼曉得?」范玲反問道：「他回來這裏到底幹什麼?」

「我也不知道，東找西找，問他他又不肯說。」林伯道。

范玲於是又對林伯說出許賢悔約的經

過。

林伯也喃喃自語道：「奇怪！他爲什麼突然改變了主意？」

范玲却開玩笑道：「他有沒有偷去什麼東西？」

「那可沒有。」林伯道，「我一直在暗中監視他。他並未偷東西。只是忽上忽下的，在太平梯那邊爬上爬落。」

范玲也因此而生疑。

× × ×

各人聽了范玲的一番說話之後，也覺得她懷疑許賢是有根據的。

姜玲玲道：「那天，你們問碟仙時，他有些什麼表示？」

何秀珠哼了一聲道：「鬼鬼祟祟的，挺討厭。」

范玲也說：「是的，這個人總嫌不够大方。」

只有勞佩玉道：「我們三個人既然有這種好奇心，難免人家就沒有。那天他既然知道我們問碟仙是爲了這件事，他在好奇心驅使之下，做個業餘偵探，企圖不動聲色地立下一個大功，亦不足爲奇。」

范玲和何秀珠交換了一個眼色，不再說什麼？

她們內心都十分了解，男管工許賢一向很够手段，他可能還勾搭上勞佩玉了，否則勞佩玉也不會處處維護住他。

姜玲玲看見陳九由下面上來，把他召過來。

她徵得石勇同意，讓三名女工看看那一枚用透明膠袋載住的衫鈕。

范玲一看見，立即就說：「嗯，對了，這正是許賢的衫鈕。」

勞佩玉却說：「這也沒有什麼值得驚奇的，他既然到過那裏，自然可能會遺下了東西。」

石勇走過來，說：「算了，這不算得是什麼證據，只是循例帶回去交代一下好了。」

勞佩玉這才舒了一口氣！

× × ×

中午下班的時候，許賢曾匆匆離開了工廠。據說是到了外面去吃中午飯。

所以，石勇探目帶人到工廠裏來調查，他並不知情。

直至到黃昏下班的時候，勞佩玉約會了他，將情形告訴了他，他才如夢初覺。

勞佩玉也有着與范玲同一樣的心理，她們都知道許賢如果肯從中協助的話，她們一定可以獲得較佳待遇的職位。

但是，問題是如何方能獲得許賢的協助。

也因此，許多女工都願意接受許賢的邀請和約會。

勞佩玉爲了向許賢邀寵，對他說出了當日中午石勇探目再帶人到廠裏來調查的事。

豈料許賢聽了之後，不但未言謝，又一次「老毛病」發作。

他對勞佩玉道：「眞是對不起，我有件事忘記了去做。我們的約會，不如改天吧。」

想不到勞佩玉也不示弱。

她哼一了聲，說：「許賢，別再向我要花樣了。」

「你說什麼？」許賢感到愕然，因爲勞佩玉一向以來，只叫他「許管工」。何況現在她的語調還顯得極不客氣呢。

勞佩玉道：「你騙了范玲，可是你却不能再欺騙我啊？」

許賢道：「我根本不知道你究竟說一些什麼？」

「你別裝蒜了，你就是殺人兇手！」

勞佩玉很認眞地瞪住許賢。

許賢苦笑着，强作鎭定：「你到底想說一些什麼，我一些也不明白。」

勞佩玉道：「你殺了胡安琪，把兇刀放進了水渠之內，何必再掩飾？」

「嗯——你——」許賢嚇呆了一陣。

勞佩玉很快又說：「不過，你放心好了，只要你設法把我調到更好入息的職位去，我一定會爲你保守秘密的。」

許賢想了想，又苦笑了一下：「好吧，我答應你，我們就一言爲定，不過，我現在是眞的有點事非去不可。改天我再約過你好不好？」

「好吧！」勞佩玉說。「你最好不要忘記。」

其實，勞佩玉也不希罕他的約會，只不過爲了增加個人的入息而已。

因此，許賢離開了她之後，她便獨自前往巴士站，乘車返家。

豈料當她繞道前往巴士站時，突然有兩個長髮阿飛追踪而來。

她發覺了。

這兒却是一條相當僻靜的橫巷，沒有人，沒有車。

即使有人有車又怎麼樣？這裏的人心都變了，變得怕事，變得自私。

他們即使目睹罪案發生，也不會挺身而出，只會袖手旁觀。

他們怕事，等於縱容了歹徒，所以也難怪香港的罪案越來越多。

勞佩玉急步飛奔。

後面二名年青人也跑起步來。

於是，兩者之間，一追一逐，急如星火。

勞佩玉越急就越加走不動，相反，後面那二名阿飛却越跑越勁，轉眼之間已經追及她了。

勞佩玉在掙扎中，想呼救。但被人掩住了口部，叫不出聲音來。

後面有一輛汽車匆匆開來。

勞佩玉以爲「救星」到了。

但是，車門打開，車內唯一的人並未下車來，也沒有打算救她的表示。

相反，那二名來歷不明的青年，却將她推上車去。

車門關上，汽車迅速開走。

勞佩玉軟綿綿的，動也不能動，掩住她咀巴的手帕，是塗上了蒙汗藥的——那是「哥羅芳」。

× × ×

石勇探目回到偵探部，立即把陳九召來。

他問陳九：「有沒有發現？」

「暫時沒有。」陳九說：「不過，我們已日夜派人去監視他。我們派去的人，都隨身携帶有無綫電通話機，隨時可與總部連絡。」

姜玲玲和她的弟弟小明這時候又走了

進來。

他們是跟石勇一齊來的，不過石勇趕先進來，他們却去了停車的地方。

陳九忽然又問石勇：「爲什麼不拘捕他？」

「拘捕他？」石勇苦笑着問：「拘捕他？爲什麼？憑什麼證據？」

陳九道：「但聽各位聽女工的口供，以及看他焦急的情形，一定是他。」

石勇笑道：「現在我們不是逞强，是辦案，執行法律啊，沒有證據，如何控告他？單憑那一枚衫鈕是不足够的。」

他們所討論的，是管工許賢。

由石勇出的主意，不分晝夜的，派二名探員盯着許賢，注意他的每一個行動。

姜玲玲道：「女工們都異口同聲說：「許賢曾追求過胡安琪。」

石勇還未開口，姜小明已爭先說道：「我知道，一定是許賢企圖佔人家便宜，死者胡安琪不肯就範，所以他便把心一橫，殺死了她。」

石勇道：「是的，小明的假設極有可能，許賢這麼焦急，目的是取回殺人的兇器。」

姜玲玲道：「但是，那水渠並無兇器收藏。」

石勇道：「所以我們更加要跟踪他，如無意外，他一定會有所行動的。」

就在這時候，有一名探員匆匆入來。

他把石勇帶到無綫電通訊室去，原來是他派出的二名探員有了消息回來。

負責跟踪許賢的探員，向石勇報告，許賢果然鬼鬼祟祟的，會晤了二名神秘人物……」

× × ×

許賢到了一處巷口，那兒早已站了二名手挽工具箱的男子在等他。

他朝左右張望，看看沒有人，便將他的企圖，告訴了這兩個人。

然後，三個人會合起來，繞出了那巷口，朝住許賢工作的工廠進發。

× × ×

石勇和姜玲玲等人，已匆匆開車趕來了。

二名探員在遠距離監視着許賢等三個人的一舉一動。

二名探員又向石勇報告：「他們似乎要把鉛管去水喉下面的水渠蓋子揭開。」

石勇還未答話，姜玲玲已經說道：「啊！對了，是水渠，不是水喉啊，我們眞笨。」

探員陳九道：「要不要讓我們立即過去拘捕他們？」

「不，你千萬不可輕舉妄動！」石勇力道：「我們決不能打草驚蛇。」

「給我一具望遠鏡好嗎？」姜玲玲對車子裏一名探員道。

那探員也明知她是石勇探目的女友，所以毫不考慮地，就把一具望遠鏡由車窗遞了出來。

姜玲玲接過那具望遠鏡，偕同小明到隣近一幢大厦的天台去。

從望遠鏡中所見，那三名以許賢爲首的人，正以工具將路邊的水渠鐵蓋弄開。

這時天色還未黑，視綫十分清晰。

姜玲玲可以清楚見到許賢等人的一擧一動。他們打開了鐵蓋之後，便以工具打撈，不少骯髒的東西被他們撈到路邊去。

石勇來到了姜玲玲的身邊道：「他們是否眞的希望找到兇器？」

「我看一定是的。」姜玲玲一邊手持望遠鏡，一邊說道：「現在那兩個人正在進行打撈，許賢則在旁負責放哨。」

石勇則對身邊的探員道：「我們必須忍耐一下，等他們有了收穫時再動手也未遲。」

突然間，姜玲玲把石勇叫過來：「你瞧瞧，有人發現他們了。」

石勇從姜玲玲手中接過那望遠鏡，果然見到一名身穿制服的人，跟許賢談話。

那身穿制服的人，是工廠裏面的看更人員。

他們談什麼石勇等人聽不到，但從許賢的神色看，他顯得既慌張，又憤怒。

最後，他終於從口袋中取出了一叠鈔票來，塞進那看更的手中去！

石勇對姜玲玲道：「他可能就是那班女工口中提及過的林伯。」

姜玲玲道：「可能林伯發現了秘密，向他進行勒索吧。」

那看更走開了。

然而，許賢他們經過一番努力之後，仍然一無所獲。

石勇發覺許賢一再跟那兩個人研究去水渠的位置問題。

但是到頭來他們仍然找不到什麼。

× × ×

偵探部之內。

石勇探目剛剛由外面回來，他聽到一名同事告訴他，昨天晚上又發現了一宗命案。

石勇仍然不以爲意，因爲這都市地方雖然不大，人却多得很，加上罪案橫生，死人根本就是不足爲奇的一回事。

直至那探員對石勇道：「奇怪的是，死者又是狄氏工廠的一名女工。」

「狄氏工廠？」石勇很快就想起他正在處理中的一件命案——狄氏工廠女工胡安琪的命案。

於是他們立即又問：「死者是誰？」

「勞佩玉。」那探員回答道。

「什麼時候死去的？」石勇開始關心起來了。

「根據驗屍官的報告，她是昨天晚上七至八時之間被殺。」

「找到可疑兇手麼？」

「沒有，」探員道：「還沒有。」

「誰處理這宗案件？」

「洪發探目。」

「他在那裏？」

「殮房。」

「那女子的屍體在何處發現的？」

「一處山邊。」探員又說：「詳情相信洪發探目比我更清楚。」

× × ×

殮房。

這是堆放死屍的地方，許多人遠遠見到就要繞道而行。

但是，石勇探目這一類人，却是無可避免地，非到不可。

他在這裏找到了洪發探目。

洪發探目正在跟一名驗屍官研究一具

女屍——那是勞佩玉的屍體。

根據洪發探目說：勞佩玉是被利刀刺殺，死前似乎受到强暴。

表面上看，這是一宗姦殺案。

但是，現場之上並未找到任何兇器。

石勇開始覺得，胡安琪與勞佩玉這兩宗命案，似乎有頗多相同之處。

例如二人同是狄氏工廠的女工。

二人同是被刀刺殺。

兩案同樣找不到兇刀。

因此石勇提醒洪發探目，以後他們之間最好互相連絡。

石勇希望由專家鑑定，兩名女死者是否爲同一柄兇刀所刺殺？

洪發探目當然一一答應了。

因爲在公事上他們是同事，私事上是也是朋友。

而且，洪發探目也知道石勇一向甚得上司愛戴。

石勇開始感覺到事態嚴重，他担心有人繼續被殺。

因此，當他返回辦公室之後，立即召來屬下的一名探員。

這探員是昨天晚上奉命跟踪監視許賢的。

石勇要知道許賢昨夜的行踪，所以要召那名探員再交代一次。

那名探員本來也已經寫定了一份報告，石勇也看過了。

報告指出：許賢昨夜返家之後，一直沒有外出。

但是現在，那名探員却說：「我倒有些懷疑，因爲許賢曾一再回頭張望，他可能發覺了我們，所以才乖乖的返家去。」

石勇問道：「他家裏的環境究竟是怎麼樣的？有沒有後門？」

「我也不清楚？」探員道：「我們只在街上監視着他。」

石勇要親自到許賢家裏去看看。

那探員說道：「今天是假期——工人假期，如果他不外出的話，應該還留在家裏。」

那探員是剛下班回來的。負責監視許賢的，已換上了另外一班人。

× × ×

石勇來到許賢家門之外。

對面路邊停了一輛汽車，車內坐着的，正是石勇手下的探員陳九和另外一個幹探。

石勇問陳九道：「許賢有沒有出過去啊？」

「沒有，」陳九道：「他昨晚返家之後，一直留在裏面。」

石勇看了看腕錶，已是接近中午時份了。

他覺得沒有理由，於是帶同陳九到後面一條橫巷去看看。

那兒可以望到許賢家裏一個後窗。

那是一個細小的住宅單位，沒有後門，由二樓後窗爬下來，假如身手靈活一點，大可以一躍而下。

許賢已將後窗打開。

石勇感到事情有點不妙。

他叫陳九守在那裏，自己則繞到前面去。

石勇登上二樓，用手去按門鈴。

門鈴響了很久，仍然沒有人來應門。

石勇知道上當了。

他叫一名探員由後窗試爬上去，發覺裏面空無一人。

× × ×

探員們受到石勇的責備，這是無可避免的事。

但是，當各人進入屋內觀察過之後，許賢的確做得相當技巧。

他利用防盜式的自動開關掣，控制室內的電燈，所以負責監視他的探員們，便無法不上當。

探員們都以爲他一直留在屋內。

× × ×

石勇探目一方面通知了他的上司，另一方面又通知他的女友姜玲玲。

姜玲玲經常跟她的弟弟小明，協助石勇去破案，所以可以說：姜玲玲對石勇的帮助很大。

石勇又吩咐下屬，發動幾人，四出找尋許賢的下落。

× × ×

石勇到一間酒吧去。

幾人說：許賢許多時都會到這間酒吧來喝酒。他還跟一名吧女蘇絲很要好。

時間還早，石勇只可以找到一名酒保，向他查問許賢昨天晚上是否來過這裏？

那酒保說：許賢昨天晚上的確來過，時間大概是接近午夜時份。

石勇這一次更加感到可疑，許賢在晚上午夜之前，究竟去了何處？

他恨不得立即能找到許賢，然後拘捕他。

石勇又問那酒保：「蘇絲住在什麼地方？」

酒保道：「就在街尾。」

「給我一個地址可以嗎？」石勇摸出了他的記事册子。

做消費行業和娛樂事業的人，最怕開罪警界中人。

所以那酒保毫不考慮的，寫了蘇絲的地址給石勇探目。

石勇又告訴酒保和這裏的老闆，如果見到許賢，必須立即通知警方。

× × ×

石勇由酒吧裏出來。

姜玲玲和小明兩姊弟一直候在石勇的汽車裏。玲玲不想讓小明這小小年紀進入那些燈紅酒綠的地方。

現在就由陳九開車，一行四人，直駛往街口那邊。

「這就是了。」陳九指指一幢大厦，那是一幢多層大厦。

石勇和姜玲玲二人首先下了車。

姜小明走得稍後。

負責開車的陳九，因爲附近沒有停車的位置，所以他必須把車子開前數十碼，那兒剛好有一個停車收費位是空置的。

× × ×

石勇正待按動門鈴。

突然之間，裏面傳來一陣女人的尖叫聲！

石勇與姜玲玲交換了一個眼色，隨即拔槍在手戒備。

他打個手勢，示意姜玲玲走過一旁，然後用脚把門踢開。

就在這刹那之間，一個人影正越窗而出。

這是四樓。

至於窗下的環境究竟是怎麼樣的，石勇並不知道。

不過，那人正企圖往下縱跳下去。

石勇迅速叫出了一聲：「不要走，站住，我是警探，別動，否則我開槍！」

然而，那人並不站住。

石勇當機立斷，趁住他未飛身下躍之前先開了一槍。

「砰！」然一聲。

子彈擊中了那人，但是石勇無法確定他傷在何處。

只見到那人迅速飛撲而下。

石勇衝至窗前，往下俯視，原來二樓是一個大露台。

那人一步一拐的，走了幾步，已進入二樓一條行人通道之上。

石勇在那角度，根本無法可以開槍。

然而姜玲玲聽在耳中，看在眼裏，反應非常敏銳。

她急忙飛奔而下。

她看見那背影在窗口躍下，就明白到那傢伙正在逃走。

她希望來得及制止他逃走。於是她連電梯也不等，沿住樓梯，飛也似的狂衝而下。

姜玲玲並不知道這一幢大厦的形勢，她只道那疑人必由後門或後巷逃去，所以她只希望及時衝到樓下去。

豈料她只走到二樓梯間時，就聽到背後有氣喘如牛的呼吸聲，以及急促而踉蹌的步聲。

她回頭一看，一個男子正面帶驚惶地，一步一拐的由二樓下來。

她心裏立即明白過來。

無論從衣着及身型看，他正是不久之前在蘇絲家裏見過的男人——而且可能還是一名殺人兇手呢。

因爲當時屋內曾有女人尖叫聲傳出，很有可能已有人被殺。

她正待反身對付那人，可惜她處於下風，那人却在她背後更高的梯階之上。

因此，她還未開始行動，那人已將梯間堆放的一籮廢物，用力一推，直滾落樓梯下面去。

一個是踞高臨下，一個是飽受威脅，必須以雙手擋架。

如此擾攘一番，那人早已回頭走。

他沒有沿樓梯下去。

他退回二樓，再沿住那行人通道往另外一邊走。

這時候，石勇亦已反身追下來。

石勇明知蘇絲香閨中有事，却來不及細查了，因爲中槍在逃的人可能就是兇手，必須抓住了他，然後才可以明白眞相。

石勇從身型分辨，那人不似是許賢，萬一眞的是許賢，那麼，他一定也經過化裝了？

石勇也是急得忙亂了手脚，他也沒有發覺那人在三樓一條通道上奔竄，還以爲對方已衝落樓下去了。

直至他在梯間發覺從廢物堆中鑽出來的是他愛人姜玲玲時，他才吃了一驚。

「玲玲，怎麼是你？」石勇吃驚地問道。

姜玲玲却一邊往上爬，一邊叫道：「別理會我了，快些由另一邊追吧，他由另一邊走廊逃過去了。」

這是香港式的多層大厦。

由於政府建築條例的規定，多層大厦如果單位太多的，必須有足够的空曠地方以吸收陽光，因此才有二樓那個大露台。

同時亦要有足够的走火通道，所以樓梯也要有兩條。

現在那人就由另一條樓梯急竄下去。

他走得極快，雖然他的腿部已中了一槍，走起路來，極不方便。

但是他內心明白：這是生死關頭，逃不掉就只有坐牢，甚至被判處死刑，因此他惟有拚命的走。

他自己心裏知道，只要逃到樓下路邊，他逃得脫的機會就大。

因爲那兒道旁停了一輛汽車。

他三步拼作兩步的，往下急衝。

石勇和姜玲玲二人雖然啣尾追來，仍然是來遲了一步。

當他們雙雙追到街上的時候，看見一輛車子正在急急自路邊開出。

車中人影，依稀看出就是那個受了傷的人。

石勇連聲呼喝。

可惜對方却不理會。

車子轉眼之間，已開得老遠。

石勇四下裏張望，目的是要找到陳九和他的車子之所在。

豈料陳九這時剛與姜小明二人沿住行人道這邊走過來。

他們看見石勇和姜玲玲焦急萬狀，也感到十分不妙。

石勇既希望能及時追截到那輛在逃的可疑汽車，也想回到蘇絲的香閨中去，看看現場上到底發生了什麼可怕的事情。

因此，他將僅可記及的車牌號碼、車型、顏色等等，匆匆告訴了陳九和姜小明二人。當時二人正在那邊走過來。

當他們聽了石勇發出的緊急指示之後，立刻又回頭跑。

石勇看見有人去追那疑人和汽車，立刻又對近在身邊的玲玲說：「快致電報警，一方面叫總部通知所有巡邏車，協助追截在逃的汽車。另一方面叫他們立即派人到這兒來，我看，這兒一定又出了事。」

石勇說完，重返四樓蘇絲的香閨去。

姜玲玲則到附近商店去借用電話。

× × ×

蘇絲死了。

又是被人用刀刺殺的。

從石勇他們聽到的一聲叫聲忖測，蘇絲只不過被刺殺才不久。

也可以說，石勇他們來遲了半步。

假如石勇早到一些，按响了門鈴的話，那兇手一定無從下手。

但現在，驗屍官已證明蘇絲氣絕身亡，她是被人用利刀刺中了心臟部位。

根據隣居說，蘇絲是個職業女性，經常把一些男客帶回家中渡宿。

昨晚凌晨時份，蘇絲又帶着一名二十餘歲的男人回家。

那男人今天早上才離去。至於後來有沒有折返，隣居的婦人並不知道。

正當警方在蘇絲家中進行調查的時候，洪發探目有電話來找石勇，電話是撥到警方的無綫電汽車來的。

洪發就是處理勞佩玉命案的一位探目，他告訴石勇，經警方進行一連串呼籲之後，有一名見義勇爲的市民向警方報到，願意協助警方調查此案。

由於洪發探目與石勇探目有過默契，所以洪發才以第一時間通知他。

然而石勇並沒有趕返警局裏去。

因爲他記掛着助手陳九和姜小明二人，不知道他們怎麼樣了？

× × ×

大街之上，人擠車多，熱鬧得很。

那疑人開着汽車，橫衝直撞，弄得途人紛紛走避，險象環生。

陳九和姜小明的汽車啣尾追來，如影隨形，令到那在逃者越逃越急，弄得手忙脚又亂。

「轟隆」一聲！

汽車撞上了一間商店的玻璃橱窗，「嘩啦嘩啦」的响了一陣。

失事汽車匆匆走出了一個人——就是那一名中槍以致受了傷的男子。

他一步一拐的，在人叢中逃走。

姜小明手急眼快，首先竄出了汽車之外，直追過去。

陳九就地把汽車停在街道之上，發足狂奔，啣尾追來。

紛紛走避唯恐不及的過路人，仍然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姜小明身型小巧，身手矯捷，在人叢中左穿右插，轉眼間已追貼了那名有如强努之末的在逃男子。

他本來就受了傷，自然無法可以快得過姜小明。

姜小明一手抓住他的衣領。

冷不提防，一柄小刀閃電反手刺出，小明急忙伸左手一撥，手臂首先挨上了一刀，當堂血流如注。

姜小明身體雖然受痛楚，但頭腦却保持清醒。

原本扣住那疑人的右手，在一陣痛楚中被掙脫了，眼看那疑人立即就可以逃之夭夭。

姜小明却沒有讓他逃得這麼輕易，飛起一脚，踢向那傢伙的臀部。

那傢伙有如餓狗搶糞，急急往前直仆，跌倒地上。

姜小明忍受着手部的痛楚，衝前又是一脚，踏住了對方那隻受傷的小腿——那兒滿是血，很易辨認的。

平時，姜小明很少表現得如此心狠手辣，但現在他不得不如此。

如果他稍爲仁慈一些，對方就會走脫，甚至再次用利刀傷害自己。

所以，他不但一脚踏住對方那一隻受傷的脚。而且還狠狠地對那男子道：「你敢再動，老子將你這條狗腿弄成殘廢。」

小明才不會那麼殘忍。

但如果對方的受傷小腿讓他踏得太久，或者流血過多，也眞的可能變成殘廢。

因此，那人果然不敢再逞兇，甚至動也不敢動！

他乖乖的俯伏在那裏，直至陳九過來用手鐐將他雙手扣上。

途人紛紛圍觀。

街上一些巡警也聞訊匆匆趕至現場協助。

× × ×

經過一番擾攘，那男子已被帶返蘇絲命案的現場來。

石勇所等待的，就是這個受了傷的疑人。

但是，他並非石勇所期待的許賢。而是另外一個人。

更加令石勇他們大感意外的，就是隣居已證實：昨夜與蘇絲返家的，並非這個人。同樣又是另有其人。

那就是說：這個人可能是不久之前才潛入蘇絲家行兇的。

那麼，昨夜跟蘇絲返家的人，又是誰？是許賢，抑或另有其人？

石勇在死者蘇絲的手袋中，發現了一叠簇新的百元大額鈔票。

鈔票一叠十張，都是連號的。

姜玲玲心水清，彷彿再想起了一些什麼，忙將鈔票的號碼紀錄下來。

連石勇也不知道她幹什麼。

鈔票是用膠袋載住的，這也是警方兇殺組所收集的證物之一。

姜玲玲爲什麼忽然之間會注意到這一叠簇新的鈔票來？

原來她對這些東西——簇新的鈔票，似曾相識。

後來再想想清楚，那是望遠鏡裏面發現過的東西。

當許賢帶同二個挖渠工人打撈時，曾被一名看更人干涉。

當時姜玲玲就曾經見到許賢摸出了一大叠簇新的紅彤彤的百元面額大鈔票，在上面數了幾張給那看更。

同時姜玲玲又想起了另一個可能性，就是許賢在酒吧裏面亦一樣要花錢的。

那麼，酒吧之內，會不會同樣有這種「連號新鈔」？

姜玲玲把她的男友石勇拉過一旁，將她的意思告訴了石勇。

石勇想想，覺得也是道理。於是把現場交給其他警方人員處理。

他則偕同姜氏姊弟和助手陳九先趕到酒吧。

× × ×

下午的酒吧。

顧客仍然不會多。

這是夜遊人的好去處，所以必須晚上才會熱鬧起來。

石勇重返蘇絲所工作的酒吧，那名老闆和酒保，已經心感不妙。

石勇先將蘇絲的死訊告訴了他們。然後要求他們將昨夜收到的鈔票，都拿出來看看。酒吧的老闆自然樂意。

因爲今天是假期，所以昨夜收到的錢，無法存入銀行，至今仍在夾萬之內。

數千元各種面額的鈔票，擺在眼前，石勇和姜玲玲二人的眼睛就在上面游來游去。

很快，姜玲玲已發現了那兩張直版的簇新的鈔票。都是百元面額的大鈔。

姜玲玲小心翼翼地拿過來看看，發覺上面的號碼果然相連。

這二張鈔票的編號，僅在蘇絲手袋中

發現的十張之前。

也就是說，許賢極有可能在這裏花掉二百元之後，才把蘇絲帶走。然後又再給予蘇絲這十張鈔票。故此它們的號碼會是相連在一起的。

蘇絲手袋中並不止那一千元，爲什麼兇手沒有拿走？

憑此忖測，兇手殺人的動機，未必就是爲了錢，可能另有目的。

當然，也有可能是來不及進行搜掠財物。因爲在石勇他們聞聲後已立即採取行動。

無論如何，兇手與許賢之間，似乎是互不關連似的。

姜玲玲道：「如果我猜測不錯，許賢給予看更人的錢，也是直版，連號的簇新鈔票，不過，那已經不重要了。問題却是：爲什麼許賢會有這麼多的錢？而且都是新鈔。」

石勇也給玲玲提醒了：「是的，他的月薪大概也不會多到那裏去。」

姜小明搭訕着說：「難道殺人也可以賺錢？」

石勇摸摸他的頭部，笑道：「不錯，殺人的確可以賺錢，但是，這些女工並非什麼重要人物，爲什麼會有人肯花錢請他來殺這些人？因此，我們只可以構想到許賢是個無所不爲的壞蛋，包括了打刧生涯在內。」

姜玲玲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她對石勇道：「胡安琪與勞佩玉同是一間工廠的女工，這包涵了什麼特殊的意義？」

姜小明忽然驚叫起來：「四大美人，我明白了，死完一個又一個啊。」

石勇也給他嚇了一跳，「四大美人，死完一個又一個，那就是說：下一個可能輪到何秀珠或者范玲。因爲她們四個就是狄氏工廠裏的四大美人啊。」

姜玲玲立即瞪住他問：「你怎麼知道的？」

石勇道：「這又不是什麼秘密，你何必這麼緊張？」

姜小明是個小鬼，他眨着雙眼，道：「姐姐呷醋啊！以後你看女人最好小心一點。」

石勇瞪住玲玲相對一笑。

姜玲玲道：「好了，我們現在要回到正題去了，假如找不到許賢，怎麼辦？」

「他逃不了的。」石勇回頭又對陳九道：「派人到機場和碼頭海關查查，有沒有許賢離港的紀錄。」

陳九領命離去。

石勇探目帶了姜氏姊弟又到狄氏工廠去。

× × ×

這是法定的工人例假日，工廠正在休息。

許賢和其他工人一樣，不用上班。

石勇也早知他們不用上班，但仍然來了。

石勇希望找到看更人林伯，但林伯也不在，他是當夜班的看更。

現在已是下午四點多鐘，林伯還有好長一段時間才上班。

石勇帶姜氏姊弟到工廠後面的渠道去查看，那兒還有着一大堆瘀泥。

瘀泥是許賢花錢請來的二人挖上來的，目的大概是爲了打撈一把刀。

那是殺死了胡安琪的兇刀。

石勇很小心在那兒觀察了好一會兒，仍看不出什麼結果。

這原是意料中事，因爲許賢可能一再來過了，再加上渠道工人的努力，仍無結果，那麼，石勇也一樣不會有什麼結果。

但是，石勇仍然爬上太平梯，從頭再看一次，希望有什麼新發現。

但是，結果還是跟上一次一樣，那條水渠雖然陳舊，却相當穩固。

姜氏姊弟也由太平梯爬了上來。

他們由窗口爬入三樓——這正是命案的現場，女工胡安琪就是在這裏被殺的。

看更人陸志，一直在陪伴着他們，他也知道石勇是爲查案而來。

因此，他們要到什麼地方，陸志就依他們到什麼地方去。

石勇正在現場上展開一次「假設」的「行兇過程」。

他自從升爲探目之後，查案的手法也學得變化多端。

他假設兇手當時殺了胡安琪，但大門內有看更人把守，沒有辦法由該處逃出，於是由太平梯爬下去。

由於兇刀在手，十分危險，於是他便將兇刀由水渠罅縫中插入。

兇刀如果有血，爲什麼那罅縫邊緣沒有血漬遺下？

從胡安琪屍體上遺下的血漬分佈情形忖測，兇手可能已將兇刀上的血漬用死者身上的衣服抹去。因此，兇刀之上便再沒有血漬。

當然，這只是石勇的假想。眞實情形到底是怎麼樣的？除了兇手之外，根本沒有人知道。

姜氏姊弟並不知道當時的情形，所以石勇便將案發時的現場告訴他們。

當時是早上八時。

工廠的工人們，亦於此時紛紛上班。

突然有人驚叫一聲！

那是一名女工。

女工嚇至面無人色，自然也引動了其他女工們的注意。

當各人紛紛圍攏過來時，發覺一堆紙盒旁邊，倒臥着一具女屍。

那是胡安琪的屍體。

胡安琪是被利刀刺案，傷在胸部，刀鋒刺及心臟部位。

× × ×

警方爲了追查兇手，曾查遍了全間工廠。也問過許多人。

這是一間塑膠玩具工廠。

這兒樓高僅四層，是一間戰後才興建的，頗舊式的建築物。

樓下除了部份是用來停車、上落貨之外，半邊是儲貨的貨倉以及機器生產部之所在。

二樓也有部份用來作貨倉，另一半是工場。

三樓全部是工場，胡安琪等一班女工，就是在這兒工作。

四樓小部份是辦公室，有一條樓梯是通往三樓工場的。

其他用作儲存原料之用。（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鐵黃蜂（完）

馮嘉・文 子成・圖

惡貫滿盈 死不足惜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當司馬洛想找徐天賜的太太藍夜問個究竟時，藍夜也遭到一個女人的偷襲而受傷入院，至此司馬洛，丹妮，藍夜等都一致認爲徐天賜，鐵黃蜂，趙明等的死亡，都可能是被一個稱做李大王的人所殺，當司馬洛與丹妮回到酒店時，莫先生的報告已送來，但沒有提供李大王在何處……

當司馬洛和丹妮休息的時候，費安娜正在努力工作着。

由於費安娜並不是一個正統的探員（她的部門亦根本不是偵探部，這個部門的工作都是偵探部不方便做和做不到的），所以她的工作並不是正統的。

費安娜現在是以一個女人的姿態出現的。

她已經喝醉了，不知道自己正在幹什麼和正在到什麼地方去。

那個油光滿面的中年男人把她從夜總會裏扶出來，扶上了他那部豪華的大汽車，對司機說：「我們回家去吧！」

費安娜的眼皮張開一點，含糊地說：「你怎麼知道我家住在什麼地方呢？」

那中年男人格格笑起來：「你少担心好了。」

費安娜又閉上了眼睛，那人取出一根粗大的雪茄，點上了，吸一口，噴出，費安娜嗆咳起來：「什麼……地方失火……叫救火車……好像垃圾着火了……」

那人又格格地笑起來，把雪茄放進車中的烟灰盒內。假如費安娜不喜歡，他就不吸了，以免把她刺激得清醒過來。

一個身軀肥大而油光滿面的男人，現是正感到躊躇志滿，這是因爲他是剛剛從一家酒吧夜總會中「發掘」到這個新上任的陪酒小姐費安娜。他喜歡新。當然他知道她也決不會是完完整整，沒人碰過的了，不過她在這個行業之中還是新的。這就增加了興趣了，新任到底是不够經驗的，而且又被他的聲音和社會地位所震懾了，於是他再用一點手腕，就使她喝了過量之酒，再把她弄醒了。現在她以爲他是把她送回她的家去，實在他則並沒有這樣的意思，他是要把她送回他自己的家去。

他回頭望一望，他這部豪華的大汽車的後面還跟隨着另外一部黑色的大汽車，車中有兩個定定地坐着的陰影。當然人坐在汽車通常都是不會動來動去的，不過後面這部車子中的這二個人則還是給他一種特別靜的感覺。那種以靜制動的靜，這二個人就是他的保鏢。一個人有兩個保鏢坐在另一車子裏保護着他的，這個人當然並不是簡單了。

這個肥大而油光滿面的人不時會側頭望望身邊費安娜，有時亦會伸出手去，在她的膝上輕撫一下，他這不規矩的動作倒是頗有限度的，簡直是近乎畏縮的，他似乎很有耐性，一頓美食擺在面前，慢慢享受都不遲。

車子到達了一座巨宅，經過了寬大的草坪中間一條私家路，在屋子的面前停下來，那二個保鏢已經在後面先下車，過來把車門打開，那個肥大的男人輕輕推推身邊的費安娜，溫柔地說：「到了，我們下車吧！」

她發出含糊的「咿唔」一聲，說：「不要——不要攪我，我要——睡覺。」

這個肥大的男人自己下車，揮揮手由那二個保鏢動手把費安娜扶出來，費安娜的身子並不很重，由這二個強壯有力的男人扶出來，倒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

「到我的房間去！」那肥大的男人柔聲命令。

「我的——手袋——」費安娜閉着眼睛含糊地說着，一隻手在空氣中抓着。

「哦，手袋！」那個肥大的男人在車子的座位上找到她的手袋，遞過來，把手袋的皮帶子壓在她的手掌。她緊緊地抓住了。

眞有趣，她不知道自己並不是回到自己的家中，却記得手袋的重要性，手袋是一個女人的最佳朋友。

那二個保鏢把費安娜扶進屋子，簡直是把她豎直地抬進去的，因爲她根本沒有舉步，她的脚祇是在地上拖過而已。

還好她的身子不重，而這兩個保鏢又是孔武有力的，不然的話，這樣大一間屋子，要走一段相當長的路，到達睡房就頗爲辛苦了。

他們通過一座大廳，一條走廊，再通過一座小廳才到達了睡房，把費安娜小心地放在那張巨大的床上。

那個肥大的人露着一個得意的微笑，揮揮手：「你們出去吧，在外面等着，別騷擾我。」

那二個保鑣顯然是慣了同樣的事情了，所以一點都沒有覺得不對，他們關上了門，出去了，經過那座較小的廳子，再關上了一度門，然後回到外面那座大廳子，在沙發上坐下來，其中一人就在沙發上一躺，閉上眼睛，而另外一個則點上了一根香烟，在廳中走來走去，兩個人之間似乎已經有了默契的了，由於他們不能够兩個人一起通宵守衛，所以就採取輪班的方法，這個躺在沙發上的人就是先行睡一覺，等到鐘數差不多的時候，他的同伴就會把他叫醒，而由他的同伴睡一陣。不錯，這是他們的習慣，他們就是要等着把那個女人送走才能安心，那個胖大的老板通常是不會與帶回來的女人一起過夜的，他認爲這樣並不安全。

在普通人眼中，他也實在有點可憐的。不過是爲求發洩一下吧了。都要弄得那麼辛苦了，不過大人物都是這樣的了，想到自己是一個大人物的時候，又不覺得這樣是很苦了。

這個大人物在身上沒有了衣服之後，偉大之感就大大低減了。假如沒有衣服的陪襯，那階級的看法又有所不同了。沒有了名貴衣服的拱托的時候，就變成了是那些身體強壯而健美的人是大人物了。

這個肥大的人在沒有衣服之後，就有點像銀幕上的諧角，身上那些過剩的脂肪彈來彈去，鬆鬆垂垂的，他終於用一條毛巾圍着身子，才踏出浴室，他是剛剛洗完了一個澡。

他發覺房中的費安娜已經坐了起身，打開手袋正在裏面找些什麼。他有點尷尬地說：「哦，你醒過來了！」他有點後悔，爲什麼不早些動手，但剛才她是醉得那麼厲害。他還以爲他有很多時間，大可以慢條斯理的洗一個澡，然後慢慢宰割她的，誰想得到她會這樣快醒來呢？看來他現在得多費好一番唇舌或者多花一些錢才能够使她就範了——假如她肯就範的話。

「是的，朱先生！」費安娜說道，「我剛剛醒過來了，你這一條毛巾縛好了沒有！」

「呃——縛好了。」朱先生說，「爲什麼？」

「因爲，」費安娜說，「你要把手舉起來。」

費安娜的手從手袋中出來了，手上有一把槍，而朱先生就是直望進她的槍咀那隻滅聲器之中。

「你——是在開玩笑！」朱先生說。

費安娜那槍咀吐出放屁的聲音似的，朱先生身邊的門框上就開了一個整齊的子彈洞，子彈鑽進木框中時那「達」的一聲比槍聲還要响得多了。這證明她手中拿着的並不是一件玩具。

朱先生的手連忙向空中一伸，毛巾就從身上脫下來了。雖然他的確是已經把毛巾的邊緣塞好了，但他這種身裁做這種動作，混身的脂肪都顫得很厲害，毛巾就是無法留在原位。

「你眞難看，」費安娜說：「我要把難看的東西轟掉！」

「不要！」朱先生哀鳴道：「不要！不要！」

「哈，」費安娜冷笑道：「我還以爲你是一位大人物呢！現在看你，害怕成那個樣子。」

「我是——」朱先生吶吶着：「你——你究竟想怎樣？你也許不知道，我是有兩個保鏢在外面的。」

「我當然知道，」費安娜又冷笑起來，「你以爲我眞是醉得那麼厲害？假如我不是醉得那麼厲害，我就不會那麼快醒過來了，你這裏有兩重門，隔着兩重門，他們什麼都不會聽到，所以假如你不叫他們進來的話，他們是不會進來的。」

朱先生苦着臉，他並沒有想到費安娜會是一個這樣厲害的女人，他又吶吶着說：「你想怎樣呢？」

「我對你的保險箱很感興趣。」費安娜說。

「我的——但是我並沒有保險箱。」朱先生說。

「別跟我開玩笑了，」費安娜說：「你的保險箱在那幅畫後面，牆壁裏，你又不是欣賞藝術的人，睡房裏掛一幅畫，跟你的身份就是不配合，要不要打賭？我說保險箱就是在那幅畫後面的牆壁裏。」

「裏面是沒有錢的，」朱先生說：「也沒有值錢的東西。」

「我才不相信，」費安娜說：「你們有錢人總是說自己沒有錢的，假如什麼都沒有，那何必要一座保險箱？」

「你不明白了，」朱先生說：「這裏面放着的祇是一些重要的文件和契據之類，我不能够失去的，然而你拿到了亦沒有用處，不能够變錢。」

費安娜又微笑：「花言巧語也是浪費時間吧了，假如你的話是眞的，那你打開來給我看看不就行了。」

「我袋裏有三千塊錢。」朱先生說：「我還有這隻鑽石手錶，打火機——」

「我是志不在小的，」費安娜說：「芝麻綠豆的東西不要給我！」

「隨便你吧，」朱先生無可奈何地聳聳肩：「總之你是摸錯了目標了，你在這是撈不到多少的。」

他走向那幅掛畫，費安娜的聲音又變得硬起來，警告道：「你小心一點，不要弄什麼古怪花樣，我是一個亡命之徒，我隨時可以跟你同歸於盡的，你不值得爲了我而犧牲性命！」

朱先生很小心地把那幅掛畫取了下來，果然露出一度入牆保險箱的門，他扭動門上的號碼鎖，就把保險箱門拉開了。他說道：「你可以走過來看看的，這裏面連一塊錢都沒有，我的錢都在銀行裏，平時出入也是用信用卡，我的現錢實在是不多的，對於我們這種人來說，錢不過是一些數目字，搬來搬去吧了。」還是顯得有點自豪的。費安娜把槍一擺，命令道：「你

站開一點，坐在沙發上，讓我自己來看清楚。」

朱先生服從地坐在沙發上，費安娜走過去，看看那保險箱之內，朱先生也不能乘機抵抗，由於他與費安娜之間的距離還是相當遠，而費安娜亦並不担心朱先生會取出武器來對她襲擊之類。朱先生已經脫光了，很明顯地可以看出他並不是身懷武器的。

費安娜把保險箱裏那些文件都取出來，一叠一叠地放在小几上。

朱先生說：「你可以看到，這些都是文件，對你並沒有用處的。」他的語氣還是略帶輕蔑，因爲他懷疑這個女人是否看得懂這許多字。

但是費安娜却在旁邊那張沙發上坐下來，細細地看那些文件，這就使朱先生感覺到不大妥當了，他太低估這個女人了，他以爲她要的祇是錢吧了，爲了證明沒有錢，所以打開保險箱，却並沒有預算她會看那些文件的，他這些是不方便給人家看的文件，他伸出舌頭來舐舐咀唇，但是又不能够反抗，費安娜的眼睛雖然是在看着那些文件，然而她那把槍的槍咀却是看着他的，他不知道這是有意抑或無意，不過剛才費安娜已經開過了示範的一槍，他就實在不敢小覷她了。

費安娜好像猜到了他的心事似的，微笑着說：「不可告人的帳目，是嗎？」

「呃——」朱先生混身不安地說：「妳究竟是什麼人。」

費安娜吃吃笑起來：「偉大的朱先生，沒有人能碰，不論什麼部門都不能够隨便找他去問話，當然也沒有人想到辦法搜搜他的屋子或者查查他的私人帳目了，交遊廣闊的朱先生，很有面子，是不是，就可惜他有一個弱點，就是女人，現在，我對你這一本簿子感興趣！」

費安娜遞起其中一本較小的黑色硬皮簿子。

一時之間，朱先生的身子淌滿了冷汗，汗珠一顆一顆地出現，就像他洗過澡後的水並未抹乾似的，他哀鳴地說：「你——究竟想幹什麼？」

「你這本簿子所記錄的是與一位L君的交易，究竟誰是L君呢？」費安娜問：「會不會是一位李先生。」

「呃——我不知道你在講什麼。」朱先生說。

「是李大王！」費安娜說：「你是跟他有相當大宗的交易的，像你這樣有錢的一個人，還要做這種生意，不過也許你是有苦衷的，本來就是做這種生意發達，發達之後就想脫身都不容易了。」

朱先生又舐着咀唇：「這還是證明不了什麼。」

「有時間，有起貨地點，交易數字，」費安娜說：「我祇要掌握着這些，你這生意就再也做不成了。」

「你——你不能這樣，你想害死我嗎？」朱先生簡直發抖起來了。

「哈，」費安娜冷笑：「做這種生意的人，還想得到人家的同情，那是比較難一點了！」

「我——我不是想做，但是我不能不做！」朱先生說。

「我知道，」費安娜說，「我剛剛不是對你說過了嗎？你是做這生意發達的，現在發了達之後，就想不做也不行了，但是我可以替你解除這個威脅了，我有了這本簿子，我可以做很多事情！」

「不要，」朱先生恐怖地尖叫起來，「這樣，他會——他會把我殺掉的。」

「我可以替你把他消滅呀！」費安娜說。

「沒有人能够——我不要跟你說這個。」朱先生狠狽一揮兩手。

費安娜又笑笑了：「看，你害怕成這個樣子，就像我是李大王派來試探你似的，其實你也不是一個小孩子了，假如李大王是對你有所懷疑的話，他就會派人來把你殺掉了！」

「我——我就是不想談這件事，小姐，」朱先生苦惱地說：「你要錢，我想辦法找錢來給你好了，而且——而且我保證你安全離開。」

「我就是不喜歡要錢，」費安娜說：「我祇是喜歡人吧了，我要李大王！」

「你在跟我開玩笑！」朱先生以沙嗄的聲綫說。

「你不喜歡他，」費安娜說：「我替你把他除掉，不是最好了嗎？那時就沒人會逼你啦！」

「你——你爲什麼要這樣做？」朱先生吶吶着問道：「你——你究竟是什麼人呢？」

「你眞的想知道嗎？」費安娜對他微笑。

「不，不，」朱先生又連忙說：「別告訴我！」

「總之，」費安娜說道：「你要帮助我消滅他！你只要告訴我他在什麼地方就行了！」

「我——我不想牽涉這件事，」朱先生的臉色變得像泥土似的，「我——我不能——」

「你不能，那我祇好利用這本簿子上的資料去進行了，」費安娜說：「當然比較慢一點，但是應該可以成功的！」

「這怎麼可以，」朱先生又哀鳴起來，「他會知道資料是從我這裏來，那他第一件事就是先把我殺掉了，他這個人就是這樣的，無論如何，有仇就要報。」

「那你告訴我什麼地方可以找得到他，那不是更乾脆了嗎？」費安娜說。

「這更加不行了，」朱先生說：「這等於加速宣判自己的死刑！」

「你告訴我，我不告訴他就行了，」費安娜說：「但你不肯告訴我，那我祇好用這本小簿子，而且我一有機會還盡量宣傳是你供應的。你實在沒有選擇餘地。」

朱先生長長地呼出一口氣，無可奈何地說道：「好吧，我告訴你，我告訴你好了。」

那二個保鑣在外面總共等了大約兩個鐘頭，朱先生就與費安娜一起出來了，兩個鐘頭這段時間不算太尋常，他們感到意外的倒是費安娜已經能舉步了。

他們還以爲要等他們動手把費安娜扶着送走的。

但是現在費安娜已經醒過來了，而且還是由朱先生自己扶出來的，朱先生自己又已經整齊地穿好了衣服。

費安娜的一件小褸搭在一隻手上，而另一隻手臂則攬住朱先生的頸子。

朱先生對他那一個保鑣揮揮手：「去，叫車子來，我送她回家。」

兩個保鑣祇好去了，這種情形雖然是特別一點，却不是從未發生過的，假如朱先生對一個女人特別好感，他未必就不會把這個女人送回家，費安娜在朱先生的臉上吻了一下，朱先生祇能够苦笑，在此之前，他對這個吻應該是求之不得的，但是現在則一點都不覺得享受了。

「你對我眞好！」費安娜輕撫他的臉，嫵媚地說。

「我們——呃——」朱先生吶吶着說：「還是不要講吧。」

「我要多謝你嘛！」費安娜說。

「車子來了，」朱先生說：「我們出去吧！」

他們還是跟來時一樣，坐上了那部由司機駕駛的豪華大汽車，而朱先生的二個保鑣則另外開着一部車子跟在後面，費安娜把頭靠在朱先生的懷中，好像正在跟朱先生情話綿綿似的，呢聲說道：「你知道，朱先生，你那本黑簿子的內容，我是全部記得的。」

「但——但你已經答應了我不會加以應用的。」朱先生說。

「是的，」費安娜說：「但是假如你剛才告訴我的是謊話——」

「我並沒有對你說謊呀！」朱先生連忙申辯，「我已經盡了我的可能對你講了，我並不是通天曉，假如有什麼變化，那就不是我的責任了！」

「這一點我倒是相信你！」費安娜說：「不過，我也還是要提醒你另一件事情，那就是，假如你在我們分手之後給李大王一個電話的話——」

「我不會的！」朱先生連忙又說。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費安娜說：「這是將來的事情，我祇是先把利害關係告訴你吧了，卽使你向李大王告密，對你也沒有好處的，因爲這人沒有量度，你總之是跟我合作過了，他就不會原諒你！」

「我知道，」朱先生說：「這是我告訴你的，用不着你來再告訴我一次。」

「你記得就行了！」費安娜說：「前面，就在街口放我下車行了！」

「在街口停車。」朱先生連忙吩咐司機。

車子在街口把費安娜放下了，費安娜的槍也離開了朱先生的脅下，因爲她的槍是一直拿在手中的，就用那件小褸搭住遮蓋着，就是朱先生的保鑣也看不出來，第一個理由就是因爲費安娜乃是此道的老手，第二就是因爲費安娜是一個女人，他們想不出費安娜有什麼理由對他這樣做，所以也沒有加以懷疑了。

費安娜走了，朱先生才舒了一口氣，忽然之間，他對女人的興趣大減了。

他看着費安娜在街口轉了角，消失在黑暗中，然後他又轉對司機說：「好了，現在我們回家吧！」

× × ×

在同一個時間，另外一個大人物古如剛也是正在相當努力的，他在他的寓所的客廳中踱來踱去，鼻子上還是掛着那副黑眼鏡，有時也會向窗外瞥一眼，窗外就是他的巨大的花園了，他的花園之中有好幾個保鑣正在守衛着，現在的古如剛是眞不敢大意的，因爲他知道他的對手乃是一個近乎瘋狂的人，而這個近乎瘋狂的人乃是對他充滿了恨意的。有了這樣一個對手，他就不能够不盡量小心了。

古如剛在那裏踱來踱去，就像是正在等着什麼似的。

他是正在等着一個電話，後來電話響起來了，他就馬上加快脚步，向電話走過去，親自拿起聽筒。

他說：「喂……是的，我是……」他再沉默了一陣，聽着對方講話，後來又說：「盡你們的能力找找吧。留意一切……很好！」他放下了聽筒。

他站在電話的旁邊，思索了好一陣，然後再撥了一個號碼，說：「請替我搭三二六號的司馬洛先生。」

他是打電話到司馬洛所住的酒店去，聽筒中傳來那酒店的接綫生的聲音，接綫生說：「對不起，先生，司馬洛先生不在，你能够留下姓名嗎？」

「跟他一起那位小姐呢？」古如剛問道。

「她也不在，」接綫生說：「他們是一起出去的，不過，他們出去的時候已經留下話，說假如有人要找他們，請留下姓名。」

古如剛遲疑了一下，他是一個大人物，他找人是不習慣留下姓名的，不過他又記起了，那間酒店乃是莫先生的勢力範圍，這個接電話的小姐應該也是莫先生的人了，所以他說：「我是古如剛，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他們聯絡的，請問現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們呢？」

「哦，是古先生，」接綫生說：「古先生現在在什麼地方呢？我可以叫他們回電話給你。」

「我在家裏。」古如剛說。

「很好，」接綫生說道：「我會跟他們聯絡的，幾分鐘之後你就可以得到回音了。」

「好吧，」古如剛說。他祇好把電話掛斷了，然後就在電話的旁邊坐下來等着，他把鼻子上架着的那副黑眼鏡脫下來，露出他那雙其實是相當和善的眼睛，現在他這雙眼睛裏還是充滿了憂慮和煩惱的。

大約三分鐘之後，電話就響起來了，古如剛拿起聽筒，那邊傳來的，就是司馬洛的聲音，司馬洛說：「古先生，你找我嗎？」

「是的，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想跟你和丹妮談一談的。」

「這正好了，」司馬洛說：「我也正想找你。」

「什麼事？」古如剛問道。

「有些很重要的事情，」司馬洛說，「你現在到我們這裏來一趟如何？」

「我到你那裏來？」古如剛說。

「是的，」司馬洛說，「我們一起商量一下。在電話裏談是沒有那麼方便的，而且莫先生這裏有一副電腦，我們需要一些什麼資料，隨時可以由電腦供應。」

「好吧！」古如剛無可奈何地說。

× × ×

古如剛是習慣了做大人物的，所以要他移玉步去遷就人家，他就總是覺得不大舒服的。並不是有什麼反感，祇是感到不大習慣，司馬洛已經把他拖到殮房去過一次了，現在又再把他拖去。不過當他去到的時候，他就覺得司馬洛把他拖來是絕對有道理的，一如把他拖到殮房去辨認屍體，而不是把屍體送到他那裏去。

他給帶進一間巨大的房間裏，司馬洛，丹妮和莫先生都在那裏面了，而這房間就像電影裏看見的那些大戰時的作戰指揮部，房間的中央放着一張大桌子，而桌子上則有一座模型，還有指揮棍，小旗子之類，如臨大敵似的。

「這是什麼？」古如剛問道。

司馬洛用一根指揮棍伸出去一指，說：「我們剛剛得到了消息，李大王就是躲藏在這裏——極可能。我們正在研究接近他的方法。」

「哦？」古如剛說，「這很好，有什麼地方需要我帮忙的嗎？」

「唔——」司馬洛說，「你剛才找得我很急，你也說有些重要的事情，究竟是什麼的事情呢？」

「現在，我的事情也許並不重要了，」古如剛說，「既然你們已經找到了李大王。」

「我們祇是相信他會在這個地方吧了，」司馬洛說，「也許你所得到的情報可以肯定他是在那裏呢？請坐下來吧！」司馬洛推過來一張椅子給他，古如剛坐下來了。

古如剛說：「我不知道在這方面有沒有帮助，我作過了一些愼密的調查，我查出了我們之中有一個是相當可疑的。」

「是誰呢？」莫先生問。

「他叫文耀堂，」古如剛說道，「他是——」

「他似乎沒有來參加葬禮，」莫先生對一個在旁的手下做了一個手勢，隨即又對古如剛說：「我們有一副電腦，我要查一查電腦有沒有這個人的資料。你剛剛說文耀堂，他是不是沒有來參加葬禮？」

「是的，」古如剛說，「我感到奇怪，再查一查，發覺他的家人所講的理由是假的。他們說他有病進了醫院，但醫院裏沒有這個人，他根本沒有進過去，人是不知所踪了！」

「唔，」司馬洛說，「假如他知道來參加葬禮可能使他粉身碎骨的話，他就當然找個理由避一避了。」

「也許正是這樣，」古如剛說，「所以我現在正在叫人查清楚這件事情，假如找得到文耀堂的話就更好。」

「唔！」司馬洛說，「這倒是一個頗有趣的發現。」

「無論如何，」古如剛說，「看情形，文耀堂是多多少少都跟這件事情有關的了。」

「你是說文耀堂叔叔嗎？」丹妮說，「我好像是見過他的，不是嗎？」

「是的，」古如剛說，「你見過他。他跟你的先父也有點往來，他還在生的時候，文耀堂有時去探他的。」

「他？」丹妮說，「他不像是一個會危害我們自己人的人。當然，我知道人是不可貌相的，不過他就是不像。我有一種感覺，不會是他。」

「我暫時並不是指控他什麼，」古如剛說，「他祇是失踪得奇怪，我要弄清楚究竟是爲什麼吧了。你要明白，不論我們的對手是不是李大王，他對我們這一個派系知道得這樣多，就應該不是外人，或者起碼是有一個內幕的人供應資料，文耀堂就是有這樣的資格。」

「我倒有一點覺得奇怪的，」丹妮說，「假如他不想來的話，爲什麼他要稱病呢？我的意思是，他大可以眞的躺在醫院裏，何必要虛報一個理由呢？他甚至可以爲自己弄一點輕傷。」

「有兩個可能性，」古如剛說，「第一個可能性就是，他也要參加行動，所以不能留在醫院。第二個可能性就是，他給脅持住了，有關的情報，他被逼透露出來。我不知道是哪一個可能性大一些，我亦不知道應該希望是哪一個可能性。到這樣的時候，我是特別感情作用的。我祇知道，文耀堂父子前一段時間都是在泰國那邊活動的，也即是說距離金三角地帶很近的地方。大約在李大王倒台的差不多時候，他們也離開了。這似乎表示他們是早巳經或多或少與李大王有點關係的了。」

幾個人都面面相覷。古如剛這個發現，的確是令人感到迷惑的。

這個時候，莫先生的一個手下進來了，交給莫先生一隻文件夾。莫先生接過來說：「這就是關於文耀堂的資料了，有一副電腦的確是很方便的，是不是？這樣快捷！」

「你別浪費時間吹牛就更快捷了！」司馬洛呻吟地道。

「讓我看，讓我看，」莫先生把那隻文件夾打開來，閱覽着，「唔，文耀堂。他是有一個兒子文廷祥的。以前是在泰國那邊活動，受聘於ＩＡＤ。」

「什麼叫ＩＡＤ？」古如剛表示莫明其妙了。

「這是一個特殊的反毒組織，」莫先生說，「我不相信他們會是與李大王合作的人。事實上他們正是引致李大王倒台的人。因爲他們憑着他們的宣傳本領偷拍到了李大王一些不人道的活動之外，又偷拍到了李大王利用職權和逼毒販的情形，以及偷到了李大王有關這個方面的文件，假如不是有他們，李大王就不會完得這麼順利。」

「似乎你是與這個組織是有聯絡的。」古如剛說。

「是的，」莫先生說，「不過通常是他們向我索取資料，而我則甚少對他們作同樣的要求。這是因爲他們祇是集中在那一個地方工作，假如我們在工作上要到那裏去的，我們通常都會轉託他們。他們則極少機會超越他們的範圍做工作。」莫先生頓一頓，說：「大致就是這樣了，假如誰有興趣，可以拿這份資料去看清楚。」

大家則都是雖有興趣而認爲無此必要，因爲莫先生巳經講過了，而在目前這樣的環境之下，莫先生是沒有理由不把要點講清楚的。一陣沉默之後，還是古如剛首先發言，他說：「這樣，我列出的兩個可

能性還是沒有推翻。」

「剩下來一個，」司馬洛說，「文耀堂父子是給李大王捉去的。他們跟李大王有過這樣的過節，當然沒有可能是跟他合作的了，而且這也給了李大王很充份的理由恨他們。也許連帶恨你們每一個人。」

「爲什麼文耀堂的家人不做聲呢？」古如剛說，「假如他們告訴我的話——」

「假如他們告訴你——？」司馬洛說，「假如他們知道一有異動的話，文耀堂就會死掉，那他們就不敢告訴你了。而且，你們不是有那種習慣嗎？自己的事情自己解決。」

古如剛瞪了司馬洛一眼，不過他知道司馬洛是講得對的，丹妮去求他以及他的作不願意接受狀就是很好的例子了。正如司馬洛所講，他們這要面子的習慣雖然能使他們團結，但是亦製造了很多不便。

「看來！」丹妮也說，「正如你所猜想的，有關我們的詳細資料，也就是文耀堂所供應的了。」

「但是——」古如剛緊皺着眉頭，伸出一隻手指搔抓着下頷的尖端，「照我所知，文耀堂本人是的確到醫院去住過一天的，然後他才悄悄離開，却叫醫院方面當他仍然是在那裏留醫着。假如他是給李大王捉去了，李大王不見得會放心把他放回醫院去安排這個吧？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他又不會是預知李大王要捉他，便先到醫院去安排這個假局，好方便李大王將來捉他的。」

「他的兒子文耀廷又如何呢？」司馬洛問道，「文耀廷又是到哪裏去了？」

「也是沒有了音訊，」古如剛說，「所以才使我對他起了疑心的。無論如何，文耀堂在醫院設那個假局，看上去很像是爲了避免到這裏來參加葬禮而設的！」

「這的確很可疑，」司馬洛說，「不過，不論怎麼樣，祇要找到李大王，問題可以澄清了。所以暫時，讓我們集中精神找他如何？」

古如剛並不是一個庸才，當他一面與司馬洛他們討論着的時候，他的眼光一面已經在研究着桌子上那座模型了。現在他說道：「假如李大王是躲在這個地方的話，那麼我們要碰他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錯，莫先生拿起指揮棍指點着，「很不容易。」

那個地方，從模型上可以看到是一座小島，離開一處陸地的海邊不很遠，不過從模型上看來是不很遠吧了，眞正的距離當然也不會太近。這小島上的屋子就是懷疑是李大王的大本營的地方了。這是根據朱先生的供述，再根據其他方面的資料研究出來的。

「很困難。」司馬洛說，「第一，這裏是一個很複雜的地區，我們——莫先生的勢力達不到那裏的——」

「這個地方——」古如剛搖搖頭，「我也是沒有辦法。並不是我不想出力——我的勢力也是達不到這裏的，而且這種事情也不能夠輾轉託人，一託人的話，秘密就保守不住了！」

「不錯，」司馬洛說，「此外還有第二個困難，那就是這座島是私人產業，閒人不能够隨便登上去，否則的話，島上的人是有權格殺勿論的。」

「那麼，」古如剛說，「這的確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了。你們有什麼計劃進行這件事情嗎？」

「所謂困難，」司馬洛說，「也等於說是冒險性很高吧了，假如不怕冒險，就可以進行了。你現在就是看着一個冒險專家！」

× × ×

那座島的其他特徵就是周圍都是大致垂直的懸崖，而沒有沙灘，島的表面却是大致平坦的，所以那整座島的樣子，就頗像是一塊江瑤柱放在水面上了。這塊江瑤柱有一個缺口，就是用以作爲港口，供船隻進出的。船駛進去，停在這缺口之內，船上的人離船登上碼頭，還要登上一百多呎高的石階才能够到達地面，因爲這座島周圍的懸崖的崖頂距離海面是有接近一百五十呎的高度的。

「此外另一種交通方式就是乘坐直升飛機！」丹妮指出。

「我知道。」司馬洛說，「我們的飛機巳經拍下了照片。」他打開抽屜，取出一叠照片，在桌面上攤開來。其中有好幾張照片就是從高空俯攝到的照片，從這幾張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到那島上的形勢；那座堡壘式的屋子，周圍有些地方有樹林，不過大致都是平坦的草地。還有一座直升機降落的廣場。看不見直升機，但因爲那廣場的中間有一個白色漆油漆成的圓圈，所以就看得出這裏是有直升飛機升降的設備的。也許要快就用直升飛機，要慢的話則是乘船了。

「李大王一定是在那裏，」丹妮說，「這樣一個地方，與這個人的性格是最配合的。」

「可惜就是看不到守衞情形。」司馬洛說。

他的意思就是夜間的守衞情形。夜間是無法從高空拍照片的，他們所看到的祇是白天的照片，從照片中看似乎看不到有守衞，但是並不表示夜間就沒有。他們也想到，只有在夜間可能偷偷潛登這座島上，那島上的人當然也會想到應該在夜間加强防守的。

「也許，」丹妮說，「在人手的方面，這裏的守衞是不會太嚴密的，你要知道在夜間，這裏的海面就是一片漆黑，沒有什麼燈光，單靠眼睛是看不出什麼來的。所以我猜他們很可能主要是依賴科學儀器去做防守的工作，假如有船接近的話，他們就可以用科學儀器探測出來了。」

「幸而我們並不是要乘船接近。」丹妮說。

「我們還是知道得不够多，」司馬洛說，「我很希望知道屋子內部的情形。」

「進去的時候就知道了。」丹妮說。

「要進入一個事前一無所知的地方，這實在不是味道，」司馬洛說，「尤其是你知道這個地方裏面的人可能一看見你就把你殺掉的！」

「人總有一天要死的。」丹妮說。

「媽的！」司馬洛說，「你這個人眞樂觀得使人難以置信！我所見到的女人總是在這些事情上顯得悲觀得多的，你却是

那麼樂觀，就像死對你不算得是一回事似的！」

丹妮微笑：「死亡對於我的確不算得是一回事，我們不是已經死過一次了嗎？當那個人要用機槍向我們掃射的時候，遲一點點，我們就已經死掉了。現在我們這條性命祇是多餘的。你比我更多餘，你應該死過幾次都沒有死掉。」

「多餘也是祇有一條呀，」司馬洛說，「失去了之後就沒有了。」

「我跟你的情形是不同的，」丹妮說，「即使我的生命是十分珍貴的，我這件事情也是非做不可。」

司馬洛看着桌上那些照片，他的身子有點飄飄蕩蕩的感覺。並不是因為他有什麼不適，而是因為他們現在是正在一艘船的上面。這艘船正在並不平靜的海面上盪動着。

這時有人敲門了。司馬洛說道：「進來！」

一個水手打扮的人進來，說：「已經取得了聯絡，你們得準備出發了！」

司馬洛點點頭，與丹妮一起站起來，解開身上的衣服，脫下來丟在地上。他們在衣服的下面早已穿着泳衣了。他們踏出艙房，到了黑暗的甲板上面，那個水手已經在甲板上面等着他們了。他伸手一指，說：「那邊。」

司馬洛和丹妮祇是看到遠遠的水平綫上有一點微弱的燈光。他點點頭，那人又說：「快艇已經放到水上了，你們現在就可以過去。」

司馬洛又點點頭，他與丹妮走到船邊，拉着船旁垂着的繩子爬下去。果然船邊的海面上已經繫着一艘快艇，他們跳到快艇上，隱約看見快艇上已經放着一隻箱子，是用油布包裹着的。司馬洛把繫着快艇的繩子解了，相當急的水流馬上就把快艇冲開，使它與那艘較大的船離開，司馬洛發動馬達，快艇便向水平綫上那點遙遠的燈光馳過去。快艇的速度相當高，雖然馬達聲是很響亮的，但是在這樣空曠的海面，極目所見都沒有別的船隻，就是再響也沒有大關係了。

他們這艘快艇的速度也是相當之高的，很快，他們便接近了遠處那點燈光，可以看到原來是一艘遊艇停在海面上。一個穿着藍白間條的T恤，白色短褲，咀巴啣着烟斗的男人正站在甲板上等着他們，而一條繩梯已經由船邊放下了海中。

司馬洛把快艇駛近了那條繩梯，靠過去，丹妮就首先執住繩梯，爬了上去，對上面的人叫道：「給我一根繩子！」

上面那人放下來了一根繩子，繩子的末端上繫着一隻貨鈎的。丹妮把這隻貨鈎搭在那隻油布包繩子上，那人就幫着她把那油布色扯上了遊艇的甲板上，跟着丹妮也爬了上去，而司馬洛跟在丹妮的後面。

那艘快艇因為並沒有繫着，所以已經給水流帶着，開始蕩開了。司馬洛說：「你有槍嗎？」

那人把一把裝有望遠鏡的長槍交給司馬洛，司馬洛接過來瞄準，向那艘快艇一連放了好幾槍，子彈都是剛剛在水平綫之下鑽進去。那艘快艇的船身不過是薄薄的玻璃纖維，不容易抵受這種強力子彈的襲擊，所以司馬洛每放一槍就穿一個洞，海水湧進快艇之內，快艇很快就沉沒了。

現在他們偷渡的工具是消滅了。

是的，他們是偷渡而來的，因為他們要進入這個李大王的基地，就不能循正正常常的途徑。這裏並不是莫先生的勢力範圍，却不能是李大王的勢力範圍，李大王在這裏可能是耳目衆多的，假如讓李大王知道他們來了，事情就不大好辦了。所以就由莫先生一個早已潛伏在這裏的人員開了遊艇到公海附近接他們。這個人員也就是那個啣着烟斗的人了。

司馬洛看着快艇沉沒，而遊艇也已經開動了。那人咬着烟斗說：「大約需要三個鐘頭時間可以把你們送到目的地。」

「很好，」司馬洛說，「有什麼新的新聞嗎？」

「剛剛有了，」那人把烟斗拿下來，「最新收到的消息就是，那岸上有人要追殺文耀堂。」

「這是什麼意思？」司馬洛問。

那人聳聳肩：「意思就是有人追殺文耀堂呀。有好幾個一流的殺手正在展開追查的工作。似乎這個文耀堂的頭顱是相當值錢的。追殺的工作已經進行了十天，所以其實已經是舊聞了。」

「理由呢？」司馬洛問，「為什麼要殺文耀堂呢？」

「沒有理由，」那人把烟斗再點上了，搖搖頭，「這種事情通常是不講理的。你要做這件工作，而認為待遇滿意的話你就做。你祇是為了錢而做，不會為了理由而做。」

「唔，」司馬洛說，「這似乎文耀堂也是在此地了。」

「是的，」那人說，「而且他與某些人的關係並不良好。可能是與李大王的關係並不良好。不過，既然還是在找，那亦即是說還沒有找到他了。」

「這事有點古怪，」司馬洛說，「我認為應該通知莫先生。」

「當然了，」那人說，「莫先生已經知道了。」

司馬洛聳聳肩：「看情形，我們也是沒有空管文耀堂的事情的。」

這艘遊艇現在就是把他們載向那座江瑤柱形的島。

夜晚過去了一半的時候，他們已經可以看見那座島了。島上的崖邊有燈光閃動，就像燈塔似的，提醒在附近經過的船隻不要撞過來。但他們還是未接近到可以不用望遠鏡而看見的距離。假如放下望遠鏡，他們就連那燈光都看不到了。而遊艇也就是把他們送到這裏為止。假如再接近，就可能不保密了。因為從飛機所拍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屋子的頂上有一座雷達網，這座雷達網會探察出有船接近的。不能夠讓屋中人因為有船接近而懷疑起來。

遊艇亦沒有停下來，祇是忽然停了馬達，船身利用着行駛時的衝力繼續前進。司馬洛與丹妮就是在此時下了水，這是為了不致於被船尾的螺旋槳絞着。

他們下了水之後，遊艇就遠去，這之後就不管他們了。司馬洛與丹妮找回了那隻防水膠袋。膠袋是先他們放下水中的，給一隻浮泡繫着。這隻膠袋之內就是放着

他們帶來的那箱東西，而這些東西就是他們需要用的用品了，是由莫先生的總部準備的，他們必須帶來，由於那個啣着烟斗的人在此地的能力是有限的，不能夠替他們備辦什麼。他們把浮泡戳破，棄掉了。那袋東西在海中半浮半沉着，由於袋內有些有浮力的物品，抵消了那些東西的重量，所以他們可以輕易地拖着它前進。

司馬洛與丹妮現在都已經是蛙人打扮了，可以不露出水面，手腕上的腕錶有夜光的指南針，使他們不會迷失方向。他們抵抗着水流向那座島游過去。

大約兩個鐘頭之後，他們到達了島的下面的淺水了。他們除下背上那一離開了水中就很沉重的氧氣筒，連同那隻防水膠袋拖上崖下的岩石上。

天還沒有亮，不過也不會很久了。這裏是黑暗的，不過沒有城市燈光騷擾的地方，反而不會是絕對黑暗的，他們大略可以分辨眼前的景物。他們發覺這崖頂的石灘還不到二十呎寬，還是退潮的時候呢，假如是潮漲起來，就可能沒有石灘了。

丹妮說：「我們的方向倒是絕對準確的！」

因為就在他們登岸的地方的前面岩石上，就有一個凹入相當深的地方，差不多像是一座山洞，而這前面又豎起了另一塊大岩石，就像一度門似的，所以從大多數的角度望過去，都是看不見有這凹入的地方了。反正這崖壁的表面亦不是平滑如鏡，大多數部份都是很嶙峋的。他們需要這個洞，因為他們需要在這裏渡過一個白天。要再等到晚上才能夠出動。

他們把膠袋拖到那山洞的最深處，丹妮嘆口氣說：「我看，我們可以在這裏睡一覺了。」

「是的，」司馬洛把她擁進懷中，吻住她的嘴唇，「這裏沒有別人，是我們的世界！」

「別傻吧，」丹妮說，「在這裏？」

「這個地方也不壞呀，」司馬洛說，「我們也許沒有下一次了。但當然了，我得先把毡子拿出來，這地面沒有毡子舖着就不好睡了！」他過去打開他們的膠袋，取出一張薄薄的毡子，舖在一塊大石的旁邊，向丹妮招招手。

丹妮過去，在毡子上坐下，司馬洛擁着她，和她一起躺倒了，丹妮推開他的手說：「別這樣急，讓我先休息一下好嗎？我們游了這樣長的一段路！」

「我是男人都不覺得累呢，」司馬洛說，「你却覺得累？」

「我就是怕你的氣力不夠，」丹妮咭咭笑起來，然後在他的耳朵輕輕咬着，很低聲說：「小心你的槍，快要在我的肚子上戳一個洞了，你把槍帶來幹什麼？」

「我倒猜不到原來你有注意。」司馬洛說。

「我並沒有忘記我的家傳本領，」丹妮說，「我們那種本領，眼睛在夜間是特別靈活的！」

「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司馬洛說，「我覺得有人正在看着我們。這山洞裏還有別人。」

「我却沒有這種感覺，」丹妮說，「你肯定嗎？這裏不是一個游泳旅行的勝地，怎會有別人？沒有別人能到這裏來的，除非是他們的人！」

「也許是他們的人。」司馬洛說。

「那為什麼我們還不逃走呢？」丹妮問。

「太遲了，」司馬洛說，「我們又跑得不夠快，逃不掉的。我們沒有時間衝出縛回氧氣筒逃下海底。」

「那我們怎辦好？」丹妮問。

「等吧，」司馬洛說，「既然我們進來時對方不開槍，也許是暫時不打算殺我們了。我們還是等等再算吧！」

「也許他沒有槍，所以不敢動？」丹妮猜。

「希望是如此吧。」司馬洛說。

丹妮從司馬洛的身邊滾開，打了一個呵欠，提高聲音說：「還是不要了，先睡一會吧，我們還有一個白天！」

「好吧，」司馬洛表示失望地嘆一口氣。

他們靜着躺在那裏，好像睡着了，但是司馬洛仍然保持着高度的清醒，那把手槍就給毡子摺起來的一隻角掩蓋着，他是隨時可以把槍抓起來放射的。他仍然有着那種強烈的感覺，覺得有人正在看着他們。假如不是外面的潮水聲音，他相信他很可能聽得見那人的呼吸聲了。

這之後不久，天就亮起來了，一開始覺得亮就亮得很快，而亮的程度愈增加，司馬洛赤裸的感覺就更強烈。先前還可以說大家都在黑暗中，但漸漸則變成是他和丹妮在暗處而對方在亮處了。

忽然，有一把男人的聲音說道：「丹妮！」

司馬洛和丹妮兩個人的身體都發硬起來，司馬洛更覺得脊骨非常酸軟，這種酸軟的最佳療法，就是讓他找到一個洞躲起來。

丹妮慢慢地抬起頭，因為聲音顯然是來自高處，在那上面有不少縫隙可以躲人的。

「你──是誰？」丹妮小心地問。

那人說：「假如你答應叫你的男朋友不開槍，我就下來。」

「我答應，」司馬洛說，「聽你的口氣你不像是敵人，而我們現在是最需要朋友的時候。」

有兩塊小石子滑下來，一個老人從一塊大石後面出現，迅速地攀援着下來，而最後的十呎他還是跳下來的。

「文伯伯！」丹妮詫異地道，「是你，你怎會在這裏的？」

「哦，是文耀堂先生。」司馬洛說。

那個人就是文耀堂，司馬洛知道他的年紀超過五十歲了，但是看上去並不像。他顯然仍然保持着年輕時的旺盛精力和體能，一個五十多歲的男人從十呎高跳下來是不易辦到的事情。

「這是司馬洛先生，」丹妮說，「伯伯，我們是來這裏找李大王的。」

「他不在這裏，」文耀堂搖着頭，「這地方是他的，他本人則不在這裏。」

丹妮似乎一見文耀堂就推心置腹地講話，顯然對文耀堂表示絕對的信任，但司馬洛則沒有那麼容易。他說：「我還以為你是在醫院裏。」

文耀堂有點難為情地聳聳肩：「那祇是一個假局，我是逼不得已的。但——你們又為什麼來這裏呢？」

總要有一個人先把自己的情形講清楚的，丹妮認為自己既然是後輩，她就先把他們此行的目的講出來。

「唔，」文耀堂說，「我們碰面倒是很好的，我們可以合作，你們有充足的武器裝備，我有地理知識。」

文耀堂也告訴他們為什麼他在這裏。他在這裏就是因為他的兒子給關在島上的屋中。他和他的兒子文耀廷是在同一時間受到襲擊的，他的兒子被捉走了，他則憑着機智和豐富的經驗逃脫了。他馬上就乘機失踪。他到醫院去，設下了住院的假局，就開始暗中調查，他的家人受到匿名電話警告，假如想他們活着回來的話就不要聲張，所以他的家人也沒有做聲了。

「我從一開始就覺得這是李大王幹的事情，」文耀堂說，「因為他這個人的仇恨心是近乎瘋狂的。憑你們所講，果然是他了。關於爆炸的事情我並不知道，現在你們告訴我，就可以使我對他的動機更清楚了。他顯然是從我的兒子的口中問出我們這個派系的，他就要把我們這個派系的人全部消滅。他找到鐵黃蜂，強逼鐵黃蜂爬上那大厦，但是在他爬了一半的時候放槍，使他跌下來。鐵黃蜂死掉了，古如剛自然要舉行這盛大的葬禮。老天！幸好古如剛腦筋靈活，否則，一爆炸了的話，就眞是不堪設想了！」

「你的兒子這麼容易開口招供的嗎？」司馬洛問。

「我們所受的是不同的訓練，」文耀堂聳聳肩，「我們並沒有練習過守口如瓶的本領，而且，李大王這個人是個野獸，他在逼供方面是特別有才能的，他的人又是毫無人性！」

「你怎麼知道鐵黃蜂是給他逼上去的？」司馬洛問。

「上面那些守衞告訴我的。」文耀堂說。

「你的意思是——」司馬洛難以置信地看着他，「他們是跟你一路的？」

「不是，」文耀堂說，「我每天晚上都到那上面去，我從他們的談話聽到的。不過他們沒有提到爆炸的事情。看來李大王對爆炸的事是守口如瓶的。」

「你每天晚上上去——？」司馬洛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是的，」文耀堂說，「我的兒子給關在那上面，我要先去摸熟門路才救他。現在我已經知道得相當清楚了，我知道有多少守衞，什麼時間會逃到什麼地方。」

「為什麼你還沒有動手呢？」司馬洛問。

「因為李大王不在，」文耀堂說，「我得先等他回來，把他殺掉，不然我們逃走了，他還是會繼續麻煩我們的。」

「你倒眞放心，」司馬洛說，「假如他先把你的兒子殺掉呢？」

「他不會的，」文耀堂說，「他要找到我。我的兒子活着，他還可以利用他來威脅我，這就是為什麼我要神秘失踪。他不知道我在何處，也就無從威脅我了。」

「正如我剛才所說，你倒是眞放心的，」司馬洛說，「我們不久之前接到的消息就是李大王已經知道你來了，有些職業兇手在岸上找你！」

文耀堂微笑：「這件事是我製造出來的。假如我要失踪他就沒有那麼容易找到的。我是故意在來到這裏之後就露一露行踪，讓他找我。找不到，他會以為我是躲起來不敢動，或者逃到別處去了。他不會猜到我是到了這裏來。假如你是他，你也不會猜我是到了這裏來的吧？」

「唔，」司馬洛點點頭，「這是眞的，你是一個很有謀略的人，文先生。」

「你也是一個很本領的人，司馬洛先生，」文耀堂說，「憑丹妮所講，我覺得你是最理想的合作夥伴了，假如你不反對我們合作的話。」

「到了這個地步，我們當然要合作了，」司馬洛說，「難道我們還要來決鬥一場，決定誰去逞英雄嗎？」

丹妮把頭擱在司馬洛的肩上，她很高興司馬洛答應與文耀堂合作。司馬洛又說：「那麼我們現在就是等李大王出現？」

「是的。」文耀堂說。

「每天晚上去探一探他有沒有回來？」丹妮問。

「探一探是必要的，」文耀堂說，「要清楚那上面有沒有什麼變化，不過假如他回來的話，我們可以聽到，因為他一定是乘直升飛機回來的。那上面有直升飛機場，就是他專用的。像他這樣一個人不大會坐船來。坐直升飛機才使人捉摸不到他的行踪，是不是？」

「對了，」司馬洛點點頭，「你對事情的看法很合我的心意，我甚少碰到一個人的看法是如此合我心意的。」

文耀堂聳聳肩：「現在是白天了，我們不方便在白天到上面去的，因此我可以利用這段時間對你們講述一下那上面的大致情形，然後我們晚間再到上面去逛。」

「到上面去逛逛？」丹妮問：「你講得就像這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 × ×

這的確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因為心理上就是如此的，這是心理方面的理由，這裏雖然設有守衞，也是循例公事而已。起碼守衞的人的心中就是這樣想，不論李大王是如何吩咐守衞的人提高警惕，都是沒有用的，他們就是想不出如何有人能夠偷到這地方來，碼頭方面當然是一天二十四小時有人把守着的，而雷達網又可以在事先探察出有什麼人會接近這座島，那麼有什麼可能他們還會有機會用武呢？」

「你看，」文耀堂低聲說：「那兩個像伙，簡直像夢遊一樣，我可隨時把他們解決，而起碼三個小時之內不會有人發覺，要三個多鐘頭之後才換班的。」

「這很好，」司馬洛說：「我們可以隨時在這兩個人的身上動手。在需要的時候。」

他們在黑暗之中躲在樹上，看着兩個守衞在前頭走着，果然，這兩個人雖然是在負担着巡邏的工作，他們却不是在做着巡邏的工作，他們祇是當作出來散步而已。這島上雖然是一個很理想的世外桃源，然而在這裏却不是舒服的事。

因為這裏是完全沒有任何娛樂的，雖然是一個世外桃源，然而並非自願避世，就會感到悶死了，尤其老是困在屋子裏，出來走走雖然也不算消遣，總是比較在屋內好些的，既然出得來了，心就不再願意放在工作上。

司馬洛舉起望遠鏡來再看一看，又說：「他們所携帶的武器則倒是不大好相與的，這樣的槍，假如給擊中一下，那就很不好玩了，擊中腿子或者手臂，會給完全轟去，擊中身體，那就是死定了。」

文耀堂在旁邊吃吃笑着：「用你的裝備，我就看不出他們有什麼可能有機會向我們開槍了。」

因為司馬洛現在所應用的這副望遠鏡乃是一副夜眼望遠鏡，假如用普通望遠鏡，祇能看到大略的輪廓，而用這副望遠鏡則可以看得像白天那樣清楚了。

「對了，」司馬洛說：「我們就是有我們的特殊裝備可恃的，所以，現在，讓我們到屋子那邊去走走吧。」

文耀堂領着司馬洛和丹妮兩個人向屋子那邊走過去，正如文耀堂在早上所答應的，他會帶他們到這裏來一遊，現在文耀堂就是正在履行這個諾言。

文耀堂也是說得對的，他們眞的可以在這個地方橫行無忌，沒有人來制止他們，他們在這個時間可以幹很多事情，甚至衝進屋裏把文耀堂的兒子救出來也可以，不過他們並沒有這樣做，因為時間還未成熟。

他們還要等待李大王出現。

這一點與司馬洛及丹妮計劃也並無矛盾之處，因為他們本來就是為了李大王而來的，文耀廷並不是他們所操心的事情。既然李大王不在這裏，他們亦祇好等下去了。

他們等了四天，司馬洛和丹妮都帶來了足夠的食物和食水，而文耀堂也有不少食物，還沒有吃完。他還有一個補充新鮮食物的方法，就是釣魚，這裏是一個釣魚的天堂，不用魚餌，祇要放下鈎子就可以把又肥又大的魚釣上來了。文耀堂就是用一隻電爐把魚煮熟，而電爐的電源就是一隻電池，用電爐可免發出烟來，不過他在這裏反正亦是找不到枯枝枯葉作燃料的，電池中儲的電當然不能支持太久，不過他也並不是打算永遠留在這裏！

文耀堂與他們來的方式也是差不多的，他划一艘小艇來，到了適當的距離之處時他就把小艇鑿沉，穿上蛙人裝備而潛水到來，至於他們會同在一個小洞相逢亦不算巧合，因為這島下面的周圍就祇有這一個地方可以藏身，即使再有一個批人來，還是會選擇這個地方作為藏身之所的。

等了四天之後，他們就在天黑了之後不久聽到直升飛機飛來，那時是他們「起床」了不久之後，他們是以晝作夜的。文耀堂說：「很好，他來得正合時，我們今晚就出動。」

「今晚就出動？」丹妮問。

「我們是早巳經計劃好了的，」文耀堂說：「馬上動手並不會使我們手足無措，祇是會使他們手足無措吧了。」

「對的，」文耀堂又說：「難道還要給他機會發現這裏有什麼不對嗎？」

「而且，」司馬洛說：「我們又是有一個這麼好的計劃——簡直是一個完美的計劃！」

× × ×

李大王是一個矮小的人，矮小而黧黑，有一雙像老鼠似的眼睛，他的身上雖然是穿着最名貴的衣服，仍然不會使他好看一點，甚至可能使他更難看一點。有些人身上穿上了名貴的衣服，就是會給別人以一種奇怪的感覺，會懷疑他這名貴的衣服是偸回來的，李大王就是那種望之不似人君的人，但是這種人就往往是那種坐在高位的人。

他果然是乘坐直升機回來，而他在夜間回來亦是意料中事，因為夜色是一種掩護，更少人看得見他的來踪去跡了。

他回來以後第一件事情就是到文耀廷被囚禁的房間去。文耀廷在那裏是受到相當好的待遇的，那間房間裏的設備就像一間豪華的酒店，就是沒有自由。一條長長的鐵鍊鎖着文耀廷的一隻脚，而鐵鍊的另一端則是鎖在窗門的一條鐵枝上。

不過文耀廷則是不大有心情享受些豪華的設備，而且亦不見得有能力把那鐵鍊弄脫。因為文耀廷的一條手臂是巳經斷掉了，正給夾板夾着，縛上了綳帶，顏容憔悴。無疑地，李大王就是靠着這條斷臂從文耀廷的咀巴裏把他所需要的資料逼出來的。

李大王站在房間門口，威武地看着文耀廷，雖然他的人本身並不威武，但是，他的身邊有兩個彪形大漢作跟班，他是很有條件威武的。文耀廷雖然是一個一表人才的人，却反而沒有威武的條件，那是因為他的手臂巳經斷掉了，他現在連眼睛都張不開來似的，顯得有氣無力。

李大王祇是站在門口看着他，而文耀廷等着，李大王似乎也等着，因此兩個人好一會都沒有交談，跟着文耀廷忽然抓起床頭几上的枱燈，大叫一聲，向李大王丟過去。

李大王在此刻證明了他是有着鋼鐵一般的神經的，枱燈雖然向他丟過來，他却是毫不閃避，而枱燈拉盡了那條電綫之後就給電綫扯住了，跌在地下，飛不到李大王那裏。

李大王冷冷地瞪着文耀廷，文耀廷則頹然倒回床上。

「你究竟想怎樣？」李大王冷酷地。

「我想你殺死我！」文耀廷軟弱地說道。

「唔，」李大王說：「年紀輕輕，眞沒有志氣，為什麼要尋死呢？」

「你——殺了鐵黃蜂，」文耀廷喘着氣，「都是因為我提供的消息，我也不想活下去了。」

李大王格格地笑起來，道：「這還是第一步而巳，下一步，我就要把你們的古如剛也殺掉，他現在不是算是你們的長老了嗎？」

「你——」文耀廷喘着氣說，「你不能夠把我們全部都殺掉的，我們有那許多人？」

「我有的是時間。」李大王說。

「你不一定有那許多時間可以把我們每一個人都殺掉的！」文耀廷說：「我們不是傻瓜，也不是束手無策的人，我們不

會就這樣坐着任你殺的，終於，他們會找到你向你報復。你不要忘記！」

「祇要古如剛死掉就行了，」李大王說：「他們一定也會為古如剛舉行一次同樣盛大的葬禮，每一個人都會來參加，那時，我祇要爆炸一隻強力的炸彈——」他格格地笑起來。

文耀廷則大表恐怖：「你殺死鐵黃蜂就是這樣的目的?」

「是的，」李大王說：「就是這樣的目的。」

「那麼——」文耀廷狐疑地看着他。

「運氣不好，」李大王說，「炸彈爆不响，但是我現在又有了第二個計劃了，運氣不會永遠都壞的，你說是不是?」

「你這——」文耀廷發抖着，又一跳來，向李大王撲過去，但是仍然給那條鐵鍊控制着，不能到達。

李大王格格地笑起來：「文老兄，你得保重身子，我還需要你呢?我還要你給我供應一些情報，幫助我的計劃完成。」

「我什麼都不會告訴你！」文耀廷叫道。」

「你會的，」李大王說：「上一次你也會，今次你一樣也會的。」

「你這一次得弄死我才行了。」文耀廷說。

李大王却不管他，咯咯笑着走出去了，文耀廷的房間那度門又再關上了，文耀廷身子實在太軟弱，也動彈不得，他捱過了那盞枱燈之後就已經沒有什麼力氣了，事實上剛才的一動，似乎已經把他體內的精華都提了出來似的，他並沒有能力把脚上的鎖鍊解去或者做任何事情，因為他有一條斷了的手臂，這條斷臂使他氣力不足，由於並沒有得到好好的治理。文耀廷在這裏的確可以說是受盡了折磨的，他已經到了想反抗也反抗不來的程度。

李大王也顯然因為能够把文耀廷置於這個境地而沾沾自喜。他回到他在屋子前頭的書房裏，臉上有一絲笑容，那二個大漢守在書房的門外。

李大王正從書架上取下來一叠書，在桌上鋪開來閱讀着，這並不是什麼帳簿或秘密文件之類，而是一叠禁書，可以說是另外一種禁書，因為書中是沒有女人的圖片，但又不是完全沒有，而是不像那種裸女雜誌的圖片那樣的方式，這裏面男女的圖片都有，而書的內容乃是專門研究如何用刑，那些圖片就是顯示人的身上一些最痛苦的地方，以及一些最能令人痛苦的方式，他這書是得來不易的，現存的數量並不多，因為是從德國納粹時代流傳下來的了。那時的秘密警察對這種事情最有研究，而且還有這一門學問的專家著書立說給他們參考，自然，這些書是舊一點了，但未必就追不上時代，因為這門學問是以那個時候最為發達，後來的人都沒有作再進一步的改良了。

李大王一直把這些書籍視作寶貝，雖然他已經看得熟到可以唸出來了，他還是不怕一看再看。

也許，他在今夜又是準備要對付什麼人?

這祇有李王自己才知道，總之他現在是津津有味，愛不釋手地研究着，他這樣趕回來看書一定是有一個目的的。

就在這個時候，事情就發生了。

正在林中巡視的兩個人因為李大王來了，不能够不打醒十二副精神，顯得小心翼翼地在做他們的工作，不過這也沒有用，他們還是找不到司馬洛他們，他們到了一片空地上時忽然聽見有連串的槍聲，同時瞥見前頭的林中有火藥閃動，他們馬上仆在地上，舉槍向火花閃閃的地方還擊。他們的槍聲與那邊的槍聲混合起來是响得刺耳的。

跟着他們就被另外兩顆無聲的槍彈擊中，而離開了這個世界了。

他們掃射的那些火花其實祇是一些特製的爆竹造成的，根本沒有人，也沒有槍，但，他們是沒有機會知道這一點了。而這一連串的槍聲果然收到了司馬洛他們的預期的效果。這使屋中的人大為緊張起來了。

李大王也馬上棄書跑出房外去，在他能够有所吩咐之前，忽然一聲強烈的爆炸，使整間屋子也震撼起來。

「那是什麼?」他惶急地大叫。

這時已經有一個屋中的手下氣急敗壞地趕來了，這個人說：「西翼的牆壁給炸了一個大洞?」

「什麼炸了一個大洞?」李大王吼道：「怎麼會爆炸的?」李大王此時的臉色很不好看。

「我們……還不知道，但是外面剛才也有槍戰的聲音，」那人吶吶着說：「這很可能是——很可能是炮彈?」

「什麼炮彈?這裏有大炮嗎?」李大王吼道：「誰可以到這裏來?誰可以把炮彈運來?」

「很可能是投擲手榴彈的投彈筒，」那人說，「這種東西不很重，人到得來，東西也到得來了。」

李大王是曾經在戰場上混過日子的，他知道這個手下講得並沒有錯，聽來像是那種東西了。

這時他又聽見一陣密串的輕機槍聲。他那個手下又連忙解釋：「我已經叫了人射住破口，他們要衝進來是不容易的。」

「這樣做得對！」李大王叫道：「不要放鬆，抵抗着！」

這樣說着時屋子的另一邊又傳來一聲相當遙遠的爆炸，由於屋子是很大的，李大王的其中一個保鏢低聲咒駡起來：「媽的，難道他們來了一隊軍隊了?」

二個保鏢與李大王交換了一個眼色，李大王明白他們的意思，而他自己亦是有同樣想法，他對那個手下揮揮手：「出動每一個人，守着，不能讓他們進來，他們進來，我們就完蛋了！」

連李大王也相信眞是有一隊軍隊似的那麼多人來了，至於這些人是如何能到達的，他則暫時還未曾加以研究。總之人是來了，人來多了，就不安全了。那個手下匆匆走了。李大王叫道：「我會放烟幕掩護的。」

他與那個二個保鏢匆匆跑回書房裏，李大王打開牆壁上電燈總掣所在的一隻木盒子，把其上的一個掣一拉，這間巨大的屋子的各處就開始噴出白烟來了，這是他的巧妙設備。

而此時在外面的荒野之中，丹妮也是正在應用着一些巧妙的設備，她拿着一隻電子儀器，倒像是那種看電視用的電子選台器似的，手指在這上面一按，遠遠便又發出另一聲爆炸，這一次的爆炸則是來自較為接近屋子一處樹林了，在屋中人的印象看來，似乎是有另一枚炸彈在那裏爆炸了，這是一顆沒有投近屋子的炸彈。

其實這不過是司馬洛事先在各個有利地點安排下的炸藥，用無綫電按鈕控制就可以爆炸，這樣爆炸法，看起來就像是有千軍萬馬正在進攻似的了。

連李大王都相信如此，自然，這是因為假如有人來進攻的話，李大王就是損失最大的人，李大王當然有理由感到害怕了，於是屋子各個有利的地點就噴出烟幕來。這也是李大王的安全措施，假如有人來攻，他首先就把自己這屋子包藏在烟幕裏，使敵人很難逼近，雖然他其實並不相信會有這一天來臨的。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這一天却來臨了，而李大王的特殊設備也用得着了。

那些烟幕主要是散佈在接近地面的部份，這有兩個好處，第一就是使來攻的人不辨方向和目標，由於來攻的人多數是步行的。第二個好處就是可以使屋中人能够在屋子的上層佔了居高臨下之利而進行抵抗，也是由於來攻者總走步行，而不會是飛在半空中的。

那些烟幕在屋前的部份噴得特別多。在各處的槍聲，及偶然一聲爆炸（甚至還有屋子的窗玻璃給射碎的聲音，而這些則是丹妮他們用裝了滅音器的長距離步槍所射破的，那些槍聲不過是司馬洛在事先佈下的特種爆竹）之中，烟幕向屋前滾出去，籠罩了屋前那片空地，亦把停在空地上的那架直升飛機籠罩住了。在這烟幕之中，李天王與他那二個保鏢就悄悄地跑出來，俯低着身子，急急地向直升飛機奔跑過去。

是的，李大王要溜之大吉了。他已經相信是有一隊軍隊在圍攻他的屋子，而形勢不利，他的屋子是不能永遠把守下去的，所以還是逃走好一些。他不能够告訴屋中的手下們他要逃走。他這樣說，那些人就會失去鬥志了。等他逃脫了之後，則不妨讓他們知道，因為那時已經沒有所謂了，他們要投降就投降好了，反正李大王已經決定放棄這個地方。他們順利地到達了直升飛機，發上去。直升飛機是有四個座位的。李大王那二個保鏢就坐上前排的兩個座位，而李大王自己則佔據了後面兩個座位的其中一個。

他的其中一個保鏢就是駕駛直升機的人。

直升飛機的馬達响起來，螺旋槳轉動了。直升飛機就有這個好處，在烟幕之中亦可以起飛的。祇要直升上去就行了，頭上肯定不會有什麼障礙。升出了烟幕之上以後就可以飛走了。

困難以及冒險的就是在登上飛機以及起飛之時。但顯然那些進攻的人來不及制止他們登上飛機。

直升飛機升起來了，急急地升出了烟幕之外，升上天空，以斜綫離開。在夜間，地面上的人要擊中直升飛機是沒有那麼容易的。

李大王舒了一口氣，然後咬牙切齒地說：「媽的，這一次事件一定有古怪！屋子裏可能有內應！我要查清楚這件事情！背叛我的人一定會受到懲罰！他們是不得好死的！」

他那二個保鏢都沒有做聲，祇是司馬洛說：「你錯了！」

「托」一聲响，那個不是負責駕駛的保鏢的後腦上就給一根鐵棍擊中了一記，身子軟軟地倒下來，而李大王則發覺自己的後腦同時給一隻槍咀指着。司馬洛命令：「不要亂動，李大王，不然你的腦袋就首先開花！」

李大王僵在那裏不敢動了。餘下的一個保鏢亦是不敢妄動。

司馬洛丟下鐵棍，伸手到他的身上摸索，摸不出一件武器來。李大王吶吶着說：「我……我沒有……武器。」

「你！」司馬洛警告那個保鏢，「不要亂動！」

那個保鏢是正要有所動作，經過司馬洛一警告，他又不敢動了。司馬洛又命令道：「你剛才是要拔槍，是嗎?那很好，你快把槍拔出來吧。但是，丟到飛機外面去。」

那個保鏢並沒有遵照司馬洛所講。他說：「我們現在是正飛在空中，我負責駕駛着這飛機，假如你開槍，我死了，飛機就掉下去，你也要死了！」

「我用不着向你開槍的，」司馬洛說，「我可以把李大王槍殺。他死掉了，我們就沒有什麼好爭的了。」

「媽的！」李大王尖叫起來，「不要亂來！快把你的槍丟掉！聽他的話！」自己的性命當然是比別人的性命可貴的。自己的性命給人家拿來作討價還價的工具，那就不值得了。人人都是這樣想的。一個詭計多端的人到了這個時候也使不出什麼詭計來了。最重要的是保存自己的性命。他還伸出手在那個保鏢的身上擊了一拳以示催促。

那個保鏢祇好小心地把槍拿出來，丟出直升機之外，跌到下面，大概是跌進了海中。

「現在，」司馬洛說，「我們可以和和平平地談一下了！」

「你——究竟想怎樣?」李大王以尖銳的嗓子問道。

「我嘛，」司馬洛吃吃笑着，「當然是想把你活捉了。其實你的運氣已經是非常之好了。本來我是打算在你的飛機上裝炸藥的，你現在應該已經炸成碎片，墮落在許多個地方了。但是我走到飛機旁邊來的時候，我發現原來這座位後面是可以躲人的，於是我就躲在這裏等着你。活下去，總是比死掉好些的，你說是不是?」

李大王深呼吸着沒有回答。

「我們這樣大鬧一陣，又製造槍聲，又製造爆炸，都是要逼你逃走吧了，」司馬洛說，「這比較省時間。假如逼你在屋子裏負隅頑抗，那麼這件事情就會拖得很久了。」

李大王緊咬着下唇深呼吸着。他的中計使他更不舒服了，他自己本來就是一個

詭計多端的人，現在就正中了別人的詭計，這是剃人頭者被剃頭，也是最不服氣的事情。

李大王說：「現在你打算怎樣處置我呢？」

「這一點是比較困難的，」司馬洛說，「你所做的事情，似乎都很難證明。例如派人開槍掃射，企圖嫁禍在我的身上，例如你逼死了鐵黃蜂，例如你在殯儀館裏裝炸彈，這些事情雖然明知道是你做的，但以你這個人的小心程度來說，要找證據加以證明可是並不容易。所以，我看祇有把你交給古如剛他們了。他們對你是十分痛恨的！」

「你——你不能夠這樣做！」李大王哽塞地叫道。

「你能夠提出一個更好的主意嗎？」司馬洛問。

「我——阿昌！」李大王忽然大叫起來，「撞下去，把飛機撞下去！」

阿昌當然就是那個保鑣的名字了。雖然未經介紹。飛機上現時祇有三個醒着的人，司馬洛又不是叫阿昌。一時，司馬洛全身的汗毛都直豎起來，因爲假如阿昌服從李大王的命令的話，司馬洛也是無法制止的。他忽然覺得登上飛機並不是好主意了。

但是阿昌並不答應。阿昌說道：「不行！」

「你得聽我的命令！」李大王叫道：「難道你不知道我是誰嗎？快撞下去！」

「不行！」阿昌說，「你瘋了！」

「你這狗！」李大王尖聲大叫起來，「你不聽我的話！你這——」一時之間他完全忘記了司馬洛的存在，而撲前去伸手捏阿昌的頸子。

「不要動！媽的！」司馬洛狠狠地喝令，槍更用力戮一下。

其實並不是李大王忘記了，而是司馬洛忘記了。既然李大王命令阿昌把飛機撞到地下去，他當然是置生死於度外了。那麼，一把槍抵着他的背，就根本起不了什麼威脅的作用的。所以他還是繼續在捏阿昌的頸子。

阿昌不敢完全放掉飛機的控制儀器，祇能夠分出一隻手來企圖解開李大王的手。李大王的雙手是很有力的。那個阿昌處在不利的形勢之下，祇好放掉了飛機的控制儀器，而用雙手去企圖扳開李大王的雙手。

飛機立即搖擺起來。司馬洛爲了不跌出外面，就得分出一隻手來扳扶着，於是一時亦沒有機會救助阿昌了。

阿昌極力要扳開李大王的手，而李大王則緊力捏下去，飛機的擺動使他們兩個人的身子有時會拋來拋去。這對於李大王並沒有害處，但是對於阿昌則慘了。每當這樣一拋的時候，李大王就是等於連身體的重量都加在雙手上了。阿昌很難扳得脫，而且一陣緊似一陣，使他覺得氣絕之期也快要來臨了。

那不過是幾秒鐘之間的事情，而司馬洛一時是愛莫能助的。他不敢開槍。雖然他在這種情形之下是不惜把李大王殺掉了。他不敢開槍是生怕會誤中阿昌。

他從眼角裏知道飛機仍然是在島的上空，還沒有到達海面之上，從這樣的高度直跌下去，跌在陸地上，那是必然死定的了。跌到海上也許還有一點生存機會。

他在飛機稍爲恢復穩定的一煞那間舉起鐵棍向李大王的腦後敲下去，但是飛機却及時一側，他這棍子並沒有敲中什麼人，而祇是敲中了座位的靠背。

「呀，——呀——，」李大王大叫一聲，從旁邊那開着的門跌出去了。但他仍不放手。

阿昌則死命抵着門框，一隻手拚命在直升機的控掣儀器上摸索着，推推這個，搬搬那個，直至飛機忽然恢復了穩定，直向前面竄去。不過因爲李大王的身子掛在外面，所以機身是傾側着的。

李大王的整個身子的重量就是懸掛在阿昌的頸子上了。

阿昌的頸子沒有斷掉倒眞是一個奇趣。不過無論如何，在這種情形之下，阿昌亦是不可能支持得太久了。司馬洛的棍子又舉起來敲下去，擊中了李大王的手肘。

李大王的手似乎鬆了一點，仍然沒有放開，而阿昌的身子則開始向外面滑出去了。司馬洛不敢拉住阿昌，這樣祇會使阿昌加速失去知覺或者頸子加速斷掉而已。

他冒險把半邊身子伸出去，鐵棍再舉起來敲下去。

這一次鐵棍結結實實地敲中了李大王的頭頂，再彈起來。他發覺李大王的頭頂倒是結實得出乎意料之外的。

他再舉起鐵棍又要再敲下去，但是，已經够了，李大王的手忽然一縮，人便不見了。

阿昌的身子忽然失去了這股強大的拉力，也搖擺了兩下，然後才給司馬洛一把抓住，扶穩了。

「你還好吧？」司馬洛問道。

阿昌就是軟軟地躺在那座位上，不能做聲，不過司馬洛注意到他剛才的手慌忙地動了一陣，原來就是作好了準備的。這飛機的自動駕駛掣已經給他開好了，所以飛機能够以穩定的前進路綫飛行着。祇要飛機上的人不亂動，那麼飛機就不會撞下去。

很奇怪，那個被司馬洛擊暈了的另一個保鑣，倒是仍然留在座位裏，雖然經過了這樣一番大風浪，他也並沒有跌下去。而且他也沒有担心。他担心也担心不來。

阿昌終於嘶着聲音說：「那個人！他眞是瘋了！」

「你仍然對他忠心嗎？」司馬洛問。

「我是在爲他工作，」阿昌說，「但忠心是有一個限度的，他不能够要我跟着他死掉呀！」

「那麼你現在可以忠於我了，」司馬洛說，「假如我們再降回屋子前面，你可以開口勸勸那些人不要抵抗嗎？我不想太多人受傷。」

「這是不成問題的。」阿昌點着頭，「反正他已經棄他們而去了。」

「那我們下去吧！」司馬洛說。

他們大概都不知道，這件事情是比他們想像中更容易的，因爲李大王剛好就是跌在屋子前面的廣場上。他的手下們都看到了，而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自然也沒有心機抵抗了。

（完）

武壇軼事

黃飛鴻冒雨戰劉彝

嚴霜・文

現時在電影上面，或者在一般武林中人談及的黃飛鴻，已經是晚年光景，功夫漸老，缺少强勁的對手，無法把他的武功反映出來，黃飛鴻年輕的時候却是十分勇武的，他曾經率領鄉民展開一次浩大的攻防戰，這件事情至今仍然給西樵鄉的人津津樂道。

數十年前廣東西樵有一條鄉叫做鹿州鄉，隣近羔州鳳崗兩鄉貼連在一起，稱做西樵三鄉，來往客商甚衆，當時三鄉交界之處，有一個崗形如馬鞍，叫做馬鞍崗，崗旁有一條大路，乃是出入必經之路，不知何人發起，三鄉的人集資興建一個涼亭，附設有石枱石椅，可以平時避暑，有風雨吹來，走進亭中暫避，此即一般鄉村常見的風雨亭。

風雨亭必有石柱，照例石柱兩邊應該有對聯的，一般而論，那些對聯出自名家手筆，但以三鄉馬鞍崗風雨亭說，却非如此，左右兩邊所掛的對聯，十分粗俗，該聯是：「雨過去咗籃有屐。」另外一邊是：「風來坐吓帽難遮。」

這一幅對聯是用石刻的，來往之人，多數是鄉間人，看了覺得有趣，不過，有些知書識墨之人，就覺得這一副對聯簡直是一竅不通，因此之故，讀書人認爲應該更改，細心查探，知道這一副對是鹿州鄉人所寫的，加以石刻。其時，姓張的鄉人讀書較多，人丁亦旺，認爲鹿州鄉人只是武牛，故此寫下來的字句如此粗俗。當時不過三幾個人無意中品評出來，但却傳聞到鹿州鄉人的耳中，於是有些人故意在風雨亭以閒談的方式加以諷刺，認爲姓張的鄉人不配品評，因爲那些人只知道如何講這副對聯粗俗，不會另寫一副對聯出來，這樣說等於文字上的挑戰，姓張鄉人果然無法應付，三個月後仍然沒有一副佳聯懸掛，因此，鹿州鄉人更加放肆，故意在大庭廣衆中談及風雨亭的對聯，自稱是武牛，隣鄉的人就連武牛也比不上，這樣的閒言閒語愈來愈多，姓張的鄉人根本上就丁財兩旺，忍受不住，很想動武，但却因爲鹿州鄉人的拳師黃飛鴻坐鎭該處，武功非常出色，不敢輕舉妄動。

當時姓張的鄉人有一個龍虎武師稱做劉大眼，單名一個杰字，一向十分自負，鄉中老父，雖然勸告一般子弟不要動武，好事之徒却跟劉大眼磋商，認爲他有資格打贏黃飛鴻，想令鹿州鄉人屈服，先要使黃飛鴻受辱，否則一經交手，由黃飛鴻率領鄉人會戰，未必獲勝，既然劉大眼認爲自己的武功出色，三幾年之內擊敗了許多有名氣的對手，聽到這種議論，喜出望外，當衆拍拍胸膛，說：「黃飛鴻並非三頭六臂，我一定要顯些顏色給他們看看。」

衆人異口同聲的說：「劉師傅肯替本鄉爭一口氣，我們一定先行擺酒慶功，贏了黃飛鴻回來轟飲。」

當晚各人就集資請客，歡宴劉大眼，翌日早上，劉大眼就依照武林規矩，叫鄉中略通文墨之人寫一封信，派人送達鹿州鄉，送交黃飛鴻師傅。

黃飛鴻閱信，知道隣鄉的劉杰渴望相見，請到風雨亭旁邊的草塲一敍，信尾寫明劉杰敬約。

黃飛鴻細心閱讀兩遍，發覺這封信似乎挑戰，決不示弱，索性問問送信之人：「小弟在此一住三年，跟劉先生並無一面之緣，何以忽然寫信約見呢？」

投書的人聽了就說：「黃師傅，你雖然在此設館不久，但却威名遠播，附近各鄉鄉民無不敬仰，劉先生在本鄉亦頗有聲譽，他渴望見見黃師傅，彼此研究武功而已，並無他意。」

黃飛鴻微笑着說：「好，請轉知劉師傅，明日下午三時在風雨亭旁邊的草塲上見，先到先候，請勿失約。」

投書的人聽了欣然告退。當晚黃飛鴻就選出鄉中最出色的幾個門徒，並吩咐各人帶短劍在身，預防不測。

翌日中午，飯後片刻，便即出門前往風雨亭。

黃飛鴻率領各徒抵達，到了風雨亭旁看見十多人坐在石椅上面，另有一人站着，四處眺望，眼睛有如燈籠，他知道劉杰綽號劉大眼，身型雄偉，器宇不凡，此人料然必是劉大眼了，便即趨前點頭，劉大眼說：「來人必是黃飛鴻師傅了，是也不是呢？」

黃飛鴻點頭，反問他高姓大名，果然不出所料，此人即時接口：「我即劉大眼，單名一個杰字，久仰黃師傅的武藝高强，悠然神往，故此邀請師傅指導一切而已，我在拳棒這一行中已經有二十年之久，恨無對手，故此，發函邀請黃師傅互相研究而已。」

雖然這番話說得彬彬有禮，黃飛鴻聽了進耳，就心知肚明，等於挑戰，聽了就說：「既然如此，我們兩人交手好了，不管那一邊或者偶然留手不及，倘有傷亡，請勿見怪。」

劉杰恨不得跟黃飛鴻交手，聽了臉露笑容說：「蒙黃師傅不棄，小弟能够有機會跟師傅交手，當然是極爲興奮的，請勿留手。」

各門徒看了，驚懼參半，且又喜形於色，他們都想找機會欣賞自己師傅的武功，却又担心師傅受傷，因此十分緊張，定眼看時，黃飛鴻以及劉杰兩人都寬衣解帶，穿了短打衣裳，下邊穿了薄底鞋，一聲進招，便即一齊飛步衝過去，出手搶攻。

劉杰攻勢凌厲，第一招就以蛇形手出擊，兩手虛幌，跟着發出兩隻鐵指來，標馬上前，人到手到，第一招就用雙龍出海，跟住下邊踢出撩陰腿來，這兩招都是極其毒辣，任何拳師上邊的眼，下邊的陰，都是無法苦練到堅如鐵石，一旦受傷，便即倒地身亡，向來拳師交手，研究武藝，

不會如此毒辣，因此黃飛鴻看了登時怒火攻心，下邊馬步一閃，避開了撩陰腿，下邊就以抽劈手的姿勢，以左右兩手，一上一下，有如鐵門閂，打算把對方直插過來的蛇形手折斷，確是以毒攻毒。

劉大眼不知道自己企圖出手傷人，對方有權以毒辣手法相加，那時他看見黃飛鴻第一招就想折斷他的手臂，也因此憤恨異常，立刻變招出擊，改用他最擅長的劉家三脚出擊，因爲草塲地方闊大，他不止連踢三脚，就算連踢九脚，黃飛鴻也能够閃避得來，故此兩人相鬥，一進一退，很遲仍未分出高下來。

劉大眼擅長短拳貼身急攻，最厲害的就是冲天炮這一招，曲踭仰攻對方的下頷，隨時變爲猛虎偸心，跟着轉身鞭搥，連續打出十多招，全是貼身搶攻的，一拳一脚，十分凌厲，不過，黃飛鴻並非弱者，他發覺對方最擅長的是短拳，迫近身邊以硬拳硬馬由中上路出擊，除了打擊對方中綫，就是向臉孔密襲出擊的，給他一拳打中，便即倒地，非認輸不可，如果對方在自己倒下來之後，補加一脚，恐怕喪命，想到這一點，他就不能不用畢生苦練出來的無影脚出擊。

直到現時，黃飛鴻的一招無影脚，武林當中仍然沒有一個人接替得上，這一脚究竟如何施展呢？只是猜測而已，當時無影脚一經施展，黃飛鴻與劉杰兩人的身體十分貼近，在塲兩派門徒都沒有人能够看得出這一脚是如何打出的，只是聽到慘叫一聲，劉大眼便即倒地寂然不動，口角微有血絲，黃飛鴻踢倒了他，退後三步，說：「我們兩人交手之前說過死傷不究，請依守諾言，不必圍攻，如果因此發生兩鄉的鄉人械鬥，那就太過不值，根本上我跟劉師傅沒有私人的寃仇，只是研究武藝而已，他所傷的不重，請你們快些抬返本鄉的武館醫治。」

說完黃飛鴻向門徒打了一個眼色，先行轉身走下山坡，那幾個門徒俱是身懷利器的，佔了上風，當然不會再鬥，便即聯同保護黃飛鴻一齊離去。

雖然姓張那一邊的鄉人有十多名高手，各帶刀劍和短棍，準備師傅萬一打輸，撲出圍攻黃飛鴻，但因師傅受了傷，急需抬返館內救治，再又看見黃飛鴻如此神勇，料想對方亦必身懷武器，鬥亦無益，結果一定是兩敗俱傷的，更防師傅傷勢嚴重，來不及施救，因此喪命，因此兩個大徒弟商量幾句，便不追打，只是合力把劉大眼抬返鄉內的武館，盡快施救。

劉大眼既然身爲該鄉的武師，當然懂得醫治跌打，甚至幾個門徒也懂得如何醫治，雖然劉大眼的唇角有血，胸膛吃了一脚，不過，傷勢並非十分嚴重，不會喪命，於是照常的給以跌打酒和藥加以治療，跟住就保護師傅，讓他在館內休息，而且把此事隱藏起來，不讓鄉中父老知道。

劉大眼確是一個武功出色的人，如此受辱，非常憤激，剛剛病勢略爲痊癒，他就寫了一封密函，叫大徒弟連夜往廣州西關謁見他的師兄劉振聲，說明他給黃飛鴻踢盤打傷，因爲黃飛鴻想擴展鹿州的勢力，以至相鬥起來，盼望師兄拔刀相助。

這封信發了出去，劉大眼就對各門徒說：「我們這一派拳是從廣西劉三眼傳授下來的，拳脚棍棒俱屬第一流，料不到給黃飛鴻的陰招擊倒，師兄劉振聲武功比我高强，他仗義勇爲，見信必然到來，那時他就會親往鹿州鄉找黃飛鴻算賬，一個劉振聲可以打五六十人，你們不必伴着他前往決鬥，免得黃飛鴻知道，預先防範，或者躲起來。」

劉大眼料事如神，黃飛鴻傷了他之後，果然閉門謝客，晚上既然沒有住在武館之內，也不返家歇宿，好像行踪詭秘，接近他的門徒都知道師傅鬱鬱不樂，可能是預先知道劉大眼不甘受辱，遲早有高手到來挑戰，但却無法解圍，只好暗中防範而已。

旬日之後，有一六尺高過外的中年人，直趨鹿州鄉武館，向門人詢問黃飛鴻師傅是否在家，有要事必須相見。

黃飛鴻的門人早已得到他的指點，聽了就說道：「黃師傅有事到了廣州，聽說三個月後回來，叔台有何要事，請留言相告。」

此人笑了笑，說：「那麼，我明天再來好了。」

他沒有留下姓名，飄然而去。

黃飛鴻躲在後房，暗中觀察，開有一個牆洞，無人看得出來，他發覺此人步履穩定，身高臂長，發言有勁，且又目光烱烱，料想必是武林高手，不必推測也知道是劉大眼那邊的人，看在眼裏，不覺心上一沉，以體型說，此人比普通的拳師高大粗壯，步法緊密，大概發拳十分沉重的，他跟劉大眼交手，已經佔不了上風，全靠無影脚取勝，此人有胆到來挑戰，必然從劉大眼那邊獲悉如何打鬥的，亦即不容易用無影脚擊倒他了。究竟如何應戰呢？對方的拳脚究竟屬於何派呢？廣東十大名派當中沒有這種打法，就算找武林中人礎商，也不易挫敵，因此再三沉思，仍無善法可尋，只吩咐門徒，下次這傢伙再來，用同樣說話推搪，就說他三個月後回來，免多生枝節。

黃飛鴻並非怯戰，不過，他一向抱着這個宗旨，自己如果不佔上風，不易跟對方交手，因此他抱着忍辱負重的心理去應付此事。

果然不出所料，這傢伙一連三日，俱是如此，問了幾句，便即轉身走開，不過，第四日就不同了，他突然發怒，一掌拍下，整整一張八仙枱四分五裂，大聲說：「你們快些通知黃飛鴻師傅趕速回來跟我交手，坦白說一句，我是劉振聲，亦即是劉大眼的師兄，此行是替劉家拳爭一口氣的，如果黃飛鴻避而不見，我每日到來打爛一件傢俬，直到屋裏所有傢俬全部毀滅爲止。」

黃飛鴻根本就躲在後房窺望的，發覺情形不對，認爲非交手不可，把心一橫，索性挺身而出，冒險應戰，不過，他仍是很有主意的，不會由後房走出，繞身走到門外十多間的屋旁，然後放慢了脚步，好像由遠處回來的模樣，將近走進拳館，迎面看見一個彪形大漢走出，亦即伸手一掌打爛八仙枱的劉振聲。

他看見劉振聲，當然劉振聲也看見他，兩雄相遇，劉振聲便即拱手爲禮，說：

「來人莫非是黃飛鴻師傅？」

黃飛鴻笑了笑說：「昨晚接獲我的門徒急告，才知道有人自稱要找我交談，未知閣下是否此人？」

他口裏這樣說，且又行色匆匆，擺出由廣州搭渡回來的模樣，最低限度可以掩飾門人說謊，劉振聲不理會他究竟如何出現，只是想打，聽了欣然點頭說：「黃師傅，我的師弟劉大眼跟你無寃無仇，你何苦把他打到重傷呢？聞說你自稱可以打盡天下英雄豪傑，我特此到來送死。」

黃飛鴻說：「既然如此，不必多談，兄台想在甚麼地方交手，請即說明白。」

黃飛鴻跟劉振聲兩人既然願意決鬥，便即走到那條鄉外邊晒穀的地方叫做穀場，就在那個地方交手，因爲兩人並非事前講好在該處決鬥，故此無人知曉，僅有三幾個小徒弟在附近觀看。

劉振聲不愁對方戰敗之後一堆人走出來厮殺，比較放心，至於黃飛鴻，認爲穀塲地方寬闊，適合他以洪拳的絕招龍虎步，故此他也十分高興。

兩人剛剛交手，劉振聲便以閃電拳出擊，眞的快如閃電，看來好像直拳，但却打到七分便收回另發別招，因此黃飛鴻無法用抽劈拳的方式企圖扳折對方的手臂，只好移步換形，盡量使他的拳脚落空。

如是者鬥了十多個回合，黃飛鴻始終沒有還招，只是頻頻用穿橋手去消解對方的來勢，劉振聲最怕就是這種招式，看在眼裏，不覺暗暗的吃驚，同時佩服黃飛鴻懂得他的拳路，不會硬碰硬，假如對方硬接他的八分拳，一定吃虧，因爲他的拳頭又大又硬，有如鐵鎚一般，對方剛剛接招就有四五拳分別向上路打出，只要吃了一拳，便即倒地，黃飛鴻以柔制剛，那是最合算的打法，因爲他決心以守代攻，決不還招，故此劉振聲無所施其技。

再打下去，劉振聲的氣力漸消，發拳雖然勇猛，却不如前，到時黃飛鴻偶然發一兩招，但却不是向對方要害出擊，只是使對方知道他並非弱者，始終仍是採取消耗的戰略，希望對方體力愈來愈差，然後乘機急攻。這一層道理劉振聲也看得出來，但却始終無法攻破黃飛鴻的龍虎步，只好一邊打一邊想，希望找尋一個巧妙的對策，能够擊敗對方。

因爲他邊打邊想，發拳漸慢，黃飛鴻認爲有機可乘，便趁着他連發幾拳之後，突然施展一連串的脚法，虎尾脚之後跟着連踢幾個連環鴛鴦腿，把劉振聲迫到退後十多步，不過，劉振聲所學的劉三眼這一派拳法，根本上就是頻頻跳躍的，黃飛鴻膊頭一動，他就跳開，故此，黃飛鴻脚法雖然凌厲，也無法把他擊倒。

那時黃飛鴻僅有三十多歲，劉振聲已經靠近五十了，拳法再兇一點，仍是氣力稍遜的，由於兩人年紀不同，一再纏着苦鬥，劉振聲顯然吃虧，他發覺無法立刻把黃飛鴻擊倒，再鬥下去，未必打贏，索性跳開圈子幾步，拱手爲禮，表示停手。

劉振聲向黃飛鴻望了一眼，說：「今天我不願跟你展開生死鬥，明天中午我們再到風雨亭那邊當衆比武。」

說完他不管黃飛鴻是否答應，自管自的走開。

黃飛鴻發覺他雖然勇猛非常，仍然是一般拳師的武功而已，別無特色，便即欣然點頭，大聲說：「我必然赴約，請台兄下午三時到風雨亭相會。」

這一塲龍虎鬥只是一個普通的比武塲合，但因雙方背後都有一條鄉村支持，而且門人甚衆，到時那些人必然到那個地方看熱鬧的，故此黃飛鴻認爲那一次會戰非贏不可，至於劉振聲，更加想打贏對方，因爲他是師弟劉杰很誠意邀請來的，如果打輸，不但面目無光，還影响到名震廣西的劉三眼這一派的聲譽，故此他傾全力作戰，一定要擊敗對方。

問題在這裏，他跟黃飛鴻已經交手過一次，沒有辦法佔上風，充其量只是打個平手，事實上他的年齡較長，如果硬拚下去，氣力不繼，打輸給黃飛鴻，不足爲奇，幸而他知機，拱手告退，定期再戰，如果他沒有新招，如何能够打贏黃飛鴻呢？故此他的心裏非常煩悶，幾乎澈夜不眠。

劉杰雖然傷勢已癒，無力再戰，他看見劉振聲深夜未能闔眼安睡，走過隣室交談，說：「師兄，你明天就要跟黃飛鴻交手，拚個你死我活，照情形看，你們兩人都沒有把握取勝的。如果你不是好好的睡到天亮，恐怕明天會戰不能佔上風。」

因爲這個師兄是他邀請回來的，他不好意思講出一個輸字，故此，他只是向對方說，無法安睡，亦即不能佔上風，雖然他這樣說，劉振聲聽了當然明白，說：「師弟，我也想好好的睡到天亮，可惜心事重重，實在無法酣睡，正如你所說，今天我跟他交手，佔不了上風，明天再打，不外如是，我自問沒有把握打贏，故此，我想前思後，愈想愈悶，沒法閉上眼睛酣睡，理所當然。」

劉杰說：「師兄，如何招式然後能擊破黃飛鴻的洪拳呢？我仍是沒有把握，不過，在風雨亭前面交手，却有把握打贏，因爲我們佔了地利。」

劉振聲愕然，說：「師弟，照我所知，風雨亭前面的一處草塲，只是一些野草，毫無特色，不過，那塊地方高低稍爲不平，這是事實，我在廣西苦練梅花樁，對於高低不平之處，自信略佔上風，如果對方只練紮馬，並非練過梅花樁，那就可能鬥輸。」

劉杰聽了搖搖頭，說：「師兄，並非我故意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照我懂得的情形說，黃飛鴻的紮馬功夫非同小可，就算他沒有苦練過梅花樁，仍是不會吃虧的，如果你想打贏他，只有一個辦法，雖然我不想施展詭計，不過，爲勢所迫，那就無可奈何。」

劉振聲聽了，連忙追問，劉杰說：「風雨亭是我們三條鄉去官山必經之路，我已經走到熟，故此，我不加思索都知道草塲甚麼地方凹凸不平，不但如此，我還知道有些地方的青草生長得很茂盛，另外一些雖然高低不平，只有少許的野花留在那邊，如果我們星夜派人到該處把少許野花之處，連根拔除，而且在靠近忽高忽低的另外一邊做些手脚，把幾處山泥挖鬆那就有機可乘。」

劉振聲仍然不懂，說：「師弟，挖鬆了山泥，一脚踏下去，雖然脚步浮浮，不

至於因此跌跤，有何妙計取勝呢？」

劉杰說：「師兄，你太過粗心大意了，如果你肯想一想，便即知情，假如你先走一步，跳到較高之處，讓黃飛鴻追上來，他一腳踏在浮泥之上，腳步必鬆，就算他立刻使勁沉低馬步，不會跌一跤，那時他的氣力不繼，你就可從一丈過外的地方以凌空飛踢之法，一腳把他踢倒。」

劉振聲聽了，喜出望外，說：「師弟想出來的妙法確是高明，我還想問清楚一點，究竟掘鬆泥的位置是在青草較多的一邊，抑或是野花的一邊呢？」

劉杰說：「我的意思就是在有草的一邊。」

「爲甚麼呢？沒有草的一邊不是更容易掘下一個陷阱嗎？」

「誰也知道沒有草的地方容易掘鬆泥土，故此，黃飛鴻眼明手快，不容易接受這種欺騙的，至於有草之處，如果下邊泥土浮鬆，地面的青草早巳乾枯，他絕不防範，其實早晚用水淋下去，就算下面的泥土挖鬆，地面的野草也不會一兩天就枯萎的，這一層不必担心。」

兩人密密的計議，認爲這個辦法很妙，劉振聲然後安心酣睡。

他們兩人只是知道自己有力量去佈下一個泥坑的陷阱，但却不知道對方也有防衞，而且黃飛鴻本身的武功認眞厲害，不容易上當，故此到了翌日下午，兩人在風雨亭前面的草場交手，展開另外一次龍虎鬥，劉振聲仍然屈居下風。

那一次打鬥跟上一次一樣，一聲號令，兩人衝前，互相發招，各不相讓，由於劉振聲擅用貼身短拳出擊，黃飛鴻的橋手厲害，馬步堅實，兩人交手正是旗鼓相當，誰也佔不了上風，苦鬥了一會，劉振聲就依照原定的計劃去做，裝作氣力不繼，且戰且退，讓黃飛鴻追上，但却步步爲營，兩人追逐到靑草野生之處，劉振聲先走幾步，因爲他幾乎是凌空飛躍，故此，沙坑僅有四五尺長，給他一躍而過，黃飛鴻一向不喜歡跳躍，只好在後邊殺上，逐步踏穩然後出擊，到了沙坑，黃飛鴻一腳踏空，整個跪下來，就在那時，劉振聲轉身向他飛躍出擊，不錯的，黃飛鴻巳經跪下，但却身形不倒，他仍然保持跪馬的姿勢，在沙坑之內站穩，對方飛躍踢來，他讓過一腳，捉住對方的後腿，使勁一抛，跟着衝出沙坑之外。

這一抛雖然沒法把劉振聲抛到高處，只是抛離少許，對方沒有跌傷，但却銳氣全消，黃飛鴻繼續衝擊，不跟他到沙坑那邊，只是在沒有草一邊作戰，在這種情勢下，劉振聲有些怯戰，愈打愈亂，末了給黃飛鴻兜心一拳，仰臉跌倒，唇角流血。

他就地一滾，轉身飛奔，黃飛鴻發步追前，料不到他只是走了幾步，高處就有亂石飛過來，黃飛鴻只好掩着頭顱，轉身飛奔而去，儘管如此，身上仍有幾處被石子打傷破了皮，受點輕傷。

黃飛鴻的門徒見對方抛石，便即殺上，雖然他們帶着單刀短棍，但却不是碎石的敵手，不敢挑戰，仍是給飛石擊退。

這一場會戰可以說是打個平手，以技擊而論，黃飛鴻當然佔勝，不過，整隊人馬却是打輸的，身懷利器，仍然打輸，黃飛鴻實在不甘，故此，翌日黃飛鴻派人投下戰書，約對方再打一次，不管單對單打，抑或一條鄉的鄉人一齊打，不成問題，任由對方選擇。

張姓鄉人甚衆，而且散處附近幾條鄉內，比較鹿州鄉的子弟更多，倘若眞個打起來，難分勝負，不過，黃飛鴻巳經給飛石擊中，仍有勇氣挑戰，可能另有辦法對付飛蝗石，亦未可料，故此，劉振聲這邊不能不鄭重考慮。

那晚劉振聲跟劉杰兩人密談，劉振聲說：「黃飛鴻的馬步極穩，雖然跌倒，仍然立刻變成跪馬，雙手齊出，捉住我的後腳，使勁一抛，這種本領非同小可，如果單對單的再鬥一次，我未必是他的敵手，不過，整條鄉一齊決鬥，未免小題大做，再者，我們這帮人馬，以飛蝗石出擊，他們巳經知情，仍然有勇氣挑戰，非同小可，必須鄭重考慮。」

劉杰說：「師兄，照你的意思，如何才能擊倒他們呢？」

劉振聲說：「照情形看，如果我們用亂石擊去，雖然人多，他們以籐牌擋住，仍是無可奈何的，有一種武器叫做單刀碟，即是用籐牌擋住，另外一手緊握單刀接戰，倘若黃飛鴻是個有名氣的敎頭，多數懂得這一招，那時就不易取勝了。

劉杰笑了笑，說：「照我看，單刀碟是不足畏的，假如我們用火攻之法，便可取勝。」

「如何火攻呢？」

劉杰說：「先行亂石投林之法誘惑他用籐牌擋格，然後把預先淋過火水的油布包住石頭再行飛擲，那就使他的盾牌有火水，再用箭射出，箭頭有火，那時他們的籐牌全部燃燒起來，勢必把它抛棄，我們便乘機用飛蝗石飛奔追逐，一邊追一邊打有如打仗一樣，運用此計，必可取勝。」

劉振聲說：「此計甚妙，但要注意這一點，他們除了籐牌，還有單刀，追得太急，他們轉身用刀反攻，那就不能再用飛蝗石應戰了。」

劉杰說：「倘有此事，我們索性用箭射出，對方沒有籐牌擋格，豈非必輸？」

劉振聲說：「或者可以打贏，但要顧慮這一點，一箭射中一個人的身上，隨時可以殺死，要是死傷太多，便會引起官府追究，殺人塡命，不可不防。」

劉杰聽了，長嘆一聲，說：「如果有這樣多的顧慮，根本上就無法再鬥下去的，索性認輸吧！」

劉振聲忽然想起一件事，說：「師弟，我們的大師兄劉轟，他的技擊比較我們高強十倍，何不請師兄劉轟下山替我們報仇呢？」

劉杰說：「聽說大師兄在廣西大成寺修眞養性，怎會答應我們下山報仇呢？」

「不，大師兄這個人一向都非常熱心帮自己人，我們受到委屈，他一定肯拔刀相助，何況他的武功勝過黃飛鴻，下山打鬥，等於玩耍性質，打完了才返回寺門繼續修眞養性，根本就不算甚麼一回事。」

「對，師兄，你說得對，趕快去廣西邀請他下山，黃飛鴻這邊，我們暫時把它擱下，或者拖延一些日子，你大概幾天可以回來呢？」

劉振聲說道：「最多旬日，便即回來了。」

聽了到這話，劉杰喜形於色，就此決定。

翌日劉振聲就離開西樵回到廣州，隨即搭船去梧州，進入桂省，眞的邀請師兄落山報仇雪恨，劉杰也依照原定計劃去做，想盡辦法使這一場戰局緩和下來，到了第三天，他忽然想起，此行未必能邀請劉轟下山，再者，劉轟跟黃飛鴻交手，可能打個平手，想報仇雪恨，仍要另出奇謀，既然用飛蝗石出擊，有機會打贏黃飛鴻，不妨佈下這個局勢，打定主意，他就召集鄉中喜歡練武的子弟，繼續練習飛蝗石，不但用手飛擲，還把飛蝗石放在布袋之內，利用繩子把它繞圈，先兜幾個圈，然後轉身飛出，那些石頭就可飛到很遠，而且，殺傷力較強，爲了準備作戰，他們還在山邊把三尖石大量檢回來，作爲飛蝗石之用。

一切佈置妥當，等候劉轟到來，便展開厮殺。

黃飛鴻那邊接獲對方的通知，延期決鬥，不必多想，也知道其中有詐，立刻召集鄉中各人研究此事，認爲對方必然是準備佈下飛石陣容，到時偸襲，便即準備籐牌和單刀，必要時實行火併。

劉振聲一去十二日，回來的時候果然帶着一個雄健的中年人，此人就是劉轟，不但鬍鬚繞於臉頰，手脚有毛，而且肩膊極闊，臂膀特別粗壯，走路的時候有些搖擺，恍如猩猩。

原來劉轟所練習的拳脚招式就是仿照猿猴澈底鍛練的，不但依照猴的招式發招，而且每天多次在山上奔跑，而又把自己懸掛在樹上搖幌到另外一條樹枝去，跳躍如飛，手脚都可以抓，最出色的就是學習猴子咬人，只用一隻手搭住對方的手臂，另外一隻手就抓頸抓眼，隨即張口咬他，武林中人極少用口咬的，這種拳脚別開生面，照他們想，黃飛鴻一定鬥不過他，既然他肯跟隨劉振聲下山，即是答允他們的要求，故此，劉杰看見劉轟到來，喜出望外，立刻擺酒慶功，預祝勝利。

劉轟既然來了，便即下戰書向黃飛鴻挑戰，指明單是劉轟大師兄一人，希望黃飛鴻賜敎。

黃飛鴻接獲戰書，立刻答允，並約定明日下午三時在風雨亭前面草場會戰。

到了翌日，雙方人馬，各有準備，分別齊集在草場，分東西兩邊站着，表面上是看熱鬧，實則却是準備一場大厮殺。

天上陰雲密佈，隨時下雨，劉杰先行挺身而出，跟黃飛鴻講話，黃飛鴻亦說風雨無阻，放心決鬥，雙方同意，跟着劉杰退下，劉轟出戰。

黃飛鴻看見劉轟好像大猩猩似的，暗吃一驚，料想這種人必然是使用猴拳的招式戰鬥，早作準備，交手之後，絕不跟他手碰手作戰，本來洪拳很擅長用手橋壓倒對方，然後出擊，如果黃飛鴻施展這種招式作戰，就會給劉轟立刻抓住，亂抓亂咬，幸而黃飛鴻預防對方施展不到的毒招，並不用橋手作戰，而是使用鐵橋三最擅長的劈手，或者用提欄手向上一抽，然後劈下，絕不容許對方有機會抓自己的手腕或前臂，下邊仍以洪拳的龍虎步作戰，步法靈活達於極點，對方無從捉摸，因此兩人交手了幾個回合，只是互相接戰，打了一拳，並不重要。

劉轟殺得性起，大聲呼喝，有如猿猴，趨前搶攻，繞住黃飛鴻團團轉，伸手亂抓，有時用口咬，他的牙齒又長又尖，顯然是苦練多時，平時咬樹，黃飛鴻知道他的咬功厲害，便即改變主意，頻頻用脚出擊，怎料對方的脚法也是很厲害的，而且渾身肌肉如鐵，踢也不傷，因此黃飛鴻遭遇到從來沒有碰過的强敵，有些焦急，幸而劉轟跟他苦鬥，除了纏身亂抓亂咬，絕無別的招式，略爲放心。

打鬥了一會，黃飛鴻忽然想起上一次曾經跌落一個沙坑陷阱，不妨以毒攻毒，就是誘敵發招進攻，設法走到坑邊，隨即轉身，他預知劉轟一定繞道走往他的背後，然後發招，果然不出所料，劉轟剛剛想繞道而行，以跳躍的步法進攻，一腳踏空，跌在沙坑裏，一時之間無法跳出來，黃飛鴻懂得以跪馬應戰，他却沒有這一招，整個身體在沙坑裏面打滾，給黃飛鴻趨前抓住肩膊，一拳迎頭打落，這一招「獨劈華山」，打中他的頭，劉轟慘呼一聲，突然不動，顯然受傷，劉杰和劉振聲兩人趕快撲出搶救。至於山上的鄉人，雖然站位較遠之處，却使用飛蝗石出擊，石頭有如雨點般落下，繞過黃飛鴻等各人，向對方抛去。

黃飛鴻那邊的人早有準備，大喝一聲，紛紛把籐牌以及單刀抽出來應戰，先用籐牌擋石。跟着揮刀殺上。

劉振聲等人看見，知道這場大厮殺在所難免，立即叫各人用箭射出，箭頭的棉布早巳淋了火水，射在籐牌之上，另外一些火箭射出，突然佔了上風，火光熊熊繞着籐牌，那些人迫得棄牌作戰，飛蝗石又密集抛擲而來，他們當然是鬥不過的，便即撤退。

劉振聲等看見自己人獲勝，喜出望外，立刻向黃飛鴻圍攻，當時劉轟只是暈了一陣，稍爲休息，便又氣力恢復，竟由沙坑躍出，加入戰團，黃飛鴻迫得再跟劉氏三雄苦戰。

黃飛鴻的人看見師傅以一敵三，担心他打敗，拚命搶攻，希望走到他們三人作戰那邊，把黃飛鴻救出，但因石陣如雨，不易衝過，非常焦躁，就在此時，一聲雷響，滂沱大雨，凌空而下，黃飛鴻的門人喜出望外，紛紛抓住籐牌，握刀追殺，連聲呼叫，有如風捲殘雲，銳不可當。

籐牌雖然有一部份給火焚燒，却未燒燬，一場大雨把火光淋熄，仍可作爲武器，憑着它擋格飛蝗石，跟着持刀殺上，佔盡上風，不但對方的鄉人紛紛撤退，劉氏三雄看見勢色不對，轉身飛奔，劉轟走慢了一步，給黃飛鴻從背後追上，踢了一腳，他向前仆倒，劉振聲和劉杰急急轉身把他扶起，然後離去，黃飛鴻亦不追趕，下令收兵。

這一場決鬥，黃飛鴻這邊獲勝，此後姓張的鄉人不敢再惹是生非，至於劉氏三雄，雖然所傷不重，但却無顏在鄉中立足，翌日即離去，劉轟重返廣西大成寺修眞養性，不必細表。（完）

艷鳳狂龍（五）

俠情中篇故事

隆中客・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大覺突然而來，與廖伯倫等人偕同杜子南撤退至一處隱僻的密林深谷。大覺與杜閉關，傳授武功與杜。其餘諸人負責護法。六天過去，相安無事，豈料當晚，勒太達親率七魔十三邪中數人搜索而至。雖然勒等發現羣俠隱藏之所，但不敢貿然輕進，因密林中已佈下奇門陣以待。一行人等摸索着前進，但由於林中霧氣太重，視野模糊，群邪無措，忽然傳出靳太達一陣狂笑之聲，說要馬上……

殺父奪妻恨　此仇終得報

這簡短的幾句話，對林外的群邪來說，不啻是天籟綸音，一個個禁不住長長地吁了一大口氣。

廖伯倫的語聲接着笑道：「靳太達，別光說不練，老夫正拭目以待哩！」

話聲中，密林中忽然湧起一陣旋風，滿林濃霧也隨之逐漸消失。

濃霧雖然消失了，群邪的視界却並未相對的增加，只不過對密林邊緣看得較爲清晰而已，至于那本來就濃蔭蔽天的密林深處，却還是一片模糊。

就當群邪們全神貫注密林中的變化之間，只聽密林中又傳出廖伯倫的語聲道：「高明！高明！果然是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靳太達，你已經不是昔日的吳下阿蒙了。」

靳太達的語聲笑道：「謬獎，謬獎，廖老兒，別再藏頭露尾的，大大方方的出來，咱們憑眞本事，好好的較量一番。」

廖伯倫的語聲道：「老夫毋須藏頭露尾，有種，你們就到林中來決一死戰。」

「我不會教你失望。」靳太達的語聲冷笑道：「你等着。」

話落，靳太達已出現密林邊緣，向羣邪們含笑說道：「諸位，奇門陣法已破，咱們可以堂堂正正的進去了。」

武林中雖然有逢林莫入的禁忌，但對目前的羣邪們來說，這項禁忌已微不足道了。

因爲，他們諒準對方必然有某種困難而不敢硬拚，同時，他們也深信自己的陣容是絕對堅强的。

因此，他們略一商議之後，除了留下靳無畏和一些劍廬中的高手留在林外之外，其餘由以靳太達爲首的老魔們，全都進入林中。

當然，他們也並未輕敵，爲了遭遇情況時，彼此之間便于支援照應，他們採取一字橫排，間隔五丈的陣勢，齊頭並進。

居中策應的靳太達並敞聲笑道：「廖老兒，咱們已經入林了，看你們還能龜縮到幾時？」

空山寂寂，除了四週羣峯的廻聲之外，沒有一絲反應，也沒見到一絲人影。

這道峽谷的寬度雖然最寬處也不過百多丈，但縱深却在一里以上，像目前羣邪

們這種步步爲營，小心謹慎的緩慢走法，那眞是够他們走的。

也幸虧目前是隆冬才過，所有樹木都是光禿禿的，一進入林中之後，倒也並不覺得怎麼黑黯，連五丈外自己的同伴，也能看得相當清楚。

不過，由于這原始森林都是合抱以上的大樹所組成，密度又高，羣邪們的視綫，自然會受到樹幹的影响，所以他們所看到的同伴，都是時隱時現的。

也就爲了這些原因，羣邪們不得不特別提高警覺，深恐突然之間會由某一株樹幹之後冒出一個敵人來，給自己一個措手不及。

靳太達的狂笑既然沒人理睬，他也不再作聲了，一行人小心翼翼地，向着密林深處默然行進。

四週一片寂靜，羣邪們踐踏着枯枝敗葉的「沙沙」之聲，清晰可聞。

他們估量着入林已在五十丈以上了，却是連鬼影子也沒見到一個。

走在靳太達右側的冉三太禁不住哼了一聲，說道：「靳老弟，我看情況有點不對。」

靳太達道：「冉老有何發現？」

冉三太道：「我看，他們準定是由谷底的另外通道溜走了……。」

他的話沒說完，忽然一陣熱雨當頭洒下。

不！那不是雨，雨不會有熱的，也不可能只洒向冉三太一個人的頭上。

冉三太够高明，儘管他是一時疏神而忘了上頭，那陣「熱雨」還是沒淋上他，只不過頭臉上沾上一些細微的水沫而已，妙的是，那些水沫還有臊味哩！

這一突發的事情，使得羣邪們都仰臉望向林梢，冉三太並怒叱道：「小雜種，當心我擠出你的蛋黃來！」

原來這一陣「熱雨」，是江承先的小便。

這娃兒站在一根不過是手指頭粗細的橫枝上，也許是由于天氣冷，小便特別多，他，一面「唏哩嘩啦」地，還在撒個不停，一面脆笑道：「老笨牛，我廖爺爺說，你的見解很高明，叫我特別賞你一壺熱茶……」

冉三太冷笑一聲，也沒見他作勢，就像是足底下裝有彈簧似地，突然筆直地騰拔而起——

「下去！」

話到人到，一道人影有如鷹隼橫空似地，由冉三太的上空疾掠而過，一股强烈的無形潛勁，逼得冉三太不得不電疾地下降。

那道人影就是廖伯倫，這時，他已和江承先並立那根橫枝上，並朗聲笑道：「冉三太，你的勇氣可嘉，居然敢向一個小娃兒遞爪子了。」

冉三太仰首怒叱道：「姓廖的，有種，你就給我滾下來！」

廖伯倫笑道：「好漢不吃眼前虧，你們人多勢衆，我爲甚麼要下來。」

冉三太冷笑道：「圖窮七現，黔驢技窮，你已沒甚花槍可要了。」

廖伯倫道：「有沒有花槍可要，那是我的事，眼前是，我不下去，你不敢上來，你又能奈我何。」

「哼！你等着瞧吧！」

冉三太的話雖然說得輕鬆，但眼前的事實，也的確是一時之間沒有奈何廖伯倫的良策。

由于廖伯倫高踞樹梢，居高臨下，佔了地利之便，此情此景之下，即使是彼此功力相當，由下仰攻的人也準會吃虧，何況，論起個別功力來，廖伯倫都是只强不差，而且，羣邪方面，也都心中有數，羣俠方面，決不止廖伯倫一個人，基于這些情況，廖伯倫才敢于誇下海口，說羣邪方面奈何不了他。不料靳太達却已乘雙方對話之間，暗中以傳音入密功夫通知了其餘的老魔，因此，冉三太的話聲一落，另四道人影已同時騰拔而起。

那是商義、哈烈、西門丝，和向英瓊等四人。

四個老魔取包圍之勢，同時騰拔，顯然是想使對方顧此失彼而志在必得。

事實上，他們這如意算盤，也的確是打通了。

廖伯倫分身乏術，沒法同時阻止四個强敵向上飛騰，雖然已於頃刻之間將商義和哈烈逼了下去，但西門丝和向英瓊二人却已登上了林梢。

西門丝並呵呵大笑道：「廖老兒，這上頭可够涼快，比劃起來，也一定是別饒風味哩！」

話聲未落，人巳飛身進擊，另一邊的向英瓊也同時發動，分進合擊。

兩個老魔，一個使刀，一個使劍，其招式的威力，籠罩十丈方圓，使得廖伯倫除了硬拚之外，根本沒有閃避的餘地。

其實，廖伯倫也根本沒作閃避或硬拚的打算，因爲他連肩頭的長劍都沒亮出來，那神情，就像是根本不知道他自己已陷身絕境似地。

一直到對方的兵刃即將着體的刹那之間，他才于「嘩啦」爆响中大叫一聲：「我命休矣……」

他的身子隨着他成直綫下瀉的．原本托着他的那根橫枝急劇下降、一面還在手舞足蹈地大嚷着：「救命呀……」

說來也是够絕的，廖伯倫雖然是在大叫救命，却像是誤打誤闖地，將再度騰身飛射的哈烈給逼了下去。

而且，他于身形着地的刹那之間，但見寒芒一閃，「噹、噹、」兩聲，將想乘機檢便宜的屠彪、商義二人的兵刃震了開去。

這麼一來，廖伯倫人雖着地了，却已陷入羣邪們的重圍之中。

被他一招震退的屠彪、商義，方待再度飛撲，却被靳太達適時制止了：「屠老，商老請稍安勿躁！」

廖伯倫手橫長劍，卓立羣邪的包圍圈中，含笑接口道：「還是當過三年武林盟主的靳老弟有風度，够沉着，像目前這情形，諸位還怕我飛上天去不成！」

向英瓊冷哼一聲，道：「即使你飛上天去，老娘也有本事將你抓下來。」

西門丝也冷笑着問道：「那個小雜種呢？」

廖伯倫臉色一沉道：「西門丝，一開口就是髒話，你這一把年紀，活到狗身上

去了。」

斬太達連忙以眼色制止西門淦發作，含笑說道：「大家莫鬥咀，我想先向廖大俠查證一件事情。」

廖伯倫沉臉如故地道：「何事？」

斬太達道：「冉老的公子冉飛熊，是否被廖大俠刧持了？」

廖伯倫道：「是有這麼回事，而且還有一個叫小文的俠女，不過，廖某人不敢掠人之美，刧持他們的另有其人。」

「那是誰？」

「我毋須告訴你。」

「他們沒受到傷害？」

「到目前爲止，毫髮無損。」

冉三太一聽愛子未受傷害，不由寬心大放地插口冷笑道：「怪不得你如此沉着，原來因爲有人質在手，才有恃無恐。」

廖伯倫拈鬚微笑道：「冉三太，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目前，我廖某人雖已陷入你們的重圍之中，却決不以人質作爲脫困的憑藉。」

斬太達再度以手勢制止其餘羣邪接腔，他自己却含笑問道：「那麼，廖大俠刧持我那冉賢侄的目的何在？」

廖伯倫笑了笑道：「這問題我拒絕答覆。」

斬太達注目接問道：「那你要到何時才放人？」

廖伯倫簡捷地答道：「隨時都可以放人。」

哈烈插口冷笑道：「擒下你這老匹夫，馬上就可交換。」

廖伯倫含笑點首道：「對了，哈老兒眞够聰明。」

哈烈沉聲說道：「斬老弟，別浪費時間了，咱們聯手上。」

哈烈顯然是已經跟西門淦暗中商量好的。

「上」字聲中，兩人已向着廖伯倫採取左右夾擊之勢，徐徐逼進。

廖伯倫一面凝功應變，一面笑道：「看情形，我這把老骨頭，恐怕要埋葬在這了。……」

林梢忽然傳下一個嬌甜語聲，道：「廖老，我五叔說，不要阻止他們，讓他們進去。」

羣邪們循聲仰注，就在三四丈外的林梢，俏立着一位青衣少婦，她的兩旁，伴着一對粉裝玉琢似的娃兒——江承先，江明珠。

羣邪們心中都明白，這位青衣少婦就是斬太達前一任的武林盟主，曾經有「至尊寶」之稱的楊柳兒。

按說，楊柳兒該是三十出頭的人了，但此刻由外表上看來，却仍然是一位花信年華的美艷少婦。

尤其是此刻她俏立林梢上，衣袂飄揚，大有「我欲乘風歸去」之概。

就當羣邪們仰首凝注，目光發直之間，廖伯倫已筆直地騰拔而起，登上楊柳兒身邊的另一根橫枝上。

斬太達仰首含笑道：「楊盟主別來無恙？」

楊柳兒也含笑點首，道：「托福，托福。」

斬太達道：「六年不見，楊盟主似乎更漂亮，也更年輕了。」

江承先拉了一下乃母的衣袖，道：「娘，走吧！別理這批老笨牛。」

楊柳兒佯嗔地，叱道：「娃兒不得無禮！」

廖伯倫含笑接口道：「柳兒別怪他，其實，小承說的很有道理啊！」

楊柳兒嬌聲道：「廖爺爺，您別將他們寵壞了。」

說歸說，老少四人已踏着林梢向谷底飛馳而去。

就這當口，林梢的另一邊忽然傳出一聲輕嘆道：「可惜啊！可惜！」

楊柳兒那一行人聞聲止步回身，地面上的羣邪們也一齊向發話處投注。

那是一位白衣女郎和一位身穿青衣的婦人。

白衣女郎約莫雙十年華，婀娜多姿，眉目如畫，算是一個美人胚子，但眉宇之間，却隱含着太多的幽怨。

青衣婦人戴着面紗，沒法看到她的本來面目，但由那斑白的頭髮判斷，至少也該是五旬以上的人了。

斬太達入目之下，不由目射異彩地「啊」了一聲。

楊柳兒却向那白衣女郎笑問道：「姑娘，可惜甚麼呀？」

那蒙面婦人搶先代答道：「可惜雷聲大，雨點小，一場精彩好戲，却草草收場了。」

楊柳兒嬌笑道：「其實，這場好戲，並未收場，這位夫人如有興趣，還可以到谷底去瞧瞧……」

那蒙面婦人笑道：「我看，至少今天是打不起來了。」

斬太達仰首笑問道：「珮兒，這一向妳在哪兒？」

原來那白衣女郎就是斬太達的二小姐斬珮。

前文中已提到過，斬太達的一子二女，都不是他的親骨肉，由於他混帳到家，對自己的女兒也要染指，終於逼得花夢痕投向俠義道，至於這位二小姐斬珮的遭遇，且聽聽他們的對話吧！

斬珮冷冷地答道：「我在哪兒，都與你不相干。」

斬太達笑道：「傻丫頭，這是甚麼話，妳是我的女兒呀！」

斬珮冷笑道：「你我心中都明白，自從去年八月中秋夜之後，你我的父女關係，已經恩斷義絕。」

斬太達老臉上一陣青，一陣白，默然無語。

斬珮幽幽地一嘆道：「縱然掬盡長江的水，也洗不掉我的滿身羞辱，如非是這位江姥姥救了我，我早已屍骨無存了。」

由這一段話中，去年中秋之夜，他們父女之間，發生過一些甚麼事，也就不難想見了。

斬太達老臉上一陣抽搐之後，嘆了一聲道：「妳就一點也不肯原諒我？」

斬珮幽幽地道：「過去的不必談了，現在我姓江，叫江更生，這姓名是江姥姥賜給我的。」

斬太達又嘆了一聲道：「那妳現在到這兒來，是——？」

江更生道：「此行是看在過去曾經叫過你爹的情份上，救你一命而來。」

斬太達苦笑道：「妳認爲我現在有性命之虞？」

江更生道：「不錯，你們不是要去谷底嗎？你們不是認爲目前已佔了壓倒性的優勢嗎？」

「難道妳認爲不是？」

「對了！你們該明白：來者不善，善者不來。這一去，將是十五年前黃山慘劇的重演，兩敗俱傷，同歸於盡。我，心意已盡，言盡於此，信不信由你。」

一席話說得羣邪們將信將疑，面面相覷，默然無語。

那位被稱爲江姥姥的青衣婦人，也在一旁敲上了邊鼓：「我是一個道地的局外人，按說，像目前這場面，根本沒有我插嘴的餘地，但旣然趕上這一場熱鬧，就不敢不以旁觀者清的立場，說出我心中想說的話，以免以後落個見死不救的罪名。」

「好一副悲天憫人的菩薩心腸！」斬太達含笑說道：「好！那我斬某人洗耳恭聆。」

江姥姥接着說道：「自古正邪不兩立，冰炭不同爐！我明白，諸位遲早總會有一場生死決鬥，但這一場生死惡鬥，却絕對不能在今天進行。」

「爲甚麼？」

「原因已由江更生說明白了，目前，雙方人手都沒到齊，如果就這麼拚個同歸於盡，不是太不值得嗎？」

斬太達冷笑道：「妳以爲我們這些人都會相信妳的信口雌黃？」

「信不信由你。」江姥姥向楊柳兒笑問道：「江夫人妳呢？」

楊柳兒含笑反問道：「我怎樣？」

江姥姥笑道：「妳也不相信我的信口雌黃？」

楊柳兒道：「站在我方的立場是：不惹事，也不怕事。」

她的回答很妙，骨子裏是已經同意了江姥姥的話，表面上却將難題推給斬太達他們。

斬太達目注江姥姥冷笑道：「妳本來就是他們一夥的？」

江姥姥障面紗巾一揚，冷哼一聲道：「我如果是和江夫人一夥的，就用不着跟你廢話，今天一戰的結果，也決不是同歸於盡，一定是你們全軍覆滅。」

話落，她已携着江更生的手，像一片落葉似地，輕飄飄、晃悠悠地飄落羣邪的包圍圈中。

這一手絕代輕功，表現得太突出了，不但羣邪們臉色齊變，連楊柳兒也禁不住爲之美目中異彩連閃。

江姥姥面向着斬太達，笑問道：「你不相信？」

斬太達點點頭道：「不錯！」

「想要攷驗一下？」

「我正是這麼想。」

「可惜，目前我還不想動手。」

江更生插口笑道：「姥姥說不想和你們動手，這是她老人家爲人忠厚，不便掃你們的面子，其實，她老人家是不屑跟你們動手。」

「這麼說來，我還眞得感謝她口下留情了，」斬太達冷笑一聲道：「不過，我倒要仔細瞧瞧，她如何能在不動手的情況之下，脫出重圍？」

江姥姥笑道：「我知道，如果不露上一手，你們是不甘心的。我看，暫時叫更生做代表吧！」

一頓話鋒，又笑了笑道：「更生跟我的時間，才不過一年多一點，我和她之間，雖然沒甚麼世俗上的名義，但事實上，她等於是我的義孫女，也等於是我的半個徒弟，讓她來代表我，該不致會有人反對吧？」

她的言外之意，還是不屑跟羣邪們動手。

羣邪們都是老得成了精的老江湖了，憑他們的身份、地位，這情形，眞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哈烈是人如其名，在目前的羣邪中，性子最急躁，他首先吼了一聲，道：「老虔婆，最好是你們兩個一齊上，由老夫一併成全你們。」

江姥姥沒接腔，由於她戴着面紗，也沒看到她臉上的表情。

江更生安詳地前行三步，和哈烈保持丈許距離，披唇一哂道：「哈老頭，光冒大氣不管用，如果能先通過姑奶奶這一關，也許她老人家會破例指點你一番。」

哈烈冷笑道：「好……只要能接下老夫三招，老夫不但不難爲妳，今天的事也到此爲止，咱們立即撤走。」

江更生注目問道：「說話算數？」

「哼！笑話，老夫說的話，幾時不算數的。」

「可是，據我所知，你們這批人中，不是由你做主。」

斬太達插口笑道：「乖女兒放心，不論是誰做主，哈老說的話一樣有效。」

「好，」江更生目注哈烈點點頭，道：「請！」

哈烈沉喝一聲：「丫頭接招！」

話出招隨，身隨掌進，但見他五指箕張，捷如鬼魅地一晃而前，抓向江更生的右肩。

江更生沒退避，也沒反擊，當對方的指尖即將接觸她的右肩的利那之間，突然塌肩旋身，以毫髮之差，避過對方那迅電奔雷的一擊。

而且，她避招不忘攻敵，就當她塌肩旋身的同時，左足却趁着旋身之勢，一式極普通的「枯樹盤根」，掃向對方的下盤，並嬌喝一聲：「第一招！」

雖然是一式極普通的「枯樹盤根」，但在江更生使來，却是那麼自然，那麼快速，也那麼具有威力，使得哈烈只有騰身閃避的一途。

好一個哈烈，眞不愧是二十八宿中的人物，他儘管被迫而不得不騰身閃避，但他那一縱之勢却昇高三丈有奇，腳上頭下，一式「蒼鷹搏兎」，揮掌下擊。

「轟」地一聲，勁風激盪，敗葉紛飛中，哈烈的身子剛剛着地，背後却傳來江更生的語聲道：「第二招！」

哈烈方才這凌空下擊的第二招，具有多大的威力，他自己最是明白不過，但這一招居然又被江更生避過了。

而且由江更生那平靜的語氣中，不難

想見。她避得並不怎麼吃力。

這一來，使得哈烈既驚且怒，驚怒交迸之下，陡地旋身，向江更生發出一連串的快攻，將江更生迫得連連後退。

江更生表現得令人莫測高深，她雖然是連連後退，繞着一株大樹打轉，並顯得有點手忙脚亂，但她口中却嬌笑道：「哈老頭，我已記不清有多少招了哩！」

哈烈事先說過只要她接下三招的，此情此景之下！哈烈還好意思打下去嗎？不好意思再打下去，自然只好自動收手，並怒喝一聲：「咱們走！」

羣邪們算是乘興而來，敗興而去。

楊柳兒、廖伯倫偕同兩個娃兒飄落地面，楊柳兒並向江姥姥襝衽一禮，含笑說道：「多謝大嬸義伸援手，敢請賜示尊姓大名。」

江姥姥平靜地說道：「楊盟主別客氣，老身並未帮甚麼忙，其實，即使老身不插手，相信諸位也一定是有驚無險，平安渡過，至於老身姓名，說出來也沒人知道，還是不說也罷！」

江湖上多的是這樣的異人，這情形，倒使得楊柳兒一時之間接不上腔。

江姥姥又接着道：「目前，道長魔高，我想，楊盟主和廖大俠都已察覺到，未來平魔衞道的前途，殊多險阻，希望諸位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千萬別掉以輕心。」

楊柳兒正容說道：「多謝大嬸提醒，必要時，尚請大嬸能共襄義擧。」

「我不會置身事外，」江姥姥點點頭，道：「咱們後會有期，再見。」

說完，携着江更生的手筆直地昇上林梢，踏枝疾奔而去。

廖伯倫輕嘆一聲，道：「她的身手，恐怕不在令叔之下。」

楊柳兒笑問道：「廖老見多識廣，方才，是否已於江更生身上，瞧出了一點端倪？」

廖伯倫苦笑道：「沒有，妳也看得出來，方才江更生使的都是極普通的招式和身法。」

楊柳兒道：「江更生用普通招式和身法，那位江姥姥還特別戴着面紗，看情形，她是故意隱秘身份，也顯然是大有來頭的人。」

「不錯，」廖伯倫點點頭道：「妳這一分析，很有道理。」

楊柳兒蹙眉說道：「只是，當代武林中，却想不出一位這麼高明的人物來。」

廖伯倫又苦笑了一下道：「好在她是友非敵，否則，那麻煩可大了。」

不錯，以靳太達為首的羣邪們，就是最好的證明。

這位神秘的江姥姥，是否是靳太達等人的敵人，目前似乎還沒肯定，但靳太達等人却已經在密林中給弄得灰頭土臉，而且，第二個打擊也接踵而至。

當羣邪們但回到劍廬時，坐鎮劍廬的冉雙城所報告的第一個消息就是大小姐花夢痕和白傲霜都被一位神秘人物弄走了。

由冉雙城所描繪的那兩位神秘人物，也顯然就是江姥姥和江更生，不過，冉雙城口中的江更生，俏臉上却多了一副幃面紗巾。

江更生本來就是劍廬的二小姐靳珮，她之所以戴上面紗，也是情理中事。

大白天，居然有人公然在劍廬中刼走兩個大活人，傳到江湖上去，可的確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但靳太達不愧是見過大風大浪的老江湖，聽到這個壞消息之後，雖然臉色變得很難看，却並沒大發雷霆，而且是以很平靜的語氣問道：「妳沒跟她們交過手？」

冉雙城苦澀一笑道：「我當然不會坐視她們橫行霸道，可是說來够慚愧……」

靳太達截斷她的話道：「够了，我方是否有人傷亡？」

冉雙城道：「傷亡倒沒有，她們出手很有分寸，擱截他們的人，都不過是被制住穴道。」

靳太達道：「好，傳令下去，這消息不許洩漏。」

冉雙城道：「是，其實，這命令我早已下過了。」

靳太達沉思了一下，才沉聲說道：「通知堂主以上人員，晚餐後去摘星樓集合，我有重要事情研商。」

「好的……」

靳太達召集他的死黨，在摘星樓研商一些甚麼，外人沒法知道。

那位神秘的江姥姥為何要刼走花夢痕和白傲霜，外人也同樣地不知道。

× × ×

十天過去了。

這十天過得非常平靜，平靜得正邪雙方都似乎已忘記對方的存在了。

當然，實際上並不是這麼回事，不但雙方並未忘記對方的存在，而且，雙方都不敢低估對方，而各自在暗中秣馬厲兵。企圖予對方以致命的一擊，這也就是說，他們雙方都已明白對方不是省油的燈，而將自己的活動化明為暗了。

× × ×

第十一天，劉家集。

劉家集的八方客棧雖然換了主人，但生意還是跟以前一樣的興隆，不！應該是比以前更加興隆了。

尤其是開春以後的這幾天，顧客們一天比一天增加，而且十九是由南往北的，至於顧客的身份，男女老少，僧道尼俗，可說是包羅萬象。

由於劍廬就在劉家集的正北約莫十里處，有心人對這種反常的情況，也就不難心中有數了。

華燈初上，八方客棧餐廳中正是營業鼎盛之際，高朋滿座，笑語喧嘩之聲，直透戶外。

驀地，喧嘩聲像刀切似地戛然而止，所有目光都不約而同地投向餐廳的入口處，並有人輕聲驚呼：「四海游龍……」

不錯，卓立餐廳門口的，正是「四海游龍」杜子南。

最近這個多月以來，杜子南所遭遇到的幸與不幸的經過，外間很少有人知道。現在他算是功德圓滿，正式啓關了。

由於大覺大師的半途插手，「四全浪客」中大元對杜子南所預定的「百日子午煉魂」速成大法，並未按預定計劃實施，至於大覺大師究竟給了他多少好處，旁人也無從知道。

因為，目前的杜子南，丰神如玉，英

姿飄逸，完全跟以前一樣，他的功力已有多少長進，外表上一點也看不出來。

白衣勝雪，一派斯文，完全是一個文弱書生的模樣。如果你向一個不認識他的人說：這就是年輕一代中名震江湖的雙龍一鳳中的四海游龍杜子南，那個人不向你嗤之以鼻才怪。

此刻，他無視於滿場集中投射的目光，從容擧步，向臨窗的一個座位徐徐走了過去。

那座位上早已有人，兩男一女，都是江湖上响叮噹的角色！——女的是劍廬的七夫人冉雙城，男的是十三邪中的老九商義，另一個是和杜子南列名「雙龍一鳳」中的「玉面銀龍」，也就是劍廬的三公子靳無畏。

冉雙城等人所用的是一張四仙桌，但他們只有三個人，剛好空上一邊沒人坐，杜子南却很不客氣地，就在那空位子上坐了下來——剛好坐在商義的正對面。

商義是目前三人中唯一不認識杜子南的人，按說：當杜子南出現門口時，他的同伴應該已經向他說明過，但此刻，商義却故意裝出一個完全不認識的姿態，冷然問道：「你是誰？」

杜子南含笑答道：「在下四海游龍杜子南。」

「沒聽說過。」

「現在你已經聽說過了。」

「也沒人請你。」

「在下不請自來，對你老兒來說，應該算是無上光榮。」

狂對狂，麥尖對毫芒，這下子眞算是對上勁兒了。

商義臉色一變，精目中寒芒連閃之間，靳無畏却一面以目光示意，止住商義的火氣，一面却向杜子南笑道：「杜兄別來無恙？」

「我居然還沒死，大概也算是無恙吧！」杜子南精目在靳無畏、冉雙城二人臉上來回一掃，道：「只是，非常抱歉，敎二位失望了。」

冉雙城訕然一笑道：「杜公子眞會說笑……」

杜子南飛快地接口道：「說笑？難道我這一次的生死歷刼，不是二位所全力促成？」

靳無畏連忙搖手道：「杜兄，請莫誤會……」

杜子南截口冷笑道：「就算是誤會吧！今宵你該知道我此行所為何來。」

靳無畏道：「我正想請敎杜兄的來意呢。」

杜子南沉聲說道：「過去的一切都可以暫時不談，但白傲霜必須先行還給我，否則……」

靳無畏楞了一楞，道：「杜兄，十天之前，你們不是已經派人將白傲霜救走了嗎？」

「你說得多輕鬆。」杜子南冷笑道：「只是這種推卸責任的手法，未免太幼稚了。」

按說，白傲霜、花夢痕二人被江姥姥救走，羣俠方面不可能完全不知情。

因為，情況頗為明顯，江姥姥跟羣俠方面，縱然不算朋友，也絕對不是敵人。

像這樣的人，刼走白傲霜、花夢痕二人，也必然是善意多於惡意，何況，江更生跟花夢痕還曾經是異性姊妹哩！

在如此情況之下，江姥姥似乎不可能不將救走白傲霜、花夢痕的事通知羣俠方面。

退一步說，即使紅姥姥並未通知，羣俠方面對白、花二人的被救走，也不可能一點也不知情，因為，前文中已敍及，劍廬中有羣俠方面臥底的人。

所以，杜子南目前的神態，如果是故意裝成的話，倒眞是具有演戲的天才哩！

靳無畏苦笑道：「杜兄，我相信你不是故意找碴，但白姑娘的確是于十天之前被人救走……」

杜子南截口冷笑道：「別的我都不管，我只知道白傲霜是被你們所刼持，現在，我生要見人，死也要見屍！」

冉雙城媚笑道：「如果既沒有人，也沒有屍呢？」

杜子南又冷笑一聲：「那麼，你們三位，都不用走了！」

一直强忍着的商義，插口怒吼一聲：「放屁！」

杜子南淡淡地一笑道：「商老兒，你最好收斂一點，十三邪的時代，早已過去啦！」

商義冷笑道：「老夫不收斂，你還能將老夫的鳥咬去！」

杜子南哼了一聲，道：「滿咀髒話，你這一大把年紀，活到狗身上去了。」

商義氣得「哇哇」怪叫，揚手就是一掌，向杜子南當胸擊了過去。

由于他們兩人之間還隔着一個四仙桌的桌面，又都是坐着沒站起來，商義的手臂自然够不到對方的胸部，因而使的是劈空掌。

以商義這數十年的修為，他這含憤一擊所發動的劈空掌，是何等威力。

但事實就是那麼怪，杜子南連眼睛都沒眨一下，完完全全承受了對方一記劈空掌，並平靜地笑問道：「現在，你該知道自己有多少份量了。」

「化力神功？」

商義滿臉都是驚詫神色，凝目注視着對方。

杜子南笑道：「別胡亂瞎猜，我所施展的，決不是甚麼化力神功……」

「那是甚麼功夫？」

「你別問得太多，現在，該我問你了，就憑方才那一手，是否可以留下你們三個？」

「作夢……」

「夢」字聲中，商義霍地站起，迅疾無匹地攻出五掌，並點出三指。

須知商義已只剩一條右臂，所謂「攻出五掌、三指」，也就是這一條手臂于剎那之間的動作，就憑這一點，不難想見他的動作是如何的快速。

但杜子南却仍然端坐如故，好像根本沒將對方的攻勢當作一回事似地，抬手飛快地晃動了幾下，就那麼輕描淡寫的化解掉了。

這情形，使得商義既驚且怒地，沉聲叱道：「小子亮兵刃！」

「嗆」地一聲，他自己已當先亮出了

他的喪門劍。

杜子南仍然端坐原位，淡然一笑道：「商老兒，到目前爲止，你看到我反擊過嗎？」

「沒有人不讓你反擊！」

「不錯，沒有人不讓我反擊，是我自己覺得窩囊。」

「此話怎講？」

「因爲，方才我已說過，十三邪的時代早已過去了，如今，你又只剩下一條手臂，我杜子南再沒出息，也不能予人以『欺負老弱殘廢』的口實，更怎好意思亮出兵刃來，……」

商義截口一聲怒叱，喝道：「看你有多狂……」

寒芒一閃，喪門劍已刺向杜子南的前胸——

杜子南雙手齊揚，右手抓住對方的劍葉，左手揚指凌空連點，這位在十三邪中名列第九的商義，就這麼泥塑木雕似地呆在那兒了。

「這眞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不到黃河不死心。」杜子南目注冉雙城、靳無畏二人，似笑非笑地問道：「七夫人妳呢？」

冉雙城媚笑道：「你一定要將我也留下來？」

杜子南道：「爲了解救白傲霜，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冉雙城媚笑如故地說道：「我這個人很好說話，你要我留下來，我就留下來好了……」

「多謝七夫人的合作。」

杜子南不等冉雙城說完，已揚指凌空點了她的三處要穴。並向靳無畏笑問道：「靳兄，你看我杜子南是不是還是一條泥鰍？」

「不！你現在該算是飛翔于天際的神龍了。」靳無畏笑了笑道：「不過，留下我們三個，還是沒法解救白姑娘。因爲，白姑娘不在我們手中。」

杜子南冷冷地一哼道：「別的我都不過問，我只知道白傲霜是你們刦走的，所以，我現在是唯你是問。」

一頓話鋒，又沉聲說道：「你也是自動受制呢？還是——？」

靳無畏劍眉一揚道：「杜子南，你莫逼人太甚，也許我不是你的敵手，但我決不會自動受制。」

杜子南含笑點首道：「好！很有點男子漢的氣概。」

門口忽然傳來老牛的蒼勁語聲道：「好啊！四海游龍門玉面銀龍，這熱鬧可够瞧啦！」

除了杜子南外，餐廳中所有的目光都循聲向門口投射過來。

老牛還是老樣子：滿月臉、掃帚眉、酒糟鼻、雷公咀，只不過是原先那身滿是油垢的店小二短裝，換上了一襲整潔的青衫。

他，無視于滿場驚詫的目光，話鋒一頓之後，又沉聲說道：「諸位，遠道的武林異人即將到達，這兒馬上有一場激烈的惡鬥，諸位中，凡是和雙方當事人無關的，請立即離去，以免受到池魚之殃。」

趨吉避凶，人之常情，因此，老牛的話聲一落，餐廳中的顧客，已紛紛起身離去。

片刻之間，除了原先冉雙城那一桌上對峙着的四位之外，只剩下最裏邊角落上的兩個年約半百的短裝老人了。

這時，餐廳外傳來一陣急促的步履聲，老牛似乎背後長了眼睛，一側身，避到一旁，擺手作肅容狀，道：「靳大俠，刁總管請！」

不錯！來人是劍廬主人靳太達，和他的總管刁陀。

靳太達連正眼也沒向老牛瞧一下，匆匆進入客廳，目光一掃之下，凝注杜子南沉聲問道：「他們二位是你制住的？」

杜子南傲然點首道：「不錯！」

靳太達冷笑道：「看來，你龜縮的日子雖然不多，武功却精進不少。」

杜子南淡然一笑道：「應該說，精進了太多太多。」

「你够狂！」

「我是老實人說老實話。」

「你刦持他們，有何條件？」

「條件很簡單，用白傲霜交換。」

靳太達訝問道：「難道他們沒告訴你，白傲霜已被人刦走了？」

杜子南道：「他們也是這麼說，我不信。」

靳太達目光一凝道：「連老夫說的話，你也不信？」

杜子南冷笑道：「我只相信事實，白傲霜是你們設下圈套刦走的，現在，我生要見人，死要見屍。」

靳太達苦笑了一下，道：「看情形，咱們只好在藝業上一分高下了。」

「我也深具同感。」杜子南向靳無畏揮揮手道：「令尊既已出面，沒有你的事了。」

靳無畏向他狠狠地瞪了一眼，才退過一旁。

靳太達目注杜子南道：「年輕人，能否將被制的二位也一並放開？我保證他們不參與你我的搏鬥。」

杜子南道：「即使他們參與，我也不怕，不過，話不是這麼說……」

「那該怎麼說呢？」

「如果你能打敗我，甚至將我殺了，那不一切都解決了嗎！」

「有道理……」

話聲中，人已前行三步，並沉喝一聲：「亮兵刃！」

「不忙。」杜子南也前行三步，和對方取丈許距離，淡淡地一笑道：「我想先領教你的『幽冥罡煞』。恕我有僭了。」話落，右掌前伸，掌心豎立向外，一股無形潛勁，潮湧而出。

不論是年齡、輩份、修爲，杜子南都不能和靳太達相提並論。

但靳太達閱歷豐富，深知對方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何況，眼前還有商義和冉雙城的前車之鑑。

所以，他一點也沒存輕敵之心，也是右掌單掌前伸，以七成的「幽冥罡煞」迎敵。

雙方玄功一經接觸，發出一聲輕微爆響，杜子南身形紋風未動，但靳太達却身形一晃，雖經勉力撑住，還是被逼退了一大步，連忙雙掌前伸，以十成功力迎敵，

才算勉強穩住。

這情形，不但靳太達本人臉色大變，連那身形早已受制的商義和冉雙城二人，也禁不住臉現驚容。

也就當他們臉色大變之間，靳太達又被逼得連連後退，而且「哇」地一聲，噴出一大口鮮血。

杜子南的右掌，已貼上對方的胸部，並冷笑道：「靳太達，你披着仁俠的外衣，暗地裏無惡不作，如今，更與死灰復燃的通天教勾結，準備荼毒中原武林，我如果不殺你，那眞是天理何存……」

一旁的老牛連忙喝道：「杜公子掌下留情。」

杜子南的右掌仍然貼着靳太達的胸膛，頭也不回地問道：「爲何替這老匹夫討情？」

老牛長嘆一聲，道：「杜公子，當你閉關之前，我曾向你說過，也許有一天我對你會有個不情之請，還記得嗎？」

「這就是你的不情之請？」

「不錯！」

「我要先知道爲甚麼？」

「因爲，我跟他有殺父之仇，奪妻之恨。」

杜子南一怔道：「以往，你從來沒說過。」

老牛苦笑了一下，道：「現在，我馬上就會說明了。」

「你要親手殺他？」

「是的。」

「可以，但我要提醒你，目前，他至少還有五成以上的功力。」

「多謝杜公子的好意，這匹夫減少了將近一半的功力，我自信有力量可以殺死他。」

杜子南撤掌退向一旁，含笑說道：「好！我成全你。」

「多謝杜公子！」老牛目注靳太達冷笑道：「靳太達，現在，你該想起來我是誰了？」

「不錯！」靳太達一面暗中運氣，治療被杜子南所震傷的內臟，一面冷笑道：「你是牛羽軍？」

牛羽軍咧咀笑道：「多謝你還能記得我的名字，但我敢斷定，方才給你消息，說商義等人有性命之虞的那個人，你一定不知道是我派去的。」

靳太達冷笑道：「不錯，我沒想到給我消息的人是你，但老夫有自信，還有足够的力量宰你。」

牛羽軍也冷笑道：「口說無憑，且等待會的事實去證明吧！」

靳太達突然身形一閃，一把扣住靳無畏右手腕脈，道：「我這一手，你也沒想到吧？」

牛羽軍淡然一笑道：「的確沒想到，也想不通你這是甚麼意思？」

「還在裝胡羊？」靳太達冷笑道：「牛羽軍，我早就知道這小雜種不是我的兒子了。」

牛羽軍目光一凝，道：「這是絕對的秘密，你是怎麼知道的？」

「因爲，有人告訴我，白傲霜那丫頭，一直到被刦走的那一天，還是個處女之身。」

「你的想像力倒是很豐富，由于白姑娘還是處女，居然聯想到你的兒子會是我的兒子。」

「當然也還有別的蛛絲馬跡可循，加上你現在現出原形，我就能確定他是你的兒子了。」

牛羽軍道：「高明！高明！你刦持他有何打算？」

靳太達冷然笑道：「我要借重他脫身，同時，還要交換冉老的公子冉飛熊。」

「別作夢了！辦不到！」

「你不要自己的兒子了？」

牛羽軍仰首發出一串悲壯的狂笑，道：「靳太達，你想想看，你殺了我的父親，霸佔我的老婆，也等于毀了我畢生的幸福，殺父之仇，奪妻之恨，這兩項中，只要有一項，就足以構成勢不兩立，可是，我却忍了二十多年，你能想像到，這二十多年的日子，我是怎麼過的？好不容易熬到今天，這機會我怎會輕易放過。」

靳太達冷笑道：「這是說，你已決心不要自己的兒子了？」

牛羽軍漠然地道：「他雖然是我的骨肉，但他一向就叫你爹，而對我，却連一聲爹也沒叫過，只要你下得了手，你儘管殺他。」

靳太達雙目中寒芒一閃，道：「你不再攷慮？」

牛羽軍道：「我爲甚麼還要攷慮，畢生的幸福我都犧牲掉了，再犧牲一個兒子，又算得了甚麼！」

「好！你瞧着！」

靳太達的右掌已貼上靳無畏的「天靈蓋」，只要掌心勁力一吐，這位有「玉面銀龍」之稱的靳無畏，就會濺血橫屍。

這刹那之間，整個現場，靜得落針可聞。

靳太達似乎仍然有所期待，並未立下殺手。

牛羽軍一臉漠然神色，完全像個局外人。

靳無畏雖然名爲無畏，但在此生死一髮之間，也不由現出凜駭已極的神色，目注牛羽軍，脫口悲呼，道：「爹……」

牛羽軍漠然如故地，道：「孩子，別怪爹狠心，只怪你自己不該生在這個錯綜複雜的夾縫中，方才，你又太不够機警，沒有早點避開……」

一旁靜觀的杜子南，再也忍不住地插口沉聲喝道：「老牛……」

牛羽軍立即截斷他的話道：「杜公子，這是我老牛的家務事，請莫過問，再說，如果是你杜公子站在我的立場，肯放棄這復仇的機會嗎！」

杜子南臉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咀唇嗡嗡，却是欲言又止。

是的，站在他的立場，目前這局面，也的確是不容置啄，更難以排解。

本來還存有萬一希望的靳太達，目覩牛羽軍的堅定態度之後，突然一挫鋼牙，右手掌心勁力一吐，「霍」地一聲，靳無畏的「天靈蓋」已被震碎，腦漿鮮血飛濺，屍體也隨之倒下。

杜子南長嘆出聲。

穴道被制的冉雙城，花容慘變，閉上雙目，兩行清淚順腮滾落。

牛羽軍却發出一串似乎快意已極的狂笑。

說起來杜子南、冉雙城二人的表情，都是正常的。

杜子南處于夾縫中，目覩慘劇進行，却是愛莫能助，心中自然不是滋味。

冉雙城跟靳無畏的關係非比尋常，她心中的悲痛，也是情理中事！

但牛羽軍那快意已極的狂笑，却令人費解。

如果說，眼看着自己的骨肉死于敵人手中是一件很快意的事，那麼，世間還有甚麼事情值得悲痛的哩！

牛羽軍這一串有違常情的狂笑，不但使得現場中人莫名所以地齊都爲之一楞，靳太達更是張目訝問道：「你笑甚麼？」

牛羽軍一面以衣袖拭去眼角上被笑出來的眼淚，一面含笑反問道：「靳太達，如果你也有一個仇深似海，恨比天高的强敵，在你略施手段之下，使他親手殺死自己的兒子，你會有怎樣的感覺？」

這話意已很明顯，靳無畏不但不是牛羽軍的兒子，而且，也的確是靳太達的兒子。

這又一次意外的變化，使得杜子南的一雙星目張得大大的，更使得靳太達像中了邪似地，楞在當場，半晌沒作聲。

牛羽軍又笑問道：「你不相信？」

靳太達徐徐地吸了一口氣，道：「我是有點不相信，我記得很清楚，當小雜種出生時，是我將盈盈搶過來後的三百十五天。如果是你的兒子，不可能超過正常妊娠期那麼久，如果是我的兒子，他又一點也不像我……」

牛羽軍接口笑道：「不錯，你分析得很有道理。現在我提醒你一聲，小雜種究竟是誰的骨肉，只有他的母親最清楚。」

「可惜盈盈已經死了！」

「不！她精神不死，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活在你心中，也沒法證明小雜種是我親生的兒子。」

「我有法子證明，你跟盈盈相處將近二十年，應該看得出她的筆跡？」

靳太達注目問道：「你手邊有她的遺書？」

牛羽軍探懷取出一個已經發黃的信封，隨手一扔，道：「你自己瞧！」

不但信封發黃，信箋也發黃，顯示這封信已保存很久了。

信箋上的墨漬則是一片烏紫，內行人都能分辨得出。

那是用鮮血寫成的血書。

字跡很潦草，但字裏行間，却洋溢着無窮無盡的怨恨：

羽哥：廿年幽憤的摧殘，我恐怕活不到親眼看你復仇雪恨了，記着：你必須讓他親手殺死自己的兒子，然後接收他所有的一切，否則，我死不瞑目。

盈盈絕筆

靳太達全身都在抖，雙目中幾乎要噴出火來。

牛羽軍笑問道：「現在，你該相信，方才你殺的是你自己的兒子了？」

靳太達雙掌一合一分，那遺書已化成一蓬紙屑飄散開來，並切齒恨聲道：「該死的臭婊子！」

一頓話鋒，深深吸進一口清氣，抑平心中的激動之後，才苦笑道：「牛羽軍，我不能不佩服你的恆心、耐性、和計謀，現在，你算是已完成她的一半遺命了！」

牛羽軍截口笑道：「不！我已經全部完成。」

靳太達冷笑道：「你不是說夢話吧？我還沒死，你如何接收劍廬的一切？」

「我知道，你要證明。」

「不錯！」

牛羽軍沉喝一聲：「刁陀何在？」

刁陀就是劍廬的總管，這位仁兄方才是跟靳太達一同進入餐廳的，但靳太達在杜子南手中敗陣之後，他却忽然不見了。

牛羽軍話聲一落，刁陀的語聲却由餐廳外傳來：「屬下在。」

（未完）

拳王奇利一戰定江山

海雲

在二十世紀裏面，曾經雄霸拳壇的一個偉大拳手奇利，居然在三十六歲的那一年九月十五日，在美國奧爾良斯拳鬥場之內，當着八萬二千名觀衆眼前，擊敗對手史賓斯，使拳術界震驚的是這一點，奇利已經是三十六歲，史賓斯只有二十六歲，兩人剛剛相差十年，這十年並非在家裏休息，很悠閒的度過，以拳王奇利說，幾乎十年都是在戰鬥狀態下，究竟他憑甚麼秘密的招式取勝呢？有許多觀衆在電視機前從頭看到尾，看完了十五個回合，仍然摸不透拳王奇利何以打贏史賓斯，而且不知道爲甚麼他到了三十六歲，仍可以如此輕鬆的參加十五個回合的賽事，事實上每個回合要打三分鐘，連續發拳打人或者捱打，加起來幾乎是一小時之久，每一拳都有可能使他倒下來，他始終很有把握的打贏對手，實在不容易。

奇利爲了備戰，苦練跳繩，以及跑步，每天跑步三小時，分三段進行，他在這方面說，那是很吃力的，不過，他仍要堅持苦練下去，目的是跑步可以使他的肚子的肥膏減少，儘管如此，他到了出賽的前夕，不過減輕三磅體重而已。奇利能够在拳鬥圈裏面跳來跳去，打完十五個回合，仍然不是疲倦到倒下來，歸功於他自己作六個星期的苦練。

拳王奇利在繩圈裏稱霸，已經很久，不過，他最出色的幾場戰役並非跟史賓斯之類的拳王作戰，他的經理人說：「史賓斯只有二百磅，勉强置身於拳王之列，如果他跟以前的拳手，好像李斯頓或傅利沙相鬥，決非敵手，至於他上次打贏奇利，只是因爲奇利的體力低沉而已。」

這番話說的是事實，史賓斯站在擂台上面，跟奇利相較，顯然是細小許多。

作爲普通的拳手，矮細一點，發拳有利，那是不要緊的，但以世界拳王來說，

這種分別就相差得太遠了，如果身型矮細一點，手臂也不够長，拳頭也不够大，打起來自然吃虧，史賓斯上次跟拳王奇利相鬥，確是「乘虛而入」，想盡辦法纏住奇利苦鬥，先行消耗了奇利的氣力，然後從中路出擊，打贏了對方，不過這種幸運只是偶然發生，再度交手，他就顯然捱打，拳迷的眼睛是雪亮的，這回兩人交手，事前的盤口是二比一，顯然看好奇利。

奇利究竟如何打贏史賓斯呢？最重要的就是他看清楚對手的拳路，然後想辦法對付，而且奇利改變了作風，希望以點數取勝，盡量保持體力，因此之故，他打完十五個回合，仍然不是氣喘如牛，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以前的世界拳王祖路易，就是憑着特殊的戰術稱雄。

初期，祖路易以急攻密襲的拳法迫住對方無法招架之際，一個左鈎拳由下打上，剛剛打在對方兩隻手的中間，由於拳手覺得對方用左右開攻的方式密襲發招進攻時，往往把左右兩手的手踭屈曲起來，擋住兩邊，於是中間就留空了一點，故此，祖路易能够在空位發拳，他的臂力沉雄，一拳就使對方倒地，就算勉強站起來，也覺得頭暈眼花，當然不是對手。

當年祖路易憑着這一招取勝，後來變成世界拳王後，祖路易就改變主意，展開衞冕戰之時，只是站在繩圈中間，任由對方搶攻，他很少出擊，盡量使對方的拳頭落空，因此打到尾就以點數取勝。由於他已是世界拳王，如果對方也是那麼悠閒的並不急於進攻，那就輸定，反之，對方移動，對方密襲急攻，由於祖路易站在繩圈當中，很少就要繞着他兜圈走，吃虧很多，故此打下去，到十五個回合結束，點數積分上，比不上祖路易，輸的成份居多。

此外，祖路易發表一番談話，認爲一個偉大的拳手，往往超過三十歲，仍是拳王，那時氣力較差，不宜俯衝，彎腰發拳，應該保持直立的姿勢，那樣子呼吸比較通順，不會喘息。這番話是很有道理的，奇利這一回跟史賓斯作戰，極少彎腰發拳出擊，他的腰伸得很直，看來高過對方很多，對方發拳之際，他只是向後稍爲把上半身屈曲一點，即可避過，假如他彎腰俯衝出擊，對方一個鈎拳，由下邊打上去，就有可能打中他的下頷，無從閃避，故此，他認爲祖路易說過的話頗有道理，從頭到尾都是伸直腰部作戰的，顯然能够保持氣力，呼吸也不會太過急速。

祖路易威震拳壇十多年，把這種秘訣傳到奇利，奇利也學習到這一招，這種情況當然是極爲有利的，事實上他的經理人非常合作，多次跟奇利研究對方的拳路，把上次輸給對方的電影一次又一次的反覆欣賞，試過有一天從頭看到尾，連看十二次，終於把克服對方的拳路想出來，反之，黑人拳王史賓斯完全不聽從經理人的意思，決鬥前夕還要換過了一個由檢察官變成業餘的拳鬥經理，叫做比爾，對於奇利，毫不防範，那是他失敗的另一原因。

拳王奇利並非全無攻勢的，稍有機會，便即連續發招，不過，他非常審慎，坐在電視機前面的拳迷都可以很清楚的看見他如何發拳出擊，他習慣了站着把左手伸出去，伸盡爲止，然後把左手握拳，稍微爲屈曲，立刻發招，那個拳頭就像是彈出去似的，目的是擾亂對方的視綫，有時也會擊中對方的臉孔，如果這一拳僥倖打中對方的臉部，他就跟着發第二拳，仍用左手出擊，那一拳比較沉重，假如這一拳打中，他就立刻左右開攻，先用右手發拳，跟着左手好像獅子滾球似的左右兩手滾到對方去，見額打額，有機可乘就是鈎拳打對方的下頷，當他左拳發出後，他仍用右拳放在胸前，作爲掩護，萬一對方閃避得好，他的左拳落空，他立刻把身體仰後一點，同時把右手抬高，對方向他衝過來的一拳就給他擋住，跟住他的左手收回，用左右兩手掩護自己，連續向後跳躍，那時對方就算連環發拳，也打不中他，這種忽進忽退的招式，是他原定作戰計劃之一，不管對方採取如何拳術，總之他先用左拳出擊，一旦失手，便即向後跳躍，而且雙手掩護自己，那是他誘惑對方連發空拳扣分的一個絕招，故此獲勝。

西洋拳賽的慣例一向如此，一拳打去，如果落空扣一分，打中對方而對方沒有倒下來，只獲得三分而已，事實上打中的機會較少，落空的次數較多，奇利就算一拳落空，連續退後，雙手掩護自己，對方可能連發四五拳都是落空的，在積分方面計算，他顯然佔了上風，反過來說，他一拳擊中對方之後，連環出擊，得分很多，在第十四個回合裏面，他打得十分出色，有如上文所述，連續打出幾拳，在第一拳擊中對方之後，他以中距離的姿勢發拳出擊，並非拳拳打到盡，務求擊中對方而已，連發六拳，俱是打中的，這個回合靠近終場的時候，他連續取得十八分之多，那是他奠定勝利的另一因素。

在座所有裁判員都判奇利獲勝，不只是他的積分較多，還因他有幾次把對方迫到繩圈的一角，以壓倒性的姿態出現。而史賓斯只是在落場的第一場到第四場爭取上風而已，跟着就漸居下風，打足十五場，如果僅有四場佔優勢，顯然在積分方面吃了大虧，這種情況，史賓斯的經理比爾早已看出來，他暗中告訴史賓斯，在十三個回合開始就拚命進攻，如果無法擊倒奇利，目前以續分計算，一定打輸，故此史賓斯傾全力在最後的三個回合進攻，這一層道理奇利早已看破，閃避得更好，而且乘機出擊，因此在第十四個回合打得更出色，連擊對方六拳，這種戰術值得一讚。

奇利還有一種戰術值得一提的，就是有幾次他揮拳迎頭痛擊，但却落了空，在電視的螢光幕可以看得出來，他並非把那拳打得非常勇猛的，當他發覺到那一拳落空，瞬即收回，顯然這一拳可軟可硬，覺得就快擊中對方的頭部，然後落足氣力，否則，只用四五分力量而已，因此他的體力保存得更好，有人認爲他這種打法是向中國功夫學習的，中國功夫許多個門派都有這種戰術，發拳並非死板板的打到盡，一旦落空，便即放軟，故此能够很迅速的收回，反之，拳拳打到盡，能發而不能收，就有許多空位給對方出擊，奇利確實學習過中國功夫，在他跳躍閃避以及使用左手的彈拳出擊時可看得出來。西洋拳往往是硬碰硬的，不够靈活，奇利之能打贏對方，乃係以中國功夫的步法取勝。（完）

長篇武俠故事

劍氣白雲

蕭逸・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金剪手伍天麒率女兒金風剪伍青萍及數名鏢師押鏢，途經秦嶺，被大漠雙鵰禿鵰岳兮五及金翅鵰薛銅攔截，聲言要擄走青萍，於是與伍氏父女打起來。此時，鐵旗怪俠白如雲突然出現，將雙鵰擊斃，强擄青萍而去，伍怒極急追，已來不及，他痛不欲生，持剪自殺，爲鏢師所阻，幸而無碍。青萍於昏迷中被擄走後，醒來時竟覺置身於一湖中小竹樓上，不久，一小童送飯菜來，青萍以爲是白如雲遽施暗襲，小童避過，盤碗狼藉，委棄一地，未幾，又聽到槳聲自遠而近……

師徒性怪異　遊湖遇意外

不多時小舟果然到了，須臾，竹樓傳來一陣吱吱之聲，青萍並聽得有人談話之聲，心想自己預料果然不差，當時站了起來，支開了牀頭竹窗，背門而立，假作憑窗望月。

青萍覺得二人進了房，只聽南水道：「姑娘，別看月亮了，我有事要講呢！」

青萍仍然不理，突然另一個沉濁沙啞的嗓子，把南水的話重覆了一遍道：「姑娘，別看月亮了，我有事要講呢！」

青萍從來沒聽過這麼難聽的聲音，不由嚇了一跳，連忙轉身望去。

青萍回身一看，只見南水身邊站着個與他一模一樣大小的小童，黝黑的面堂，身體甚是健壯，但却顯得傻裏傻氣，睜着一雙眼睛，拚命的盯着自己。

青萍看罷只覺又氣又笑，心道：「這白如雲也不知從那弄這麼多小鬼來?……」

那傻童見青萍看着他，竟顯得有些不自然，臉也漸漸的紅起來，斯斯文文的，把剛才話又重覆了一遍，有時說錯了一個字，還要再重說一遍，把它改正過來，這幾句話，他直說了半天才說清。

儘管伍青萍此刻憂心重重，可也不禁被他引得笑了起來，問道：「你有什麼事要給我講?你就講吧！」

青萍這一問可把他問傻了，他睜大了眼睛，拚命的盯着南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急得面紅耳赤。

青萍正在奇怪，南水已笑笑的道：「我們少爺叫我帶了一個便條來，請姑娘過目！」

說着遞過了一張白紙，青萍接在手中，正要觀看，突聽那傻小童道：「我們少爺叫我帶了一個便條來，請姑娘過目！」

青萍聽他說的與南水又是一樣，不由大爲奇怪，走上一步問道：「咦！你怎麼每次都學人家講話?」

那小童見問，又是面紅耳赤，不知如何回答，一對大眼又望着南水，南水微微一笑道：「他叫北星，生來就是這個脾氣，人倒挺好的！」

那北星這才帶着笑容道：「他……我叫北星！生來就是這個脾氣，人倒挺好的！」

這一次他總算改了一個字，青萍搖搖頭，暗叫一聲：「怪呀！」

這才打開紙條，只見上寫：

「伍姑娘粧次：

令尊平安無事，已改道雲南，料爲搬取救兵，今着小童南水北星，伺候姑娘飲食，區區三更來訪，共作月夜清談，絕無他意，請釋疑！

二次送宴，望姑娘取用，莫殄天物爲感！

白如雲拜啓」

青萍看完這張紙條，不覺寬心大放，既知爹爹往雲南，必是搬請龍勻甫來此，以龍勻甫之武功，絕不在白如雲之下，自己脫離虎穴之日就在目前了！

青萍想到這裏，適才憂慮悲哀已然一掃而盡，不禁笑對南水道：「南水，你把飯拿來吧！」

南水聞言一笑，應道：「姑娘莫急，讓我先把燈點上！」

說罷由竹案中端出一隻白銅盤，原是一隻白油燈，南水用火種點着，色作銀白，極爲光亮，照得滿室皆輝。

就在南水把燈點着之後，北星又湊上來，對着青萍傻笑一陣，說道：「姑娘莫急，讓我先把燈點上！」

青萍氣得扭臉就走，心道：「這算什麼嘛！每句話都要聽兩遍！」

這時南水想是也不耐煩了，回頭喝道：「走！我們拿飯去！」

說罷，轉身出房，北星連忙追了出去，還是把那句話重覆了一遍，青萍見狀不由搖頭自語道：「眞是沒見過這麼傻的小子！」

不多時二小各捧碗碟而來，在竹案上擺好，青萍見菜餚精美，果然和剛才南水所說一樣，當時實在餓得厲害，也就不再拘束，一連吃了三碗飯，又喝了一碗湯才罷。

二小把殘餘收拾乾淨，又爲青萍泡了一盃香茶，放在青萍面前，他們又聊起天來。青萍想從南水口中，套取白如雲的出身及門路，可是南水却是一概不知，那北星更是南水說什麼，他也說什麼，絕不多說一個字，可是也絕不少說一個字。

三人正在談着，突聽遠方傳來一陣慷慨悲涼的歌聲，唱的是：

悠悠天地心
淒淒斷腸人
斯人一片愁
江湖無知音
…………
我有千腔仇
世人皆我敵
欲平胸中恨
苦害衆生靈
…………

歌聲是如此淒涼悲愴，隨着夜風傳來，令人愴然淚下。

南水及北星一聽歌聲，立時跑出了房，站在竹欄旁，南水向青萍道：「姑娘，我們少爺來了！」

北星仍然把此話重覆一遍，青萍也禁不住走出房來，憑欄望去，明月之下，清波如鏡，並無人影，心方詫然，突見湖中掀起一片漪漣，原來有人在湖邊拋下了一節嫩竹，不過二寸長。

立時一條黑影，宛如巨鳥般，由湖邊拔起了三丈，輕飄飄的落在那浮沉不定的小竹枝上，他左手拿着一枝青竹，脚尖微點之時，身子已二次拔起，身在空中時，隨手折了一節竹子，再次拋出，用同樣的方法向前飛越而來，這就是輕功中的「登萍渡水」了！

青萍見他仍是黑衣黑披肩，面上蒙有黑軟皮，他在這冷清清，靜蕩蕩的湖面上越行如飛，快得出奇，就好像是一個幽靈般。

青萍正在驚駭之際，白如雲已然來到樓下，他雙臂一振，平空拔起了七丈餘高，輕飄飄的落在竹樓的走廊上，青萍被他這種身手，驚得幾乎叫了起來。

白如雲站定之後，向南水北星一揮手，沉着聲道：「送瓜果酒食！」

南水連忙躬身答了一個「是！」字，北星少不得又重覆一遍。

二小退下之後，白如雲用那雙雪亮的眸子，向青萍看了一陣，點了點頭，仍用他那一慣冷峻的聲音問道：「姑娘，妳可好?」

青萍不知如何回答，她對白如雲有一種莫明的恐懼感！她覺得冷漠得不敢令人親近，但是他却有一股强烈的吸引力，强迫着每一個人去注意他。

青萍茫然的點點頭，嘴皮蠕動一下，却連一個字也未說出來，白如雲逕自走向房內，略爲察看一下，又轉身出房，冷冷的道：「以後妳就住在這裏！」

他話未講完，青萍已然驚道：「你……你到底是什麼意思?……你把我留在這裏幹什麼?」

白如雲怪笑了幾聲道：「把妳留在這裏，等你爹爹找人來救妳呀！」

青萍聞言，氣得面無人色，當下轉身望着湖心，一言不發，她差一點又要掉眼淚。

白如雲望着青萍的背影微笑了一下，這時南水已然在走廊之內，擺好了桌椅，來此請駕，白如雲點了點頭，對着青萍的背影道：「姑娘，請這邊坐！」

青萍心中氣憤，聞言仍是不理，白如雲一笑，不再管她，逕自走向一旁坐下。

南水在旁，見狀好不驚異，不禁輕聲自語道：「怪了！少爺怎麼對她這麼客氣呢?」

南水這句話，聲音本來說得極小，不至被白如雲聽見，却不料身旁有個粗啞的聲音叫道：「怪了！少爺怎麼對她這麼客氣?」

原來又是北星把他的話重覆了一遍，這一下可被白如雲聽見了，他由鼻中哼了一聲，直把個南水嚇得面無人色，狠狠的瞪了北星一眼。

白如雲雙目烱烱的走了過來，南水已然嚇得渾身戰抖，白如雲冷笑一聲，一邁步，一手一個，把二小抓了起來，就好像老鷹抓小鷄一般。

青萍見狀大驚，立時叫道：「你別殺他們！」

話未說完，白如雲雙手揚處，已把二小拋出了五六丈遠，「呼！」的一聲落向湖心，對他們叫道：「換了衣服再來！」

說完這話，轉臉對青萍道：「我是不殺好人的！」

說罷他又回到原處坐下，自酌自飲，雙目盯着對面的山影，誰也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青萍見他眞是自己生平未見的怪人，忍不住向他多看兩眼，恰好白如雲目光轉過，嚇得青萍趕緊把頭低下，奇怪的是，她的臉竟紅了。

這時南水北星早已游到樓邊，二人在樓下換衣，南水一肚子怨氣，一面脫衣服一面搖頭，看着北星脫得光光的，晃着個傻腦袋，活像個怪物，不由越想越氣，一脚踢在他屁股上，罵道：「他媽的，你這個害人精！」

沒想到北星爬起來，也是一脚踢在南水屁股上，罵道：「他媽的，你這個害人精！」

直把南水氣得一言不發，因爲他知道不論自己說什麼話，北星一定會重覆的。

原來北星原是孤兒，在三年前被白如雲收留，當時他一句話也不說，白如雲直當他是啞吧，却沒料到帶回之後，南水一

說話他必學，南水不說話時，就是打死他也說不出一句話來，這也是一樁不可解的怪事。

再說白如雲經青萍妙目一看，他却感到一陣心跳，這現象是他從來所沒有的，遠在學藝之時，他就立下了誓：「我以後不愛任何一個人！不對任何一個人好！」

出師以來，他確實是作到了，可是當他第一眼看到這……

可是當他第一眼看見這個女孩子的時候，竟由他的心底，產生了一種微妙而又不可理解的情緒，他原是恨透了人類的，但是他却沒有恨這個女孩子，相反的，油然而興愛慕之心。

他對於自己的這種轉變，感到很大的恐懼，他怕自己從此會愛人類了——原是他所不願意作的事。

雖然他極力的克制着，但是在他的心裏，却有一個可恨的聲音，在不住的吶喊：「把她帶回來。……我一定要把她帶回去……。」

就這樣，他不能放下這個姑娘，而破例的帶她回來，更破例的把她安置在自己的「碧月樓」上。

青萍此時，除了對他感到恐懼外，並沒有什麼厭惡，而她却產生了極大的好奇感，她對白如雲的一切，都感到奇怪，在這個世界上，人類所有的感情，都是由好奇而產生的。

他們彼此沉默了半天，沒有一句話，白如雲只是自酌自飲，他一句話也不說，一口菜也不吃，只是悶聲不響，把酒一杯杯向肚子裏灌。

青萍雖然很想過去，跟白如雲聊一聊，可是由於一種少女的矜持，她沒有這麼作，可是她的心裏，却在不停的想着一些問題：「……他的身世到底如何呢？……我猜他一定有一段悲慘的身世，不然他不會這麼冷酷和怪癖……他這麼高的功夫，誰又是他的師父呢？」

這時白如雲已然獨飲了十數杯酒，他似乎有點熱，把披風解下，並把背後的鐵旗也取下，用手解開了領口的布扣，可是他臉上的黑皮套子，仍然帶着。

青萍默默不響的，斜目窺視着他的一切動作，她想：「不知道他長的什麼樣子？……可是他一定是個年青人，比我也大不了多少。」

白如雲這時又由皮套的開口處，灌進了一杯酒，他一斜眼，冷冷的對青萍道：「姑娘，妳眞的不進來？」

他這句話雖然是如此的冷酷，可是就如同他的人一樣，有一股莫名的吸引力，令人不可抗拒。

青萍情不自禁的欵動蓮步，慢慢走到白如雲對面，隔着他六尺坐了下來，輕聲道：「你……你到底準備把我怎麼樣？」

白如雲閃動了一下明亮的眸子，他哼了一聲道：「哼……我不準備把你怎麼樣……在妳爹爹來之前，我只要妳住在這裏，每天陪我談談天。」

青萍聞言更是覺得奇怪，竟然一個念頭，閃電般的襲進了她的腦際，她想道：「莫非他……他喜歡我？」

青萍想到這裏，不禁一陣劇烈的心跳，雖然是由於恐懼，但這成分已不太多，而是另有一種奇怪的情緒，在劇烈的擾着她的芳心。

白如雲見她不答話，他向遠處盼顧了一下，接着道：「我應該不帶妳來的，因爲……我恨每一個人……一看到他們的臉，我就想離開他們，一輩子也不想出來，可是妳……。」

青萍被他激動、怨憤的聲音所吸引，她輕聲問道：「我……我怎麼樣呢？」

白如雲被她問得一驚，他遲疑了一下，用手指着桌上的磁盤道：「妳……妳吃梨吧！」

青萍見他避而不談，不由更加疑惑，她搖搖頭道：「我不吃……」

二人又開始沉默了，這時南水北星二人，已然換了乾淨衣服上來，尚未說話，白如雲已揮手喝道：「下去！叫你們再上來。」

南水連忙答了一聲：「是！」北星也緊跟着答個「是！」，二小又轉身下樓去了。

青萍這時已然下定決心，一定要問白如雲一些問題，於是她向他注視了一下，問道：「你爲什麼這麼恨人？」

白如雲猛然站起身子，他雙手扶竹欄，向遠方望去，用着他一慣的聲音道：「不爲什麼，就是因爲我恨！恨……。」

青萍見他如此神情，又聽他滿口說着「恨」字，益發斷定，他在童年的時候，一定受過重大的打擊，以至於使他深深的恨着所有的人。

任何一個人，對他所好奇的事物，必然會產生一種濃厚的興趣，而且有一種「追根問底」的意念，現在青萍也是一樣，她對白如雲越來越奇怪，也越來越感興趣了！

青萍對着他的背影道：「你剛才唱的歌是你自己編的吧？」

白如雲點點頭，他竟連一個「是」字都沒說，青萍繼續說道：「……在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是很可愛的……我們不應該去恨他們……。」

青萍話未說完，白如雲驀的轉過了身子，他雙目射出了一陣可怕的光芒，嚇得青萍把沒有說完的話吞了回去。

白如雲也發覺了自己的反常情形，他立刻又恢復了剛才的情緒，慢吞吞的道：「妳認爲應該愛每一個人？……如果有一天，殺了妳的爹爹，燒了妳的家，摧毁了妳的生命和靈魂……妳也去愛他嗎？妳不恨他嗎？」

白如雲是一種試探性的詢問，他想從別人的回答中，找出與自己看法不同的地方。

青萍聽他如此一問，心道：「果然他有着血海深仇！」

她嘴上答道：「……那我只恨那一個人，我不會恨所有的人……你想想吧，也許有人帮助過你，也許有人救過你，難道你也去恨他們嗎？譬如說，教你武藝的師父……。」

白如雲搖着頭道：「至少，他們也沒有什麼可愛的地方，我永遠也不會去愛他們！」

青萍聽他如此一說，知道他那種偏激的想法，已然在他心中根深蒂固，絕非三

言兩語所能開導，當下也就不再談論，轉了話題道：「你的師父現在那裏呢？」

白如雲見問，他一斜身，靠在竹欄上，漫不經心的答道：「師父……我從來就沒叫過師父！我只知道他叫老道。」

青萍聽罷越法驚異，她萬想不到白如雲對他的師父，也是這麼淡漠無情，當下道：「那麼說令師一定是位道長了……你這樣佔山爲主的作法，他也贊成嗎？」

白如雲由鼻中微微哼了一聲，冷冷道：「他現在犯了錯，我把他關起來了，每天去責罰他一次！」

青萍聽罷驚得幾乎出了聲，她簡直想不透這是怎麼回事，難道白如雲的師父，還沒他功夫高嗎？……這是不可能的，但是爲什麼他願意讓自己的徒弟來禁錮責罰他呢？

青萍正在驚異，思索之時，白如雲冷冰冰的聲音，又傳入了她的耳朵：「如果妳想見他，明天我就帶妳去！」

青萍聽了立刻有一種莫名的驚喜，她倒想看看這個怪人的師父，當時連忙答道：「好！你明天一定要帶我去！」

白如雲見她對自己，已不像先前那麼歧視，心中高興異常，立刻坐回原處，把梨果儘往青萍面前送。

他們二人時繼續的談着，直談了一個更次，青萍雖然與他接近了許多，可是仍然感覺到，他有一種「拒人千里」的隔閡，使得人不敢過於親近他。

在白如雲，他最初希望接近這個嬌美的姑娘，可是當他感覺到，這個女孩子漸漸接近他的時候，他又產生了一種極大的恐懼，自衞似的再把她推開。

最後，又經過一段沉默之後，白如雲站立了身子，他喝了太多的酒，但是他却沒有一點醉意。

他恢復了以往冷漠的神情，向青萍點了點頭，從牙縫裏迸出了三個字：「我走了！」

說罷，他由桌案下取出一塊比手掌大不了多少的木板，把披風和鐵旗拿在手中，右掌揚處，那塊木板輕飄飄的落在湖心，白如雲身形晃處，恰似一隻巨大的夜鳥，落了下去，他單是點着木塊，左手披風向後一揮，如似滑冰一樣，身如飛弩向前面飛去，這等功夫是「蜉蝣戲水」，顯然比「登萍渡水」又要高上一籌了！

黑暗中又傳來了他淒涼悲慘的歌聲：

悠悠天地心
悽悽斷腸人
…………。

青萍被他孤獨悲涼的歌聲，感動得幾乎落下淚來，她不禁喃喃的低語：「可憐……可憐……」

× × ×

翌晨，青萍由夢中醒來，覺得身上寒意頗重，她翻身爬起，穿好衣服，將竹窗撐起，立刻襲進了一股清涼的寒氣。

這是一個有霧的早上，山色濛瀧，寒禽振翅，圍着竹樓飛繞，鳴聲連連，偶然吹過的山風，把滿空凝霧吹開，猶如怒濤排山，那被風吹散的濃霧，化作了嬝嬝白絲，曼妙的舞動着散開，然後又聚集在一起。

青萍看着如此奇景，不由心曠神怡，呆呆的伏在窗檻上，她整個人的心神，隨着滿空的霧點，隨風飄蕩沉浮，已到忘我之境！

青萍正在出神，突聽房外南水低聲問道：「姑娘，妳可醒了？」

青萍這才驚醒，尚未答話，門外又傳來北星粗啞聲音：「姑娘，妳可醒了？」

青萍一皺眉，心道：「怎麼又是這兩個小鬼頭！」

當下朗聲一笑道：「小兄弟，我早醒了！」

說着他蓮步欵欵，將房門打開，南水及北星均換了一身白衣，見了青萍，笑容可掬的施了一禮，南水笑道：「姑娘既然早起了，小的這就去打水！」

青萍已笑着說聲「辛苦」二字，北星已接着道：「姑娘既然早起了，小的這就去打水！」

青萍以爲他是有意，不由大爲生氣，罵道：「沒出息的東西！自己連話都不會說，只會學人家！」

北星被青萍罵得滿面通紅，一句話也不說，南水早已拉了他，奔往樓下去了。

少時二小送水來，青萍洗漱完畢，二小又送來早點，是一小鍋「小米」熬的粥，另外並有一碗鷄絲湯麵，及四個美味小菜。青萍只吃了兩小碗粥，便着二小撤去，她心想道：「這白如雲眞個是奇人，衣食也挺講究！」

青萍在此生活，就好像皇宮的娘娘一般，凡是她所用所需的，只要一句話下來，二小便會準備得齊齊全全，毫無忤意之處。

這時，天光已然小亮，滿天雲霧也都散了不少，青萍走進房來，因想這一日夜間的遭遇，就宛如一個奇詭怪誕的怪夢一般，只是這個夢，並未結束，還在繼續下去……。

青萍斜倚竹欄，臨高俯視，湖面萬鱗波動，原來池中竟養有上千萬的魚兒，在這黎明破曉之時，紛紛的躍出水面，對這個世界作一霎那的炫耀，可是當她們發現今天的早上沒有太陽時，又不禁失望的沉入湖心。

青萍看着這一片清晨動人的景色，她不禁深深的入了神，就在她情不自禁之時，突聽一陣歌聲，劃破了這清晨的寂寞，歌聲是她所熟悉的。

悠悠天地心。
悽悽斷腸人。
…………。

一夜間，這歌聲已聽過了三遍，可是這歌聲的魔力，仍然沒有減退絲毫，相反的，反而使她生出了一種親切之感。

隨着歌聲，一條雪白的身影，飛鴻似的落入湖心，這一次他竟不憑任何浮枝的憑藉，他雙手各拿一隻木槳，用力的在水面上一拍，「叭！」的一聲，他竟借這一拍之力，二次把身騰出三丈，接着又用同樣的方法，向前如飛越來。

青萍簡直被他這種出奇的身法所迷惑，她想不到白如雲每次渡水，均不用同樣的方法，並且一次比一次驚人，青萍也是自幼隨父苦練，她簡直想不透：爲什麼白如雲的功夫竟會這麼高？

一曲未畢，白如雲已然飛身而至，他

換了一身雪白的長衫，那條烏黑的大油辮，經過再次的梳洗之後，愈加顯得光可鑑人。

他面上仍然帶着那張軟皮面具，青萍不由暗忖：「莫非他是個醜陋不堪的人？……可是他的眼睛，這麼明亮，……他的嘴唇又是這麼的鮮紅，……牙齒是這麼的細白……？」

青萍正在想着，白如雲已然把兩隻木槳靠在竹檻上，他上前一步，晶亮的眸子閃出一股射人的光芒，他好像是微笑了一下，（因爲他有面具）問道：「萍姑娘，妳可睡得好？」

伍青萍却有點驚異的感覺，她想：「他怎麼又加了一個『萍』字？……他怎麼知道我的名字呢？」

青萍只顧呆想，忘記回答他的話，白如雲突然提高了嗓子，沉着的道：「萍姑娘，我在問妳？」

青萍這才驚覺過來，當下淺顰一笑——答道：「我睡得很好……你呢？」

她最後兩個字，聲音放得極低，幾乎只有她自己聽見，可是白如雲却是聽見了，他有些意外的喜悅，但他却搖着頭道：「我睡得不好！……夜裏老是作夢！」

青萍對他的回答感到奇怪，但是她還是友善的微笑一下，連她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她會笑起來。

白如雲上下的把青萍看了一陣，直看得她粉頸低垂，不敢與他對目，耳中忽聽得白如雲又道：「萍姑娘，妳跟我出去看看。」

青萍早就想看看白如雲的山寨，聞言連聲答好，白如雲撮唇一聲長嘯，音調高亢清悠，宛如孤雁長鳴，又似鶴唳九霄。

隨着他這聲長嘯，竹樓下的二小，立刻推出了一葉扁舟，青萍見這隻小舟，無非南水來時所趁，乃是一色白木製成，船身並無甚雕飾，只在船頭插了一面布旗，迎風飄揚，與白如雲身後所插黑旗完全一樣。

白如雲啓步先行，回頭道：「萍姑娘，我們上船吧！」

青萍聞言，答了一聲：「好！」她玉面微紅，因爲她想到，如果不是爲了自己功夫太差，白如雲根本是用不着這隻小船的。

青萍隨着白如雲，順着竹梯向下走來，她發覺白如雲移步之間，連一些聲息也沒有，她不禁提着氣，暗運「踏雪無痕」的輕功，可是任她再運氣輕身，移步之間仍然發生了輕微的「吱吱」聲，她不禁搖頭，暗嘆道：「我眞是比他差太遠了！」

這時白如雲好似也發覺了，他扭回了頭，似笑非笑的說道：「萍姑娘，這座樓搭得不好，老是有聲音。」

青萍聞言，把臉臊的通紅，她漫應一聲，心中想道：「知道你功夫好，有什麼了不起嘛！我龍哥哥的功夫也不比你差的呀……」

青萍想着，已然到了樓下，南水笑臉相迎的道：「少爺，您這是先到那？請吩咐小的！」

白如雲尚未答話，北星由船艙中伸出了頭，笑道：「少爺，您這是先到那？請吩咐小的！」

青萍只料白如雲必要動怒，却不料他若無其事的答道：「先到『養心齋』，南水留在這裏，捉點鮮魚下酒，北星跟着我去好了！」

南水躬身答了一個「是」字，北星又是學樣答應一聲，這時白如雲並不相讓，一點脚，已然越到船頭，那葉小舟如同落下了一片輕絮，連一點浮動都沒有。

青萍這時對白如雲的功夫，眞個是佩服得五體投地，她也飄身而過，那葉小舟立刻輕輕的浮動起來。

青萍面上一紅，却聽得白如雲對北星喝道：「在自己家裏，還打什麼字號，還不把那面旗子取下來？」

白如雲的語氣，嚴厲得如同判刑的法官，北星聞言傻裏傻氣的唔了一聲，立刻走向船尾，把那面黑旗取了下來。

白如雲直看他把黑旗捲好，才哼了一聲道：「天生的蠢種，不知道你們活着爲什麼？」

那北星聞言，滿面羞慚之色，又是「唔」了一聲，在南水不說話的時候，彷彿他只會說「唔」這個字一樣。

少時北星划出了小舟，疾如飛矢般的離開了竹樓，向湖邊駛去。

不多時，小舟已然到達了彼岸，白如雲與青萍先後越上了岸，白如雲回頭對北星道：「你可別亂跑，就在這裏等我？」

北星又是「唔！」的一聲，青萍看着他那副傻樣，幾乎要笑出聲來，白如雲對青萍一瞪眼睛道：「妳一定想笑他……其實這有什麼可笑的？妳眞是……」

青萍被白如雲莫名其妙的說得滿面通紅，她不禁犯了女孩子的小性，一噘嘴道：「你怎麼知道我要笑他？……眞是莫名其妙！」

白如雲見她生氣，他好似得到了一種極大的快感，忍不住哈哈的笑了起來，氣得青萍一言不發。

二人正在走着，青萍見山道盡處，露出了一排平房，似有二三十間之多，全是一式的青竹編成，房前有二個中年漢子，見了白如雲，立時飛奔迎下，滿面堆笑的道：「少爺，您今天怎麼會來了？」

白如雲一言不發，把手一揮，兩個漢子好像奉了聖旨一般，立刻退回兩旁，青萍見狀心中好不驚駭，想道：「這小子勢力可眞不小……」

青萍想着，二人已然走到了竹房之旁，青萍凝目望去，驚得她幾乎出了聲！

原來在她自己目光所接觸的第一間竹房時，見竟是一間牢獄的式樣，有鐵條爲窗，房內的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雙手被一副竹製的手銬扣着。

青萍再走近一看，只見鐵條上掛着一塊木牌，上寫：「江文周，十八歲，犯弒母罪，禁錮終身！」

青萍這時不由大悟，原來這白如雲竟是替天行道，懲戒天下的罪人，當時不由對他生了幾分敬意。

她再向房內望去，只見那弒母的逆子，還正是少年之期，可是他面黃肌瘦，目光呆滯，幾乎是一個瘋子一般。

白如雲走到房口，向內望了一望，回頭對一名漢子道：「讓他懺悔一下！」

那漢子聞言，躬身答了一個「是」字，隨將牢門打開，走了進去。

那漢子才一進房，江文周立時撲跪在他的脚下，哭喊道：「大爺，我求求你！……你別再折騰我了……我……我受不了，我願意死……」

青萍見狀，只當那漢子要施什麼毒刑，一顆芳心不由嚇得怦怦亂跳，對白如雲道：「你們要用刑，我可不敢看。」

白如雲聞言冷冷答道：「我這裏是從不用刑的！」

青萍聞言半信半疑，正在驚恐之際，見那漢子已然躲過了江文周的糾纏，走向壁側的一張竹案，他伸手抽出了一卷白紙，這時那江文周一見，嚇得面無人色，撲跪在地哭道：「爺……你饒了我……我不敢看……」

青萍心中正在奇怪，那漢子已將那卷紙打開，青萍定睛望時，只見是一張用水墨所作的人像畫，上面畫的是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婆婆，雙目流着眼淚，神情極爲悲痛，畫得是傳神入微，逼眞無比！

那少年一見這幅畫，立時鬼嚎般的一聲怪叫，他把雙目緊閉，淚如泉湧，哭叫道：「爺！……我的好爺……我知道錯了……您饒了我吧！」

青萍這才恍然，知道那畫上的老婆婆，必是被他逆弒的母親，白如雲使用這等方法來懲戒他，當時心中暗暗敬佩。

那少年一味的哭喊求饒，雙目再也不敢睜開，青萍又聽白如雲極其冷峻的聲音道：「江文周，把眼睛睜開！」

那少年雖然是渾身顫慄，可是他却不敢不聽白如雲的話，當下把雙眼睜開，哭成了一片！

青萍雖然覺得用這種法子，來懲罰不赦的罪人，並無過分之處，但她却不忍再看，輕聲道：「我們別看了！去吧！」

白如雲輕聲的哼了一聲道：「你看得清楚，這就是人！」

白如雲說完這話，他向那漢子喝了一聲：「好了，你出來吧，我們再到第二間去！」

那漢子聞言，將那幅畫圖收好，放回原處，出房而來，又帶到了第二間。

第二間房內，是一個半老的婦人，青萍見門口，木塊上寫着：「李梅，三十九歲，通姦殺夫，禁錮二十五年。」

青萍看罷心道：「這白如雲好像是縣太爺一樣，什麼罪他都會判！」

那李梅一見白如雲來到，已是嚇得混身亂抖，青萍心想：「這次不知道他用什麼法子制她了！」

白如雲向房內望了望，又轉身對那先前大漢道：「你進去讓她哭一陣！」

青萍只聽這句話就嚇了一跳，她想：「這眞是見所未見的精神酷刑啊！」

那大漢聞言入房，由竹案中拿出了一把滿是血銹的刀子，「嗆啷！」一聲丟在地上。

那李梅嚇得混身一顫，撲到門口，對着白如雲哭道：「少爺……你開恩……」

話未說完，白如雲已大喝道：「滾回去！」

李梅聞言無可奈何的哭叫一聲，又回到原處，雙目緊緊的瞪着那把刀子，她面無人色，頭髮蓬亂，恰似一個女鬼般。

青萍心中一驚，想道：「莫非白如雲要她自殺？」

那婦人李梅，對着地下的血刀，不住的顫抖啼哭，好似她遇見了她生平最害怕的東西，最刺傷她靈魂的東西……。

白如雲只是冷酷的注視着她，發出了魔鬼般的聲音：「二林，去把她丈夫拿出來！」

青萍聞言好生驚異，不禁問道：「她不是已經把她丈夫謀害了嗎？」

白如雲似乎在憤怒之中，他極度鄙視的，向那婦人掃過一眼，慢吞吞的道：「要她再殺一次丈夫！」

青萍聽罷越法不解，她正在疑惑之時，已見那喚作「二林」的漢子，由李梅對居的竹牀下，拿出了一個用布紮緊的人形，其上千瘡百孔，好似是用刀子刺成的。

青萍這才恍然，知道那布人定是代表李梅的丈夫，每天要她刺殺一次，用來懲罰她殺夫的罪行，這種方法的確是既巧妙而又狠毒。

大凡一個犯罪的人，尤其是在獄中的犯人，對於他們所犯的罪行（當然指大罪犯人，而非偸鷄摸狗之類），他是絕無勇氣再犯的，即使是讓他再看一遍，甚至於讓他聽人把他罪狀敍述一遍，也够他痛苦和恐懼的了！

現在白如雲竟讓一個殺了丈夫的女犯，每天重溫一次她罪惡的夢，這是一種多麼殘酷的懲罰啊！

青萍不敢看，但她又忍不住不看，因爲這是件新奇而又充滿了刺激的事。

這時二林用着渾濁低沉的聲音道：「節婦，妳可以開始了！」

青萍聽他喊李梅「節婦」，心知這必是一種殘酷的諷刺，不禁忖道：「怎麼連白如雲手下的人，都是這麼冷漠無情？」

再看那個可憐的婦人，她好似知道這是無法避免的惡運，她顫抖的拾起了那把銹刀——也就是她兩年前，親手插入她丈夫心窩的那把刀！

她雙目射出了一陣悽涼，絕望而悲痛的光芒，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很明顯的看出，她是如何的悔恨啊！可是這實在是太晚了，如果在當初，她就知道會遭受到今日的命運，那麼即使是她的丈夫把她剁成肉泥，她也不會回一下手的。

現在，她懺悔的跪在布人的面前，她哭着，嘶喊着：「法鵠……他們又叫我殺你……是他們……他們又在逼我啊……」

青萍感到一陣顫慄，她幾乎掉下眼淚來，白如雲則毫無一些悲憫的表示，他冷冷的喝道：「快……她也知道痛苦？」

李梅一聽白如雲的話，她好似怕極了，當下再也不敢躭擱，她撲下去，抱緊了地下的布人，在地上一陣打滾之後，用那把銹刀，刺進了他的心窩！

她發出了尖銳和斷腸的哭聲。

白如雲這才滿意的怪笑了兩聲，青萍好似聽見他在自言自語：「這就是人……女人……。」

說着他他已轉身離開，於是青萍便隨着他，一間間的囚房察看過去，那犯罪的二三十人，其罪果不可赦，白如雲對他們每人，均有一套懲治的辦法，使得他們的

心胆俱碎，號哭連天。

青萍看完了這二三十人，似乎遊了一次陰曹地府，深感觸觫，可是白如雲對他們的皮骨，却是一點也不傷害，僅僅是在他們心靈最脆弱的一環上，施以無情的打擊！

二人看過去後，白如雲則如看過了一場精彩的戲劇，他津津有味的回味着，覺得這麼作，實在是一點錯也沒有，太美滿了！

他長長的吁了一口氣，轉對青萍道：「我就喜歡看他們在痛苦中掙扎的那種樣子！」

青萍聞言一驚，立時問道：「難道你懲治他們，不是爲了他們的罪行，只是爲了你自己的喜歡？」

白如雲搖搖頭道：「不！這個世界上的人，我有兩種方法對付……好人就只是戲弄他們一番……像你爹爹一樣！壞人我就用這個法子來治他們！」

他這幾句話說得毫無感情，使人聽來不寒而慄，青萍驚愕的退後一步，她嚅嚅的道：「你太過份了！……太過分了！」

白如雲聳肩大笑，聲震寒林，他笑得是如此的狂妄，青萍的這句話，正是他最希望聽到的，也是他此刻做人做事的原則，於是，他像征服了世界般的狂笑起來。

青萍被他笑得驚怒交加，她狠狠的一跺脚，走出了一丈，雙目望着湖面的漪漣，一句話也不說。

白如雲笑了半天，這才對青萍道：「走！我帶妳再去看一個人！」

青萍生氣的搖頭道：「不，不！我不看了！」

白如雲冷冷的道：「妳不看了？……妳昨天不是說要看嗎？」

青萍聞言立刻轉回了身子，問道：「啊！你說你帶我去看你師父？」

白如雲的聲音仍是冷漠的，他點點頭道：「我帶你去看老道！」

白如雲說到這裏，他回身對先前的漢子說道：「二林，老道這幾天可好？」

二林連忙躬身答道：「回少爺！道爺很好！只是這兩天他有點怪，一天到晚的寫字，一句話也不說！」

白如雲聞言，自語道：「啊！……他在寫東西？……好了，你去吧！」

白如雲說着一揮手，二林連忙退下，去照顧那一批犯人去了！

白如雲轉身對青萍道：「萍姑娘，你跟着我走！」

說罷他轉身而去，青萍一心想着他師父是什麼樣，當時連忙跟在身後，二人走上了一條山道，漸漸的越過了這片牢房，白如雲手指前方道：「妳看，老道就住在那裏！」

青萍順他手勢看去，只見不遠山腰有一間白石房子，建在叢林修竹間，顯得一派幽邃雅緻，令人有出塵之感，秋日的落葉，已然落滿了山徑了。

不一時二人已然走到石屋，白如雲的聲音第一次變得柔和而有感情，他進門口便道：「老道，我來看你了！」

青萍聽他叫自己的師父老道，心中好不驚異，她更驚異的是：「怎麼白如雲的聲音變了？」

青萍正在想着，便聽屋內傳來一個蒼老刺耳的聲音：「是小鬼頭麼？你怎麼好幾天沒來了？」

青萍聽他們師徒間的稱呼，均是如此怪異，心中立時想道：「不用說他師父也是個怪物了！」

白如雲把門推開，青萍立覺一陣腥臭，撲鼻而出，再向內一看，不由驚駭得幾乎叫出聲來！

原來石室之內，堆滿了死人骨骸，滿屋堆得均是，令人幾乎沒有下脚的地方。

在靠近牆角的地方，有一堆白骨堆成的牀，其上睡着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他面朝內，斜臥在白骨上，慘白的白油燈光，照着他蒼老的身軀，令人幾乎不敢相信，他也是一個在呼吸的生命！

青萍隨着白如雲身後進了石室，那白髮老人這才翻了個身，青萍再一看他相貌，不由又是一陣猛烈的心跳。

原來那老人骨瘦如柴，髮鬚皆白，混身皮膚黑如墨漆，可是那兩片又寬又厚的嘴唇，却是殷紅如血，長得是兔耳鷹腮，其貌醜惡已極！

他穿着一件破道袍，雙目烱烱的向二人一看，立時面現驚異，用手一指青萍，向白如雲道：「小鬼頭，這個小姑娘是誰啊？」

青萍聽他說話如此難聽，心方不悅，白如雲已笑道：「她是伍天麒的女兒！」

那老道聞言「唔」了一聲，上下把青萍看了兩眼，臉上撇過一個輕蔑的笑容，怪聲道：「原來是那個老王八的閨女！」

青萍聽到這裏不由勃然大怒，她上前一步，柳眉倒豎，喝道：「喂！你這個老道說話怎麼這樣難聽？」

老道聞言一陣怪笑，說道：「我愛怎麼說話，就怎麼說話！」

青萍聞言氣得渾身發抖，正要喝罵，白如雲已笑着攔道：「好了！妳別理他，他就是這個脾氣！」

白如雲說罷，轉身又對那老道說道：「老道，我這兩天沒有來，可眞是便宜你了！」

老道聞言，面上顯出一種不安神色，說道：「好小鬼頭，可以放我出去了吧？……在這可眞要把我蹩死了！」

白如雲一笑道：「那有這麼容易？差不多再有一年，就可以放你出來了！」

老道聞言面上顯出懇求之色，低聲道：「小鬼頭，可不可以寬容一點？……多少打個折扣，我外面還有事情要辦呢！」

白如雲聞言，思索了一下，最後他嘆了一口氣，低聲道：「唉！老道，對你沒有辦法，我總是狠不下心來，誰叫你教過我武藝呢！……這樣好了，從今天起，再過半年就放你出來！」

老道聞言喜出望外，他一翻身，伸出如柴的手背，緊緊的拉着白如雲的手，他却得寸進尺的道：「好小鬼頭！你眞好……可是……你乾脆再寬一點……這麼辦吧！由今天算起三二個月怎麼樣？」

白如雲把老道的手摔開，搖頭道：「不行！不行！實在不能再寬了！老道，你就安心的坐半年吧！」

老道聞言略感失望，但他已然被寬赦了半年，所以仍然很高興，他把一雙怪眼

一翻道：「好！好！就這麼辦吧！」

白如雲又把周圍看了一下，問道：「老道，還有什麼事嗎？沒事我要走了！」

老道把頭搖了搖道：「沒有什麼事了，你走吧！」

白如雲聽了，轉身同青萍回房，他方走了兩步，忽聽老道呼道：「小鬼頭，你回來！」

白如雲立時轉過了身子，走近老道問道：「幹什麼？你不是說沒有事了麼？」

老道面上現出一種詭秘的微笑，輕聲說道：「從今天晚上起，你每晚三更來一次！」

白如雲聽罷，喜形於色，他拉住老道的手笑道：「老道，你可是又要傳我功夫了？」

老道將頭微點，白如雲立時連聲稱謝，這才與青萍離開了這間恐怖的房子。

青萍一出來就問道：「你師父是怎麼弄的？」

白如雲隨手折了一枝樹枝，聞言答道：「那些骨頭，全是他最近兩年來殺死的人！」

青萍聞言大駭，她幾乎不敢相信這是眞的，忙問道：「全是他殺的？……他爲什麼要殺這麼多人？」

白如雲淡淡說道：「這些人全是作惡的人，可是還不至於犯死罪，老道殺性太重，所以我要罰他！」

青萍簡直連作夢也未想到，世上會有這麼一對師徒，心中想道：「這一對師徒，眞個是武林道中的煞星了！」

× × ×

時間過得很快，匆匆已是十天過去了，青萍一直被困居在「碧月樓」上，她知道就算伍天麒和龍匀甫再快，最少還要有一個多月才能到達。

這十天來，白如雲每晚初更必到，二更必走，總是陪着青萍吃晚飯，這十天的相處，使得青萍對他熟悉多了，她發覺他是一個任意！偏激！剛强和固執成見的人，但是他却是善良的，他的心靈比普通人還要脆弱。

最令青萍奇怪的是，他臉上一直戴着面具，並且和青萍談話時，他總是矜持着，不讓自己的情緒有任何變化，可是青萍總是感覺到，他的感情在漸漸的流露，雖然他用全力控制着。

這一天，白如雲走後，青萍覺得甚是無聊，當下把南水及北星喚了上來，問道：「南水，你們的小船可還在下面？」

南水忙着答道：「在下面！姑娘有什麼吩咐麼？」

照例的，青萍又等北星重覆一遍後才道：「我到船上玩玩……我太悶了！」

南水聞言笑着道：「好！我陪姑娘一起去！」

青萍當下點了點頭，正要出房，北星也湊上來道：「好！我陪姑娘一起去！」

青萍見狀一皺眉，隨即笑道：「北星，你不要去了，我和南水一會就回來！」

北星聞言似是不依，可是他却一個字也說不出來，走到青萍身旁，拉住青萍的手，好似撒嬌般的，不住的哼着。

青萍見狀眞個哭笑不得，她自己本不過十八歲，現在居然還有人向她撒嬌，當時把青萍弄個大紅臉，連忙把北星的手推開，可是北星却是死勁抓着，兀是不放，青萍又氣又笑，强捺着性子道：「北星，我們一會就回來，你天天坐船還不够？何必一定要跟着去呢？」

怎奈北星儘自搖着傻腦袋，說什麼也不依，南水在旁也氣憤異常，可是他也不敢說話，因爲他一說話，北星就要學。

北星糾纏了好一陣，青萍實在無法，只得高聲道：「帶你去是可以的，只是有幾個條件你可要答應。」

北星聞言把頭連點，青萍接着道：「以後不論什麼事，你可不准拉着我的手撒嬌！」

北星聽了面上竟微微發紅，不好意思的笑了，點點頭表示同意，青萍繼續道：「在船上時，如果南水對我說什麼話，你可不許再學他！……我可不願意一句話聽兩遍！」

北星聞言，把一對眼睛睜得大大的，向南水看了看，接着把頭搖了搖，青萍氣道：「你不答應，說什麼也不帶你去！」

青萍話才說到這裏，見北星雙目轉動之下，竟然淚光流動，好似要落淚一般，當時，心中不由更爲生氣，罵道：「你……你這算什麼玩意嘛！眞是奇怪！……你又不是啞吧，有什麼話自己不會說呀？……我就不明白你爲什麼非要學南水……」

北星被青萍一頓罵，只罵得面紅耳赤，他又想了一下，走到青萍身旁，把頭點了點，青萍喜道：「這麼說你答應？」

北星又將頭連點，南水見狀喜出望外，拉着青萍的手道：「好姑娘，謝謝妳！……妳可算給我丟掉了這個包袱了！」

青萍連忙閃開皺眉道：「怎麼回事？你們都有這毛病，說話老愛拉人家手！」

南水被青萍說得面上一紅，退向一旁，青萍看見北星嘴皮才一動，立時指着他道：「你看！你才答應我，現在又要學他了！」

北星經青萍如此一說，才好像拚命的忍了下去，當時青萍與南水先行下樓，二人才行了數步，即見北星飛快的跑出了三丈，伏在竹檻上，對着湖心自語道：「好姑娘，謝謝妳！……妳可算給我丟掉了這包袱了！」

這是南水剛才說的話，他到底蹩不住，還是被他重覆出來，只是這次是他跑到無人處才講的。

北星學完了這話，滿面含笑的跑了回來，好似吐出了咽喉的骨鯁，顯得無比輕快似的。

青萍及南水相視的搖搖頭，南水並苦笑一下，當下三人下得樓來，由南水和北星推出了小舟，青萍點脚而上，與南水同立船頭，而北星則坐在船尾操槳。

小舟划得很慢，由湖心向外盪去，青萍心事重重，對於她這次意外的遭遇，眞說不出是何許心情，她對白如雲的一切，仍然感到迷惑，但是他却肯定的知道，白如雲是一個正直但又怪癖的奇人，他所作所爲，雖然有時違反了人類的習慣，但却是合乎了正義倫理的大道。

青萍很想由南水口中，得到一點有關白如雲的往事，當下輕聲問道：「南水，你可知道你們少爺以前是幹什麼的嗎？」

南水見問，搖搖頭道：「我不知道……只有一次，少爺酒喝得太多了，我在旁邊侍候，那天晚上是他說話最多的一次……他好像告訴我，說他小時候很苦，並且說他覺得女人是最可憐的……」

青萍口中「啊！」了一聲，心中想道：「他為什麼要可憐女人呢？……一定是他母親，或者是他的戀人遭遇很慘，說不定她們已經死了……難怪他變得這麼怪！」

青萍想着又問道：「南水，他為什麼老是戴着面具？……你看過他的本來面目沒有？」

青萍問着，竟不自禁的紅了臉，她好像覺得一個女孩子，不應該問到這一點的，但是她還是問出口了。

南水聽青萍一問，好似興奮已極！他先放眼向四下望了望，好似深怕白如雲在側一樣，他看了一陣，才把聲音壓得極低道：「唉呀！我的姑娘！妳不知道，我只見過兩次……喝！我們少爺是天下第一美男子，眞是俊！……尤其是他那雙眼睛，又黑又亮又大，牙齒也是又白又整齊還發光澤……只是可惜臉色蒼白一點！」

這些話對青萍原是毫無關係的，可是她却紅透了臉，芳心感到一些莫名的喜悅，彷彿白如雲的醜美與她有很大的關係似的！

她心中靜靜的在想：「我早就猜他是很英俊的！只要看他那雙明亮的眼睛就知道了！……他功夫這麼高，又長得這麼俊美，只可惜脾氣太古怪了！」

青萍想到這裏，她的臉越來越紅，心也跳得更厲害起來，她突然想起一事，不由輕啐一口，心道：「他長得什麼樣管我什麼事呢？我為什麼老想這個問題呢，眞是！」

南水見青萍突然沉默起來，月夜之下，只見她明眸凝神，玉面含笑，夜風吹過，拂動了她的秀髮，有一股清秀雅淡的高貴氣氛，令人又愛又敬。

南水看罷，覺得有些異樣的感覺，他輕輕的碰了青萍的手一下，問道：「姑娘，妳在想什麼，怎麼不說話了？」

青萍一驚，面上微微一紅，笑道：「啊……我在想一件事情！」

青萍為了掩飾自己剛才的失常，當下對於白如雲便絕口不提，轉了話題道：「南水，這個湖裏可是有很多魚？」

南水一聽立時笑道：「魚才多呢！我們沒事就下去摸魚玩。」

南水說得高興，突然笑道：「姑娘，妳等一會，我們現在下去摸幾條魚！」

南水說到這便喚了北星，叫他一同摸魚，北星面容笑得嘴都闔不上來，連連拍手不止。

南水才把上衣脫掉，突聽青萍一聲怪叫，她迅速把身子轉過來，南水向前一望，只見北星已將上身脫光，正在開始脫褲子，當下不由也急道：「喂喂，傻小子！現在不是我們兩個人，你可不能脫得光光的啊！」

北星聞言好似奇怪異常，他看看南水不言不動，南水笑着道：「就像我這個樣子，知道吧？」

北星這才又將褲帶繫上，南水立在船頭，稍微活動了一下，他雙足點處，身如彈丸，拔起了六尺高，身在空中成了一個大弓形，恰似一隻大人蝦，當他離水面尙有一尺時，又見他身體猛一挺，「噗！」的一聲輕响，人已沉入湖心，只不過濺出了四、五滴水花。

青萍見他如此身手，水性確已到爐火純青，忍不住低聲的喝起彩來。

南水沉下之後便未再出來，這時北星也走到船頭，青萍笑道：「北星，現在看你的了！」

北星聞言望着青萍傻傻一笑，他雙足在船頭輕輕一點，身子直拔上了一丈，青萍不禁失笑，心道：「這樣入水像個什麼樣子？」

她想到此，北星已然落下了五尺，他雙手由後向前平空一划，竟把身子整個翻了一個身，頭下脚上，青兒驚羨之下，只聽「查！」的一聲極輕微的水聲，好似拋下了一個小石子般，北星已然沉入湖心，水面上現出了圈圈穴紋，竟連一絲水花也未濺起，這等身手眞個是神乎其技了！

青萍萬料不到，北星居然有此驚人絕技，無論輕功水性，均遠遠超出了南水，眞個是人不可貌相了。

青萍立在船頭，注視着水面，却不再見二小出水，心中不由甚為奇怪，忖道：「他們怎麼能在水中呆這麼久？」

又過了片刻，二小仍是毫無聲息，水面上也是靜盪盪的，一些異兆也沒有，青萍不由開始驚恐起來，她焦急的向水面四望，一顆芳心跳得怦怦的，深怕二小遭了滅頂之禍。

又過了片刻，仍是毫無消息，青萍可沉不住氣了，她面色都嚇怕了，嚶聲喚道：「南水……北星……你們快上來！……快上來啊……」

夜風冷冷，仍是靜悄悄的，沒有一點反應，青萍可嚇壞了，他幾乎流下淚來，心想：「糟了，他們一定淹死了……糟了……。」

青萍念頭尙未轉完，突聽船後水花一響，青萍不由大喜，忙一點脚躍到船尾，叫道：「唉呀，你們兩個……」

青萍話才說到這裏，不由把話縮了回去，一顆芳心跳個不住。

原來水面上露出了一個人頭，那人連頭帶臉均被一塊黑油皮掩蓋着，却不是二小模樣，青萍一驚，問道：「你……你是誰？」

那人不答話，只發出了兩聲低笑，青萍聽他笑聲清脆悅耳，分明是一少女嗓音，心方驚異，那人雙手由水中抬出，一手一個，抓着的正是南水及北星。

那人好快身手，他雙臂微揚之時，已把二小甩上了船板，跟着一埋頭，入水而去，青萍再看之時，那人已潛出了三丈多遠，再次把頭露出水面，向青萍嬌喝道：「喂，丫頭，回頭妳告訴那個使旗子的小鬼，我姓哈，他不服氣可以找我！」

說罷這話，她再一潛身便無蹤跡了！

青萍這時又驚又怒，聽那人說話，分明是一女子，口氣偏又是這麼狂妄，青萍最氣的是她竟呼自己「丫頭」，分明把自己也當作了白如雲的僕婢。

青萍生了一陣子悶氣，再看南水和北星，雙雙昏迷在船板上。——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子 成·圖

艷幽四靈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湘見情勢危急，乃與青蓮子商量，決定提早發難，於是相偕來到九陰鬼母處，會合桑木道長，風塵三俠，黃鎭山等人後，即由岳湘一人到地窖去說服幽靈四艷。岳湘走了不久，羅統親率七名劍手前來，佈成七星劍陣，將多人圍困於劍陣內，情況險惡，後依鬼母之計，合各人之力，擊殺一名劍士，於是劍陣大亂，被桑木等各個擊破，劍陣崩潰，七劍手相繼陣亡。鬼母復獨戰羅統，力戰之下，羅統被鬼母踢傷，狼狽而逃……

獨留密室中　規勸四幽靈

青蓮子道：「他如若需要咱們幫助，至少，咱們可以助他一臂之力。」

九陰鬼母搖搖頭，道：「至少，現在，還不方便去瞧他。」

青蓮子道：「為什麼？」

九陰鬼母道：「因為，因為……」

只見一個冷冷的聲音，傳了過來，道：「你們該死。」

鐵大鵬流目四顧，不見人影，當下喝道：「什麼人？」

只聽聲音傳來，却不見人在何處。

九陰鬼母輕輕吁一口氣，道：「門主，可知道什麼人來了！」

青蓮子道：「仙女們的太上護法。」

一個身着黃袍的老者，正緩步行了過來。

他來的很突然，已現身，人就到了青蓮子等身前五六尺處。

風塵三俠一排橫立，攔住了去路。

黃袍人臉上蒙着一重面紗，掩遮了本來的面目。

鐵大鵬冷冷說道：「閣下留步！再向前一步，休怪我風雲刀下無情。」

黃衣老者望也不望風塵三俠一眼，却對青蓮子道：「你聽出我的聲音了麼？」

青蓮子道：「聽出來了！」

黃袍老者道：「哦！我是什麼人？」

青蓮子答道：「你是仙女門的太上護法。」

黃袍人道：「也是你的授業恩師。」

青蓮子道：「一個門戶之中，什麼人的身份最高？」

黃衣人道：「師倫大道，猶在門主身份地位之上。」

青蓮子道：「你如是我授業師父，為什麼不肯取下臉上面紗。」

黃衣人怒道：「你說什麼？」

桑木道長突然接道：「咱們是仙女門中，只知擁護門主，只要門主有令，水裏水中去，火裏火中行。」

青蓮子道：「有很多人傳我藝業，教我武功，我想不明白是，他們為什麼一直

不肯以眞正面目和我相見。」

黃衣人縱聲大笑，說道：「好啊！老夫早就覺着妳靠不住，今日總算是有證明了。」

青蓮子道：「很多人傳我武功，我一直想不出原因何在，現在，我也總算明白了。」

黃衣人道：「你明白什麼？」

青蓮子道：「他們不肯以眞面目和我相見，担心他和我生出了師徒情意，他們好利用我。」

九陰鬼母竟然接道：「老護法，你既然把她捧上門主之位，就該好好尊重她門主的身份。」

黃袍人怒道：「鬼母，難道你也要背叛老夫麼？」

九陰鬼母道：「天無二日，門無二主，老身如若是仙女門中人，自然要聽從門主之命，這是天經地義的事了。」

黃袍人冷冷說道：「九陰鬼母，你可知道老夫的眞正身份麼？」

九陰鬼母略一沉吟，道：「好像是創造仙女門的首腦人物之一，也是……」

黃袍人接道：「夠了，你既巳知老夫身份，就算有所抉擇？」

九陰鬼母微微一笑，道：「老身奇怪的也就在這裏了，你既然是仙女門創設人，爲什麼不自任門主呢？」

黃袍人道：「這中間道理很微妙，不是你這樣的人，能有所瞭解，所以，你也不用問下去了。」

九陰鬼母道：「老身在仙女門中，只不過是個打工聽差的人……」

黃袍人道：「妳爲何如此妄自菲薄，仙女門中人都很敬重妳。」

九陰鬼母冷然一笑，道：「你要忠於仙女門！」

黃袍人道：「不錯。」

九陰鬼母道：「老身要忠於仙女門，就應該維護門主。」

黃袍人道：「青蓮子巳不是仙女門的門主了。」

九陰鬼母道：「誰說的？」

黃袍人道：「我！老夫能讓她出任門主，自然也可以把她逐下門主的寶座。」

九陰鬼母道：「不成！如是一個門主，可以換來換去，那還成什麼體統？」

桑木道長道：「仙女門既然巳有門主，咱們自然都應該聽她之命。」

鐵大鵬道：「大丈夫一諾千金，咱們巳入仙女門，豈有不擁戴門主之理？」

青蓮子輕輕吁一口氣，道：「鬼母，仙女門中，是不是門主的權力最大？」

九陰鬼母道：「那是當然，門中大事，都該由門主決定。」

青蓮子道：「咱們仙女門中，有兩位太上護法，我巳經決定了，請鬼母出任其一。」

九陰鬼母怔了一怔，道：「這個，怎麼行？」

青蓮子一指那黃衣人，道：「他巳被免去了太上護法之職，如若再有犯上舉動，你們就把他擒下治罪。」

她不知自己傳下的令諭，九陰是否肯聽，故而說的十分含糊。

黃袍人身上的衣服，不停的抖動，顯然內心實巳激動萬分。

桑木道長忽然跨前一步，越過風塵三俠，道：「三位請給貧道一個機會……」

鐵大鵬一擺風雲刀，接道：「道長藝業精深，讓咱們笨鳥共飛。」

黃袍人並未出手，大出意外的是，竟然緩緩向後退去。

鐵大鵬一揮長刀，朗朗說道：「閣下怎的不戰而退？」

黃袍人冷冷地說道：「你們活不過天亮。」

鐵大鵬笑一笑，道：「就憑閣下幾句話，還能把咱們咒死不成？」

黃袍人去勢很快，眨眼之間，消失不見。

桑木道長回顧了青蓮子一眼，道：「這是怎麼回事了？」

青蓮子搖搖頭，道：「我也想不出原因了。」

九陰鬼母道：「我知道。」

桑木道長道：「請教鬼母。」

這兩個人，一是白道上的名宿，一是黑道中的魔頭，此刻却能並肩對敵，言語之間，竟也十分客氣。

九陰鬼母道：「他不是怕咱們，而是担心那幽靈四艷！不知道岳湘那小子，能不能把她們收服？」

青蓮子道：「咱們進入瞧瞧吧！」

九陰鬼母道：「除非聽到岳湘的招呼，咱們不能再進去了。」

青蓮子道：「爲什麼？」

九陰鬼母道：「因爲，岳湘無法收服她們，必被她們殺死……」

青蓮子怔了一怔，道：「這麼說，咱們更得進去了。」

九陰鬼母冷冷說道：「你身爲一門之主，凡事要從大處着眼，不可太重私人情意。」

青蓮子黯然說道：「我……」

九陰鬼母接道：「如若岳湘還活着，你當然應該親近他，如若他不幸死了，就要把他忘去。」

李三奇歎息一聲，道：「鬼母，岳湘有幾分活的機會？」

九陰鬼母道：「幽靈四艷，行踪難測，我也不知道有幾分可活的機會，不過，死比活的機會大。」

青蓮子道：「鬼母，你可知道，我爲什麼要脫離仙女門麼？」

九陰鬼母道：「仙女門不成體統，他們捧你作了門主，却又不肯眞心眞意的支持你，就是老身，也不甘願受此奴役。」

青蓮子道：「還有一個原因，老前輩可能沒有想到。」

九陰鬼母道：「什麼原因？」

青蓮子道：「岳湘，爲了他……」

九陰鬼母哈哈一笑，接道：「女娃兒，別說下去了，我也爲他在担心，老實說，我也很喜歡他，老身帮妳的忙，一則是受不了他們這口窩囊氣，二則，也是受了岳湘那小子的感動。」

李三奇道：「鬼母，妳既然也很愛護岳湘，咱們總不能撒手不管，也應該進去瞧瞧，對麼？」

青蓮子道：「老前輩，就算幽靈四艷把他殺死了，咱們也應該找出他的屍體來啊！」

九陰鬼母冷冷說道：「岳湘那小子如是眞的死了，咱們也一樣會被……」

長長吁一口氣，接道：「老身索性再告訴你們一個隱密吧！你們是認爲，他們害怕咱們才退走的，事實上，他們害怕的是幽靈四艷。」

青蓮子道：「哦！」

九陰鬼母道：「那四個鬼一樣的女孩子，巳成了當今江湖上第一流中的頂尖高手，江湖上，能和她們頡頏的人，實在不多。」

青蓮子道：「這麼說，咱們收服不了幽靈四艷，絕對不是她們的敵手了？」

九陰鬼母道：「一點不錯。」

青蓮子沉吟了一陣，道：「鬼母，開門吧！不管如何，我都要進去瞧瞧！」

九陰鬼母道：「不是老身爲人冷酷無情，岳湘活着時雖然可愛，但他死了之後，也只是一具屍體，和別的屍體，並無不同。」

青蓮子道：「哦！」

九陰鬼母道：「所以，不用進入看他了。」

青蓮子急道：「如是他還活着呢？」

九陰鬼母道：「如若他還活着，他就會叫咱們。」

青蓮子道：「他會不會只受了一點傷呢？」

九陰鬼母道：「就算只是受了傷，也會傷的不輕，咱們也無法救他。」

青蓮子原本對岳湘還有一點信心，但却聽他說的忐忑不安，急急說道：「鬼母，你堅持不肯打開門的原因，究竟爲了什麼呢？」

九陰鬼母道：「如若她們巳經殺死了岳湘，那說明她們巳發野性，咱們打開了木門之後，很可能也會被她們殺了。」

原來，那座出入門戶，是用機關控制，別人不知機鈕所在，很難打開。

青蓮子說道：「讓我一個人進去看看吧！」

九陰鬼母道：「門主，我雖和那四個鬼女孩子相處很久，但一直不知道指揮她們的方法，一旦她們出現之後，被對方下令出手，包括老身在內，咱們誰也別想逃得性命。」

鐵大鵬道：「這樣嚴重麼？」

九陰鬼母冷哼一聲，道：「就憑你們風塵三俠那點技藝，聯手而出，也只怕接不下她們十招。」

鐵大鵬本想反唇相譏，但想到目下處境，借重鬼母正多，只好忍下不言。

青蓮子低聲道：「鬼母，我好像記得一點役使她們的口訣，快些開門讓我進去吧！」

九陰鬼母道：「眞的麼？」

青蓮子道：「這等性命交關的大事，我怎會開玩笑。」

九陰鬼母道：「好！老身開門……」

桑木道長低聲道：「鬼母且慢。」

九陰鬼母道：「牛鼻子老道士，你又有什麼花招了？」

桑木道長道：「鬼母，難道你還沒有瞧出來麼？」

九陰鬼母道：「瞧出什麼？」

桑木道長歎息一聲，道：「門主巳經有些情急拚命了。」

九陰鬼母微微一怔，道：「我明白了，多謝你牛鼻子提醒我……」

回顧了青蓮子一眼，接道：「妳不用進去了，要進去的話，還是由老身進去瞧瞧吧！」

青蓮子說道：「老前輩，我們一齊進去。」

九陰鬼母歎息一聲，道：「在他們援手未到之前，咱們合力，還可以衝出去，如若咱們打開了這個門戶，那就很難預料是什麼樣的結果了。」

青蓮子道：「不論結果如何，但我一定要知道，諸位在打開門戶之後，可以聯手先衝出去，我進去看岳湘，如若他能够活着，我會和他一起出來，如若他不能活下去，諸位就不用管我了。」

九陰鬼母道：「這怎麼成，我們怎麼能够棄你而去？」

青蓮子道：「鬼母，如若岳湘死了，我也無法獨生人世。」

九陰鬼母道：「照你這麼說，你是非要進去不可了。」

九陰鬼母目光轉注桑木道長的身上，道：「牛鼻子老道，你有什麼高見？」

桑木道長道：「這個麼，貧道也沒有什麼辦法了。」

九陰鬼母道：「你們既然同意了，那就只好成全他了。」

回手打開了地窖的鐵門。

原來，這一道鐵門，竟然是機關操縱的。

青蓮子急步向內奔去。

幾乎和一個人撞在了一起。

那個人正是岳湘。

岳湘站在那裏，臉上帶着微笑。

青蓮子呆了一呆，道：「你沒有什麼事吧？」

岳湘道：「我很好。」

青蓮子道：「那幽靈四艷呢？」

岳湘道：「她們都很安靜。」

九陰鬼母接道：「她們沒有什麼舉動麼？」

岳湘道：「沒有，她們一直在靜靜的坐着。」

九陰鬼母道：「這就有些奇怪了！」

岳湘道：「怎麼說？」

九陰鬼母道：「好！你小子還要不要留在裏面？」

岳湘道：「我担心你們外面的情形變化，忍不住出來瞧瞧。」

九陰鬼母道：「老身可以告訴你小子，目下我們最担心的事，就是四個女鬼一般的丫頭，只要你有辦法能對付她們，我們就不會太担心了。」

岳湘道：「這個，在下一點把握也沒有。」

九陰鬼母呆了一呆，道：「難道，她們還沒有發動。」

青蓮子接道：「告訴我你怎麼對付她們的？」

岳湘很担心青蓮子這樣問，但青蓮子却巳經問了出來。

幸好，九陰鬼母看出了岳湘心意，冷冷說道：「這個，你怎麼能問他呢？」

青蓮子道：「不問他，要問那個？」

九陰鬼母道：「自然是問我了。」

青蓮子道：「問你，什麼意思？」

九陰鬼母道：「老身和她們相處了十餘年，自然是最瞭解她們的人了，她們麼？絕對不能惡言相向，也不能胡發脾氣，驚嚇了他們。」

岳湘道：「對！她們好像還無法分辨是非，只能分辨喜色、怒容。」

青蓮子道：「那是說，對他們要和顏悅色了。」

九陰鬼母道：「對極，對極，要有笑容，她們只能從笑容中，領略到友誼。」

青蓮子道：「你能接近她們，但不知能不能指揮她們。」

九陰鬼母道：「他不能。」

岳湘道：「對！她們需要很特別的方法指揮，知道這個方法的人不多。」

九陰鬼母道：「老身就不知如何指揮她們，何況別人了。」

青蓮子道：「這麼說來，留下她們終是禍患了。」

岳湘搖頭道：「蓮兒，但却不能殺她們。」

青蓮子道：「爲什麼？」

岳湘道：「她們的人性、靈覺，都在逐漸的回復之中，假以時日，必然可能回復成人，那時候，就有一種方法所能指揮動了。」

青蓮子道：「這要多少時間呢？」

岳湘道：「不太久，不過，要一個很有耐心的人，改正她們。」

九陰鬼母道：「當今之世，我看只有你一個人，有這樣的能力。」

青蓮子點頭道：「好！我留在這裏陪着。」

岳湘搖搖頭，苦笑一下，道：「妳不行，一定要男人。」

青蓮子怔了一怔，道：「怎麼？她們也能分辨男女。」

岳湘道：「這是本能，與生俱來。」

青蓮子眨動了一下眼睛，道：「咱們一切準備都未成熟，却……」

岳湘接道：「事實上，我們沒有時間準備，目下處境，已比我們想像之中好多了。」

青蓮子歎口氣，道：「鬼母，目下我們應該如何？」

九陰鬼母道：「兩個辦法，……」

目光一掠桑木道長，接道：「中原武林之中，定有不少人雲集於此，咱們可以和他們會合一處，大家集中起來，實力自然就強大了。」

青蓮子道：「第二個辦法呢？」

九陰鬼母道：「第二個辦法麼？就是留在此地，和他們一決勝負！」

青蓮子道：「唉！鬼母，咱們究竟應該怎麼作呢？」

九陰鬼母道：「目下只有這兩條路走，究竟應該如何？老身也無法決定，你是領袖人物，應該由你拏個主意了。」

青蓮子沉吟不語。

岳湘低聲道：「蓮兒，不用担心什麼，桑木道長，風塵三俠，黃鎭山，再加上鬼母相助，我想，這一股實力，也十分強大了，我不知道仙女門在這仙女廟中有多少高手，但他們一戰之後，再無動靜，很可能，一時間，他們暫無制勝把握……」

目光一掠桑木道長，接道：「道長能否和外面連絡一下。」

桑木道：「貧道覺着，暫時守在此地好一些。」

岳湘笑道：「道長仍是很有信心。」

桑木道：「如若大家眞憑一刀一劍的拚，貧道覺着我們的實力，已足可以一戰了。」

忽然間，一縷似簫似笛的聲音，傳了過來。

衆人聞聲一怔。

青蓮子急道：「岳湘，快步出來。」

岳湘道：「怎麼回事？」

青蓮子道：「這聲音，好像是召喚她們的聲音。」

九陰鬼母道：「不錯，召喚四個鬼丫頭的聲音。」

岳湘吃了一驚，道：「好！我進去，鬼母快請關上鐵門。」

九陰鬼母搖搖頭，道：「只怕來不及了，再說，關上鐵門，也未必有用。」

岳湘歎息一聲，正待轉身而去，忽聞一陣衣袂飄風之聲，傳了過來。

接着，四個長髮飄飄的女人，快步奔了過來。

是幽靈四艷。

四個人衝出了門戶，直向那簫聲傳來之處，奔了過去。

四人奔行很迅速，帶起了衣袂飄風之聲。

岳湘情急之下，伸手去抓，只抓住了最後一個人的衣袖。

但聞沙的一聲，衣衫被扯下了一片。

九陰鬼母望着那遠去的背影，輕輕吁一口氣，道：「糟了。」

岳湘道：「唉！她們能不能進入這座鐵門？」

九陰鬼母道：「這門戶有機關控制，知曉內情，開關很容易，再說，他們不用進入，困也會把咱們困死。」

岳湘說道：「此地不可再留，咱們走吧？」

青蓮子道：「現在到那裏去？」

岳湘道：「徐百萬的府上。」

青蓮子道：「仍在揚州城中，如何能避開幽靈四艷的追殺。」

岳湘道：「在那裏，我還有些安排，也許還可以抵擋一陣。」

青蓮子道：「除此之外，已別無可去之處了。」

岳湘道：「目下只有那裏還可立足，咱們走吧！」

桑木道：「徐百萬不是武林中人，家口衆多，留下那裏豈不是累了別人？」

岳湘道：「徐百萬早已携家人避禍遠行，留在那裏的人，都是重金募請來的勇士，而且，我已委託了譚長風，給予一種訓練，也許他們已經有些成就了。」

桑木道長輕輕吁一口氣，道：「既有這麼一處地方，咱們得快些走吧！」

九陰鬼母道：「老身去去就來。」

轉身奔入室中。

片刻之後，由室中奔了出來。

岳湘催促道：「快走！再遲就來不及了。」

李三奇道：「兄弟帶路！」

岳湘靠近了九陰鬼母，低聲道：「鬼母，妳毀了那些人。」

九陰鬼母道：「她們也快死，對她而言，生死已無區別。」

岳湘道：「對，讓他們死了，對她們也是一種解脫。」

九陰鬼母道：「對咱們也解除了很大的威脅。」

岳湘道：「這以來，妳不是和他們結下了極大的仇恨麼？」

九陰鬼母道：「就算不如此，仙女門也不會放過我……」

語聲一頓，接道：「小子，你和她們相處的怎麼樣？」

岳湘道：「似乎是，她們逐漸在恢復人的靈性。」

九陰鬼母道：「仙女門能否成功，這四個丫頭關係很大……」

桑木道：「難道仙女門除了這四個鬼女娃兒之外，就沒有再培養別的人麼？」

九陰鬼母道：「仙女門別處是否還培養的有人，我不知道，就我所知，這四個女娃兒是他們的主力，他們目下，還沒有完全成就……」

鐵大鵬接道：「還沒有完全成就，那是什麼意思？」

九陰鬼母道：「我的意思是她們目下的成就，還有保留，如若她們才衝破一種境界，諸位在場之人，都無法接過她們三招。」

鐵大鵬道：「有這等事？」

九陰鬼母道：「你可是有些不信。」

鐵大鵬道：「她們很厲害，這一點，我承認，但如說她們能在三合之內，擊敗了我們，就未免誇張了。」

九陰鬼母道：「不是誇張，我說的千眞萬確，每一個人，在武功有了一定的進境時，都會面臨着一種體能的極限，但他們，却已突破了這種限制。」

鐵大鵬道：「這個，怎麼可能，她們也是人啊！」

九陰鬼母道：「他們已經不能算人，她是幽靈，在長期痛苦的訓練中，她們已解去人的枷鎖。」

青蓮子道：「鬼母，妳和她們相處了這麼多年，應該知道，她們最怕什麼？」

九陰鬼母沉吟不語。

鐵大鵬接問道：「她們是已經殺不死了？」

九陰鬼母道：「到目下爲止，我還想不出他們怕什麼，不過，她們不是金剛不壞之身，只要有很好的機會，應該可以殺死她們。」

岳湘道：「也許，過去還有機會，現在，只怕很難有這個機會了。」

九陰鬼母道：「那你要準備如何對付她們。」

岳湘道：「我不知道，不過有一點，我明白，她們如若一定和我們爲敵時，還要妳老帮忙。」

九陰鬼母搖頭道：「我不是他們的敵手了。」

岳湘低言數語。

九陰鬼母瞪大了眼睛，道：「這個怎麼行？」

岳湘道：「只有這個辦法。」

青蓮子道：「什麼辦法，爲什麼不說給大家聽聽？」

九陰鬼母道：「老身現在才明白，什麼叫作俠了？」

岳湘微微一笑，道：「蓮兒，妳先不用問……」

青蓮子道：「不！我要留下陪你。」

岳湘道：「不用了，你和他們先到徐家去。」

青蓮子搖搖頭，道：「不！我已經不是什麼重要的人了，我只是一個女人，追隨你的女人……」

九陰鬼母接道：「你還是門主，仙女門的門主。」

青蓮子道：「仙女門到處要追殺於我，還算什麼門主？」

九陰鬼母道：「至少，他們還不敢下這麼一道堂皇的令諭追殺你，因爲，你還具有門主身份。」

青蓮子道：「其實，仙女門中重要的人物，早都知道了，我不過是一個傀儡罷了。」

九陰鬼母道：「那只是重要的人物，也只不過幾個人罷了，想老身這身份，事先都不明白，我們跟着你，還把你作仙女門的門主來看，這可以使他們很難自圓其說。」

桑木道長道：「對！不管如何？你這個仙女門的門主，還有很大作用，可以引起他們內部中相當的混亂。」

青蓮子回顧了岳湘一眼，道：「你要一個人留在這裏。」

岳湘道：「蓮兒，我會盡快趕回徐府中去。」

回頭望了鐵大鵬一眼，道：「諸位可以走了。」

李三奇道：「我留下來陪你如何？」

岳湘道：「不行，諸位快些去吧！」

青蓮子黯然說道：「岳湘，我希望你能好好的回到徐府中去，我會等你。」

岳湘道：「放心，看相的說過，我至少能活到七十歲。」

青蓮子道：「鬼母，你和那四個鬼丫頭，相處了很多年，也許會很熟悉了，留在這裏帮帮他的忙吧！」

九陰鬼母點點頭。

風塵三俠帶路，護擁着青蓮子而去。

岳湘望着一行人遠去的背影，低聲道：「鬼母，妳也請吧！」

九陰鬼母道：「要我到那裏去？」

岳湘道：「這裏太凶險，我想四個丫頭回來時，定滿腔殺機，何苦多賠一條命呢？」

九陰鬼母道：「老身既被你拖下水了，只有捨命相陪一途。」

岳湘道：「不行……」

九陰鬼母道：「怎麼？你認爲，你已經比我行了。」

岳湘一怔，道：「什麼意思？」

九陰鬼母道：「那四個鬼丫頭，和我相處了很多年，我相信，他們對我，總比對你熟悉一些了。」

岳湘道：「老前輩，這個不一定。」

九陰鬼母道：「娃兒，老身留此，是

一片好意，你爲什麼一定要反對呢？」

岳湘道：「老前輩，我知道，不過，四個鬼女究竟回復了多少人性，我一點也不清楚，所以，這結果很難預料。」

九陰鬼母道：「不用說下去了，這一點我比你還清楚，走！咱們下去吧！」

岳湘歎息一聲，道：「不能下去。」

九陰鬼母道：「爲什麼？老身熟悉這地下密室中機關，重重鐵門，十分堅牢，他們如何能够和我們抗拒呢？」

岳湘道：「鬼母，如若四個鬼女回來了，咱們要不要放她們進去。」

九陰鬼母雙目盯注在岳湘的身上，道：「你的意思呢？」

岳湘道：「咱們守在門口，見來人是誰，再決定如何抗拒。」

九陰鬼母道：「我告訴你，四個鬼丫頭一定回來。」

岳湘道：「爲什麼？」

九陰鬼母道：「因爲，她們走的很匆忙，未換衣服。」

岳湘道：「她們一定要換衣服麼？」

九陰鬼母道：「對，通常她們在出動之前，都要換過衣服才行。」

岳湘道：「她們的衣服，都存在此處麼？」

九陰鬼母道：「她們住於此地，成長於此，自然是衣服也在此地了。」

岳湘道：「鬼母，如若是別的人和她們同來呢？」

九陰鬼母道：「這一點，你可以放心，沒有人會和她們走在一起。」

岳湘道：「哦！」

談話之間，忽聞衣袂飄風之聲，有四條人影，疾如流星一般，飛撲而至。

身到半閉的鐵門口處，也未作稍停，一側身，疾射而入。

那鐵門微微開啓的空隙，也只不過勉強可以通過一個瘦小人的身軀。

但那疾奔而來的人影，竟然是停也不停一下，很快的衝了進去。

四條人影，帶着四股疾風，連綿衝入那微啓的門戶之中。

岳湘和九陰鬼母面面相覷，兩個人心中同時暗作估算，絕對不能如此冒險的衝入鐵門之中。

但幽靈四艷却能。

岳湘疾快的閃入門內，低聲道：「老前輩，不要進來。」

九陰鬼一皺眉頭，道：「岳湘，你究竟要幹什麼？」

岳湘道：「鬼母，她們都回來了。」

九陰鬼母道：「是啊！現在，咱們可以把她們鎖在裏面。」

岳湘道：「鬼母，那不是辦法，她們很快的會把鐵門弄開，那時，咱們只怕很難再困住她們了。」

九陰鬼母道：「岳湘，事實證明了她們仍然在別人的手中控制着，她們也許在逐漸恢復人性，但咱們却無法使她們完全恢復，這四個人，仍然是很危險的人物，咱們隨時可以會被她們殺死。」

岳湘一嘆道：「唉！鬼母，這四個鬼女，如不能爲我們所用，只有想法除了她們。」

九陰鬼母道：「除了她們，你想得好輕鬆啊！咱們兩人聯手，對付一個，也難操勝算。」

岳湘道：「咱們不能用武功和她們硬拚。」

九陰鬼母道：「那麼，要如何對付她們？」

岳湘道：「這鐵門之內可有死栓？」

九陰鬼母道：「有！」

岳湘道：「那就行了，只要外面的援手，在相當的時間之內，無法攻入鐵門，我就有對付她們的機會了。」

九陰鬼母道：「你有什麼辦法？」

岳湘道：「火攻。」

九陰鬼母道：「你自己呢？怎麼來得及逃出來。」

岳湘哈哈一笑，道：「同歸於盡，鬼母，你請到徐家宅院去吧！和他們會合一處，妳武功雖然她，但也無法一人和他們抗拒。」

九陰鬼母道：「娃兒，能不死就別死，青蓮子對你用情很深。」

岳湘道：「我知道，我也很怕死，但如死的很有價值時，那就只好死了，我身上已備好了燃火之物，妳快走吧！記着，不要把我的決定，告訴青蓮子。」

九陰鬼母道：「爲什麼不告訴她。」

岳湘道：「因爲，我還不一定會死，說不定，我衝過了這一關。」

九陰鬼母道：「你是說，制服四大鬼女。」

岳湘道：「不錯啊！如若能制服了四大鬼女，我不就可以生離此地了。」

九陰鬼母神色冷肅的說道：「老身可以告訴你，你收服四個鬼女的機會不大，但你的一把火，能不能和她們同歸於盡，老身倒是無法預測了。」

岳湘道：「那是一種含有毒性的火，除非，大火燒不着她們，只要燒到了她們，她們十九必死。」

九陰鬼母道：「娃兒，你如眞能和四大鬼女同歸於盡，那死的實在十分值得，老身預祝你成功。」

然後，告訴了岳湘封閉的方法，轉身而去。

岳湘掩上鐵門，鎖上了機關，轉身向內行去。

這時，躺在外面的女子，都已經眞正的死去了。

這一座廣大的地下密室，眞正的活人，只有五個，岳湘和四大鬼女。

而然說來，正常的人，只能算是岳湘一個。

只看那數十具白布掩蓋的屍體，就叫人毛髮悚然，岳湘雖然是很胆大，也看的有些內心不安。

摸一摸隱藏在身上的火彈寶劍，岳湘吸一口氣，緩步內室行去。那必須要穿過數十具白布掩蓋的屍體。

幽靈四艷，已換上了殺手的裝束。髮換宮髻，彩衣飄飄。

岳湘的突然闖來，吸引了四鬼女的目光。

如若不知道她們的底細，這四個女人，實在很美。

岳湘輕輕吁一口氣，暗暗忖道：她們四個人，每人應該有一個名字，至少，也該有一個代號，只可惜，竟然忽略了這件事情。

不知道如何表達心中之意，才能使四女領受，於是，岳湘盡量使自己的聲音，變的溫柔道：「四位姑娘要出去？」

不知道四女是否聽懂了岳湘的話，但她們的臉上，都泛起了笑容。

那是一種很甜美的笑，發自內心。

岳湘暗中運聚功力，在一張木榻上坐了下來，拍拍床緣，道：「坐下來，我們好好的談談。」

四個幽靈一般的鬼女，換上了神女的彩衣之後，精神顯得十分煥發。

岳湘輕輕吁一口氣，道：「四位姑娘有事情要出去？」

不論他的口才如何的好，但如一個人，不肯回答他任何問話，這個人，就很難再說下去。

何況，岳湘面對的四個人，岳湘幾乎無法肯定，她們能不能聽懂自己說些什麼呢？

雙方面幾乎完全無法談下去。

但岳湘極力在克制自己的困難。

忍下胸中的一口氣，岳湘又緩緩說道：「四位姑娘，能不能聽明白，我說的什麼？」

四女看看岳湘，又相對望了一眼，同時點點頭。

岳湘心中一喜，道：「那好極，四位能够聽懂在下說些什麼，咱們就可以談下去。」

四女同時微微一笑。

笑是笑了，但却仍然沒有一個人接口說話。

岳湘盡量使自己變的十分和氣，道：「那一位姑娘，能回答在下的話。」

四女之一，突然開了口，道：「我們，你……」

只有三個字，我們，你，就停了下來了。

但口齒却很清楚，只可惜，這句話說的太不完整。

岳湘笑一笑，道：「姑娘，你要說什麼，爲什麼不說下去。」

四女相互望了一眼，又笑一笑。

岳湘心中一動，暗道：莫非說話對他們是一樁很辛苦的事情。

這件事，千萬急燥不得。

心中念轉，口中笑道：「四位，坐下來吧！」

這句話，四位姑娘完全聽得懂了，笑一笑，坐了下去。

岳湘心中暗作盤算，道：無論如何？要把這件事辦好，先安定下她們的情緒，不讓她們再出去殺人。

他全心全意想把事情辦好，但他也有了最壞的準備。

一旦，雙方決裂了，只有想辦法鬧一個同歸於盡。

不論付出什麼樣的代價，都要阻止她們再去殺人。

使得岳湘安心的是，他仔細查看過了那鐵門的機關，鎖閉的很嚴。

如若這四個鬼女還沒有打開機關的智能時，想衝出那很厚的鐵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岳湘感覺到，他有很充份的時間。

他的宗旨是，不到最後關頭，決不動武。

這四個幽靈一般女殺手，在十幾歲便處於煎熬一般的訓練之下，她們已經變成了幾件犀利的武器。

可怕的犀利武器。

岳湘有一個奇想，就是如何能把這四個人收歸己用。

他表現了很大的耐心，不停的拍着床緣。

四個少女，似是終於聽得懂了，笑一笑，齊齊坐了下去。

岳湘終於發覺了一件事，那就是他已和四女混的很熟了。

可惜的是，四女一直不再回答他的話了。

詞鋒上的刺激，已經沒有辦法使四女再有什麼反應了。

除了言語的刺激之外，似乎是只有直接和他們的肌膚接觸的刺激了。

岳湘決定作一個更大的冒險。

事實上，岳湘也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來了。

但情勢演變，也沒有很多的時間，使他從容去想出一個更妙的辦法。

暗暗吁一口氣，岳湘伸手去抓住了靠近自己一位姑娘的左手。

那是穿着白衣紅帶的姑娘。

四個鬼女出動之時，分着白，綠，紅，彩，四色衣服，和玄女殿中的神像，衣着，顏色完全相同。

到過仙女廟玄女殿中的人，見過那四大仙女神像的人，都能在一眼認出她們。

白衣姑娘沒有縮回自己的手，反而瞪大了眼睛看着岳湘。

眼睛中，充滿了好奇。

臉上微笑如花，似乎對岳湘撫撫她的柔掌、玉指，有着一種舒暢的感覺。

忽然間，岳湘發覺了他們項頸之間，有一條銀色的銀鏈，不禁伸手指了一指。

白衣女低頭望了一眼，微微一笑。

岳湘緩緩伸出右手，緩緩的觸到了白衣女頸上的銀鏈，左手仍然握着她的手。

白衣女的目光，隨看岳湘的左手移動，但却沒有阻止的意思。

岳湘終於抓到了那根銀色的鍊子。

鍊子上帶有一面小小的玉牌，上面刻着秀秀兩個字。

岳湘低聲唸道：「秀秀。」

那白衣少女突然點點頭，嗯了一聲。

顯然，她對自己的名字很熟，也有着很深的記憶。

岳湘作了進一步接觸，輕輕一拍那白衣女的香肩，然後，又取出那綠衣黃帶女人的項鍊下的玉牌。

上面寫的是倩倩。

紅衣女子的名字叫燕燕，彩衣女子項下的玉牌寫着鶯鶯。

秀秀，倩倩，鶯鶯，燕燕。

岳湘取出她們項頸的玉牌時，都忍不住呼叫了一聲。

四個女孩子，對自己的名字，都有着很深的記憶，也有着很快的反應。

只要呼叫她們的名字時，他們都會發出應對的聲音。

——未完——

八仙鬥八魔

張曹被困鑾荒洞

諸葛青雲・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韓劍平、白牡丹、藍啓明、施雯等四人，在莫邪島上被島主冷威設下的機關所困。他們跌進一個黑暗的地穴中，上面壓着萬斤巨石，下面一片漆黑，又尋不着縫隙，使他們無法可施，正陷於絕境，忽然聽得有人低喚，原來是韓以前在秘魔莊救過的一名大漢。他感激韓之恩，遂帶領韓等沿一狹道而出。至一岩洞前，大漢囑韓等暫停稍候。他自己進入岩洞內，引出兩名黃衣大漢，韓一見，立即點了兩黃衣漢的穴，先前的大漢即叫韓、藍換了他們的衣服……

三名黃衣漢子見同黨回來，齊聲問道：「怎麼樣？」

韓劍平和藍啓明也不開口答話，自顧低頭疾來。

黑衣大漢代爲答道：「沒有事了。」

就這兩句話的功夫，三人已走到三名黃衣漢子面前，韓劍平，藍啓明齊地出手，當前兩名立時倒地，後面的一個剛剛「咦」了一聲，也就倒地不起。

韓劍平一打手勢招呼白牡丹和施雯過來。

黑衣大漢又復悄聲道：「門裏面就是機關秘窟，共有五處控制的機弦，按五行方位排列，每處有兩個守衞人，所以我們五人進入之後，必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把守衞一齊消滅，絕不能讓他們任何一個有發出報警信號的機會。」

韓劍平等人點頭會意，各將功力運聚，跟着黑衣大漢進入穹門，齊地閃目一掠。

祇見這秘窟約有五六丈方圓，那五處控制埋伏的機關總弦，乃是在穹門下面，排列成爲一朵梅花形，每一處果然都有兩名手執兵刃的黃衣大漢子。

當下，衆人更不怠慢，各自認準了目標，身形齊展，騰空一撲，分朝五處總弦所在電射過去。

那守衞着五處總弦的十名黃衣漢子，乍見穹門口人影一現之際，方待出聲喝問，陡覺眼前一暗，强敵已然臨頭下擊。

被韓劍平，藍啓明攻擊的兩處了結得最快，四名黃衣漢子連聲都未出，便屍橫就地。

白牡丹，施雯下手雖然略慢，但那四名黃衣漢子也祇慘叫了半聲，就一齊了賬。

那黑衣大漢功力較差，他撲向最靠近門口的一處，僅僅出其不意地擊倒了一名黃衣漢子，却被另一個躲了開去，發出了警告訊號。

黑衣大漢急得一面揮刀追殺那黃衣漢子，一面大叫道：「這厮已發出警號，各位快將機弦毀去，逃命要緊。」

其實當他發話時，韓劍平等人已分別將機弦毀掉，他話未完，韓劍平已首先回身飛掠過來，一掌將黃衣漢子擊斃，隨手將機弦毀去！

這一切動作，祇不過一瞬之間，黑衣大漢叫聲一住，整座秘窟已起了一陣劇烈的震撼。

祇見大量海水，萬馬奔騰般從上下四方狂湧進來，眨眼便將安置五處總弦的地方淹沒。

黑衣大漢神色倉惶，大呼一聲：「快走！」當先掠出穹門。

韓劍平等人那敢怠慢，紛紛騰身而起……

「嘿嘿嘿嘿！」空際陡地傳來冷威一陣獰笑道：「大胆鼠輩，竟敢毀我重地，本島主不將你們化骨揚灰，誓不爲人！」

那黑衣大漢頭也不回，自顧領着韓劍平等人發足狂奔……

「錚錚錚錚！」甬道之中陡地崩簧之聲大作，强箭勁弩，霎時像雨點般的迎面射來。

黑衣大漢首當其衝，驟不及防，登時渾身像刺蝟一般，大叫一聲，倒在地上。

韓劍平趕忙運功揮掌，震開了繼續射來的弩箭，叫道：「丹妹抱起他，五弟與我合力開道！」

白牡丹俯身揮手將黑衣大漢抱起，並塞了一粒丹藥進他口中，藍啓明一躍上前，雙掌揮處，玄陰眞力源源狂湧而出。

那雨點般的弩箭來勢雖猛，但怎經得起合二人絕頂內家眞氣的掃盪，登時紛紛被震得掉頭反射回去！

韓劍平，藍啓明更不停頓，併肩揮掌，當先開道，朝前衝去。

這時，那黑衣大漢已回復了知覺，見衆人無恙，並且繼續前衝，不由精神一振，在白牡丹懷中發話指示應走的路徑。

那無數隱伏暗處發射弩箭之人，雖然被韓劍平和藍啓明逼得連連後撤，但手上依然沒有放鬆，弩箭仍然像雨點般，瘋狂射出！

雙方一進一退地相持了足有一盞熱茶工夫之久，韓劍平等人不知衝出了多少路。

陡地——

「嗚」的一聲短促尖銳的號角響處，甬道中立時充塞着「嗚嗚」的迴聲，振耳欲聾。

韓劍平等人不由愕然止步，一時間弄不清這聲突來的號角，究竟有什麼花樣？

祇好各自凝神戒備，應付萬一……

過了好一會，號角的迴音方才戛然消逝，韓劍平等人不由又是一愕！暗道：「這是怎麼回事？」

原來，那無數隱伏暗處發射弩箭之人，就在號角的迴音之中，竟然走得一個都不剩。

甬道中，刹時間靜了下來，顯得格外陰森可怖。

陡聽那黑衣大漢驚叫一聲，在白牡丹懷中掙扎着顫聲道：「快！快往右轉就是出口，遲就來不及了。」

韓劍平等人雖不知他爲何這樣慌急，但也猜出下面必有巨變，當下，齊展身形，往右一轉，朝前飛掠……

那知……

飛馳了十多丈，祇見一堵石壁擋住去路，已到了甬道盡頭。

黑衣大漢呻吟了一聲！

勉强用力抬起頭來，四下掃了一眼，急道：「機關在石壁右角下，是一塊圓椎形的石頭，只消用力一按，門就開了，出走時動作要快！快！快！」

他一連說了三個快字，韓劍平已彎腰下去摸着那塊圓椎石頭，用力一按，「沙」的一聲，前面的石壁登時沉下去，現出一道門戶。

黑衣大漢最後一個「快」字剛一住口，衆人已閃身飛掠而出，韓劍平走在最後，他身子剛自穿過門戶，祇聽「沙」的一聲。石壁已閃電般升了上來，將門戶封閉。

衆人定一定神，閃目一看，原來已置身島上的大殿之中，俱不由心中大喜，但緊接着却又齊地「咦」了一聲，暗叫：「奇怪！」

原來這大殿裏面，燈光燦耀如故，但到處都空蕩蕩，靜悄悄地不見一個人影，冷威和他的部屬，此刻竟不知到那裏去。

就在衆人詫愕之際，地底下突然傳上來「隆」的一聲，彷彿響了一個悶雷，震得地皮微微一動。

黑衣大漢痛苦地呻吟了一聲，斷斷續續地說道：「遲了……遲……了……韓大……俠……我……我已……盡了最……大努力……呃……別了……來生……再見！」

他說到最後幾個字，發音已經模糊不清，咀唇剛一閉闔，身子掙了一掙，便寂然不動，氣絕死去。

這時候地底下，又連續傳上來幾聲沉重的爆音，衆人也猜出必是冷威眼見大勢已去，乃率部下棄島而逃，却將預置島上的炸藥引發，打算將他們生埋於地窟甬道之中。

當下，更不怠慢，放下了黑衣大漢的屍體，齊地奔出殿門，各展絕世輕功，運足全力，朝島岸下飛奔而去……

衆人剛一穿過那座白石牌坊，陡聽「轟隆」一聲，驚天巨響起處，地動山搖，磨盤大的石塊像花炮一般直冲上半空，一陣炎熱狂風，從背後猛撲過來。

回顧之下，祇見那座白石牌坊已化爲烏有，重重殿宇正紛紛倒塌，灰石漫空，聲勢駭人心魄。

地底下面，「轟隆轟隆」地連綿響個不停，整座小島都震撼起來，彷彿火山爆發，大地陸沉……

衆人盡力狂奔，眨眼工夫便奔到岸邊那道長堤，韓劍平突地一聲驚叫：「糟了！」

祇見海面上波濤洶湧，他和白牡丹駕來的那艘帆船，竟已不知去向。

這時候，只聽又是一串驚天動地的巨响，從島上爆炸開來，震撼得整座「莫邪島」彷彿像一艘飄浮的小舟。

將韓劍平等人顚得東倒西歪，連站立都不穩。

衆人忙施展千斤大力墜功夫穩住身形，回望島上，但見一股赤紅色的火柱，直冲霄漢，映得海水通紅，冷月無光。

無數的巨大碎石飛上半空，然後像冰雹一般散落海中，激起了一重水柱，發出「轟轟發」的巨响，震耳欲聾。

韓劍平等人一面運功穩住身形，一面還得發掌震開落下的石塊，一時間，都弄得手忙脚亂，狼狽萬分。

藍啓明叫道：「四哥！趕快想辦法，再拖下去就糟了。」

韓劍平一面雙掌急揮，一面絕望地的答道：「大海茫茫，我們連一塊木板都沒有，那裏來的辦法。」

藍啓明急道：「難道我們就眼睁睁的和這孤島同歸於盡不成？」

韓劍平長嘆一聲，道：「看來也祇好如此了。」

施雯大叫道：「明哥！你不是有避水的寶貝麼，快帶着我們跳到海裏去不就行了！」

藍啓明大聲道：「我的寶珠雖能避水，但我們的人數過多，恐怕沒有這樣大的效力。」

韓劍平急道：「那麼，你就同雯妹先走好了。」

藍啓明叫道：「不！我們……」

他話剛出口，立刻就被一陣連接而來的天崩地裂巨爆之聲淹沒了。

「轟轟轟轟」！

這一陣巨大的爆炸聲，不但愈來愈響，並且爆發的距離也更近，只見「白虎門」的兩列參天峭壁，已整個被震倒下來，那道原來只有一丈多寬的山峽，此刻却裂成一張大口，吐出一股烈焰洪流，滾滾衝瀉而來。

韓劍平大叫道：「五弟，情勢危急，我們逃得一個算一個，你就不用管我和丹妹了，快同雯妹先走吧。」

藍啓明叫道：「不！不！我們死也要死在一起。」

韓劍平大喝道：「胡說！我們一道死了，有什麼用？還不快走。」

藍啓明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反正是死，我們就一齊跳到海裏再說好了。」

說話之間，一陣火光冲天而起，「轟」然巨爆下，長堤的彼端立時掀上半空，將那股衝過來的烈焰洪流截斷。

但是，那一股烈焰洪流却登時散佈開來，瀉入海水之中，只聽一陣沸騰的「噗噗」之聲起處，海面上立時烟霧瀰漫，怒濤山立，洶湧澎湃地狂捲過來……

一陣陣窒人氣息的熱風，猛撲而至。

韓劍平頓足叫道：「好好好！我們這就一齊跳下海中再說。」

就在四人方自作勢縱落海中之際，突見怒濤駭浪之中，現出一艘快艇，衝波破浪疾駛而來。

艇上有兩個人操着四支槳，起落如飛，晃眼便已駛近……

韓劍平和藍啓明的目光較銳，此際一眼就看清這艇上的人，赫然竟是「鐵拐酒仙」李玄以及「衡山隱叟」張太和的徒兒龍庸。

這一來，不由喜出望外，齊聲大叫道：「李二哥，我們在這裏，快加點勁！」

李玄也早已望見他們，聞聲之下，那敢怠慢，雙槳用力一陣猛搖，疾逾奔馬地催舟靠近堤邊。

施雯和白牡丹當先縱起，飛上快艇，韓劍平，藍啓明隨後縱身上艇，李玄更不停頓，雙槳一錯，掉轉船頭，和龍庸一齊運槳，箭也似地駛開離去……

陡地又是一陣驚天巨爆起處，那道長堤立時消失在怒濤駭浪之中。

藍啓明從龍庸手中接過雙槳，加急搖划，韓劍平縱落艇尾，施展「鐵袖神功」，捲出綿綿不絕的袖風，帮助催舟疾駛……

舟行如箭，幾個轉折便穿過叢叢礁石，駛到平闊的海面。

衆人因已遠離險境，遂將小艇速度慢下來，回頭向「莫邪島」望去，只見整座小島，此際已成了一座火山，「轟轟隆隆」的爆炸聲仍自連珠爆發，烟焰直冲霄漢，映得海面通紅，大有陸沉之勢。

韓劍平長長吁了口氣，道聲：「好險！」側顧李玄，笑道：「這次若非二哥及時趕到，

我們便眞的應了冷威老賊之惡咒，要死無葬身之地了。」

藍啓明也笑道：「二哥這一向到什麼地方去了？怎會來得這般湊巧？」

李玄怪笑道：「我若無未卜先知之能，怎能位列八洞眞仙之位？」

藍啓明笑道：「二哥說得倒好聽，你既知我有難，爲何不早點趕來，却讓冷威這廝逃脫了？」

李玄怪眼一翻道：「此人大限未到，尚有幾天好活，且待來日聚殲羣魔大會之上，還怕這跳樑小醜不俯首就戮麼？」

藍啓明冷笑一聲，方待反唇相譏，施雯忽地一聲嬌笑，目注李玄，笑道：「二哥既然能掐會算，可算得出我是誰麼？」

李玄聞言一怔，隨即閃動一雙怪眼，先在韓劍平和白牡丹的臉上一掃，然後望了望藍啓明，怪笑一聲，又目注施雯，笑聲說道：「妳大概是我們小五的救命恩人，也是他未來的伴侶，對不對？」

施雯「嗯」了一聲，紅着臉嬌笑道：「二哥就是喜歡亂開玩笑！却不說半句正經話。」

李玄掉頭對藍啓明一翻怪眼，喝道：「好小子！敢情你把我的底都翻給人家看？快將她的來歷從實招來，否則便依法究辦。」

藍啓明冷笑道：「黃河一戰，二哥臨陣逃脫之罪，也不見得輕鬆，爲什麼不先招供，反倒施行猪八戒的戰術，倒打我一耙來了？」

韓劍平笑道：「你們兩個一見面就鬥嘴，也不怕海風把嘴巴吹歪了，快加點勁把船攏岸，去找個地方歇歇才是正經。」

李玄和藍啓明哈哈一笑，各自運勁划槳，朝海岸疾駛而去！

此際，晨霧漸起，那「莫邪島」已整個隱沒於驚濤駭浪之中，消失於視綫以外。

黎明時分，衆人已捨舟登陸，踏人赤山鎭內，尋了家小客棧，洗過手臉，要了些豆汁大餅一面進食，一面各說黃河一戰以後的經過。

李玄聽韓劍平和藍啓明說完，苦笑道：「你二人雖然吃了點苦頭，但總算有了些成就，尤其小五更是因禍得福，苦頭吃得不算寃枉，可是我李老二就太慘了。」

韓劍平，藍啓明聽得一怔，齊聲道：「二哥怎樣慘法？」

李玄苦笑道：「你們看看我少了些什麼東西？」

韓劍平和藍啓明聞言，四道詫異的眼神將李玄渾身上下一看，才發現他背上空空如也，那個終日不肯離身的精鋼大酒葫蘆，竟沒了踪影，這一來，俱不由詫問道：「二哥，你那命根子呢？」

李玄苦笑道：「輸了！」

藍啓明怔了一怔，隨即失笑道：「輸了？這倒是奇聞一件，不知二哥是和誰打賭，並怎會把寶押錯了的？」

李玄怪眼一翻，瞪了龍庸一眼，道：「還不是爲了這小鬼！」

龍庸叫道：「二叔不要胡亂栽贓，誣屈小侄好不好！我師父那頭驢子不是也一起賠進去了麼？」

韓劍平和藍啓明愈發驚奇地看看龍庸，齊聲詫問道：「你師父的驢子，也輸掉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你的師父呢？他不是帶着你到崑崙山找『崑崙處士』曹長吉去的麼？」

龍庸哭喪着臉道：「也就是這樣一找，就找出麻煩來了……」

李玄怪眼一瞪，喝道：「沒出息的小鬼，苦着臉幹什麼？事情到了我老人家手上，還有什麼不能解決的，快把前幾天對我說的再講一遍，好讓我和你四叔商量個妥善辦法便了。」

龍庸連聲應是，遂將跟隨乃師西上崑崙，訪尋「崑崙處士」曹長吉的經過說了出來。

原來，「衡山隱叟」張太和自從被李玄等人硬行抬上青驢，帶着愛徒龍庸，西上崑崙而去之後，一路上，倒也平安無事，頗爲順利地便抵達崑崙山下。

那「崑崙處士」曹長吉，乃是隱居在崑崙山中一處十分清幽的山谷中，與他的妹夫一家比隣而居。

張太和帶着龍庸輾轉訪問，尋到了曹長吉的茅廬時，發現柴扉虛掩，屋中冷冷清清，似乎人已離家外出，遂轉過頭去尋着那陶姓隱士，一問之下，才知曹長吉已於數日之前，入川採藥去了，歸期却沒有一定。

張太和問知曹長吉入川採藥的地點，乃是川邊打箭爐一帶，於是，便辭了陶姓隱士，領着龍庸，往川邊而去。

這時候，已是深秋，他們離開了崑崙，南下川邊，一路，盡是不毛之地，往往終日不見人烟，就算偶然碰見一兩個獵戶採藥之人，也多半是山中的玀玀蠻族，眞是說不出的荒凉孤寂。

好在張太和身具絕頂武功，又有脚程極好的青驢代步，是以旅程雖覺荒凉，但也未感到崎嶇難行。

一路上，師徒二人曉行夜宿，飢餐渴飲，開始留心探尋曹長吉的行踪，但却沒有半點端倪。

這一天，他們已將抵達打箭爐附近，師徒二人遂更加留心地向那些採藥之人必到的幽谷險壑，逐處尋找，希望能發現曹長吉的踪跡。

可是，一直尋到天黑，却一無所獲，當下，只好暫時停下，準備尋個可以歇宿的地方歇息，明天再打主意。

此際，夜幕低垂，師徒二人由龍庸牽着青驢，在一道幽谷之中，摸索着一面走，一面到處張望，打算尋一個山洞來歇宿。

走着走着，忽然遙見左邊的一道斜坡上面，隱隱有一點燈光漏出，龍庸不由大喜道：「師父，那燈光之處必有人家，看來，今夜不但可免了風霜之苦，說不定，還可以吃一頓熱飯呢。」

張太和「哼」一聲，低喝道：「蠢東西！跟爲師跑了這遠的路，竟是一點長進都沒有，你可知那是什麼人家麼？」

龍庸被罵得一愣，吶吶道：「那……那……是什麼人家？」

張太和搖頭道：「爲師也不清楚。」

龍庸咀唇一噘，道：「你老人家也不知道，刮龍兒的鬍子則什？」

張太和沉聲道：「不管什麼事情，在未弄清楚之前，千萬不要感情衝動，以免影响了靈智，這是出來跑江湖的最基本要求，你知道沒有？」

龍庸不大服氣說道：「反正你老人家說的都是有道理，那麼我們就不用到那邊去了。」

張太和搖了搖頭道：「你不想去了，爲師却要去看看，你好好牽着驢子，跟在爲師後面，留神一點，不准多開口，不准亂動，聽到了沒有？」

龍庸應了一聲，便牽着青驢，跟着乃師朝那燈光之處走去。

上了斜坡，乃是一片稀疏的竹林，林中一列竹籬，圍着兩椽茅屋，那一點燈光，便是從左首一間的窗戶裏透出來。

張太和走近竹籬，傾耳一聽，只聽得一陣陣微弱的呻吟及悲泣之聲，從茅屋中傳了出來，分明是屋中正有一個男人患病，一個女人在旁邊啼哭，不由惻隱之心油然而起，遂高聲叫道：「屋裏的大嫂請了，老朽不幸錯過了宿頭

，敢情行個方便好麼？」

那知，他一連叫了幾遍，茅屋裏依然哭泣不停，遂以爲屋中之人大槪是生番玀族，聽不懂漢語，當下，試着伸手一推竹籬門，但聽「吱呀」一聲，竹門應手而開，於是，吩咐龍庸在門外守候，自己先進屋去看個究竟。

張太和爲人素來謹愼，他惟恐引起人家不快，遂在茅屋門口又停了下來，輕輕在門上敲了兩下，柔聲問道：「可以讓老朽進來麼？」

這次屋裏可立即有了反應，只聽一個女人的聲音，有氣無力的說道：「客官要進來就請進來吧，用不着客氣。」

張太和謝了一聲，伸手把門推開，跨進屋中，閃目一看，只見一盞油燈的微弱光亮映照下，靠牆角擺着一張竹床，床上躺着一個被棉絮蓋住的中年漢子，床邊坐着一個衣裳襤褸的中年婦人，抱着一個小孩，方自用衣襟拭淚。

屋中除了這一張竹床之外，便只有一張破木桌，兩張竹桄，眞是四壁蕭條的貧窮人家。

那中年婦人回過頭來望了望張太和，開口道：「那邊的一間屋是空的，客官如不嫌髒，儘管自便。」

張太和拱手一禮，含笑稱謝，道：「老朽是入山採藥之人，頗懂得幾分醫道，不知床上是大嫂的什麼人，害的什麼病，可否讓老朽看看？」

中年婦人「哦」了一聲，臉上掠過一絲喜色，但隨即低頭黯然道：「客官的好意，小婦人心領了。」

張太和一怔，道：「怎麼？大嫂的意思好像不願意老朽替他看病麼？」

中年婦人悲聲道：「老客官不要誤會了，小婦不是不願，實在不敢麻煩你替他看病，免得連累了你。」

張太和更覺得婦人這話，實在奇怪，跨前兩步，道：「難道他是害了瘟疫，所以大嫂怕老朽……」

中年婦人連連搖頭道：「不！不！你不要誤會，小婦人不是這個意思……」

張太和聽了，他不由心頭疑雲大起，低喝一聲：「大嫂不必推辭了。」

霍地上前，出手如電，掀開那男人身上的棉絮，閃目一看，登時暗吃一驚！

原來這人的一條右腿，竟然腫得像水桶一般，腿肚處穿了一個茶杯大小的孔穴，直往外冒黃水，一股腥臭的氣味，直衝鼻端。

張太和皺眉道：「大嫂！他是被什麼毒蟲咬傷了？」

中年婦人悲嘆了一聲，說道：「金綫七星子。」

張太和吃驚道：「金綫七星子？他被咬了幾天？」

中年婦人淒然道：「六天了。」

張太和一陣緊張，忙伸手一推中年婦人，喝道：「大嫂快讓開，到那邊休息去！」

隨對門外高聲喚道：「龍兒，把行囊拿進來。」

龍庸在外面應了一聲，牽了青驢走到門口，將青驢繫好，然後解下行囊，進入屋中。

這時，中年婦人已被張太和趕到一旁，龍庸跨進屋子之後，眼見這情形，便知是怎麼回事，不等乃師吩咐，已立刻將行囊解開，取出一套應用的傢具。

張太和一躍上床，扶起中年漢子，用掌心抵在他的「命門」穴上，對龍庸道：「快將棉絮撕開，一等這人的傷口裏流出黑水，便用棉絮揩乾，直到有血水流出爲止，然後用刀子把傷口週圍的爛肉剜去。」

吩咐完了，隨即默運玄功，將眞氣源源從掌心注入中年漢子體內，逼住那股朝心房蔓延的毒氣，緩緩從傷口冒出……

龍庸依言將應用之物準備妥當，不多一會，便見此人的傷口裏，「噗噗」直冒黑水，登時腥臭之味瀰漫全室，當下，更不怠慢，將棉絮撕成一團一團，不停地在傷口上揩拭……

足足過了一盞熱茶之久，那腥臭無比的黑水方始轉爲紅色，龍庸這才拿起一柄其薄如紙的小刀，迅速將傷口週圍的爛肉剜淨，現出新鮮的肌肉。

張太和眼看着愛徒把一切事情弄好，遂撤回手掌，將中年漢子的身體放下，然後躍下床來，從懷中掏出一個小玉瓶，拔開塞子，在傷口上洒一層白色藥粉。

直到這時，中年漢子才止住呻吟之聲，呼吸均勻地沉沉睡去。

張太和長長地吁了口氣，吩咐龍庸道：「這一堆染了黑水的棉絮，要拿到外面埋了，用過的傢具，都必須好好的弄乾淨。」

說完，便自顧在竹桄上盤膝坐下，閉目運功調息。

那中年婦人站在一旁看着張太和師徒替她丈夫療治傷毒，臉上的神情却是一片茫然，不知是憂是喜。

龍庸把傢具揩擦乾淨，收進行囊，又將那一堆染了黑水的棉絮用一塊被單包好，拿到外面挖了個坑，埋將下去，尋了些水把手洗淨，這才回到屋中，對中年婦人低聲笑慰道：「大嬸儘管放心，這位大叔已經不妨事了，只要好好休養十天半月，就會完全恢復過來的。」

那知，這中年婦人聽了，不但不說一聲感謝的話，反而「嗚嗚」的哭起來。

龍庸不由大詫道：「大嬸應該歡喜才是啊，爲什麼反而哭呢？」

中年婦人哭道：「他的命雖被你們救了，但也只能保得他一時不死，往後……嗚……往後……嗚嗚！你們把我一家都害了，教我怎麼不哭？」

龍庸愕然道：「……你說什麼？我們怎地把你一家都害了？」

張太和聽了中年婦人這話，也覺得一怔，「咦」了一聲，睜開眼睛，逼視着中年婦人，沉聲問道：「大嫂不用愁苦，這樁事情，其中有什麼爲難之處，不妨明白說出來，讓老朽看看有沒有辦法便了。」

中年婦人止住悲聲，略一沉吟，咬了咬牙，搖頭道：「不！不！我不能說，免得連累了你們……」

頓了一頓，又道：「你們累了這一陣，大槪也餓了，小婦到爐子上弄點吃的東西去。」

說完，抱了孩子，走進屋子後面而去。

這中年婦人的神情和所說的話兒，饒是張太和久走江湖，年老成精，也被弄得一頭霧水，莫名其妙。

龍庸更是茫然不解，眼覷着中年婦人走進屋後去了，這才轉臉道：「師父！這個女人大槪神經有點不正常吧？」

張太和搖頭道：「這裏面板眼深沉，實在猜測不透！」

龍庸「哼」了一聲，道：「師父只要嚇唬他一下，還怕逼不出實話來麼？」

張太和瞪了徒兒一眼，低喝道：「胡說！爲師能對一個絲毫沒有武力的貧苦女人，用甚強硬手段麼。」

說時，只見那中年婦人已端着兩個大粗碗走出來，碗中盛了一些還冒着熱氣的紅豆飯，和幾個硬崩崩的包穀糍巴！

她把兩碗放在桌上，歉然低頭道：「貧苦人家，沒有什麼好的招待，請二位將就一些便了。」

這時候，張太和一來是對這女人有點不放

心，二來也實在不忍心吃她的東西，當下，拱手笑道：「大嫂不用客氣了，老朽自帶得有乾糧，足夠裹腹，這些食物大嫂還是留着自己用吧。」

話聲微頓，神情懇切地，目注這中年婦人道：「大嫂究竟有什麼爲難之事，不妨說出來，老朽雖不敢說有回天之力，但自忖總可以幫大嫂一點小忙的！」

那知，中年婦人却是問非所答地說道：「老客官帶有乾糧，那是最好不過，現在時候不早了，請到那邊的屋子裏去歇息吧。」

張太和見他仍然不肯說出實話，不由心中有氣，遂把手一拱，冷冷道：「大嫂既然這般見外，老朽也不好意思打擾，就此告辭了。」

說完話，吩咐拿了行囊，轉身便往屋外走去。

那中年婦人見他們要走，竟然也不挽留，只說了聲：「爺們好！」福了一福，更沒有隨後相送。

張太和一賭氣，頭也不回，三脚兩步出了茅屋，龍庸跟在後面，把行囊擱在青驢背上，解開韁繩，牽着隨乃師走過竹林，又回到山谷之中。

龍庸一面走，一面嘟着嘴喃喃說道：「好沒來由，白白費了一番工夫，不但沒弄到吃的，反而生了一肚子悶氣，眞是划不來……」

張太和笑道：「不管怎樣，我們總算救了一條性命，受點窩囊氣算得什麼，年青人不能這樣小氣……」

這時候，一彎新月已從羣山背後升了起來，淡淡幽光之下，四週景物，依稀可辨。

張太和目光掃處，發現面前不遠，有一堵危岩，下面凹進去，估量可容得下兩人一騎，當下，領着龍庸走了過去，點燃火摺子，果然這岩凹之內，頗爲平整乾淨，遂笑道：「你看，這地方不比那茅屋好麼？」

龍庸放下青驢，在附近檢了些枯草，拿來舖在地上，把行囊解開，舖在草上，又取出一根爲了山行露宿特製的蠟燭，點亮揷在岩壁上，然後在岩凹前面，生了個火堆，以防夜間有些野獸前來騷擾。

這一切部署停當，師徒便席地而坐，食用自帶的乾糧。

龍庸一面吃，一面仍自有些不服氣地說道：「師父！你老人家看剛才這件事情是不是有點邪門？」

張太和「唔」了一聲，點頭道：「那個女人當然有些不合情理，但我們已盡了最大的力量，她不願意說實話，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龍庸眉兒一揚，道：「其實只要你老人家稍爲露上一手，相信她不說也不行。」

張太和啃完最後一口乾糧，伸了個懶腰，道：「管她呢！說不說是她的自由，與我們何干，快點吃完了好好睡一覺吧，明天還要趕路呢。」

說完，便自閉目垂簾，入定調息。

龍庸氣呼呼地把剩餘乾糧收好，也在一旁坐下，默運師門心法，行功吐納起來。

一宿無話，次日一早，師徒吃過早飯，便收拾行囊，牽了青驢，繼續動身，訪尋曹長吉的行踪……

行行重行行，翻過幾座山頭，越過幾道峽谷，不覺又是金烏西墮，依然毫無所獲，龍庸皺起雙眉，不樂地說道：「師父，我們今晚又要吃露水了。」

張太和笑道：「露水乃月魄之精華，多吃一點又有何妨！」

龍庸「哼」了一聲，方待開口……

「哎喲！」

陡地一聲慘叫，劃空傳來，寂寂荒山之中聽來份外刺耳，傾令老少二人不禁悚然一驚。

張太和低喝一聲：「爲師先去看看，你騎着驢子隨後趕來。」

語聲一落，人已破空而起，彷彿勁弩離弦般，對準慘叫之聲傳來的方向，飛縱而去。

身形如飛，一連幾個起落，眨眼奔出半里多地，掠進一道山坳，目光掃處，只見茂密的雜樹亂草之中，躺着一個赤膊露腿的苗玀，口中發出聲聲微弱的呻吟……

在這苗玀的腿上面，赫然纏着一條細才如指的怪蛇，一顆三角形的蛇頭，深深嚙進肉裏去。

張太和一掠上前，右手中指一彈，一縷指風，朝那怪蛇的七寸要害射去。

那怪蛇正在緊咬不捨地，猛吸苗玀的血肉，沒料到會來了救星，七寸要害登時被那洞金透石的指風射個正着，「呱」地慘叫一聲，身子一顫，便痛死過去。

張太和隨手折了兩根樹枝，戒備着走近前去，用樹枝夾着蛇頭，微注眞力，將蛇頭拔出來，然後一抖手，把蛇抖鬆，甩在一旁，方待俯身下去，察看這個苗玀的傷勢……

陡聽龍庸一聲大喝：「狗賊敢施暗算！」

隨聽一聲怒吼，「噹」的一聲，一支烏光閃閃的四尺短矛，「刷」地斜揷在身側的地上，入土盈尺，矛桿尙微微顫動，可見擲矛之人，腕力甚强。

張太和掉頭一看，但見龍庸正被三名青衣大漢擋在山坳的入口處，另有一名身軀魁梧的中年青衣大漢，步履沉穩地迎面走來……

此人年約四旬，生得滿臉橫肉，虬髯繞腮，兇睛暴斜，肩頭揹着一個圓筒，並露出幾柄烏光閃閃的蛇矛。

張太和從這人的長相上，看出大槪是個漢玀雜種，當下，含笑用漢語問道：「發茅暗算老夫的可是尊駕？」

虬髯青衣大漢「哼」了一聲，直走到張太和面前，方才停下步來，暴喝道：「不錯。」

這大漢站在張太和面前，足足高出半截，恍如一座鐵塔，更加上聲如雷鳴，大有一吼之下，便將人嚇倒之槪。

張太和也不生氣，仰面看着這大漢含笑問道：「朋友，這個玀玀雖然不是老夫同族，但老夫焉能見死不救？尊駕則更應幫忙才對，爲什麼要暗算老夫？」

虬髯青衣大漢暴喝道：「你打死了大神的『金綫七星子』，就非死不可。」

張太和奇道：「什麼？這條『金綫七星子』，是尊駕養的？」

虬髯大漢搖頭道：「不是。」

張太和一頭霧水道：「你不是說這條蛇是你的麼？」

虬髯青衣大漢的神情忽然變得很恭敬無比，應道：「是大神的，不是我的。」

張太和聽得心頭一動，彷彿已猜出了一些端倪，當下，仍依舊不動聲色，含笑問道：「哦！原來是你的大神養的？」

虬髯青衣大漢又搖搖頭，道：「現在還不是。」

張太和詫道：「既然都不是，那爲什麼要殺我？」

虬髯青衣大漢「哼」了一聲，暴聲道：「只等這蛇把血肉吸飽，醉睡過去，我們就把牠捉了獻給大神，現在你把牠弄死了，就非死不可。」

張太和「哦」了一聲，恍然大悟道：「我明白了，敢情你的大神要你出來捉這種『金綫七星子』，你們都沒有本事，便拿人來做餌，是不是？」

虬髯青衣大漢點頭道：「不錯。」

張太和不由勃然大怒，但轉念一想，憶及昨晚之事，遂勉强把怒火按了下來，同時，也知道像這種蠢玀，頭腦簡單，極容易把底細查問出來，於是，陪笑道：「這種蛇兒山裏多的是，就算被我弄死了一條，也不要緊，你老哥何必要來殺我呢？」

虬髯青衣大漢暴聲喝道：「大神吩咐過，凡是看見這事的外人都要殺！」

張太和故作不解地說道：「聽你的口氣，好像你的大神還會說話，他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呀？」

虬髯青衣大漢神態一肅，仰首向天，恭恭敬敬的道：「大神是大大的神，有大大的本領，我們都要拜他。」

張太和也把神態一肅，道：「那麼，你老哥在殺我之前，可不可以帶我去拜見你的大神呢？」

虬髯大漢搖頭道：「不可以，大神是不准外人見他的。」

張太和故意冷笑一聲，道：「你口口聲聲說是奉了大神的吩咐，要殺死看見這事的人，但你又不敢帶我去見他，我怎知你說的是不是眞話！」

虬髯青衣大漢暴喝道：「大神吩咐的話，當然是眞的！」

張太和笑道：「你如果不帶我去見他，你也休想把我殺死。」

虬髯青衣大漢大喝一聲道：「你不死也要死。」

喝聲一落，霍地探手拔出揷在地上的短茅，呼一聲，攔腰向張太和掃去。

張太和知那將這般蠢玀放在眼內，身形微晃，便已閃讓開去。

虬髯青衣大漢大喝道：「你往那裏逃？」左手揮矛，右手一翻，在背上又抽出一柄，雙矛齊出，連掃帶砸，向張太和猛撲過去。

這時，天色已然漸漸暗了下來，張太和懶得再纏下去，哈哈一笑，身形一閃，轉到虬髯青衣大漢背後，一伸手，點了他的穴道。

虬髯青衣大漢「吭」了半聲，便動彈不得了。

這時那三名守在坳口的青衣大漢眼見同伴吃了虧，不由大怒，齊地怒吼一聲，挺起手中短矛，猛撲過來，把張太和圍住，六柄蛇茅一輪猛掃猛砸。

張太和身形疾閃，雙手連揚，三名青衣大漢登時被點倒在地上，動彈不得。

這時，龍庸也牽着青驢過來，叫道：「師父，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張太和指着地下那名只剩得半口氣的玀玀，沉聲道：「這就是你昨晚上沒有想通的問題的答案。」

「這人並非昨晚那個中年漢子，師父怎地說成一件事呢？」

張太和道：「人雖然不同，但事情實在一樣，昨晚被我們救活的那中年漢子，據爲師推測，極可能也是和這玀玀遭到同一命運，被這些狗東西拿來作爲人餌，誘捕『金綫七星蛇』的……」

龍庸搖頭道：「不對，不對。」

張太和怔然住口，詫聲反問道：「有什麼不對？」

龍庸道：「那中年漢子既然已被這些狗賊拿來作過人餌，那麼，師父把他救活，那女人就應該歡喜才對，爲什麼却說我們把她一家害了呢？」

張太和沉吟道：「你這話也頗有幾分道理，可能後面還有文章……」

說着，便伸手拍向那名虬髯青衣大漢的穴道。

虬髯青衣大漢身子一彈，怒吼一聲，掄動雙矛，猛撲而至。

張太和笑喝道：「不知死活的蠢材，躺下去。」

身形一閃，右手中指一彈。

虬髯青衣大漢頓覺渾身一麻，「砰」然摔倒地上，又復不能動彈。

張太和笑道：「蠢東西！老夫取你性命，易如反掌，你若再不老實，就有苦頭吃了。」

說完，又復伸手解開了虬髯青衣大漢的穴道。

這一回，虬髯青衣大漢可不蠢了，穴道剛一解開，立即翻身縱起，撥頭就跑。

張太和又好氣又好笑，身形微晃，便將他截住，喝道：「站住！」

虬髯青衣大漢無法可施，只好氣呼呼地停了下來，怒道：「你有本事就把我殺了……」

張太和笑道：「殺你還不是舉手之勞，老夫却要你乖乖的回答我幾句，便饒你不死。」

說着，笑容一歛「哼」了一聲，目射精芒，凝注虬髯青衣大漢，峻聲道：「你若再不貼服，便休怪老夫手狠。」

虬髯青衣大漢怒目圓睜，叫道：「你一再用妖法整我，我就不服。」

張太和詫道：「什麼？你說老夫用的是妖法？」

伸手從虬髯青衣大漢背後的圓筒中，抽出一柄短矛，笑道：「你這矛的鐵質倒還不壞，現在讓你看看，老夫是不是用妖法。」

話聲一落，神功微聚於右手拇指與食指上，像掐麵條一般，將一柄精鋼打造的短矛掐成二三十段，然後拿來合在雙掌之中，暗運獨門絕學「坎離玄功」，雙掌一揉一搓，那二三十段精鋼，立時被「南明離火」的熱力，熔爲一體，成了一個大鐵球。

那虬髯青衣大漢只看得目瞪口呆，尖聲叫道：「你……你這本領簡直就同大神差不多，難道你……你也是……也是大神？」

這時候，張太和已明白對方所說的大神，必定是甚麼江湖敗類，隱匿蠻荒，利用苗玀族人的愚蠢無知，幫他搜捕毒蛇來煉功，或是製毒，準備異日再度爲惡江湖，於是，打蛇隨棍，立時把臉孔一板，峻聲喝道：「不錯，本大神正是奉了上天之命，要見你們的大神，還不快快帶路。」

虬髯青衣大漢面有難色，吶吶道：「這個……這個……」

張太和雙手一拍，「噗」的一聲，掌中的鐵枝立時壓成一個鐵餅，厲聲道：「你敢違抗本大神的命令？」

虬髯青衣大漢嚇得「噗」地跪倒，顫抖着叫道：「小苗不敢！求大神不要發怒。」

張太和喝道：「快起來帶路。」

虬髯青衣大漢連連應是，站起身來，望了望躺在地上的三名同伴，方待開口……

張太和喝道：「他們得罪本大神，罪有應得，你不用多管。」

虬髯青衣大漢喏喏連聲道：「小苗這就給大神帶路。」

說完，轉身朝山坳外邊走去。

張太和暗運「蟻語傳音」功力，吩咐龍庸小心戒備，與自己保持相當距離，以防萬一。

出了山坳，虬髯青衣大漢健步如飛，翻上山坡，張太和施展上乘輕功，緊貼在背後，龍庸則牽了青驢，與他們保持三丈左右的距離。

此際，天色已然黑盡，山野之間，甚是崎嶇難行，但那虬髯青衣大漢却似走熟了一般，脚下絲毫沒有停頓。

直走到新月東升，虬髯青衣大漢已領着張太和師徒，來到了一道危壁參天的山峽以內。

陡聽前面有人用玀語低喝了一聲，虬髯青衣大漢立即停步，也用玀語回答了兩句，便見暗影之中，竄出兩個青衣大漢，手執長矛，擋住去路。

虬髯青衣大漢口講指劃地用玀語和這兩名青衣大漢說了一陣，後者立時躬身垂首，退到一旁。

張太和昂然領着龍庸，跟在虬髯青衣大漢後面，又復往前走去。

一連經過了三道關卡，都一樣受到敬禮，安然通過，張太和暗地估量，約莫已深入山峽數里之遙，仍未到達地頭，不由心中大爲驚異，心忖對方爲首之人，怎會找到這般隱秘的地方？

正思忖間，那虬髯青衣大漢已停了下來，伸手一指前面兩根交义聳立，形若門戶的石筍，躬身道：「那邊由大神座下的神使把守，小苗不敢過去，請大神自己過去吩咐他們吧。」

張太和情知所謂神使，必是爲首之人的心腹黨羽，眼前這虬髯青衣大漢已沒有利用價值，當下，微一點頭，倏地伸手點了他的睡穴，命龍庸拖到暗處藏好，又用「蟻語傳音」吩咐龍庸牽了青驢隱在一旁，然後施展「無影身法」，迅若飄風，飛近兩根石筍下面，探頭閃目一看。

暗影裏，果然發現兩個背揷兵刃的黑衣人，蹲在一個岩凹裏面，似乎在聊天，當下，更不怠慢，身形一縮，貼着地面，悄悄地掩將過去。

那個兩黑衣人方自聊得有興，根本不知煞星已來到面前。

等到耳聽衣袂飄風之聲，但覺眼前人影一花，腰間一麻，便雙雙倒在地上，就此了帳。

張太和這才施展「傳音入密」功夫，命龍庸過來，同青驢守在岩凹之中，然後展開身形，往前面溜去。

大概這些防守之人，都以爲此地僻處蠻荒，根本不會有外人發現，是以暗樁雖設，却都鬆懈異常，被張太和很容易地一連解決了三四處暗樁，抵達山峽盡頭。

這山峽盡頭，乃是一堵參天的峭壁，離地面數丈高處，隱現出一個丈許方圓的洞穴。

張太和皺了皺眉頭，閃目四下略一打量，祇見靠右首的岩脚下面，亂石叢叢，籐蔓濃密，遂閃身過去一看，發現足可藏下那頭青驢。

當下，招手命龍庸把青驢牽過去，這青驢果然靈巧異常，不待主人吩咐，自己鑽入籐蔓裏面，蜷身屈腿，乖乖側臥下去。

師徒二人又將週圍的籐蔓扯了一些過來，把空隙遮住，然後雙雙騰身飛上洞穴。

張太和一打手勢，命龍庸守住洞口，自己暗運玄功，一縮身形，緊貼着洞壁，慢慢往裏面潛行……

前進了三四丈，見沒有什麼動靜，這才施展「蟻語傳音」，吩咐龍庸進來，守候在落脚的地方，然後往前溜去……

這洞中竟然沒有一個防守之人，張太和領着龍庸，一站一停，步步爲營地前進了十來丈，又是一個轉折過去，祇覺一股辛香帶腥的氣味，鑽入鼻端，張太和趕忙掏出了四隻艾團，分了兩隻給龍庸，把鼻孔堵住。

同時，已隱約瞥見一綫光亮，從黑暗中透射出來，張太和情知即將到達目的地，那敢絲毫怠慢，凝神戒備，屏息靜氣地繼續朝亮光透出之處潛行了……

又是一個轉彎，眼前突地一亮，張太和趕忙止步，緊貼洞壁，定眼望去。

這一瞧之下，不由暗吃一驚。

只見前面乃是一間約莫十數丈方圓的穹形洞窟，頂上鐘乳低垂，地面石筍羅列，中央擺着一隻巨大鐵鼎，從鼎中冒出縷縷青烟，鼎下火光熊熊映得無數鐘乳，幻出五彩光芒，閃爍不停。

有三個人面對鐵鼎，盤膝而坐，各伸雙手，遙向鐵鼎作出攫拿之勢，但見十指開闔之間，鼎中冒出縷縷青烟，便紛紛朝這三人的指尖激射過去。

顯然這三人乃是藉着鐵鼎中冒出的青烟，練習一種邪門功夫。

但因距離過遠，光綫又不明亮，無法看清楚這三個究竟是什麼人物。

張太和目光再度四下一掃，竟然發現這個洞窟之中，還有第四個人。

此人就在靠近洞窟入口右側五六丈一塊較爲平整的地方，也是盤膝而坐，一領青衫，文士打扮，頷下微髭，約莫三四十歲。

張太和略一忖度，遂傳音吩咐龍庸守在原地，不准輕舉妄動，然後施展縮骨奇功，將形縮小，捷逾狸奴，晃身飄進洞窟，藉着石筍的掩護，迂迴繞近前去，打算仔細看個究竟……

陡聽那文士打扮的中年人發出一陣哈哈的大笑聲，說道：「我曹國舅在這所謂『玄陰蛛絲網』及『五毒無形瘴』中，已然坐了三天三夜，也不曾損掉半根汗毛，虧你們號稱『方外三魔』，也算是有頭有臉的人物，難道就這樣厚着臉皮乾耗下去，不敢親自與我見個眞章不成？」

張太和聽得心頭一陣大震，趕忙止住身形，凝足目力從石筍後面望將過去。

這時候，距離已近了許多，那三個坐在鐵鼎週圍之人的形貌，已清晰可辨，祇見上首是個頭頂九梁冠，身穿八卦衣，背揷長劍，貌相陰鷙的老道，左首乃是光頭緇衣，右首是個貌相兇惡的披髮頭陀。

張太和認得這三人赫然正是「神劍魔道」顧凌霄，「神拂魔尼」玉師太以及「神環魔僧」通化頭陀，不由又驚又喜。

喜的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居然誤打誤撞地發現了曹長吉的下落，更是無巧不成書地摸到了「方外三魔」秘密練功的地方。

驚的是，以曹長吉的一身功力，居然會被困了三天三夜，聽他的口氣，似乎一時還無法脫身，才會這一番激將邀戰的話兒，由此看來，那什麼「玄陰蛛絲網」及「五毒無形瘴」，可見相當厲害。

張太和一定心神，目光一轉，定睛朝曹長吉那邊望去。

這一仔細察看之下，方發現在曹長吉的頭上，隱約虛懸着一蓬淡灰色的絲網，却不知道那「五毒無形瘴」，究竟是什麼東西。

張太和略一忖度，遂施展「傳音入密」的上乘功力，對曹長吉說道：「曹老弟！我是『衡山隱叟』張太和，就在你們附近，要怎樣才能助你一臂之力，脫險……」

他語猶未了，突聽「神劍魔道」顧凌霄發出一陣陰森刺耳的冷笑，遂住口不言，轉眼望去。

祇見鐵鼎中青烟漸歇，「方外三魔」各人已把雙手垂將下來，大概是練功已告一段落。

「神劍魔道」顧凌霄冷笑了一陣，方才止住笑聲，目注曹長吉，陰惻惻地說道：「你急什麼，祇要你有本事破得了『玄陰蛛絲網』以及『五毒無形瘴』，再說大話不遲！」

曹長吉大喝道：「你們靠這些蟲蟻取勝，也不怕丢人麼？」

「神劍魔道」顧凌霄獰笑道：「誰叫你在我們練功正緊的時候闖將進來，何况你現時若不運功抗拒，就會屍骨無存，倘若運功抗拒的話，嘿嘿！看你這點微末道行，能支撐到幾時？祇等你功力消耗淨盡，那時，還怕你不乖乖

東手就縛，我們又何必多費手脚，和你來見什麼眞章？」

「神拂魔尼」玉師太忽然星目微張，朝「神劍魔道」顧凌霄一呶嘴，嬌聲笑道：「師兄和他囉嗦則什？不如省點氣力，拿來招待另一位來賓不好麼？」

此言一出，張太和情知形跡已落對方眼中，不由暗叫一聲：「不妙！」方待長身而出，發話邀戰，那知……

耳聽「沙」地一聲微響，頭上已撒下來一蓬目力難見的淡灰色絲網，同時，四週一堵無形潛力，挾着觸鼻欲嘔的腥臭氣味，潛湧了過來。

張太和料不到埋伏發動得這麼快，不禁又驚又怒，大喝一聲！左掌上推，右掌前劈。「坎離玄功」立化兩股剛柔交濟，冷如冰，熱似火的强猛掌風，狂湧而出。

同時，身形一起，往外衝去……

那知……

他這數十年性命交修的內家玄功發處，與頭上的淡灰色絲網及身前的無形潛力一觸之下，祇覺軟綿綿，柔靱靱，粘膩膩地，竟然毫無着力之處，使他那獨門家眞力，一點也不生作用。

他的身形更是有若網中之魚，恍惚束手縛脚地，難以移動一步。

這一來，不由大吃一驚，心道：「這是什麼邪門東西？」

口中大喝一聲，方待再次發掌……

耳際，突聞曹長吉傳聲急呼道：「張兄稍安毋躁，千萬不可妄發眞力，趕快運功護身，否則就要大上其當了。」

這時，張太和也感到背後情形不對，聞言，那敢怠慢，雙掌一收，功力暴提，護身眞氣立時透體而出，往外一撑，展佈開來，形成一幢無形堅壁，護住全身。

這樣一來，頓覺那軟綿綿，柔靱靱，黏膩膩的無形潛力，以及觸鼻欲嘔的腥臭味，登時消逝無踪。

但當他企圖把身子移動一下，這些無形潛力馬上又反震過來，顯然地，如果他一直運用眞氣護身，靜止不動的話，則包圍四週的無形潛力便會相對地不生反壓之力，換句話說，他已然被對方活生生的困住了。

這情形，正與曹長吉一樣，張太和心念電轉，倏地將護身眞氣一斂，突地又運足全力往外一漲。

他如此施爲，乃是打算利用護身眞氣這一斂一漲之力，希望將包圍外面的無形潛力撐開一點裂縫，便可乘機脫困而出。

沒料到那四週的無形潛力，竟像有靈性一般，隨着他的護身眞氣緊附不捨，絲毫沒有空隙，使他這一番希望，又成泡影。

張太和心頭暗自一嘆。

「這番恐怕要完蛋了。」

不言他暗地思量如何脫身之策，那一邊，已傳來「神劍魔道」顧凌霄的陰森冷笑，並以嘲弄的口吻，發話道：「朋友素昧生平，不知高姓大名，今夜大駕降臨，又復有何見敎？」

在這種情形之下，張太和明知多說也沒有用處，與其像曹長吉一般的徒惹悶氣，反不如省一些力，留待良機，於是，悶聲不響，不理不睬。

「神劍魔道」顧凌霄見他沒反應，不由雙眉一軒，陰惻惻地說道：「朋友認爲只有裝聾扮啞，就可以搪塞過去了麼，嘿！現時且由你倔强，等我們神功練成之後，就要你好看。」

張太和索性把心一橫，不理到底，但眼光瞥處，不由大吃一驚！忙一提眞氣，施展「傳音入密」功夫，急聲道：「龍兒不准亂動。」

原來，龍庸隱伏在洞窟入口之處，眼看着乃師進去以後，不知怎地，發了兩掌便靜立不動，細看又不見有敵人的踪跡，方自猜不透是什麼原因，接着便聽見「神劍魔道」顧凌霄的兩番發話，才知乃師竟已被困在當地。

他乃至情至性中人，眼見恩師被困，那還管得着身在虎穴之危，卵石不敵之勢，身形一動，就要撲進洞窟去拚命。

常言道：知子莫若父，知徒莫若師，張太和對愛徒的性格，自是清楚不過，故此一當發現被困之後，就隨時留心龍庸的動靜，防着他一時衝動，作出無濟於事之擧來。

此際，龍庸身形將動未動之際，耳中已聽見恩師警告的語聲，祇好勉强按捺住激動的心情，依舊隱伏不動。

張太和默察形勢，情知憑自己之力，一時間決難脫身，留着龍庸在此險地，實非所宜。

當下，心念一轉，遂施展「傳音入密」功力，又復對龍庸道：「爲師雖然被困在此，但短期內，決不會有險，你孤身留此無益，可乘三魔還未發覺，立即潛身退出，騎了青驢，衝出重圍，逕奔幽燕，尋着你幾個師叔，請他們趕來解圍，不得有誤，快去。」

龍庸一聽，不由一愣，心道：「川邊直奔幽燕，就算青驢日行千里，也得十天半月，師父這種打算，敢算是急昏了不成？」

張太和見龍庸沒有動靜，已知他的心意，當下，又復傳聲催促道：「快走，否則被人一網打盡，我就要剝了你的皮。」

龍庸實在不願丢下恩師獨自離開，但一衡量之下，也知除此以外，的確沒有更好的辦法，祇好把心一橫，咬一咬牙，施展師傅獨門小巧身法，悄然退出洞外而去。

幸虧「方外三魔」這時又復開始練功，沒有發現洞窟外面還有這麼一個小傢伙，讓龍庸很容易的退出洞去。

龍庸來到洞口，先將身形緊貼洞壁，探頭閃目朝洞外左右上下看了一遍，見沒有任何異狀，這才一溜烟滑到地下，鑽入隱藏青驢的亂石籐蔓之中，輕輕拉起青驢，小心翼翼地鑽將出來，跨上驢背，緊貼着峭壁，悄悄往山峽外面走去。

那知，才走了不遠，陡聽岩壁上面，有人發出一聲驚呼，緊接着人聲大作，無數强烈的孔明燈光，刷刷刷地從岩壁間照射出來，四下亂晃。

龍庸情知被乃師結果了的暗樁，已爲接班的同黨發現，當下，更不敢怠慢，雙腿一夾，揚手一拍青驢屁股，低喝一聲：「快走！」

這頭青驢乃是通靈異種，一得主人示意，立即猛一昂首，四蹄驟展，電般飛馳而去。

山峽中的防守之人，聽得蹄聲響處，但見一團青影，一閃而逝，根本連什麼東西都來不及看清，那還攔截得住。

待得「方外三魔」聞警追出時，龍庸已跨了青驢，遠出數十里以外。

龍庸衝出重圍，脫離險境，更不停頓，藉着明月幽光，認準了方向，連夜翻山越嶺，渡溪過澗，直奔打箭爐，取道入川望幽燕馳去。

他一口氣敍述到此處，方才停下，喝了幾口豆汁，潤了一潤喉嚨。

藍啓明接口問道：「那麼賢姪又是在什麼地方遇見我李二哥，並將青驢輸掉了的呢？」

龍庸舐了舐咀唇，道：「那一天，我才渡過黃河，剛剛奔到濟陽附近，道旁竄出一個貌相文秀，身穿儒衫的書生，伸手抓住了青驢的轡頭……」

藍啓明「咦」了一聲，截口道：「什麼？你說那頭青驢正在飛馳之際，竟被人抓住了轡頭？」

龍庸點點頭道：「事實的確如此，那青驢轡頭被人抓住之後，不但沒有掙扎一下，並且乖乖的站住了！」

藍啓明奇道：「如此說來，那書生的身手顯然不俗，他抓住青驢，却幹什麼？」

龍庸氣呼呼地答道：「他劈頭就問我青驢是從那裏偷來的？我當時一方面震於他的身手，一方面又心急趕路，祇好不和他嘔氣，好聲好氣地對他說青驢是我師父的。」

藍啓明點頭道：「他又怎麼說？」

龍庸咬一咬牙，氣道：「他根本就不相信，一口咬定是偷的，後來，我見他實在胡鬧，便反問他有什麼證明我這青驢是偷來的……」

藍啓明道：「對呀！他提出了證明呀？」

龍庸「哼」了一聲！道：「誰知他聽了，竟笑嘻嘻地指着鼻子說這青驢原來就是他家主人的，所以才認定是我偷了……」

藍啓明略一沉吟，看了韓劍平一眼，又問道：「後來呢？」

龍庸道：「我見他愈扯愈無聊，便動了眞火，正在鬧得不可開交之際李二叔就來了。」

藍啓明「哦」了一聲，眼望着李玄，詫道：「二哥又怎會跑到濟陽去了？」

李玄道：「還不是為了尋找你和老四。」

韓劍平接口道：「對了！那一天晚上，二哥獨鬥楊九思他們一班狗黨，結果怎樣了？」

李玄道：「那晚上，我眼看你追踪黃戎老賊，進了那艘大船，跟着整條船就冒火焚燒起來，我方自替你着急之際，又見小五中劍落水，唉唉！我那時眞是急得七孔生烟，却又衝不出楊九思等人的包圍，眼看着到處是火，情形一片混亂，遂打算奮力一拚，好歹也是弄死一兩個之際，突然『轟』的一聲巨響，我們這艘大船登時四分五裂，楊九思他們見大勢不妙，才撇下我分頭竄落前來接應的小艇上面，逃命而去……」

韓劍平聽得十分激動，截口道：「那麼，二哥你又是怎樣脫身的呢？」

李玄搔了搔頭上的亂髮，怪笑道：「當大船沉沒之時，我幸好搶到一塊木材，才不至被龍王爺請去吃大菜，只恨那時候風浪太大，水流又急，我站在木板上面，一籌莫展，祇好任它隨水飄流，一下子就冲出老遠……」

韓劍平暗地一估量，那時候正是他殺退黃戎，奪得小船的當口，難怪自己靠岸之後，却尋不到李玄的踪影。

李玄吁了口氣，續道：「我站在木板上面，被急流冲到一處拐彎地方，才靠着岸邊，我灰頭土臉，渾身泥漿地上了岸，尋到一處鎮甸，一問之下，原來是黃河北岸的清河鎮……」

韓劍平插咀道：「那二哥就應該過來尋我們才對。」

李玄怪眼雙翻，沒好氣地說道：「我怎知你們是在北岸或南岸？上游或下游？同時，我愈想愈覺窩囊，恨不得當時將黃戎這老賊抽筋剝皮，才消得這口惡氣，遂胡亂找了座破廟，生個火把衣服烤乾，第二天一早，就直奔濟陽，準備到黃老賊的總舵去尋他算賬……」

韓劍平搖頭道：「二哥這樣作法，未免太冒險了。」

藍啓明披了披嘴，目注李玄，道：「據我的推測，這場架大概是沒有打得成。」

李玄瞪了藍啓明一眼，怪笑道：「算你小五會猜，果然被你猜着了。」

韓劍平奇道：「那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李玄「哼」了一聲，道：「當我趕到濟陽城中，尋着黃老賊的龍門帮總舵了，沒料到整個總舵裏面，祇剩下小貓三兩隻，黃賊和幾個高級一點的狗黨竟不知逃到什麼地方去了。」

——未完——

冰島殲霸戰

（本文承自第50頁）

司空追命陡地一聲大喝：「你們都退開去。」

四劍士立退。

但他們只退開了三人。

因為其中一人雖然想退，可是他已慢了一步。

燕崑的刀法絕不含糊，他的神態很輕鬆，但他的刀法却把四人逼得很緊。

結果，四個紅袍劍士一個斷了右腕，還有一個連頸子都斷了。

刷！

刀鋒一閃，人頭翻滾落地。

司空追命冷笑：「果然好刀法！」

燕崑淡淡一笑：「雕虫小技，何足掛齒。」

司空追命乾咳一聲：「本莊主也有些少雕虫小技，燕大俠切莫見笑。」

燕崑道：「豈敢！只怕老夫連閣下的雕虫小技也抵擋不住，那倒會變成一條可憐虫了。」

司空追命道：「燕大俠言重了，本莊主的武功本是不堪一哂，還望燕大俠手下留情。」

燕崑笑了笑：「老夫一定替你留個全屍。」

司空追命也笑了。

他淡淡的道：「本莊主僥倖獲勝，也絕不會為難燕大俠，大不了把你割開七八塊，然後拿去餵狗。」

燕崑倒是一怔。

司空追命又補充道：「你可以放心，本莊主絕不會把你斬成肉醬的。」

燕崑格格一笑。

「如此說來，老夫倒要感謝你的一番好意。」

「不必！不必！」

× × ×

燕崑和司空追命都並非喜歡隨便亂開玩笑的人。

現在他們也並非在開玩笑。

他們都有一個相同的目的，就是要激怒對方。

誰先眞的動了肝火，誰就必死！

雖然他們還未直接接觸，但戰鬥已然開始！

× × ×

夜色迷濛。

蚣蜈門又再次與龍刀莊的高手們耗上了。

這一戰更激烈，更燦爛。

除了龍刀莊的人之外，丐帮也已加入戰圈。

除此之外，還有點蒼派的道士們也來了。

司空追命忽然發現了劍道人。

就在這一剎那間，燕崑的天闕刀已突然搶先出手！

（未完）